

〈讓我們停留在口腔〉

## 1

幼稚園上刷牙課的時候我總是錯過。

有時候是請假，有時候是恍神，有一次是看著老師拿著一根大牙刷與口腔模型覺得十分可笑，這年頭誰不會刷牙？

直到爸帶著我與妹妹去看牙醫，口中的齙齒面對著整室逼供的器械，我被整室的肅殺震懾之時，依然踩穩了腳跟。

「你該不會不會刷牙吧？要跟你妹一起再學一次嗎？」

我點點頭，面對這個三重提問，不知道回答的是會還是不會，因為不知道他問的是疑問句還是反詰。

上次回鄉下坐在阿嬤家的沙發上，笑得太開心的時候露出滿口牙，看到我牙齒看起來薄薄脆脆，她總搖搖頭表示憂愁，說牙不好，晚年命運會不好。

我說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牙不好死得早？她說也不是，反正她老一輩就是這樣講。我後來想想，覺得也是，死得早的人哪有什麼晚年。

直到大學某次看牙，醫生說過我的牙齒跟其他人不一樣，琺瑯質特別薄，容易卡垢容易黃。大學時躺在診療椅上，我聽過助理拿著吸我口水的吸管，對醫生竊竊私語問：「她牙齒怎麼會這樣？」醫生氣音說：「基因。」

我只是躺著張嘴不能說話，耳力還是可以。但知道不是因為我刷牙亂刷一通才常蛀牙，反而放心些。以前是我爸怪我牙很爛，風水輪流轉，現在我可以反過來問我爸生這什麼爛牙給我。

阿嬤說奇怪我們大家的牙都好好的，怎麼就你這麼弱？

但別擔心，她安慰我說，你看電視上那些明星的牙那麼白，都是去把牙磨平像貼磁磚那樣貼起來，貼微笑時露出來那八顆就好了。你仔細看，他們偶爾露出旁邊的牙齒，牙齒都黃黃小小的。等你之後賺錢，再去弄你的牙。

十一點多坐在床上，刷過成瓜成串的搞笑影片，幾個聊天視窗，節拍不規律地輪流傳送發問與回答，我左頰的一根牙神經被撥動。

下顎裡面像是一片海洋，左邊上排當做天空的牙齒，釋放出一道閃電，悶雷響在齒齦裡。意識有些迷茫的時候，總是會把想像跟現實拌在一起，像麵條裹上醬汁一樣開始清醒著做夢，連續工作十小時之後尤其有效。

下班那時站在街口該往左轉進 7-11 買沙拉與雞胸，還是要走商店街吃個一嘴油香，想著要吃什麼耗掉最多心力，茫然跟著人潮過街，半個小時後帶著裝滿油炸食物的肚子，再拎著一杯紅茶微微微微懊悔走回家。

如果有一艘船正在口中航行，感覺到閃電逼近，他們便開始要收起一些帆，準備轉動舵來閃避，帆布看起來像是永遠不會拆洗，帶著黃斑與汙漬。

嘴裡吃進各種的食物與殘渣，無法乾淨到哪裡去，如果船上有人，他們應該是一群骯髒油膩的海盜。看《神鬼奇航》的時候我一直問旁邊朋友，海盜們為什麼不去洗個澡？

遙控器亂選，我看著世界十大大型動物介紹，才公布到第五名，就在還開著檯燈的房間裡睡著，連牙痛都忘得一乾二淨，隔天早上想起睡前忘了刷牙。

## 2

我口腔裡的那群海盜，熱愛週一，放假日是掠奪之日。

我像是一隻被寄生的肥肥大蟲子，搜刮各式好吃的，透過口腔為海盜們帶來源源不絕的多巴胺。

對於身上其他器官沒有太多意見，但對於口腔，我一直有著固著的迷障——牙齒藏著出身，而且還藏不住。

究竟是有人告訴過我，抑或是我每次照鏡子之後得到的領會？我總是默默觀察人們的牙齒，許多人露牙齒就減了分，不能露齒笑的笑，受了看不見的箝制，像是只得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快樂，理所當然露出百分之七十五的笑容。

又大又白又胖，齒縫整齊，牙齒根部緊鑲在齒槽，牙齦沒有萎縮，感覺那樣的人是來自於有良好家風的家庭。爽朗率性的笑容，裝備升級，解鎖另外百分之二十五的快樂。

其間包含了階級，最大一部分是階級，但不只是階級。

包含父母的教育方針，即便來自於忙於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首重孩子的人品與健康，並且對於健康這件事有更加全面的體認，包含了牙齒這樣的小零件。矯正、塗氟、養成好的日常生活習慣，或是任何能夠補救的事，在孩子的幼年就先為他們鋪平道路與牙。

牙是出身，眼神是現世。穿過百貨公司的騎樓後往車站走，繞過蹲坐在路旁的阿姨，壓低遮陽帽的帽沿。沒有戴帽子的時候，眼神不知該往哪飄，才能不與她對到眼。

我不知道她真實的年紀，阿姨左手拄著拐杖，右手拿一盒口香糖，眼神中閃爍著懇切與願望，向人們點頭，局促的笑容在鼓勵人別怕尷尬，快來買口香糖，快！來！她看起來好像記得我，又好像怯於讓我知道她記得我。

我吃口香糖的速度慢於遇見她的頻率，包包裡還有上次買的，一抬頭她又在眼前，所以偶爾也會買了口香糖，進站後塞進垃圾桶。給她錢可能更方便，口香糖也是要成本的不是？但我從未將這樣的要求說出口，我知道口香糖對她來說意味著一些其他東西。

火車教會我時間有價，空間也有。如果沒有買到火車票我只能腿痠腳麻站三十分鐘到台北，有了椅子可以像個饒舌歌手對著男友嘰嘰喳喳，坐著加長跑車坐到下一站。

這樣以吃飯為名的出遊，讓時間的轉速變慢，從容起來便能發現忙碌時不曾體會過的餘裕。讓手機進入睡眠模式，客戶與老闆都不能吵醒我的夢，我休息的時候不要動腦，只依循本能回到口腔期。

必比登餐廳的煎魚卵酥香流心，嫩炒鮮筍放進口中，喀擦喀擦地咬，珍珠奶茶灌呀，我聽見海盜們歡呼著帶著脂肪往肚皮航去。

香檳飲料的氣泡從杯底往上飄，我端著千層蛋糕對鏡頭自拍，太開心了笑的時候不小心露出牙齒，看到牙齒不爭氣的樣子，或是牙根一道閃電又打來，就感到氣惱。這個為我消化世界的開口，在我吞食世界時還不讓人省心。

牙齒又在悶悶地痛，但我不說就沒有人知道，忍過又忘了。只有躺在診療台上，醫生才說，痛吧？牙根都腫了。我點點頭，祕密來到這裡都藏不住。

每當躺上診療椅，我都會想起教授 C。他喜歡在演講裡說起他的出身，他出身南機場的違建，幾塊木板拼拼湊湊就是一戶。當初申請到公費，放下孕中的妻飛到美國，向親戚借了一大筆錢，連行李箱都是借的就出發，泥濘裡翻身的勵志故事。

但年近六十的他在會議後餐敘後離職後還在憾恨，如果當初不是為了要趕回台灣賺錢還錢，留在美國任教，今天那些低頭看他的人就要仰頭看他了。

大學時當他的助理期間，最常聽他說要是早知道。但我出了社會之後有一次見面，有感而發地回應他，其實你的環境不會讓你早知道這些事，你的身邊沒有人可以給予你更好的建議，你用你的力量已經爬到你力所能及的最高。

從他的表情看來，我的話並沒有如意想中的安慰到他。

### 3

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已經是他離開教職之後。教授 C 褪去了教職，像老爺爺泡芙那個和善的老頭，我們去吃南機場那豬雜湯頭的米粉湯，他說滋味從以前到現在都沒變。熱湯下肚開了話匣，他說第一次意識到貧窮的滋味，是踏進同學家，檜木香的木頭地板上，他聞見自己腳臭味。

少年的自尊心使然，他早已懂得讓自己在同儕裡穿上乾淨的制服與鞋襪，他沒想過面對的是氣味這種無形的揭發，他狼狽地藉故告退，打開家門發現家裡是有氣味的，貧窮氣味像是色階，把他刷得比常人淡了一層，他發現自己只能奮發地讀書，才可能擁有彩色的人生。

他說他不知做過多少發財夢，做牛做馬一個月十萬塊養著一家人，房貸與保險，兩個小孩沒摺學貸，太太是家庭主婦，發票沒中過幾張，別說發財了，開銷能打平就不錯。

「我如果有錢，你知道我要幹嘛？先植兩顆牙。」他自顧自地說。

我說你應該植牙讓他們摺學貸，反正你現在出軌沒了工作，他們還不是討厭你，不如討厭到底，你還有兩顆強牙。他說我說話還是一樣沒大沒小，但算了，反正能說話的人已經不多。

原來沒錢弄牙不只是我的問題，也是教授的煩惱。

「這個洞太大不能補。」我就知道牙坑像個錢坑，坐進診療間，醫生告訴我爛牙要先根管治療，如果可以做個牙橋牙套最省錢，真的不行也只有植牙這一步。但是我的牙看起來快崩了，植牙可能性很大。

植牙有首購優惠嗎？給第一次植牙或是四十歲之前植牙的植牙新鮮人那種。我差點這麼問。即便再努力賺錢或是努力還清創業時的債務，牙齒美白或是植牙都還無法排入我的近程計畫裡。

醫生往我的牙槽填入一些藥劑，再鋪上一些類似矽利康的東西，暫時擋一擋。就像我在假日的時候往口中塞入許多美好的食物，暫時幫自己擋一擋生活中的各種煞氣。

「你花多少錢戴牙套？」我傳訊息問小妹。她說十五萬啦笨蛋，你每隔幾年就問我一次。出社會之後，我兩個妹妹都去戴了牙套。小妹說我下好決定就快做，三十幾歲，再等牙都要掉光了。

我說你阿嬤才牙齒掉光，每當阿嬤把假牙拿下來泡在杯子裡面，粉色的牙槽連接齒列像是被拆解下來的齒輪，也有點像實驗室的標本。還好阿嬤後來習慣用透明的杯子裝假牙，不然我常擔心自己沒注意會拿起杯子一飲而盡。

總也是這樣的時候她也心疼我的牙，叮囑我要好好照顧牙齒，說牙齒不好，胃不好，心臟也會不好。我以為那又是她從老一輩聽來的鄉野傳奇，Google 之後才知道是真的。牙齒不好咀嚼馬虎，造成胃部的負擔，而口腔殘餘的細菌也容易跟著血液輸送至心臟，成為心臟的負擔，各樣臟器環環相扣。

那麼她說牙不好晚年命運會不好，會不會也是真話？是不是因為終難逃脫出身帶來的設定，出身影響自我認同，自我認同影響性格，性格影響人際.....無論是聽天由命或是想逆天改命，終究還是會回到原初設定的路徑？與牙纏鬥的終結是人人像我阿嬤那樣戴上工整的假牙，倒也有一種殊途同歸的公平。

我倒沒有代入自己的人生，而是想起了教授 C，人真的有辦法抵禦宿命嗎？或說宿命的別稱是階級？或者每當我開心著往車站要搭上火車出遊時，那位口香糖阿姨單薄的身影，總像牙痛一樣襲擊了我。

昨天我將男友拉到一旁，塞給他兩百元，請他等等代我給阿姨。我不敢自己給她，我會不好意思，她也會。

他說這麼久沒買口香糖了，為什麼這次特別？

直到出遊回來的路上，我才回答他的問題。我說，你注意到了嗎？今天阿姨不賣口香糖了，阿姨開始拿著一個碗在乞討了，我覺得難過。

\*

### 〈神之子〉

爸住院前，要我幫忙寫一份自我介紹，說里中土地公廟逾百年，要登錄古蹟、宣傳，順便介紹工作人員。我刪刪減減擬了幾點：玉皇大帝賜下十二聖杯指定使者、跑廟香客、土地公廟義工。

爸臉上透著笑意，指著第一點問，寫這個敢好？

現實中愈荒謬的劇情，會不會愈有廣告效益？不過，他確實為了請玉帝神像回家貼身祀奉，擅自拿了媽留給孩子的學費。阿公說，「去啦去啦，你去做神e 囡。」

爸常說神有深恩於他，不可不敬。生病前，他一日的起迄都與神息息相關。清晨，天空邊際透光後，他會起床洗漱。打開水龍頭沾溼雙手，再點一下洗衣粉搓洗，等到熱氣在管線裡鳴笛，用滾燙的水沖洗泡沫。接著，像外科醫生一樣高舉雙手進神明廳，在香爐上燻過手心和手背。一連串手續稱為淨化，完成方可持香拜拜，早上祈求平安順遂，睡前答謝神的護佑。

早晨約五點半，他要為自己和家人的一天跋（puáh）柢（pue）。若是聖杯，則三個叩頭答謝；若是無杯，則取當事人衣服祭改。對爸而言，厄運蟄居在食衣住行裡，於運勢低落時伸出觸角，惟有虔誠信奉、用心檢視，神才願意透露吉凶。

高中某天放學回家，我因經痛頭昏眼花，回房前遇到爸沒打招呼。隔天半睡半醒間，見爸進房翻找衣櫃。我起床找不到制服，直到出門趕車的前一刻，發現制服被摺進紅色盤子裡，放在神明廳供桌上，衣服正面貼著一張紅紙寫我名字，底下壓著一支香。

後來我遲到進校門，午休頂著大太陽站在教官室前，檀香阻擋不了汗水從頭流至下巴到衣領。衣服緊貼身體，背上一片狼狽，內衣的樣式在廣場上逐漸顯露，我手拉著衣襬，故作輕鬆撐開衣服。放學後，我問他為什麼拿我的制服，

他說神指示我被冲到，要幫我祭改。「莫聽神烏白講好無？」神諭堅實地落在我的臉上，一種與下腹相似，羞於啟齒的腫脹痛楚，如潮水般向我襲來。

其他人倒是輕易地在日常中，發覺不尋常端倪，鄰居到家裡作客，當著阿公的面，興沖沖表演起爸參拜的模樣。其實，根本不需要鄰居多講，我們都親眼見過爸怎麼拜。為表誠心，他手裡時常拿著數十支香，煙霧會瀰漫他的上身，頭腦晃動時方能從煙霧中看清他的臉，說話聲調怪異、似話非話，乍看之下像個被操控的木偶，樣貌懾人。

鄰居表演後幾日，學費的事跟著曝光，阿公說如果神像請進門，他不認這個兒子。那天，爸在客廳從黃昏跪到入夜，幾天後神像依舊進門了。

沒多久，爸換了一份薪水優渥許多的工作，夏天家裡換了一台三門大冰箱，冰箱打開同樣漫著煙霧，霧氣散去會看見冰品和甜湯。爸將這些歸功於玉帝的庇佑，見小孩的頭在冰箱前竄動時，會笑著說，「感謝天公賜阮用、賜阮穿、賜阮熱天通食冰。」

大冰箱也頗能滿足阿公的口欲，老人家喜歡在透中晝吃上一大碗冰涼的綠豆湯，興許是甜湯漸漸冰鎮心中的怒氣，他吩咐媽煮一些爸愛吃的甜食。於是，仙草和綠豆湯間隔幾天出現，到了夏末，媽嫌麻煩，乾脆在綠豆湯裡加進仙草，父子倆就順勢同桌共食。

當冰箱表面膠膜有了蟲蝕的痕跡，阿公在夏天喝起熱茶，最小的孩子離家讀書，冰品和甜湯也消失蹤影。約略那個時候，大環境遇上金融海嘯，爸被列入裁員名單，但他不說，比平常穿戴更為整齊出門。那年過完年，我們才知道爸早在年前一、兩個月就被解雇，每天忙著跑超商看點將錄，或到圖書館看報紙找工作。

我問，「你是按怎無講。」

「老啊，」爸顧左右言他，「拚袂贏少年人。」

一口氣失去工作和體力，或許讓爸覺得生活駛離正軌，為求早日脫離困境，他短時間內請進觀世音、孫臍和關聖帝君，開始一路往神的方向去。原先阿公不贊成家裡供奉第二尊神像，他認為讓眾神擠在狹小的空間裡為大不敬，是爸反覆拿找工作當理由，他只能點頭。沒想到，關聖帝君一進門，阿公驚覺家裡換了一張黑檀木製成的供桌，案檯上兩盞精簡紅燈，被換為左右各三盞的蓮花燈，而神像身後的壁面，多了一幅氣勢雄偉的手繪猛龍圖。

阿公說，「毋通閣拜啊，閣拜，你一世人拈（khioh）掙（kāk）。」蓮花燈散出來的煙霧遮蔽阿公的話，話底下的憂慮彷彿失了準星。爸回，「錢會照起工予你，其他你莫管。」

也許爸的態度令人難以消化，阿公胃口變差許多，常抱怨腹腔內有股深沉難消的下墜感，飯量從兩碗變一碗，甚至半碗。媽費心思張羅許多開胃、易消化的飯菜；爸忙著將阿公的汗衫，齊整地摺進紅色盤子裡供起來。有一晚，大家勸阿公多吃點時，爸無視阿公坐在餐桌前，進餐廳便說，「神講爸日子欲到矣。」並表明他已許願下半輩子吃素，為阿公換壽十年。

阿公聽了淡淡地說，「我毋免你有孝，你好好仔去做神e团。」

有些厄運用極平常的節奏逼近生活，一個普通週末下午，鄰居帶兩把青菜上門，見阿公歇在他的躺椅上瞌睡，大家稍稍寒暄後各自離開。我們多少信了爸與神的十年之約，忘記阿公的胃疾和虛弱，他悄悄沒了氣息。

和阿公待在同一個助念團的蓮友們，偕同數位師兄姊，從門口魚貫而入。其中兩位嫻熟地拿起一張寫滿經文的黃布覆蓋阿公，媽見狀想幫忙，一旁師姊擋住媽的去向，「家屬袂使摸、袂使哭，」師姊叮囑，「師兄看著會有掛礙。」阿嬤跟媽頷首慎重，我卻覺得胸膛被挖走了一塊，阿公前往彼岸的路上有蓮友們一路護持，眼淚和不捨對他無用，此刻親人竟有點像外人。

爸沒有在第一時間趕回來，他出現在門口時，助念團正領著家屬唱誦阿彌陀佛。師兄師姊們目不轉睛向著前方，彷彿來的去的、生的逝的都是過客，只有我們轉頭注意到爸，阿嬤用眼神示意爸進屋。

爸邊說著歹勢，邊從人群中突圍，他身上濃重的香火味，在空氣中略顯突兀。走近阿公時，爸忽然伸手想撫平阿公露在黃布外皺褶的褲腳，一旁念經的師姊急用腿頂開他的手，看著爸搖搖頭。他怔了一下，便坐到媽身邊的椅子上。

夜裡，阿公入殮後，滿屋子佛號隨著人潮散去，剩我和爸在收拾客廳，可能是沒有傾訴的對象，我第一次聽他聊起眼中的父親。身為阿公的長子有包袱、沒有驕傲，他在柏油路騰著熱氣的夏日裡退伍，想到自己是大漢团，前途茫茫，回家路上擔憂大過喜悅。快到家時，他被土地公廟前的風徐徐挽住，裡頭神像面容慈悲，彷彿明白他的困境，因此，他揹著行囊跪在紅色墊子上求一條出路。晚上，他夢見一名白髮老人端碗白飯給他，隔幾日，土地公廟附近的機車行老闆剛好要收學徒。



爸猛然看著我問，「你知影我提薪水轉去時，阿公講啥？」我搖搖頭。阿公看著薄薄的紙鈔說，「茂財，學機車師仔敢有通？」

有通無通攏好，爸長久以來累積許多瑣碎幽微的情感，很快連著阿公全部被火化。遺物裡有一塊銀色老舊男錶，我撿起來放在爸書桌上，隔日錶不見蹤影。阿公走後，爸每日勤拭供桌上渺小細微的塵埃，上香祭拜不假他人之手。他慢慢挪出空檔，飯後與大家看新聞話家常，氣氛好時，會像過去我欣羨朋友家愛八卦的父親一樣，詢問對象生肖、家裡狀況和結婚進度。我假定他透過反常的行為消化悲傷，過了不久，媽說他得了大腸癌，三期。

醫生預估不開刀只剩半年。我們開了幾次家庭會議，希望科學數據喚回他的信心，然而嚴肅的生死話題，每每皆轉變為批判醫學的煙硝戰場。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神還沒給出明確的答案，爸的生命已經在倒數。最後，親戚們也輪番上陣勸過幾回，他始終選擇聖杯勝過科學。

爸維持大半輩子早晚參拜的習慣，在我瞥見廁所垃圾桶出現焦土般的殘穢後戛然而止。他拿剩餘力氣澆花、拔草、看過去的照片，或坐在阿公的躺椅上看著手上老錶發呆。

見我來，爸隨口問起男友生辰八字，我不說話。爸又問伊人按怎，我說真好。「結婚就是大人啊，性地較收一點仔。」他叮嚀，「後擺有閒較加轉來咧。」在我還小，小到可以坐在野狼的油桶蓋上時，我喜歡隨著爸到廟裡參拜。爸會讓我在解籤詩的櫃台旁等他，因為他喜歡站在香的氣味最濃、最燻的位置，說那裡接收旨意最精準。通常我都能安穩地等，看著他嘴巴喃喃，雙手拿著筊杯一次次舉起、落下。但人潮若一時間湧進廟裡，將他淹沒在人群中，我踮起腳尖也看不見他，便會在原地哭了起來。

我忍不住問爸，「後擺……你無想欲聽恁孫，叫你阿公嗎？」

老錶依然不會走動，我自作主張將錶拿去維修，交還時告訴他，「無電爾爾，另工你家已去換電池。」我期待老舊機芯上微弱平穩的律動，能喚起爸對生的渴望。

幾日後，爸說他想要開刀。醫生將手術日期訂在一個月後，預計切除爸體內一半以上的大腸和直腸附近的癌細胞，並在肚子裝一個暫時性人工造口。這期間男友家來提親，安排了小訂和家宴。

愈靠近手術日期，爸花愈多時間跑廟，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住院前一晚，爸收拾行李，媽準備住院雜物，兩人嘴上爭論著我出嫁時，大門要不要掛八仙綵、門口要不要擺紅桌請吃湯圓、走過的地板要不要鋪上紅布。

我不禁納悶，紅是哪一種紅，腦海出現婚宴會館裡的紅毯，色澤純粹隆重，踩起來柔軟扎實，穿十公分高的跟鞋也能走得平穩。最好不要是爸手術後右腹部下方的紅，像傳統蛋糕上插的塑膠花，過於講究實用性而忽略質感，亦不在乎觀賞者的感受。

護士示範如何照護造口時，爸鬧著要找行李。紅色造口暗示他目前正處在生與死的交界處，大家包容他鬧彆扭，我問要找什麼，說櫃子裡紅色大袋子的小黑包，還是夾在外套裡的小黑包，總之沒找到。

我見爸躲在棉被裡，將身體蜷曲成筊杯的模樣，有點哭笑不得。回家後，我在半開的衣櫃裡，找到他跑廟隨身攜帶的黑色側背包，打開來看，裡頭有老錶和數十張不同間廟宇求來的平安符。回到醫院，爸接過包包戴上錶，將平安符盡數壓在枕頭底下後，才肯乖乖躺好休息。

出院時，我在醫院大門前倚著車，里長剛好傳來訊息，說土地公廟登錄古蹟的宣傳出來了，放在 **FACEBOOK** 上。媽提著大包小包行李，率先走出自動門，爸跟在後頭，成串的平安符像熱帶島嶼的迎賓花環一樣掛在脖子上。

我一邊打開車廂，一邊點開地方粉絲團，內文中關於爸的描繪是：阿財伯，福德祠義工，老鄰長阿樹伯的兒子。

\*

### 〈吃粽〉

終究還是吃了粽子，端午回家赴上午餐，桌上兩盤粽，一大一小。媽媽指著小盤，讓我吃舅媽綁的，有鹹蛋。那大盤的呢？她說市場買的，那攤素料平常就賣粽，理當好吃。

我從她碗裡挖來試味，不怎麼樣。幾個月前，清明剛過，我們也這樣坐著，也是只有我和她的午餐，她說得去打聽哪家素粽好吃，好買來過節。我想起台北那家素菜館的粽，買過好幾次，有米豆的有花生的，好吃。但沒有提，提了勢必要我訂，但我不情願，而且不知道該怎麼說我不情願。

更早一點備置農曆過年的時候，她已經問過炊糰的事。禮俗上，家有新喪的一年內不炊糰，不綁粽，想吃糰粽得靠親友接濟，遺眷只管哀悼不管過節。我說那正好省事，難得這個舊曆年可以偷懶，她不以為然，不知哪裡問到有人指點，炊甜的不可以但是鹹的沒關係，最終炊了兩款，菜頭糰和鹹甜糰。想到把甜糰變鹹就能合法，她的表情像在黑板上正確解出數學題的小學生。

都說是為了拜拜，銘記先人。她似乎不曾察覺，在節日和祖先的名義下擴張伙食預算，玩耍平日沒有的菜色，是她熱衷的創作。人最受用的自由往往攀附在熟悉的框架上，不帶框架的自由長得太像恐懼，沒人敢要。告別式後我對她說，你現在是自由的郭小姐，我會支持你做自由的郭小姐，郭小姐深受感動卻神色徬徨，直到逐漸在日常裡恢復媳婦與母親的表情。廚房是她最熟悉的框架，是她最能夠掌握自由的地方，我想她是動用了雙倍腦力也解不開粽子這一題，才會商量要買。

如果那天她問的是好想綁粽但不合禮俗，我會論述一套說詞解放她，但她的語氣像商量，像是今年特別需要知道我對端午的打算。我不記得此前她曾經徵詢過我關於任何節日的意見，阿公和阿嬤過世那四個過年和端午，我們大概也按表操課炊糰綁粽地過了。失去丈夫與失去公婆畢竟令她成為不一樣的喪家，生出不一樣的遺眷心情，那個中午我看著她放下空碗，拉近木瓜切盤吃起這張餐桌上數十年如一日的飯後水果，忽然領悟關鍵不在於該不該吃粽，而在今年我們要不要一起吃粽，或一起不吃粽。

既然問，我只好答。說不出真話，只好狡猾。如果喪家不適合綁粽歡慶節日，理當也不能買，現代人的各種買不都是為了取代雙手的勞作嗎，同一件事嘛。她無法反駁，但不樂意，不樂意便不說話了。我安撫她說不定親戚真會接濟，Google 說會。她抓起碗筷退席，我感覺到她有氣，氣我生日睜在這屋簷下看了將近半世紀，還以為能抱這種指望。話出口我也知道風涼，想補一句挽救卻生不出來，只好轉頭對廚房喊碗放著我洗就好。她扭開龍頭開始搓碗，水聲嘩嘩比我的丹田有力。真話是我不想吃粽。向她招著手的明天，沒有來招呼我。今年我不想過端午，不想吃粽子，我怕如果不做喪家，爸爸就死完了。

剛過世那陣，以為人死就完了，被問起需要幾份死亡證明書的時候，渾然不察就是在預告我還要送走爸爸那麼多次。在戶政事務所，在電信公司，在保險公司，在銀行，在郵局，在農會，在自來水公司，在電力公司，在衛生局，在經濟發展局，在國稅局，都得去說我爸死了，萬一說得遲，他們會送信來，寫滿整張紙問的同一句話：你爸死了你怎麼還不來說？

他在媽媽的身分證配偶欄也得死，戶政人員讓我打電話問，想在配偶姓名後面加註「歿」字或留白，媽媽說留白的語氣決絕，宣誓似的。我此刻與當時一樣慶幸，她那麼清楚知道不能盯著這件喪事度日，讓我有得掙得這點餘裕，鬼祟地愚癡地抱著他的死亡，浮沉無謂今明。

他如果死完，我這個女兒的身分就真的到頭了。

死了爸爸的女兒，是一個極其隱密的俱樂部，入會以後才發現裡面這麼多人。據說不會好，但是會習慣。大家頂著百態形貌做妻做母做中堅，膛裡嵌著一個無父孤女啞口默聲，你的悲傷前人都能意料不必費事張揚，而前人描繪的驚悔痛責卻又不全是你的形狀，安慰不在點上。旁人如常敲鑼打鼓，代爸爸的女兒們宣告更為迫切的身分。像怕我不知道似的，不斷有人提醒我是媽媽的女兒，媽媽只有一個，媽媽要顧好，只剩媽媽了。無夫無子，也沒有必須服侍的老闆，在世界眼裡，甚至很多時候在自己心裡，我沒有比媽媽的女兒更迫切的身分。

女性主義在這裡連舉手提問的機會也沒有，對母親的感情讓我自願走進身分的窠臼，窠臼之所以難除，因為都是人心抖著盪著鑿磨出來的，沒有一顆不真。媽媽的女兒和爸爸的女兒不是同一種女兒，爸爸的女兒天生得人疼，一輩子只管練習不喜歡的都別要，媽媽的女兒卻要從此生最孺慕的對象身上，活生血淋地見證，除了在父親跟前得人疼，人間一切都等著女人去疼。世人眼裡她是女人，不是女兒。

我沒有見過媽媽做女兒的樣子。我愈是做了女人，愈成為媽媽的女兒。爸爸常用戲謔無情的口吻說，你媽沒問題。種種我不敢的不喜歡的，他都覺得媽媽沒問題。爸爸沒想過他之所以可以對著女兒拍胸脯說不喜歡就不要了，是因為家裡有個女人要了大家不喜歡的。我做爸爸的女兒多久，做媽媽的女兒就有多久，都是要辜負的，活成媽媽的女兒辜負了爸爸的疼惜，活成爸爸的女兒，又跟著世界一起辜負那個早就辜負自己的女人。

喪禮之後，常有人問我媽媽還好嗎，看來還好，然而誰都知道那些不好的不會輕易結成眼淚或語句，浮出體表，蒸回去還給老天爺。

家裡的五歲幼童伶牙俐嘴，已經認得客廳牆上每張生活照的臉，喜歡讓我出題目考她，哪個是媽媽，哪個是小時候的爸爸，哪個是以前的姑姑，哪個是阿公阿嬤。玩了幾次，她忽然望牆不動，怯怯問我：「姑姑，阿公去哪裡了？」幼童的純淨使人真誠，我發現在真誠的語言裡，說不出口爸爸死了。四隻耳朵等我開口，牆壁另一面供著爸爸的牌位，媽媽數著念珠坐在那裡，必然在聽。幼童在拖遲的半秒鐘裡看出我的艱難，我說阿公去天上了，她的臉閃過瞬間成熟，大概也體會到難以語言賦形的真相。

媽媽在場更令我失語，生怕她聽出我還沒死完爸爸，也要盤點起自己的丈夫死完沒有。但凡她有一分一毫抬腳向前的意志，我都唯恐耽誤她，不敢說媽媽我們別吃粽吧，不過節吧，一起嬌慣軟弱哀慟不能度日吧，讓責任與明日等待吧，讓索討承接的都墜地吧，這次換我們哭夭吧，我們難得有名有分可以哭夭不必理性堅強了媽媽。

結果她還是買了粽。這大半年來她說過不下五次，她要是像我這樣日子不用過了，多半都是我看人看事不順氣，在肚子裡堵成逆流胃酸的時候。她沒解釋為什麼還是買了粽子，好像前面那些商量只是過場，我的意見只是籠套，她根本打定主意要過節。這是她一貫行徑，要是我現在好好人一個，她也好好人一個，這事足以發一頓脾氣，或像電視演的那樣，在諮商師面前翻一筆原生家庭的創傷舊帳，但我不介意，只要她有想做的事而且有力氣做，我都不介意。

她指著有蛋的粽招呼我吃，除了決定自己要吃粽做節，也幫我決定要吃粽做節，她向來把做節當成全家的事。我看著她往自己碗裡拆粽，攤開竹葉咬掉沾黏的米粒，倉促明白這是最後一個拒絕吃粽的機會，她已經抓起我的手，已經在往前走，我要喊停只能現在，喊了她就會記得我是自由的江小姐，她必須自己走。

人間轉速快得我看不清畫面。原本以為跟不上這個世界是因為個性不合時宜，親手失去一個父親卻刻骨認知到這一切只是因為我平庸，稀薄的聰明與意氣在人間渦流裡旋攪不出渣滓，看似淡泊其實只是沒本錢介意全世界都要領先我而去。此刻我平庸得不知如何向已經挺進明天的母親，招認那個陷著一條腿在昨天的自己。我伸手拿粽，就像其他喪父俱樂部會員也曾經無力抵抗那樣我猜，跟上身邊要緊的人。做媽媽的女兒好歹有個女兒可做，沒有框架的自由太像恐懼。她選擇當母親，我選擇當母親的女兒。

她很久沒有這樣拉我的手了，在我長成江小姐，兩個女人可以並肩走路以後，她不再用母親的氣勢這樣拉我已經幾十年。那是她拉著我走進小學教室報到的手，去醫院打肝炎疫苗的手，到親戚家寄宿就讀明星中學的手，那些她認定應當的事，有時候不只是牽，她會拽著手臂把我送進去。時隔這麼多年，快八十的她拉著快五十的我，吃粽。

我問她舅媽綁了多少粽子來，她說兩串，一串全素，一串有蛋。我說阿姪足好，想到咱，這呢厚工，你菜市仔那串實在是多買的，早就說親戚可能拿來。她不以為然：「啊毋好佳哉有恁阿姪！」沒說出來的話是，阿姪有心，然而人過日子不能仰仗旁人有心。媽媽是擅長過日的人，日子未必風光，但好壞她都蠻著一頭死腦筋在過，過過去就是日子。

人間很少給爸爸的女兒留位置，我想過下去，必須是媽媽的女兒。我咬下粽尖，嘗到米粒裡的竹葉香氣，比預期的好吃。我沒想到味蕾竟在這時候鄉愿起來，更意外的是，這麼單腳拖著跳著，竟然也就把年和端午都過了。

端午之後是中秋，慣例要圍爐。我問媽媽中秋有禁忌嗎，她說沒有，中秋不炊糲不綁粽，不犯禮俗。她既心裡無所罣礙，我也不想特別去查，那大概跟平日吃飯差不多景象吧，圍著飯桌最容易看出人頭增減，到時候一樣數著吃，吃著數，吃飽了把鍋底剩下的裝進小盆，隔日再吃，隔日還在的人一起吃。過完中秋，就要對年了。要對年了。

\*

〈翻唱黃鶯鶯〉

2015 年看黃鶯鶯（1951-）小巨蛋演唱會，想到我天生一雙雌雄眼。

她攏一縷夜空紗從天而降，以〈天使之戀〉開場，遍體螢點光明滅。沒唱原版〈Angel Queen〉，我暗呼可惜。〈天使女王〉由喜多郎作曲，講一位曾統御地球上千年的女王，「碰觸他人如小孩，一期一會施仁愛」。

當天使女王再次出現，將肇生全新世代。天使女王再度降臨，只如驚虹一瞥：「當我們說再見，將不會有淚。時光太匆匆，我愛你，我會記得你，永遠。」

「儘管天上一度彩虹，瞬息已消失無蹤。」不知怎麼，我遙想起另一個天際：會有第二道彩虹嗎？全新的雙語世代會來嗎？

黃鶯鶯堪稱我的英語老師。從國中開始，我很多單字都是聽她的英語歌學的。她從告示牌排行榜選歌，又調配成華人口味，即使舞曲也唱得柔美，化去逆鱗。似懂非懂先跟唱，驚悟歌詞已惘然——此中含意到多年後才明白，又是一番滋味。

台上一首首唱過豐功偉業，台下大合唱，尤以鍾鎮濤現身對唱〈日安，我的愛〉為最高潮。我默坐一旁，恍惚想起中學時期的雙眼皮波折。

我讀台中市居仁國中，揸厚重的帆布書包上下學，若不騎腳踏車，就會行經南夜歌廳。大清早無人跡的歌廳，隔壁有家婦產科診所，招貼上說兼割雙眼皮。

我經過時總瞥一眼，一邊哼唱鄧麗君的〈南海姑娘〉或陳秋霞的〈Early in the Morning〉。放學後見過一個二十來歲的女生戴著墨鏡，被女伴扶出來。是術畢浮腫，不欲人知，緩緩坐入計程車——一溜煙鑽進去會動到傷口。

我能去這家診所嗎？

我讀的還是成績最高，也最嚴格的「一班」。當時居仁只有前五班是「好班」，以一班率眾班，像魔戒御眾戒。

我左為雙眼皮，右為單眼皮。國中開始愛美，對鏡常想，怎樣才能兩眼皆雙。我阿公阿嬤、我爸媽、我兄妹都天生雙眼皮。

生物課本說，XY 染色體應該是雙眼皮基因，只要有 Y 就都變成顯性。怎麼我就這一眼單眼皮？

某天二姑來我們家聊天，跟我媽說，「我兩邊本來都是單眼皮，可是我沒去做手術……初中就變雙眼皮了。」

我二姑是一個大膽追星的人，年輕時瘋《梁祝》，晚期參加裴勇俊粉絲團，不會隱瞞這個。這話幾乎是我的唯一慰藉。

二姑還帶我去看歌仔戲名伶葉青。葉青那時半退隱，在台中開了家小店。兩人聊了好一會兒，我一旁靜聽。

後來留德的二姑丈帶著媽媽、二姑與兩個兒子移民新加坡。一對可愛的表弟並排站著唱新加坡國歌給我聽，結尾深印腦海：不是 Singapore，是 Singapura，以 a 表示國家。二姑還說新加坡都是樓愈高愈貴，蚊子少，陽台還可以當廚房。

二姑丈媽媽在台中開「新加坡大舞廳」，赫赫有名。二姑丈的青春年少該是堪比賈寶玉吧。不知怎麼，當時我過耳即忘。總也是舞廳有點敏感，往往避談。

《2046》裡，新加坡變成一個象徵，是章子怡、鞏俐飾演的舞女都想飛往之地。黃鶯鶯嫁到新加坡並長居該國，並不住台灣。製作她英語歌專輯的 EMI 是新加坡分部。

到了高中，我天大的祕密就是用 3M 膠帶剪出一抹殘月，貼於右眼皮。只有 3M 不反光，硬度夠。剪來剪去，才能剪出適合大小。得貼好幾次，才貼得穩又不被發現。日記以「殘月」做代號，是我的一簾幽夢。

之後念台中二中，男生班愛比又愛虧，一個黃色笑話能興奮半天。也有二、三同學用貼的——我看得出來——行為舉止都故意「男性化」。別說中學生哪有錢去割了，當時男生割雙眼皮比之女生更是禁忌。

眼皮學問大，牽一線而動全局。黃鶯鶯的雙眼皮割得又寬又大，是個現代化的印記。後來就不流行割那樣寬了。但在當時，她的雙眼皮有一種前進的意味。

娶日本老婆的米契那擅寫異國戀，有部小說拍成《櫻花戀》（1957）。馬龍·白蘭度演一個駐日美國軍官，愛上一日本藝妓。同袍男配角也愛上另一日本女人。兩人彼此打氣，因上級不容。男女主角圓滿收場。男配角則與日妻殉情，以悲劇告終。

驚嚇到我的是：女配角偷偷割了雙眼皮，男配角發現後氣極了——此時的配樂驚天動地，像女的大逆不道。他鄭重告訴她：他最愛的就是她的單眼皮。

白人愛的是他心目中的東方，如單眼皮、婦德、茶道。但東方女性不領情，反嚮往西方的外馳亮麗。難怪瓊瑤作詞：「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見你的大眼睛。」

約在 1975 年，胡茵夢飛到澀谷割雙眼皮，自傳說：「老醫生是十仁醫院的整形權威……保證像日本幾位整過形的女明星那麼亮眼。」

割眼皮爆紅的港台明星，尤以成龍為甚。眼皮薄如處女膜，竟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崔苔菁愛以左臉示人，暱稱「崔左臉」，打光皆落於左臉，長髮也為露左臉而分梳。右臉則以髮絲垂掩。她也曾全程以英語主持節目。

我也多以左臉向人，但起因是我左眼雙眼皮，才漸成習慣。書上說左眼較明朗的就顯示司直覺、感性的右腦較發達，例如貝多芬、梵谷、愛因斯坦、愛迪生、奧黛莉·赫本。〈蒙娜麗莎的微笑〉也微側左臉示人。

我左臉輪廓也比右臉立體，好在不明顯。有的藝術家左臉輪廓之深，與右臉判若兩人。

鍾鎮濤現身之後，熱度更高。溫拿五虎（The Winners）當年紅如五月天，英語好到「穩拿」。其後從第二十九到三十六首都是英文歌，包括〈在我吉他中〉、〈上海回憶 1945〉、〈舞后〉。不少歌詞都可視為政治隱喻，如「明天你還愛我



嗎」、「我所求於你的，是守住承諾」、「我要的是自由」。二戰結束於 1945，也許使一個白人女孩不得不離開中國情人。

今年四月底，英文系同班同學安娜來台招生，順道見我。我約她喝下午茶。安娜早成美國人，在加州一家社區大學負責招生，與她偕來的同事是荷裔美國人，都要一家一家高中跑宣傳。

再見已是多少年後？這數學我不敢算，但可推想上次同聚應是在播放〈Never Gonna Give You Up〉的耶誕舞會——大二的耶誕舞會就算是一種畢業典禮了。

席間聊到我正在讀《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因台灣正走向雙語之路。原書名是《Singapore, Unlikely Power》。翻成「非典型」有點生硬。Un-like-ly 是「不像」「看來不太可能」。新加坡小如彈丸，卻成獨立國家，號稱亞洲四小龍之首，讓呂秀蓮多次前往觀摩。

like 是流行字，青少年一句話可以用上五、六個 like。

「是有多不像？我們該 like 什麼？」我笑對兩人說。

中英並用者如我已是另一世代，不「像」只講台語或國語的台灣人。一念及此，「黃鶯鶯」如一整座冰山陡然冒出心海。

以為安娜會來場喜福會，是我傻。講台灣雙語的趨勢才是正經。英美學校似乎正想聲明他們才是教英語的「正版」。

沒說的只在心裡想：教英語又不是英美人專利。我不是跟黃鶯鶯學了好多英語？

少有人探究新加坡是怎樣「不肖」的力量。也少有人探究黃鶯鶯翻唱之功。黃鶯鶯自學英語，堪比名劇中賣花女練就貴族聲口，都標準得出奇。她唱〈舞后〉之字正腔圓，襯得原唱阿巴合唱團像有北歐腔。

若說崔苔菁暗喻「催生台灣本土青年」，Tracy 不就是吹西，「催青年西化」？黃鶯鶯的微笑，簡直臥美藏英。

淡江的耶誕舞會都辦在「學生活動中心」，緊鄰紀念民歌運動源起的牧羊草坪。這校園年度最大舞會只放英語歌，必有白人俊秀 Rick Astley 的〈決不放棄你〉做高潮。此曲在台灣百播不厭，是希望美國決不放棄台灣？

大四那年赴會，怪道怎麼都放這首——流行歌在中文系也許是靡靡之音，在英文系倒是寓教於樂。好在這歌還是迪斯可，不像後來的浩室，無節拍無鼓點，怎麼「踐個譜」（Strike a pose）定身亮相？

我以英語成績拿過獎學金，也當過英語老師，但從不想留學，僅進修與遊學。我以母語中文寫作，深知用英語寫不過以英語為母語的作家。親友們住美國的不少，個人情況不同——有個音樂家離不開紐約，是因為那裡才有國際性的演出。安娜兩個子女都是 ABC——白，卻沒白到相當（white, but not quite，赫米巴巴語）。

在紐約進修時見過一圈圈華人——各自成圈，此圈與彼圈不交集，也打不進白人圈。ABC 與高中後留學的華人，就不同圈。有些 ABC 對白人有一種他圈所無的迷戀。

「我到過天堂，卻不屬於自己。」黃鶯鶯翻唱〈我從未屬於自己〉，打動不少留學生。然而歌詞在矛盾之間遊走，一邊後悔「只取生活之甜蜜的我，從不知會先甘後苦」，一邊又誇耀其世界遊歷。「到過天堂」反成了吸引聽眾的音笛：「我到過喬治亞州與加州，任何我能到之處……我走盡所有地方、友善的臉，因為我必須自由……」

空姐是我們英文系女生的第一志願。有個同班的長腿美女，聽安娜說也嫁到美國。她家三姊妹都當空姐，二姊榮膺中國小姐。校花崔麗心讀法文系，沒大我們幾屆。後來法文系又出了桂綸鎂。淡江真是全台最花俏的校園？

相傳淡江有墮落街、同居巷。現在沒這些稱呼了，但聯考世代都知道。「墮落街」在圖書館側門對過一轉而入的小巷，半夜常傳出打麻將的嘩啦嘩啦，又有撞球場，以及後來蜂擁而出的網咖。不遠的「同居巷」較模糊難定位，出雙入對總避免引人側目。

再往水源地那頭走，就會看見民歌手出沒的「動物園」——本是租給學生住的古厝。我在那裡看過雷光夏唱〈臉頰貼緊月球〉，乃一場女神親臨的小型天啟。對啊對啊盧廣仲也出自淡江，他讚頌的美而美式早餐在「動物園」周邊有好多家在做。

一進大學就拋開所有包袱，乃聯考壓抑後的大反彈。生理上已是青春期末尾，都快來不及。瓊瑤就取景中國風的宮燈教室拍《一顆紅豆》——蛋大生南國，此物最相思。

安娜回美前，以 YouTube 傳給她〈第二道彩虹〉，說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e rainbow。她回了聲 Awww，似是驚歎，又似有隔膜。賴聲羽教過我們英史，但她不知賴聲川是誰。安娜不住與港台共振的唐人街。

我和你站在彩虹的兩端，一個在西，一個在東。

這歌我在中學就會唱。陳秋霞每張英語專輯我都聽。

當然不是問這彩虹「可會是愛神箭弓」，而是由「神以彩虹為記」示現對人的許諾，談我們如何將心念貫注於和平自主，以避災禍。禮貌上是感謝她搭起台美的橋梁，像彩虹一樣。

漫步回家，更沉思我如何翻唱鶯語，為何鶯語即英語，為何黃人如我也說美國鷹語。這「翻」不只翻譯、翻唱，還翻眼皮。

別後不久，一日傍晚騎車經台中車站，忽見有霓相伴的彩虹，其堅實巨大，乃生平所見之數一數二。我停下來拍照。好多騎士也紛紛停下來拍，天涯共此時。〈在我吉他中〉繽紛響起：在那彈指而出的實境，「彩虹盛放並閃耀如星」。

霓雖在而小隱，以虹為顯。結構夠堅實的虹才有霓。

大一大二之交，右雙眼皮浮現，不費吹灰。

像第二道彩虹。

\*

〈結冰、解渴、排水、沖洗〉

1

卑南語有四個母音：a、e（讀音婀）i、u。像四種鳥在子音的枯枝草莖中任意下蛋。也像白麻糬滾上糖芝麻花生粉彼此不沾黏在一起。第一週的功課：找出各母音出現在字首、字中、字尾的例子。比如，apuy、vulay、maca。（火、漂亮、眼睛。）比如，udung、puran、cau。（嘴巴、檳榔、人。）那金色眼斑在毛毛蟲身上前後移動。像吸管中的珍珠，我用嘴巴感覺它的位置。母音 o 在外來語中出現。

過去的族人聽見那異樣的 o 是在什麼情境之下呢，o 會使訊息敷上特殊的情緒嗎？一個人的說話流露出過多近於 o 的發音會洩漏他的外來者身分嗎？馬戲團的吉普賽人帶來馬康多沒有的冰塊。

出生成長在九〇年代的台北，我沒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在學校、在家裡，中文通行無阻，我用它學習、溝通、表達需求，我用它獲取認同、攻擊與防衛。小學的高年級加入了英文課，在那之前，我與我的同學多已在補習班先修了兩年；它不過是另一門學科。其時家用電腦開始普及，學校開設電腦課，教學如何架設個人網頁，使用 Office 與非常好色，我在這樣的漸層色中進入青春。幾乎比同學與我的成長更快，電腦與英文向更低的年齡扎根，平穩而全面。然而這僅是讓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加上新的塗層。在島的另一邊，卑南語分四種方言：南王卑南語，包含 Puyuma、Papulu 兩個部落；西群卑南語，包含 Mulivelivek、Danadannaw、Alripay、Pinaseki、Likavung、Tamalrakaw 諸部落；建和部落與知本部落，獨有他們的方言。

學習卑南語的第一堂課，老師會問：你是哪個部落來的，ulra i iyan nu dekalr？班上有來自南王和知本的族人。染髮的同學表情茫然，到了下一節課才和老師回報，我來自初鹿部落——大概是趁課間傳訊息，向家人確認了身世。我跟著滾滾來上學，自然就算在一塊，來自建和了；老師對原民台工作的漢人女生說，「妳先跟我學建和的話吧。」會這麼問，主要是避免初學的我們，把不同系統的詞彙與發音記混了。可是又不僅如此。你得先把「我在說誰的話」放在心裡。扁平世界的語言是表達的工具，同品牌的瓶裝水，哪一家 7-11 買都是一樣的，使用者自由匿名地登入登出，「誰正在使用什麼語言」並不是問題。但卑南語的地域與人口很狹窄，老人家能從一個人的說話知道，「啊，這是來自知本的孩子」、「啊，這是建和的孩子」。我的課本上有一張地圖，標記了各部落相對的地理位置。我用紅藍黑黃的色筆圈出他們的方言。四個顏色清晰地簇立像小丘陵。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要同時學習如何當個 Kasavakan 的孩子。

## 2

晚上七點是我和滾滾的會話練習時間。學習語言的第一階段，都有例行公事的成分：點開線上教材、嘗試閱讀、查單字、跟著老師的錄音複誦。像要煮一鍋咖哩，削胡蘿蔔、削馬鈴薯、削蘋果。我總是把這工作搶去做，滾滾認為那是我的貼心，可是我也確實喜歡，像某種作畫方式將顏色從靜物上刮除，蘋果由紅色而綠黃色，馬鈴薯褐色而白色，胡蘿蔔總是胡蘿蔔色。握著它們舒服的手感與消磨時間的幸福，完美地融合沒有分界線。削蔬菜其實也很像上健身房，只是前者把皮去除掉，後者把肉穿上來。

熟悉課文後，滾滾指派我念其中一方的台詞，開始會話練習，然後交換。大多時候還算順利，只有一次，滾滾做得太過火，觸發了我體內的「抗體」，我拒絕繼續練習。「為什麼你今天要怪腔怪調！」我說。滾滾覺得他只是更投入而已。生活化也好，情境化也罷。他拿起廣播劇女演員的架式：「vi'as na kadaw, pusarisaring ku pakirev.（太陽炎熱，我的汗流個不停。）」聲線忽高忽低像一隻醉酒的蜜蜂。而我應該要接：「niya, iculi diya kana himpu nanu saringan.（拿去吧，用毛巾擦擦你的汗。）」但我被那個「演」的成分嚇住了。也因為對「台詞」不夠純熟，中間屢屢需要停下來看清楚，然後花更大的力氣撞進表演的狀態。當時我一時跟不上那高張的情緒，突然有一種被別人盯著小便的感覺。我說：「你這樣讓我很有壓迫感，我念不出來。」

有那麼一瞬間，滾滾的表演讓我再度回到十歲。死不肯開口的我，身體僵硬，心裡發著抖。那是在伯朗咖啡廳上家教英文課，面前是蓬蓬鬆髮、戴小圓框眼鏡耐心的 Brenda 老師。平時我是十分喜歡 Brenda 老師的，甚至會求媽媽（我不好意思）將我喜歡的英文鯊魚讀本與打油詩拿給她分享。等待我開口時，Brenda 老師身上散發出一種混雜的氣味，現在回想應該是某種香水的後味與口腔芬芳的糖果或噴劑的綜合。我感覺她就像一朵花。一朵肉食性的花。

陪課的媽媽明顯有點尷尬，棉裡裹鋼地出聲催促。念一下就過去了，沒那麼「生死攸關」。她不知道，小孩子對被迫表演特別敏感，其實是出於不大能夠分辨現實與「暫時搭造出來的學習情境」，端出一個不屬於他或她的樣子，不但非常不踏實，更近乎欺騙；小孩子對黑與白的道德要求，特別敏感。另一方面，也有生物本能的害怕：在英文如母語般流利的 Brenda 老師面前，我幾乎手無寸鐵，連造句的能力都沒有。雖然現在她是老師、我是學生，這也只能保證她不會張口咬我，不能消除一頭小羊面對猛虎的恐懼。

我的回話在不懂示弱的喉嚨中就像小羊一溜煙地跑了。「那我們就一般地念。」滾滾說。「'au ku, miinada u da danum?（我很渴，你有帶水嗎？）」

「ulra, 'au diya.（有，你先喝吧！）」鬆了一口氣的我是這麼回答善意的 Google 小姐。

### 3

夏天進入下半場時，翻譯詩集的工作也進入尾聲。一條條紫色與泥土色的底線筆記，提示哪裡已經多次耕耘；或許再一次也不嫌多。理想的情況是，在台北就把它解決，然後，泳池邊把自己脫個精光那樣，全心投入部落生活。但到了最後一刻，我還是把譯稿與卑南語的筆記本一起放進行李箱，扛上建和的後山。帶著這本美國

詩人頗學院派的詩集，讓我覺得行李箱裡好像有隻扭來扭去的短吻鱷。（要是牠逃出去該怎麼辦？——屏東還真有一條鱷魚溪。據說是有一年水災沖毀了養殖場，流失的三十尾公母鱷魚，在東港河流域開枝散葉，萬巒、萬丹、內埔、潮州都有目擊的紀錄。以前只要騎車過橋，我總會多看一眼枯水期河道雜亂無章的草叢。）這是無人知曉，屬於我自己的驚扭。印在紙上的詩，看久了還真的挺像填飽肚子趴著休息的爬蟲類，但畢竟不會咬人交配又產卵。那麼，把它說成一種錯誤的內餡，或許更合適。

我是一個來學習卑南語卻包著錯誤內餡的人。來自加州的英文詩，鯁在我的喉頭，和眼前爬滿蝸牛的射馬干山很不搭調，我幾乎是一邊護著它、當心它落跑，一邊假裝它並不存在。有一個晚上，獵人們在戶外撥炭火烤肉、煮水鹿肉湯，我躲在房間，東摸一下原文西摸一下譯詩，心裡充滿罪惡感，簡直像剛學會手淫而神情鬼祟的青少年。走出房間和大家喝啤酒（'au 是喝，cemekel 是專屬酒的那種喝），大家問我剛剛在忙什麼。開會，我說。

下午我們和 Cokim 姑姑約好，一起將滾滾寫的詩譯成卑南語。滾滾事先準備了濃縮稀釋的「白話版本」。實際的做法包含兩種工程：第一，加強因果關係，為特技般疊起來的句子，綁上穩固的尼龍繩；第二，對精省的修辭方法進行排水，讓原先隱沒的名詞動詞裸露出來。有職人精神的滾滾監工，連用來和姑姑開會的這份草圖，也不是放棄詩意、口無遮攔的「大白話」。扎實流暢的新版我立刻愛上。它讓我想到了，自己翻譯英文詩遇上不明朗的句子時，也會採取相似的策略：將它重寫成與自己能夠交談的語言。化敵為友。卑南語裡的敵人（'alra）經過一次重疊卸下武裝，變成'alra'alra，旅人。

我也想起小時候學英文，將 Brenda 老師口中的英文在心裡轉為中文。就像有個虛線的 Brenda 老師適時出現，一名分身，一名旅人。而我心裡知道這是偷吃步、是可恥的壞習慣，因此每當完成應答，我就急著把考卷邊緣的計算，把鉛筆線的 Brenda 老師擦個乾淨。直到進入英文系，當我對這門語言更加精熟、開始「能用英文的邏輯思考」之後，翻譯的橋才簡省成模糊的影子。但其實它還在原處，做為某種理解的停頓。就像樓房原地重建，我有時感覺，介於兩種成品之間的小窪地，才是待起來最舒服的地方。

#### 4

姑姑說她想替部落老人出一本書。什麼樣的書呢？我們問。什麼樣的書都可以。老人希望看見自己的人生經驗、記得的故事，保留在書中；他們不時就問，書呢？書呢？

剛開始我以為重點在於語言與文化的推廣，於是熱心地提出細緻複雜的編輯企畫。後來聽姑姑感慨地說，去年又一位她常請教的 **mumu** 過世了，來不及看見我們醞釀的成果。不是盡善盡美的創作，我才明白姑姑想的是，讓他們看見。我以前沒有想過，書有這樣的可能。

過去部落進行過好多次調查計畫與文史採集。由於人力不足，團隊又各自朝向不同的目標前進，老人的話語，一部分寫進成果報告書，大部分封存在數量龐大、未經整理的錄音檔。就像對著一座沒有回音的山谷說話吧？我想像那些話語在小匣子裡撲撲拍翅、尋找出口，漸漸疲憊不堪而安靜下來。

聽了姑姑的話，我思考著表達知識、挖掘記憶、發出聲音，隱然存在著僵硬的方向性：擴張、向他人前進。可是老人們「書呢？書呢」的追問，說明那不盡然是給的欲望。我們對自己給出的東西仍有需求。我們需要和自己的話語相處。姑姑想出什麼的書呢？我開始想，說不定也能將自己收受的教導與見聞寫下來，回贈給聲音的主人。的確有這種可能。

幾乎就在我們打包離開的那天，秋天來了，隨著釋迦採收的結束，滿天飛舞的蒼蠅不知去向。一走出房門，我立刻想到「秋高氣爽」這句成語，也是它讓我注意到，蒼蠅不見了——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有點接近開過洗車隧道的那一刻，日久累積的灰塵與水垢都不在了，隨之闖進心裡的是廣闊與不安全感。於是「秋高氣爽」變得像擦得太乾淨的玻璃，我暫時沒辦法享受它美好的一面。唯一留下的蒼蠅是捕蠅紙上的死蒼蠅。它們都沒有聲音了。不知為何失去聲音似乎比死這樣的事實更值得同情。想了想，也許是因為它們任一的死，對周遭幾乎不造成影響，但它們的聲音會；聲音確實在改變環境。（當然不時會停附、或以魯莽的飛行撞擊我們，蒼蠅也有這種形式的存在感。）下山時，我在前傾、晃動の後座查單字。蒼蠅是 **ngangalaw**。飛行是 **muvi**。就在我查詢「聲音」要怎麼說時，一個例句出現在螢幕上，如此貼切說出了一個出神的時刻，就像坐在高速行駛的車上，近處的事物被拉成抽象的線條，而遠處的事物卻格外清晰：

**uniyan ku ira angeangera kinger da duma irengaw, malalup ku ira ulra diya cau mahuwaahu kani i nguanguwayan.**

（忘了所有的聲音，忘了所有眼前晃動的人。）

## 〈我與施女士的病〉

夏天來的時候，施女士跟著許多台灣人民一起確診了。

獨居的、年近八十的施女士，重視節慶正忙著過端午的施女士，一時之間被封印在老房之中，無從採買。施女士在外地工作的女兒說，要回到老房住在有獨立衛浴的一樓，好好照顧她。結果施女士在電話裡把女兒罵了一頓，她說自己很好，要女兒別找麻煩。

施女士說：「你沒回來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你一回來我就被困住了，連下樓都不行。」

施女士甚至說：「你不要再打來了，本來喉嚨沒事，講這麼多話還真的痛起來了。」彷彿她的支氣管病症是女兒的關心造成的一樣。

她的女兒在當時已經抵達車站，進退兩難、感覺挫敗，不知道到底該往哪走。

後來施女士的女兒跟我說：「怎麼會有這種老人？」我們一起苦笑，誰也拿她沒有辦法。

我算了算時間，距離上次見到施女士，已經過了整整一個季節。

在上一個季節裡，施女士還能跟她的子孫們盛大地群聚、歡慶年節。她穿著一年只出現一次的貴氣洋裝，眼皮抹有粉色眼影，那是我在日本買給她的。她發紅包，張羅眾人碗底菜色，聽小輩講著她早就不懂的笑話，笑得跟年輕人一樣開心。在这一切之中，只有我是，一邊吃著年菜，一邊惡狠狠地失戀了。失戀的意思是失去相愛多年的情人，惡狠狠的意思是事情驟然終止，我只能突兀地告別一個認真對待過的人。

我沒告訴施女士失戀的事，年節時沒有，後來過了好一段時間也沒有。這事很難，出乎意料的。

我不常失戀，但失戀以後，所作所為或許可以稱得上高手專家——我以極快的速度清空了家裡房中所有承載回憶的物件。我的標準是，只要會想起對方的，那就不行：禮物、一起買的飾品、對方推薦的文具、分享過的衣著，通通無法接受、通通必須離開。



我解除所有社交軟體上的好友關係，不是因為記恨，是因為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你沒有我一樣快樂，也不願見你因我而不快樂。所以不管如何，看不到，就不存在，就沒關係。接著刪去因他結識的每個好友，交代所有共同好友，跟他有關的事，請都不要告訴我。朋友面露關懷，同情地答應。

我認真工作、讀書、存錢。未來必須重新規畫，也沒關係，我做不到。比起還在關係裡的時候，更用力地吃飯睡覺，保持作息，專注生活。朋友分享《四重奏》裡遭遇心碎的角色，那個角色一邊哭泣一邊吃飯，角色的朋友說：「在悲慘的時候都還好好吃飯的人，會獲得幸福的吧。」

我做得很好，我知道，我好好地吃飯，所以也會獲得幸福吧？從朋友們的眼神中看得出來，他們慢慢地放心了。那些傷人的記憶，只要把它們變成玩具，就不再沉重。與情人的最後一次通話，他說：「這通電話已經花費超過我預期的時間了。」事後的我總詢問朋友，睜大眼睛無辜滿面地問：還可以嗎？跟我吃飯聽我說話，有超過你預期的時間嗎？我去買個計時器好嗎？朋友的態度從戒慎轉為無奈，他們終於收起同情，翻個白眼對我說：沒有沒有，沒有超過，多少時間都可以，您別多慮了。

但施女士不吃這套，我知道，所以我不敢說。從小以來，施女士就是個挺自顧自的人，她不讓我稱她外婆，「外婆有個外字，我不是你的外人啊，這樣聽起來會很寂寞。」所以我只能叫她奶奶，再大一點，仗恃著她的寵愛，整天喊她黃媽媽、施女士。

施女士不會相信我過得很好。她會說：你一定很難過，然後擅自相信我很難過。我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唯一只是，沒有力氣反駁這樣一個自顧自的人——我無法說服她我不難過，卻也無法對她坦承、讓她看我難過，事情陷入僵局，我整整一個季節沒有回家。

然後她就確診了。得知時我問自己：到底失戀算什麼理由？

我打電話問她，這段時間你有出門嗎？她說：「我都在家啊，我學會用手機上英文課了，好簡單欸只要點進去就看得老師，學會的那天我好高興喔。」我聽她講長青大學如何說服一整班的爺爺奶奶遠距教學，深深同情素昧平生的行政人員——當時施女士甚至打給課務部，要他們幫她買一台電腦。課務行政幫她找到了一些商店的電話，甚至整理出一系列推薦的型號，但施女士仍然很困惑地問我：學校要改成線上上課的話，不是應該要賣電腦給大家才對嗎？我一時無語，只能回覆她：有機會我再建議他們，之後我陪你去買就好。

她的話頭經常生出毛邊，愈扯愈遠、愈遠愈長。我必須找到縫隙，提醒她最開始的問題，沒出門怎麼確診的？而她的記憶纏繞蔓生，最後才說：「噢我前天去了監理所，他們說年紀大的人要來考試才可以繼續開車，不然就要取消我的駕照。」她說那天下雨，說她原本好擔心考試，但怎麼會考得這麼簡單呢？比英文課被老師點名還簡單。只是她忘記帶傘，回家的路上淋到了一點雨。

「我在想這個快篩是不是壞掉了，我感覺只是感冒，我沒有發燒哪。」

「沒有發燒是幸運啦，還是要好好吃藥量體溫，不然我跟媽就要回家跟你住了。我們住在一樓，你自己被關在二樓，如果你不想被關在二樓，也可以傳染給我們啊，大家都確診你就可以下來了。」

「拜託拜託，千萬不要。」

拜託拜託，千萬不要。那是施女士的口頭禪，她很喜歡這樣講話。我褲子穿太短的時候：拜託拜託，千萬不要。我口無遮攔的時候：拜託拜託，千萬不要。小時候我曾告訴過她：等我長大，要跟一百個男生交往，那時候的她，費盡了全身力氣在拜託我，千萬不要。

我不真的對百男有什麼野心，我只是叛逆。當時的脈絡是，施女士聲稱女生不要隨便談戀愛，必須從一而終：「最好確定要結婚了再談戀愛，像我跟你爺爺那樣。」我告訴她：我才不要，我要跟一百個男生交往，然後不結婚。她覺得我離經叛道，又覺得我天真好笑。施女士總是這樣，她比誰都疼我，我從小就知道。

施女士的丈夫離開她已經好多年了。回想起來，面對離別，她做得很好，比誰都好。

我不曾在治喪期間見過她的眼淚，她辦了一場又一場的儀式，整理黃先生的衣物用器，在恰當的時機說著恰當的話，和不同身分的人分享不同種類的故事。每個日期、時辰、數目都算得精準仔細。這很重要，她說。如今回想，我知道她做得很好。

喪期結束以後，女兒女婿想帶她去日本散心，她堅持在黃先生的牌位前，連續擲出三個聖筊才同意出發。

施女士喜歡日本，一直很喜歡，如果她說：「你就像是個日本人。」那是最高程度的稱讚。她愛漂亮、熱衷甜點以及精緻小物，還沉迷拍照然後用 LINE 傳給朋友。

但那次在日本，她不化妝，而且穿著樸素。因為黃先生已經離開，所以不化妝，不化妝，就不好看，於是也變得不那麼沉迷拍照。她拍風景，盡量不拍自己。

回程在機場，起飛以前人們逛著免稅商店，她在登機口旁的座位上，翻看相簿裡五天下來的照片，說要挑出最好看的幾張，LINE 到群組裡。我坐在她身旁，看見不遠處是化妝品櫃，起身跑去買了一盤眼影，盤算著要告訴她：等之後就可以畫了，之後可以畫了我們再來玩一次，拍更好的、有她的照片，讓她傳給別人。但等我回來的卻是，從她臉頰上滑落的大大的一顆眼淚。

我嚇一跳，她彷彿也嚇到。我問怎麼了，纏了半天她才肯說。

她說：「我第一次沒跟你爺爺一起出國。」

「這麼好玩，這麼漂亮，他沒看到，我感覺好可惜。」

我沒說什麼，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把眼影藏進包包，回台灣後，過了很久才拿給她。

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見到施女士的眼淚。但在我記憶之外，施女士跟我說過一個她在我面前放聲哭泣的故事。

她說，母親曾經請她照顧還是嬰兒的我，還是嬰兒的我軟小脆弱，她因此決定把家中每片地板都鋪滿防摔巧拼。但才剛學會爬的嬰兒已經擅於造次，於是她在前面拼，我在後面拆，她忙了好一陣子，回過頭來才發現剛剛的努力只是滿地凌亂。

「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你好可愛，好聰明，手怎麼會那麼靈活。」

「但後來我拼了好久，你就是一直拆，家裡只有我們兩個，我也不能把你抱走，所以後來，我太累了，什麼都拼不起來，我就哭了，哭得好大聲。」

「但你知道嗎？你看到我哭，還會爬上來，安慰我。你從小就好貼心。」我弄哭了施女士，她仍然認為我很貼心，因為她從那時就疼我。我不記得這個故事了，但我記得得極熟。

我跟施女士常常有種時差。後來她還是得知了我分手的事，她得知以後，LINE 了二十三張貼圖給我，但隔了好幾天才和我通上電話。

因為事情拖著不是辦法，我請回家的妹妹代為告知我的感情狀態。

週日下午，妹妹用訊息回報結果：「奶奶要你多念佛經，最好一邊倒立一邊念，不好的東西會從耳朵鼻子眼睛那邊流出來。」

「蛤我不會倒立啊。」

「她說那只念佛經也行。」

當時我想，不愧是我頂天立地難以預料的施女士，笑了出來。

但幾天之後，施女士和我通了電話，她說這幾天她都沒有睡好，她知道我很難過。她這樣說，用的不是問句。她說，不開心的事忘掉就好了，記得開心的時候就好。她又說，你們年輕人談戀愛，誰沒有換過幾個人，以後總是會遇到更適合的。

我說：「可是你說談戀愛要從一而終啊。」她說：「那是我，你不一樣。」然後自顧自地，說起她跟黃先生的愛情故事，我從小已經聽過很多遍——他們第一次約會，在台中公園，黃先生好小氣只買了一顆蘋果，但兩個人分著吃也很甜蜜，而且那時候的蘋果很貴。

聽她講話，我沒有哭，沒有真的哭，只是感覺這段時間打在胸口的結緩緩變得鼓脹溫熱，還是疼痛，卻也慢慢安心下來。

回想上次見到施女士，那天飯後，我在客廳的沙發上，獨自淹溺於前一晚的分手。四周喧鬧，我想像自己破碎成片，也不會有人發現。突然施女士把厚重的毯子掛到我的身上，她說：「又熬夜了嗎？每次都跟你說不要熬夜，都不聽。很累的話趁現在睡。」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她，我前一晚不是熬夜，是睡不著，沒有辦法睡著。但她自顧自地拍了拍毯子，又自顧自地張羅起了其他人。

出乎意料的是，後來我便睡著了，睡在沙發上然後再醒來。意識朦朧之間，竟然忘了幾小時前自己如何感覺疼痛以及心碎。在那幾秒裡，我只是看見施女士坐在單人沙發上，玩她的手機，大概是要把今晚家族團聚的照片再傳給誰。粉色眼影在她的眼皮上閃閃發光，看起來很漂亮。

夏天時快篩出現兩條線的施女士，不確定是不是平常總偷偷倒立念經的關係，很幸運地，兩天後就什麼症狀都沒有了。她說她已經好了，不想繼續關在家，她想去洗頭，還要買菜然後拜拜。

我跟她說：「再撐幾天，再幾天就好了，等你都好起來了，我就回去了。」

施女士聽了很高興，她說：「好，好了你就回來，好了你就回來。」

\*

### 〈人體模特兒、神韻的物理規律與疤痕海豚〉

一般來說，畫室的工作都是模特兒擺三個姿勢，再讓畫家老師們投票。畫粉彩的董老師教我每個姿勢只展現一個身體部位，展示的方式有三種：給你看、捧給你看、不給你看。我想起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裡說女性沒有一刻能夠忘記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模樣：「她幾乎是每分每秒都與眼中的自我形象綁在一起。在她穿過房間時，她會瞧見自己走路的姿態，在她為死去的父親哭泣時，她也很難不看到自己哭泣的模樣。」這麼做的代價是女人把自己一分為二，變成一種景觀而永遠無法活在當下。

我看見自己解開腰帶，浴袍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從肩頭滑落。鎖骨、腰身、尾椎。第一次當人體模特兒時穿著便服就直接上台，老師示意後才慌慌張張地脫衣。手抓住洋裝下襬往上拉，下半身裸露在外，頭卻被蒙在衣服裡。比起脫衣服更像被罩住，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看得見我的難堪。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體模特兒的祕密，我們可以穿便服現身，也可以給人看裸體，但不能展示更衣。那是從一個空間跨越到另一個空間，是一場規模很小的時空穿越，是一次很隱微的變身，不能示於人前。兩年後我在同一本書裡讀到：「展示赤裸是把你的表皮和你身上的毛髮變成一種偽裝，而且這種偽裝永遠無法卸除。裸體的詛咒是永遠無法赤裸。裸體是一種衣著形式。」

我擺了一個側坐、趴伏在椅子上的姿勢，一條腿蜷起來，另一條伸出去，肌肉修長而優美。老師說最好的動作都是不對稱的，我用左腳點地，右腳尖則縮起來，小時候在游泳課上就是這樣壓平腳趾踢水。動作得維持六個小時不變，身體的支撐點不能少到無法分攤重量，也不能多到無法展露曲線。我調整方向，臉半藏在手臂裡，卻裸露整個胸部。因為身體斜傾，胸部看上去比平時還要飽滿。「固定看某個點，想一個情境。」老師說。

我盯著牆上的三孔插座，想那個我愛他但他並不愛我的男人。這素材很快就想完了，我換成想郝思嘉在野餐會上被她勾引來的男人們簇擁著，但她真正愛的男子卻在一旁向別人獻殷勤（這麼說並不對，她真正愛的男子其實正在房裡睡午覺，只是當時她並不知道）。

畫二十分鐘休息十分鐘，下一節開始後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一則訪談影片裡模特兒說：「人們常問要如何才能有我照片裡的那種眼神。答案很簡單：『想一些悲傷的事』。」於是我開始想一些悲傷的事，像時間的不可挽回性、劍齒虎和冷凍庫裡的早餐。想前幾天滑到的臉書貼文，小學老師帶孩子寫關於悲傷的作文：「閉上眼睛，那件悲傷的事就會出來了。」男孩不會寫，老師便把一顆糖塞進他嘴裡。告訴我，什麼事情浮上來了？

爸爸打媽媽。

然後呢？

然後，我就保護媽媽。

後來呢？

後來，媽媽就離開我了。

我想，如果有人願意在我小時候，一次又一次地問我什麼事情浮上來了，那麼或許有天能聽到我的真話。

人生中有兩句話我始終跨不過去，一句是爸爸說的。那天媽媽負責買全家的早餐，爸爸從房裡出來，看了看桌面，說：「沒有我的喔？」媽媽沒有回答。另一句則是媽媽沒有說出口的，某天我、弟弟和爸爸窩在沙發上，媽媽準備出門。那陣子我和弟弟發明了一種打招呼的方式，我們用「掰ㄣ」代替「掰掰」，那時他們的感情已經很差了，爸爸卻不知出於什麼心態——或許是拿我和弟弟壯膽——也說了一聲：「掰ㄣ。」媽媽直接關上門。

父母離婚後我和爸爸單獨生活，高中我開始拒絕上學，父親照樣每天早上幫我買早餐，我穿著制服坐在餐桌前，等他出門後再把原封不動的早餐冰進冷凍庫。某天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了，又把它們一包一包拿出來，塞進大垃圾袋。有東西滾出來，是被冰成圓柱體的大冰奶。那一刻我發現這些早餐原來並不是我冰進去的，而是當年母親忘記買的。

想到這裡，我一定有輕晃一下。即使我沒有意識到，那晃動也被記錄下來了。其中一位畫家用水彩速寫，水彩半透明難以修改，於是我格外喜歡色塊後面的鉛筆稿。那些不夠精準的線條把我畫了出來，裡頭有誤差、體力不支和微微出神的晃動。我因為這些線條才存在，否則那畫就像是她一直在那裡，只是尚未顯影。

最近一次在學校工作，我發現門邊靠牆擺著一幅油畫，玻璃裱框、比人還高。反光讓我只能確定畫裡坐著一個女人，穿白色洋裝，雙手交疊膝上。窗邊擺著一瓶向日葵，她正越過向日葵看往窗外。當模特兒時一向都是別人看我，我第一次能看著什麼人。我感覺我們是某種同伴。

休息時間我站到畫前，沒穿鞋。那是一幅油畫，女子的洋裝其實是顏色相近的白上衣和白裙，上衣質料硬挺、袖子微微削肩，露出圓潤但不豐腴的上臂。女子左腕戴一隻銀色的錶，手裡握著一條白手帕。她坐在胡桃木色的矮桌旁，桌上是那瓶花，身後也是胡桃木色的矮櫃，櫃上散放著歐洲風情的擺設，還有一座小小的石膏像。讓我驚訝的是她的表情：她不開心。我彷彿聽見陳明韶 1979 年發行的〈讓我們看雲去〉，唱歌的卻是父親略帶遲疑的低沉嗓音：「女孩／為什麼哭泣／難道心中藏著不如意？／女孩／為什麼歎息／莫非心裡躲著憂鬱？」她眉頭緊皺，臉上有幾道明顯的動態但極美。陽光直接灑在臉上，向日葵有些朝向窗外有些朝向她（它們應該是剛剛拿進室內，可能還整理過），她的不開心不是憂鬱的那種，而是憤怒的，最接近的表情是在太陽下睜不開眼。

「可是那完全不合理啊。」稍晚，我躺在那個我愛他但他並不愛我的男人胸口，這時候他已經愛我了，我卻開始不確定自己是否愛他。那陣子我們都在操場約會，我不敢讓他進到家裡，一旦他來，便會勾起一個我無法面對的自己。男人的欲望那麼單純而直接，他只問我開不開心。我想了很久，說：「我覺得我比較像是見識到了什麼。」像見到大自然。像站在一座瀑布下方。像看見獅子吃獅子。

我告訴他星期二的散文課我們讀傑夫·代爾《持續進行的瞬間》，書中提到狄卡西某個時期的作品總是請模特在設計好的場景裡擺拍，看似隨意實則花上好幾個鐘頭排練。一般來說，攝影抓住時間之流中的某個瞬間，這個瞬間有前因和後果，錯過就不能再重來。

然而在這些作品裡，時間被獨立出來，「彷彿是被永久而非短暫地留住。」不屬於現世，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所以一個人可以在一張照片裡皺眉，但一個模特兒在一幅油畫裡那樣皺眉？那不合理。」

我在畫前站了一下下，老師便帶著兩個同學走過來。我退到一邊，感覺自己和它分離，感覺自己第一次如此貼近繪畫這門藝術。我沒有想到的是，幾天後的傍晚下著大雨，但因為我們又上了一本攝影的書，我便決定當下得立即回到藝術學院。藝術學院的走廊兩側都是教室，天黑加上教室都沒開燈，走廊便只剩下逃生標誌的綠光。我找到油畫教室，路上沒有遇到一個人。和我料想的一樣，教室上了鎖，我放手準備離開，卻感到門在晃動。原來門只是太重，教室裡空無一人，畫架和講桌都被推到最裡面，騰出一大片空地。打開燈，我又回到它面前。

我仔細檢查畫裡的細節，像怕把臨別的情人忘記，又怕在對方臉上找到沒見過的瑕疵。幾個小時後當我再度回到這裡，帶著那個愛著我的男人，他說他喜歡我談畫的方式，我說最不浪漫的話要用最浪漫的方式講，最浪漫的話要用最不浪漫的方式說，我不要任何浪漫影響我的判斷。離開藝術學院的路上我們經過小橋，橋的兩側結滿蛛網，我們看見一隻蜘蛛正在纏裹捕到的蒼蠅。「現在可以了。」我說。

放著向日葵的矮桌上還有一本書和一張紙，有人隨手將一只懷錶放在書上，錶鏈垂到紙上，再仔細看，那紙是一封信。女子身後的角落裡則吊著一盞沒有點燃的煤油燈，燈後方的牆上又掛著一幅褐色的畫，裡頭有一個女人把雙手放在膝上直視著畫家，此刻，直視我。於是我更加確信，這幅畫是關於繪畫的本質、關於時間的本質。而那個無視過去與未來的女子則坐在那裡，皺起眉頭。

身為一個模特兒，我無法想像要如何在油畫中留下這樣的表情。這麼大的油畫可能要畫上好幾個星期，最有可能的是畫家拍下照片然後看著照片作畫。但我比較想要相信是少年跟她坐在同一個房間裡坐了好幾個禮拜，她每天同一時間抵達，穿同一套衣服，把頭轉向同一個角度露出同一種微笑。突然有一天，或許是因為倦怠，或許是想起什麼，她的表情鬆動了，露出底下他看不懂的情緒。原來自己這幾個禮拜來從未看懂過她，少年看向一個全然無法理解的世界，感到無以名狀的悲傷，於是決定畫下這一刻。

那天，老師說這幅畫是他大學三年級時畫的（大約三十年前），只畫了兩個禮拜。我沒有再聽下去，因為他並不是那個作畫的少年了，他沒有我想要的答案。而我知道的是：她為什麼不開心。這個問題或許只有她才能回答，或許連她也無法回答。我們模特兒真的能留下什麼嗎？會不會我們只是素材，情緒是屬於藝術的。畫筆是工具、顏料是成分，會不會我們只是介於兩者之間？

有次畫友把畫我的作品發布到網上後有網友留言稱讚：「你把她的神韻抓得很好。」說這話的人根本不在現場，要如何得知我的神韻？說到底，神韻究竟是什麼？我總是在想一些悲傷的事，所以難道神韻是一個通道，它是妳在這裡卻又不在這裡？如果那些畫不出來的都將成為神韻，又該如何捕捉？它又是如何在人與人、人與畫之間傳遞——或許神韻的流動規則係屬另一個星系、服膺另一套物理規律。一開始當人體模特兒時，我以為藝術可以剝除情欲，裸體可以只是裸體。但我錯了，藝術從來就是最情欲的，我接受這一點，只是不甘心變成一種介質。一開始，我是真的以為自己可以去到另一個地方，睜開眼後卻發現我還是我，我還在這裡。人不會因為裸體而自由，自由沒有那麼簡單。某個禮拜我安排了五場工作，結果那整個禮拜都在做被強暴的夢。妳永遠無法掌控別人如何看妳，而我已對此感到倦怠。



或許，下一次站到台上，我不要再翻出一些悲傷的事，那總讓我感覺在仿冒自己的情緒。或許，下一次站到台上，我可以想想花蓮的海。想上次出海時爬到船緣，把腳伸出船外。浪擊打船身，再打到我們的腳上。

或許我可以反覆地想飛旋海豚從腳下游過的瞬間，或者想船急速時，噴氣孔張開的聲音。又或許，我可以想花紋海豚灰底白紋的身體，想兒時在七星潭我有沒有撿過一千顆這樣的石頭——灰底白紋，再尋常不過。或許我可以想花紋海豚身上的花紋其實是傷疤，所以牠們的名字譯成白話應該是：疤痕海豚。

對，或許我可以想想這個——疤痕海豚。

\*

### 〈鴿籠〉

鴿子之於——，好像——之於房間。

這類型智力測驗的題目，我在國小六年級時做了兩本。當時，台南市悖反教育潮流，開放廣設數理資優班，每間國中都開了一班。爸爸在考前，買了智力測驗題庫，要我一週內寫完。

和學校考卷不同，那些題目更像是有趣的機智問答。至今我仍然相信，畢業成績普通的我，成為班上唯一考上資優班的人，就是因為我寫了這兩本題庫。謝師宴，暗戀許久、卻毫無交集的女孩，突然主動找我搭話，問我是怎麼考上的。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那是一種自證的預言：資優生並不是資優才被選進資優班，而是進到了資優班，才被變成資優生。國一時全校做了一次智力測驗，和入學考試相似。隔壁同學悶悶不樂，我偷看到他的結果：IQ 98。

悄悄蓋起我的成績單，上面寫著 IQ 151。那是全校最高，導師找了我另外一位同學吳，問我們要不要跳級。

跳級與否都無所謂。數理資優班的課程，本來就是提前一年的。我們在國一就學國二理化，週六多上半天課。豔陽穿過窗戶打進教室，老師在講台上要全班起立。九十分的坐下、八十分的坐下、七十分的……

每檢討幾題，就讓一個級距的學生坐下。而我一直站到了下課，因為我的分數是四十分。

IQ 151。

於是，我進到理化老師祕密開設的補習班，每週兩次，陰暗的巷內，穿過民宅客廳，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小小的教室。白板因長期使用，筆跡多次覆蓋殘留。我必須比提前學習更提前學習，在補習班裡先聽一次，到學校再聽一次。

全校 IQ 最高的我，得聽兩次才懂。

下一次段考，我寫考卷的手興奮發抖。終於，每一題我都會寫了。就這樣，我和吳一同進入高中的資優班，大學考上台大電機。多年以後，我才讀到比馬龍效應——那甚至是 1960 年代的實驗了。隨機挑選一群孩子，說他們的智商比較高，最後這班的表現真的要比別的班級好。



吳。沒有人真正知道他想做什麼。

大學時，我們一同加入了一間做文化案子的公司，專案助理，無薪，且占據所有課餘時間。一群大學生，在台南一間百年古厝，對面就是墓仔埔。跨年夜，我們在剛修復好的古蹟門口，拉起羽絨衣擋住冷風，看亂無章法的墓地上空，不知道哪戶人家放起了三兩零星煙火。

我是偷偷過來的。和爸媽鬧翻，他們當然不願考上台大的兒子，不拿薪水，加入一間來路不明、搞古蹟標案的公司。

不能怪他們。這間公司，確實帶著濃厚的邪教色彩。執行長，一位大我一輪的學姊，認為問題的本質是人心。每次討論事項前，都得先處理彼此卡住的地方，她稱為 **debug**。於是，每晚，我們都在指出彼此不夠好的地方，學姊會給出答案，往往令人無比信服。「讓人變好」才是學姊的首要目標；賺錢、成功，都不是那麼重要。

然而問題依舊：沒有人知道怎麼經營古蹟。學姊懷孕待產，我們四處拜訪鄰近店家，說是要洽談合作，其實只是尷尬生疏地互換名片。公司一口氣招募二十個內外場人員，卻根本找不到客源。

學姊產後，公司也解散了。標案不得不易主，我們四散，像被放飛於海上的賽鴿，迷航，試圖重新追尋磁力線的方向。學姊反對西醫，認為那是治標不治本，沒辦法真正幫助人。就讀醫學系的吳，便因此茫然無措，一段時間後聽說，他休學、當兵、重考，進入了中醫系。

我不知道中醫和西醫，哪一個能真正幫助人，這卻成為了我此後的決策基準。大學畢業，我避開幾間盈利導向的公司，找到一家宣示「創業是想幫助人」的新創，一頭栽入，薪水只有行情二分之一。我什麼都做，軟體、設計、行銷、文案、招募，時常加班，耗盡精力，像是要向學姊證明什麼。



如果把十隻鴿子塞進九座籠，則必定有一座鴿籠，塞了至少兩隻鴿子。

這是鴿籠原理。看似直覺，卻可以引出許多不直覺的敘述。比如，即使不算禿子，全台北市也必定有兩個人頭髮數量相同。

把一群孩子塞進資優班裡，就必定能找出一個資優生嗎？

學姊也是資優生。物理奧林匹亞選訓營，在台大時，政治雙物理輔電機，研究所一口氣讀了新聞所和哲研所，還在 MIT 有一個研究專案。據說，她一歲時就會自己爬起來打坐，把父母嚇了個半死。

另一個故事，是在她考期末考的路上，見到一個人躺在血泊之中。她停下腳踏車，叫救護車，原來那是一位黑道老大。她便每年加入黑道尾牙，最後勸得老大金盆洗手，改為從事殯葬業。

諸如此類，我從大學開始聽了幾年。大多離奇難以置信。

畢業便與學姊失聯。那是我刻意拉開距離。先前，我被交派設計古蹟的 logo，學姊連連打槍，直到第十一個版本，才終於通過。我在宿舍浴室，開熱水從頭頂沖下來，氣力放盡地哭了出來。

或許在內心深處，我認為自己必須闖出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真的很好、真的有變好。

她又開了第三間公司。時隔七年，前面幾間都收掉了，傳訊過來，說是資金周轉不來。我立刻匯了二十萬過去。問起公司在做什麼，除了幾無關聯的好些個專案，似乎也兼賣雞蛋糕。新的辦公室相當寬敞舒適，達摩掛畫、觀音玉像，每週一、三下

午，還有經絡理療服務。師傅拿塑膠軟板，上頭滿是細小顆粒，拍打背部出痧，像是國小時愛的小手。

學姊說，那是吊傷。把深層的傷給打出體表。

正與交往多年的女友分手，我搬離原本的租屋處，陷入谷底。學姊要我過去辦公室，好幾次聊到深夜，捷運末班以後，才搭計程車回到新租的住所。她問我答，慢慢地，一次一個主題。吊傷。累積多年的舊傷浮出體表，逸散，然後，像是水培一樣，我長出不定根，重新入土，撐起自己。

一次，與台大的資優同學相約吃飯。H在美國創業，拿到創投後飛到了歐洲，全遠距工作；P畢業後收入年年翻漲，最近更被挖角到了 Google。我說最近出了詩集，他們盛讚，真是太厲害了。「運氣好，只有一家出版社肯出。」看著他們，想像平行宇宙的自己：大學時，一位學長正在創業，邀請我加入。我拒絕了，改為加入學姊的公司。後來，那成為全台最大的社群論壇。

我會怎麼重述這段經歷？攀比、欲求、野心，這些都是學姊極力排斥的價值，我卻無法不在兩個端點擺盪。她用自己的人生實驗，讓我在二十歲，就提前看見另一種資優人生。我忽近忽遠，像是賽鴿，一次次被放逐到陌生海域，再一次次筋疲力竭，冒著無謂的墜死的風險，試圖找到回家的路。懷疑自己是不想要，還是沒有能力，才嘴硬說自己不要。困惑於自己究竟要什麼。偶爾達成了些成就，也確信只是湊巧。我是一個冒牌的資優生，穿巨大鴿子布偶裝，在黑暗中跳笨拙滑稽的舞，沒有真正的翅膀能飛回家。

有些傷，始終沒能被吊出體表。

幾個月後，學姊再度邀請我加入公司，這次，我講了兩小時電話拒絕。



學姊常說，看一個人的眼睛，就能看出他的能量。聽來真像賽鴿一樣。雜誌強調種鴿的眼睛，放大數十倍，那是血統育種的依據，還有分類分級。黃金圈、億元線、鑽石區……微距拍攝的鴿眼是一座星系，血紅的雲與吸納一切的黑洞。

因著學姊推薦，我搭捷運，走過蓋到一半的建案，到三重一位通靈人住宅。我太早到了，大樓管理員破例，讓我在裡面吹冷氣。「本來，因為疫情，這裡是不開放的。」

通靈人的家裡不大，我脫鞋，跟著她，走進小房間。背後掛護法畫像，忿怒身法相威猛，一旁一尊神像，通靈人語速迅疾，解釋那是宮裡分靈。我手書自己生辰姓名，隔著一面透明擋板，通靈人眼睛半閉，看向半空，手裡跟著我同步寫出文字，隨即說出我的個性運勢，斷言：「你的名字，財運不會旺。」

爸媽怒斥，一個高學歷，資優生，怎麼會去信這些通靈？

大學時，爸媽和學姊吃了頓飯，目的在說明清楚公司理念。爸爸拍桌，指責她是妖女，意圖作法吸我的精氣。媽媽哭泣：「我花錢給你讀台大電機，不是讓你去搞這些有的沒的。」我斷絕音訊，接網站開發案為生，一年沒有回家。直到現在，都絕口不提學姊的事。

是啊，我們怎麼會信這些？傳訊息問吳，最近過得如何，他秒回，他在養老鼠。中醫研究所，雷射針灸的研究，正觀察箱裡動物的行為。我問他答，一來一往，像是要確認什麼，終究還是問出：「中醫，你有喜歡嗎？」

他說，中醫挺難的。然後說，老鼠要吃午餐了。

通靈人講話是兩倍速。寫好的十個問題，在二十分鐘內問完，我想不到還能問什麼，隨口問了句：從事寫作，好嗎？

通靈人說，好哇，你的能量分布，可以寫出獨特的作品。

我道謝，說沒有其他問題了，拿出事先準備的紅包，那是一小時的問事費用。回到家，走進浴室，一面洗手，一面深深地看進自己的眼睛，想從裡面，找出任何一點血統優良的證明。想起通靈人說，家裡有幾個靈體，沒有惡意，神已經幫忙請走了。遂環顧四周，家具擺設與昨天別無二致，似乎什麼變化也沒有，只看到我自己，在空蕩蕩的房間裡，一隻鴿子在自己的籠。

\*

〈安全社交距離〉

我與阿姊認識一年多，但從來沒有見過面。

有一次我在網路上問了一個問題，是生活中的那種枝微末節的小事，有時微小的事若不解決，就像身上長了個疙瘩一樣，不痛但總覺得心裡不舒服。

後來阿姊留言，貢獻了她的「生活小祕方」給我，解答了我的困惑。她原本只是我臉書眾多陌生臉友之一，從那次以後我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在網路上私訊聊天，可能因為不是日常生活裡會遇到的朋友，所以阿姊跟我講起話來有些葷素不忌，有時令人難以招架。但因為我們是透過螢幕聊天，所以詞窮的時候就打幾個笑臉，事情就帶過了，不會追問，事後也不會追悔。

網路上的朋友相處不像現實生活中交友謹慎，朋友有齟齬時，時常反覆回想自己到底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擔心自己是否就此失去一個朋友。

阿姊只有一次約我見面，她從外縣市上來台北，說要約我吃晚餐，我答應了，結果晚餐時間快到，阿姊打電話來改約，說要吃消夜，眼看著消夜時間又過去了，阿姊又打來說，我們還是下次再見吧。

那天她其實是來台北見個網友，所以想順道約我。但晚飯沒吃成是因為她和網友欲罷不能，所以錯過了跟我吃飯的時間；消夜沒吃成是因為她終於徹底不能，最後一覺睡到天亮。

我問：「妳到底去見什麼樣的網友？」

阿姊說：「打炮的朋友。」

我的心態已經放寬，對阿姊用詞的直接不驚不懼。

我問：「那我們也算是網友吧？」其實我只是含蓄地譴責她見色忘友。

阿姊說：「對啊，打嘴炮的朋友。」

照阿姊的原話，這兩種炮爽度不太一樣，這就是為什麼她捨棄了跟我的見面，投奔快樂更多的地方。

不曾見面的朋友，相處就不會有壓力，也不用擔心被評價。

我問阿姊：「妳這樣一直一夜情，別人知道嗎？」

阿姊說：「當然不能跟現實生活裡的人講。」

對了，我不知道阿姊的姓名、年紀以及工作，當然想要交換個人資訊也可以，但我們都覺得沒必要。

現實生活中，沒有朋友會想跟我談論他們的性生活，阿姊愛講，我只聽不說，她無所謂，反而覺得有管道可以抒發。

## 二

我和貓之間的關係，就像和其他人的關係一樣，一開始陌生，但常常遇到以後，我會以「喵」代替點頭。再後來我會短暫停留，遇到貓就餵牠一包肉泥，等牠吃完再走。關係說不上太好，也不至於壞。給牠肉泥的時候，感情稍微好一些，但吃完以後，牠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

但貓跟阿姨的感情顯然不同。有一次，我在社區中庭遇見他們，阿姨跟貓一起散步，雖然沒有說話，但步伐平穩，走走停停互相配合。兩人同時望向遠方的綠山，享受某種靜謐的午後時光，直到我的出現打擾了他們之間營造出來的某種親密。貓對我喵了一聲，阿姨快步離開，於是貓對我投來瞪視的一眼。

貓跟阿姨的感情應該是不同的，阿姨大概每晚七點半（我遇見過幾次），會在社區裡的某個隱密的角落，放上一碗乾飼料，有時是攪拌過後的濕食，再匆忙地離開，害怕被其他人看到她在餵貓，幾乎要到深夜，才會出現收拾。

我養成只要是七點半之後回家，就會繞過去阿姨放飼料的地方察看，滿心期待能遇見貓。有一次還撞上白鼻心在享用阿姨準備的晚餐，我想，阿姨的愛心待用餐，也算是遠近馳名。

因為阿姨，我跟貓一直不算親近，也是因為阿姨，貓開始跟我親近起來。

猶記得疫情最緊張的五月底，開始三級警戒的時候，阿姨突然不再出現。

我自己的生活在發生很大的轉變，平時為了工作才會出門的我，當工作轉變成為線上授課，要繳交的資料、講義都能藉由網路傳遞，我也就失去了出門的理由。

但是待在家裡的時間實在太久，有時候太悶想要出去透氣，又不想讓自己暴露在太過危險的環境，在社區中庭散步就成了很好的選擇。

三級警戒時，就連居民也不太進出社區中庭了，一到晚上常常只有我一個人來來回回散步，不過阿姨就再也沒有在老地方放過飼料。

只有貓還在老地方，我照慣例會給牠一包肉泥，換取牠陪我走一段路。

等垃圾車來的社區門口，真是一個大型的群聚場合，八卦閒聊的時候，是沒有安全距離可言的。我默默地站在離他人遠一點的位置，還是可以聽到隔壁站著的住戶跟管理員說：「聽說 A 棟六樓八號有人確診被隔離了？」

那戶人家就住在我家正對面。

管理員說：「現在居家隔離的人很多啦，只是你們都不知道而已。」

從我家陽台看過去，可以看到對面人家陽台的動靜。那天，我看到了阿姨的身影。落地窗門戶大開，她在陽台放了一個小桌子，吃著她的中餐，偶爾眼睛飄向陰暗沒開燈的室內，看著彩色線條晃動的電視畫面。

我還記得那年夏天天氣太悶熱，我去陽台使用洗衣機時，會順道瞄一眼阿姨的限時動態。阿姨有時候在吃飯，有時手拿著一本書在看，也滿常在滑手機，甚至睡起午覺，一切生活皆在陽台。

知道阿姨確診之後，我買了一包貓飼料，用小碗裝好，放在阿姨常餵飯的地方，貓看起來胃口不是很好，可能我買的飼料不對牠的胃口。

我會跟貓講話：「你忍耐一下，等阿姨居家隔離結束。」或者是：「你如果吃完這些，我就給你一包肉泥。」不管我說什麼，貓一貫以「喵喵喵」回答我。

我跟貓感情是否有變好？至少在人群之中，牠會辨認出我的背影，只有我走出大門時，牠會對著我叫。

我深信如果貓的心中有個翹翹板，我坐在比較輕的那一邊，阿姨的那邊分量比較重，因為她每次給的食物都很大盤，貓津津有味地吃，很對牠的胃口。我怕貓吃不完，所以我給的碗相形之下小很多，貓也總是不愛我給的飼料。

### 三

我跟阿姊抱怨線上教學的事，有幾次遇到無法克服的技術問題，不斷連線了半小時，才終於開好虛擬教室。

也抱怨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準備好麥克風和鏡頭，有時候想點個同學回答問題，只看到學生打字送出：「老師，我的麥克風有問題。」藉此迴避回答。



常常是自己獨角戲般地撐完將近兩小時的課，強迫自己進入某種亢奮狀態，裝作情緒高昂，才能賓主盡歡，上完課後滿滿疲累。

阿姊問：「那如果每個學生都打開麥克風及鏡頭，妳覺得上課氣氛會比較好嗎？」

我說：「鏡頭還好，但是問問題總是希望有人回答。」

然後我跟她分享了別的老師遇到的事情。聽說有學生遠距上課時，在視訊虛擬背景後頭做愛，結果沒想到虛擬背景擋不住人的大動作，師生們一起目睹了限制級場景，還被其他同學側錄，傳播到網路上。錄的同學被告，而當事人身心俱疲，狼狽休學。

我的焦點擺在老師身上：「要是我是那堂課的老師，到底是要出言阻止，還是裝作沒看見呢？」

阿姊的焦點只在自己，她答非所問：「我喜歡鏡頭，我會很興奮。」

我說：「如果不是要講課，連我自己都不想打開鏡頭，更不想知道學生在鏡頭前面做了什麼。」

疫情期間阿姊話變得比之前多，可能是在家裡悶壞了，阿姊說她現在過著收斂的生活，知道不能像以前一樣到處約見網友。但她找到一種非常安全的模式，就跟我線上上課一樣，所有的約會行程，都可以在線上完成。

肉體接觸既然太危險，那麼就藉由畫面神交。我大概想像得出來，有人光靠電話交談，就可以製造出一種性感氛圍，讓雙方在聲音的引導之下，進入美妙的境界，那麼視訊當然也可以，還加上了視覺的刺激。

阿姊說安全極了，一切線上，一切合法，不但不用檢測性病，也不用蹂躪鼻孔完成快篩，雙重安全保障。

我沒想聽阿姊詳述細節，但我也稱讚阿姊終於能擺脫肉體交流的誘惑，知道非常時機得用非常手段解決自己的情欲。

阿姊笑了：「或許改天我們也可以來個視訊見面。」

我拒絕：「打字交流也很好。」

日子繼續打哈哈下去，我們一直保持不錯的清談（純聊天）關係。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阿姊傳來的網址，進入了一場 Google Meet 的視訊會議，出於某種好奇心，我點了進去。

電腦螢幕總共被分割成六個方塊，有個主持人用麥克風，歡迎每一個進來的人，阿姊已經在裡面了，六個畫面的鏡頭都開著，有男生有女生，阿姊開心地跟我打了個招呼，她跟我想像中有些不一樣。

阿姊的真實模樣讓我想起在社區中庭餵貓的阿姨，看起來是慈祥的媽媽樣子，沒有她言談之間的那種奔放感，或許是我自己先把阿姊想得太美艷性感。

接著主持人一一唱名，要求每一個人裸露出他們身體的某一個部位，被點到的人毫不扭捏地做了。在脫掉的同時，會有來自四面八方不同人的言語挑逗聲、歡呼聲，直到你發出呻吟聲為止。

輪到阿姊，阿姊很坦然地把上衣脫掉露出胸部，我的位置排在阿姊後面，眼看下一個就要輪到我。

這時，我毫不猶豫地按下離開鍵退出。

阿姊立刻傳來訊息責備我：「太掃興了吧妳。」

從那次以後，我就再也沒跟阿姊說過話了。

#### 四

晚上帶著飼料下去的時候，看見阿姨仍在老地方等貓，我遠遠地打了個招呼，她莫名其妙。對這段日子一直在陽台觀察她的我來說，已經把她當做是一個陌生的朋友，阿姨向我投射出懷疑眼神，我識相地離開。

沒幾天，社區公告欄出現一張公告單：「禁止居民在社區餵貓。」

據說有住戶在停車場放了貓飼料，結果被鄰近車位的人抱怨，停車場都是跳蚤，還得花錢請清潔公司來消毒。

阿姨想必也看到這張通知單了吧，但阿姨還是默默在餵貓，我知道。

我想起家裡那包還有一半的貓飼料，考慮要不要乾脆把飼料轉手送給阿姨？我想表達親切，讓阿姨知道我是好人，將飼料包裹好放入提袋，看時間差不多了，便在中庭等候阿姨。

遠遠地看到阿姨來了，我捏緊手上的袋子，阿姨在離我大概一公尺的地方停住了，我心裡還在想阿姨真厲害，疫情期間，知道要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但當我開口打招呼時，阿姨驚慌失措地轉身就跑，只留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我。

貓在另外一個方向，也跟我們保持一公尺的距離，本來要小跑步跑向阿姨，但貓顯然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等阿姨跑遠以後，牠對我喵了一聲。我把貓叫喚到暗處，餵了牠一包肉泥。

有一天晚上，我聽到中庭傳來貓叫的聲音，我走出陽台往下望，尋找貓的位置。而坐在陽台看手機的阿姨，頭也抬起來，跟我做了一樣的動作。

確定貓的所在以後，我們看向彼此，隔著比一公尺還遠的距離，視線在空中交會，我遲疑了一下，終於舉起手向她打了一個招呼。然後我的手機傳來「叮咚」的聲音，我低下頭去看我的手機，看到阿姊的訊息通知彈跳出來。

但我並不想回覆阿姊的訊息，正如同眼前的阿姨不想回應我的招呼一樣，她關上落地窗，走入陰暗的客廳。

這時貓又叫了，阿姨頭也不回。

\*

### 〈沙漠之春〉

濕潤的季風爬過洛磯山脈，陡墜成熾熱的聖塔安娜焚風，全力撲向南加州。拉莫那燒起了野火，直升機就在頂空盤繞，警消封鎖不遠處山徑入口，警告來車調頭或別道。

手機警報大作。

舉目所及只有裸岩巨石、乾草，和濃煙。我看得瞠目結舌。

「別擔心了，」泰說：「應該只是小範圍的。」他摘下太陽眼鏡轉頭安撫我，自己卻眉頭深鎖。

我們很快地轉入西側的道路，直面耀眼的大金色斜陽。直到切進山谷腹地，他才指了一下儀錶板，示意我引擎轉速在飆降，沒等我做反應，就猝急地拐了一個彎，流瀑一樣地把車泊進一家歇業的麵包店前。

距離我們的目的地，那個沙漠中的綠洲——他外公上個世紀中期，從西雅圖一路南下精選的避寒勝地——還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再過不久就要入夜，這裡將會陷入全然的黑暗；也許我們還算幸運，我在心裡盤算，大不了就睡車裡，至少眼前的商店歇業了，我們不至於被驅趕。

他拉好煞車桿、再次轉開引擎，要我協助規律踩動油門，然後一語不發地從車內的櫥櫃翻出工具箱，整個人滑進底盤檢查、丟出一堆沾滿油污的紙巾。

事情並沒有太多進展。

一個好心的路人經過給了附近汽修廠的電話，又急驅離去。但那不管用，「附近」是一個小時遠的距離。泰對著車子一口氣講了一堆碎語、煩躁地在手機上爬文、再滑進車底……我靜靜等他發作完畢，一把拉住他的手，幫他把陷進指紋裡的油漬拭淨。

泰愧疚又疲倦地倚在車門上，夕陽的下半輪已經埋進山的背面，對向聳立的單株白千層是這裡少數的綠意，其他所有的事物都陷入同一種被烘燥過度的小麥色澤。

打了幾家道路救援，都要等到明天一早；這時間、荒僻的谷地，業者大多不願意派員漏夜跋涉。回頭有一個小聚落，他說：「不然，冒個險，我們開車到附近的旅館睡一晚？」

我不會說不好。

兩層樓的旅社，木造門廊後面是一排整齊刷白的門。我們驚險抵達。

房間裡有一張大到過大的雙人床，鋪著怪異的楓紅色鄉村風床單。撇下換洗的衣物，我們跑到街上找吃的。

整個聚落幾乎沒有什麼人跡，店面大多打烊，好幾個粗獷簡陋的倉庫前，懸掛著大大的美國旗，我作勢舉旗擺出撩人甜心的姿態；泰在幾步之遙的地方撥弄訊號極差的手機找餐廳，像一個需要掌握全局的爸爸，想要看顧、卻疲於專注過度活潑的女兒。

●

泰的確有個已經兩歲大的女兒，大金色的鬚髮披在肩上，臉頰兩側招著不對稱的梨渦，捲翹濃長的睫毛下是晶亮的淺棕色眼珠，和她媽媽長得一模一樣。在他們六歲兒子的生日派對上，泰的前妻翻出自己幼兒時的照片和我分享：「幾乎是同一個人，對吧？」

「這不可能！」我驚呼。

我幾乎是為了反應而反應，像是糟糕、緊張的小臨演，搶了幾拍把台詞囫圇說完，而且連肢體都過僵。我站起來，甚至不小心踢翻幾個堆在壁爐前的玩具，最後只能尷尬笑問：「是不是還有什麼工作需要幫忙的？」

我很感激泰前妻的友善，但我寧願她分派一些工作給我：分裝糖果、切宴客沙拉用的酪梨及番茄，或去游泳池畔的草皮布置餐桌。

待會會有一批幼兒園家長帶著孩子來，因此泰趕在派對開始前兩個小時抵達，為的就是不要讓兒子的壽星光環，分割了天倫時光。

進門的時候，泰的兒子直直地撲向他，泰熟門熟路地把兒子抱進內廳，和兒子專注玩起剛帶來的樂高禮物。

我和大家打了招呼，前妻的母親燦爛一笑，退開說：「我有點感冒，不方便和人擁抱。」

泰的兒子這時忽然奔向外婆：「那我可以抱妳嗎？」

「當然啊！親愛的。」前妻的母親揉揉他的肩膀，把他摟進心肝。

我知道泰在離開前妻家的時候哭了，兒子用長瀏海遮住半邊臉頰，皺著深深的眉頭，看著父親再度消失。

但我沒有辦法真正在意他的酸澀，我也哭了，一些枝枝節節已經開始割傷我，而我無法袒露地告訴他；反而只是握著他的手，附和他的情緒：「我很遺憾。」

我曾經沉迷一些感情破碎的電影，關在黑幽幽的臥室，一遍一遍地感受那些充滿錯失、懊悔與不甘的故事。而那些劇本最謎的地方是，總有某個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會讓他們恨過又饒恕、愛過又復燃。

當天晚上回到家，泰決定先看部電影再去睡，我選了史嘉蕾主演的《婚姻故事》；但泰說這不必看，故事並不怎麼新鮮，然後悶悶地去睡。

我不是故意要刺傷他，比較像是自己受傷之後，想要試著檢查和確定，那些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是不是還輕易地存在他們之間？

●

泰在洛磯山上長大，父親是搜救隊員，母親當時不惜拋掉家鄉富麗的一切，從都市嫁進山腰。「就跟你們現在很像，」泰的父親從書櫃夾層翻出一張西部地圖指給我看：「總得要有人跨越州際才能在一起。」

這些泰都告訴過我，包括他父親曾經短暫別戀離家。

我們是在三棧溯溪的時候認識的，山澗潮濕燠熱，深黑的衣裝貼緊皮肉，我們像兩隻錯落並行的山獸，踏跳拱天的巨石，沒有語言而心意相通。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一起到野地撩溪涉水、尋找出路，蹣跚地講著微不足道的新舊創傷。

我猜他在被群山包覆的時候最能敞開自己，因為那裡離最初的溫暖奶水最近。

我們的確跨越邊界找到彼此，但曾經在亞熱帶創造出的魔幻綺麗，如今卻漸漸變得乾燥枯竭。

拉莫那燒起來那天，我們在舊城裡找到一家半打烊的餐廳，牆上懸吊了幾串花環、聖母像、一張碩大的墨西哥地圖，以及除了川普以外的歷屆美國總統照。這裡凌亂且繽紛，桌椅的陳設讓我想起台灣最鄉土的辦桌宴會廳。

泰為我點了最地道的墨西哥豆泥飯，自己則吞了兩瓶啤酒。

強烈的乾熱讓我臉上泛起浮躁的紅疹，飯只吃了一半我們就回旅館，我把自己拖進燈光慘白的浴室裡淋了好多水，泰轉開無聊的肥皂劇邊心不在焉地滑手機，房間裡充斥著間歇的罐頭笑聲。

我把貼身衣物都洗了、吹好了頭。通常這種時候，我們應該要開始接吻，讓血液湧動，創造溫熱而激烈的肌膚之親；但我的電話響了，所有的事情都和期待出現斷層，而我早就隱約有預感。

姊打來說，阿公趕著處理資源回收的時候，豔陽下忽然半邊抽搐無力，送到醫院的時候意識混亂，甚至以為自己還在田裡，大吼大叫著已故的隔壁田農友，嚇壞大家。我說：「那我回去。」

「妳現在回得來嗎？妳最好回來。爸媽原本還不想讓妳知道。」

「我會回去！」那段時間我幾乎沒辦法和我姊好好對話，她怪我：「憑什麼什麼都丟著不管。」

我沒有要什麼都丟著不管，我跟泰說，我明天就回去。

電視傳來的噪音在房間裡鬧哄哄，讓我更加心浮氣躁，泰關掉一切，跳起來抱抱我：「寶貝，我真的感到很遺憾。妳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但妳現在回去，幫得上任何忙嗎？妳外公有那麼多孩子，我們是不是再等等？」

我知道他說「支持」的時候，有多麼心口不一。我怎會不理解，那種和對方家人爭取彼此的私心？

等了整夜，姊打來說，這中風就是將來要重新學講話，但好在行動無虞。媽在旁邊說：「千里迢迢的，暫時不用趕著回來。」

姊再自己打回來：「等我十一月結婚——」

「不用妳講，等妳結婚以後，我就回去。」

其實這不是一種輪流或交換、父母也未曾和我們討論過這樣的期待，但「總得要有人在父母身邊」的態度，我是認同的，只是不能忍受姊自覺比我更有一種離開的「正當性」。

隔天拋錨的車子進了廠，我們租了另部車，泰堅持一定要帶我到那個沙漠家屋。

他說當初離婚官司纏訟，前妻列舉他父母對幼兒的不良影響，阻撓見面，在法院觀察期間，自己也只分配到兒子的週末。而那個外祖父留下的避寒處，因為地處他工作室與前妻娘家的中繼點，每個週末就如此往返接送。雖然現在他們扮演回「朋友」，但這段路綿長曲折的山路，如今再走起來，「還是對前妻的殘酷難以釋懷。」

我說：「離婚本來就是這樣。」

「什麼？」他驚詫。

我重複：「離婚本來就是這樣！分手的時候，你還抱什麼友善互愛的期待？」

他忿忿地說：「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沒辦法正眼看他，一路無語。他亦然。

泰後來邀了前妻和孩子來沙漠共度週末，他示好說：「前妻是一個只信直覺的人，她信任妳，我看得出來。」他補充：「而且她說，女兒吵著要找妳。」

我和小女兒的確在短時間內就建立起綿密的情感連結，她對外界敞開，無懼探索，而我也樂於向她展示世界。

但我以為這次，和泰至少可以好好獨處、好好釐清這段時間各種凌亂的傷口。而我也無法說不，他們就要抵達。

我們一起用了晚餐，我沒辦法克制地想：他們原先就是一家人啊、說著一樣的語言、存在著排他的共同生活記憶。

飯後我們替前妻整理客房，泰問兒子想和誰睡，兒子拉拉他的手說：「爹地！但是爸爸可以跟媽媽睡嗎？像以前那樣。這樣我就可以跟你們兩個睡、妹妹也可以。」

我默不作聲，轉過頭去，眼淚不小心汨汨流下來。前妻微慍，但立刻圓了場，說忘了明天還有工作，必須馬上離開。兒子見狀發了極端的火，放聲尖叫大哭。

前妻把兒女都帶走，留下我和泰和狼狽的殘局。

「妳為什麼要聽一個六歲小孩的話？」



「妳太軟弱了！」

「還是妳覺得我應該回去跟她一家團圓？」

●

姊婚後我拖了兩個月才回去，有天深夜，她打來大罵：「妳都不跟家裡聯絡是怎樣？媽媽怕妳會去死妳知道嗎？」

嚴格來說，我偶爾會傳訊息回去說，美國很美、很大，我很好。但沒有人會相信這種空洞的鬼話。

我一回到家就立刻去醫院看外公，他興奮且能精準喊出我的名字，但也僅只於此；我從他那些肢體比畫和片斷的呢喃當中，拼湊出他還想說，出國前，還是他幫我們打電話叫車的，「這馬無法度矣！無法度矣！」

媽試探地問我，什麼時候還要再過去？我只是避開不談。

其實泰在我回程時，就替我買了兩個禮拜後的機票，但我進退維谷：我既無法扮演像泰母親一樣義無反顧的角色，也沒辦法馬上放棄旖旎的情愛。

我拖延著告訴他，我會回去，但馬上因為疫情而失約。沒有人會支持疫情期間的旅行，但媽媽還是再追問：「現在決定不去了？」我淡淡回：「怎麼可能剛回來又馬上過去。」她馬上接著：「對對對，又不是在出去『賺』的。」

我無法對這麼不堪的看法發脾氣。我理解她始終無法認同我，為何要把自己攪進一段這麼複雜的感情。

憤怒的是泰，他覺得被辜負背叛，我們糾纏了幾個月，終於因為邊境管制、相聚無期而被推著放棄早該自主斬截的關係。

有天泰忍不住給我傳了幾張照片：「沙漠一天下了以往整年的雨量，一夜之間仙人掌都開花了。」

我沒有辦法經歷那樣的沙漠之春，我只記得，那裡處處都是過度裸露且嶙峋的岩石山脈。

\*

### 〈我們的衣櫃〉

黑色長褲又從曬衣架上消失了，這已是兩個月來第三起失蹤案件。陽台門窗緊閉，檢查後確無外力入侵的跡象，若無意外，多半與前兩樁案件是同一嫌犯所為。

我用指節在隔壁房門輕敲三下，「妳有看到我的黑色長褲嗎？」

「沒有。」隔了一會兒，房裡幽幽地傳來回應。

這是暗號，意在知會對方「我知道了」。

長褲很快會現身，可能是浴室，沙發，又或者後陽台的洗衣籃裡，看不出是完璧歸趙，又或者纖維上早已摩娑過他人肌膚。衣服是第二層皮囊，原該是「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除了尺寸貼合，還有材質風格等變量，要誤穿他人之物而未發現，得要經過幾重的粗心？也可能原就打算以他人之皮披於己身，想把自己穿成別人，那是現代《聊齋》了。

然而一切終是猜想，她不承認，我不拆穿，同住自有同住的默契。

與室友相反，我的房門從不上鎖，在家時只虛掩著，留一道縫方便家中貓咪進出。不鎖門是自小養成的習慣，從前房間門鎖的壽命最長不過數月，壞了又修，修了又壞，索性讓房門敞開，夜不閉戶，是謂大同。那時家裡窄，三坪大的房間裡要睡上四個人，一張雙層床，剩下兩個便打地鋪。每日晨起，下床的人還得注意別踩到地板上的我和弟弟。房裡有兩個相連的衣櫃，左邊是母親專用，右側櫃子則裝滿三個孩子全套裝備：上層吊掛制服，下排是塞滿褲子和襪子的抽屜，幾層鞋盒堆著，上面是各色 T 恤疊起如千層蛋糕，餘下的縫隙，則填上了不知內容物的各色塑膠袋，那是我們的衣櫃。

「我們的衣櫃」，聽起來似乎有些共產主義，但三個孩子能支配的空間極其有限，實際上握有生殺大權是母親（等等，這樣聽起來更共產了）。電影裡的衣櫃往往是祕密的藏身之所，裡面可能躲著犯人、怪物，是通往異世界王國的入口，或是貓形機器人的床鋪。別人的衣櫃總不教我失望，但我們的衣櫃實在太擁擠了，櫃門通常只在兩個時間開啟，起床後和洗澡前，打開就是現實人生的展示會，容不下一絲幻想躲藏。

唯一一次鑽進衣櫃的經驗並不愉快。那是忽然停電的夜晚，幾戶不知人間愁的孩子相約捉迷藏，猜拳猜輸的鬼拿著手電筒，在一片漆黑的員工宿舍裡逐一搜索。

我原本藏在鄰居家主臥室的門後，眼看探照燈從門口進了客廳，便打開衣櫃鑽了進去——皮革、珠飾、細毛刷過脖頸、我整個人被厚重和輕柔的布料包圍。還有大量的香水，過於濃厚的香氣便接近臭，我捏著鼻子，感覺自己是他人體腔內的異物。幾經掙扎，衣櫃把我嘔了出來。很快我就被抓到，成為下一個鬼。

後來搬了家，進入青春期的哥哥擁有自己的房間，「我們的衣櫃」產權少了一人，然而衣櫃的內容物還是由母親來決定。兒童時期還沒學會挑剔，有什麼便穿什麼。在一張童年舊照片裡，時節大約是早春吧，我站在石牆前一叢粉紅杜鵑旁，身上是土黃色燈芯絨五分褲，搭配藏青色厚棉上衣，衣服上是盜版的亮綠色超級瑪利繡片。這搭配實在過於前衛，以致於我從前一直無法理解，母親自己多半只穿素色，為什麼照片裡的我們卻常是意外打翻的調色盤？

那時母親在染整廠上班，做為某些服飾品牌的下游廠商，偶爾會有品牌打下來的瑕疵貨，整包做為福利品出售。除了菜市場和哥哥的二手衣外，那是我的另一個衣服來源。那些品牌衣大致完好，可能只是在不顯眼處有勾紗或汗損，問題在於往往是常人難以駕馭的款式，比如粉紫混紡綴有亮片的毛衣，螢光綠黑條紋的 POLO 衫，或是一件棗紅色的刷毛立領外套配老銅扣，冬日裡穿上，活生生把兒童穿成電影才能看見到的北方老人。

比樣式更頭痛的是尺寸，除了少數特殊款式外，一般尺碼多被拿光，能進到我們衣櫃裡的只剩 2XL 以上的超大尺碼。長大了就剛好能穿，母親總這樣說，於是有時我上衣幾乎及膝，短褲穿成七分，衣櫃讓我的 Over Size 硬生生比當代流行提前了十多年。

國中不知怎麼竟讀了教會學校，能入學的多半家境寬綽，一次假日出門與同學討論作業，有同學一見到我身上那件寬大的 T 恤，便指著我胸前三個字母「CAT」嘲弄：「欸你這是不是 NET 的仿冒品啊？什麼鬼地攤貨。」在場同學都笑了，我渾身發熱，想必脹紅了臉。多年後才知道 CAT 不是仿品，而是全名 Caterpillar 的美國品牌，何況哪有仿品只仿一個 T 字的，但素來伶牙俐齒的我那時啞口無言，青少年能攀比的素材有限，對素無服裝知識的我來說，一件衣服就能被人踩在腳底下。

我學會不在假日和同學出門，制服是最無趣也是最保險的外衣。也是此後才理解衣櫃的私密性，人走到哪都像把自己的衣櫃穿在身上，我們可能（極不禮貌地）隨便打開好朋友的冰箱，卻不敢輕易開啟他人的衣櫃。

後來我們的衣櫃破了洞。

一日放學回家，父母不在，進了房看見衣櫃門上插著一把剪刀。那是母親的布剪，墨綠色把手留在外，不鏽鋼刀刃則盡皆沒入門板。用一把剪刀貫穿木板需要多大的力氣呢，我不明白，那把剪刀是恨的具現化。

門上的黑洞一直留著，我一個人房間時總像有誰從裡面窺探。衣櫃打開來，什麼都沒有，我試著從門外往黑洞裡看，櫃子裡是更黑更黑的黑洞，有誰會躲在裡面呢，會不會從前的每一個我，全都藏身在此，才讓我們的衣櫃那麼黑，那麼沉。

那種黑是補了洞換了門也不會好的。

衣櫃破洞的那個夏天，母親多了幾套印著太極的白色衣服。那是練功服，母親說，她拜了師父。此後母親早出晚歸，在道館裡祈求愛與和平，那身白衣成了她的血肉，她的皮膚。

白衣是有法力的，母親如此深信，而她也生活中不斷試圖證明確有其事。有次弟弟夢魘，夜半啼哭不止，母親拿起白衣讓他套上，口中念念有詞，不多時弟弟睡去，母親自然對白衣感恩戴德。

又一次母親騎車載我路經新海橋，由於非上班時段，橋上車少，她油門愈催愈急，車身開始搖晃，我覺得快要失控了，便嚷著要她減速，她說「不要怕——」，話音未落，我們就在轉彎處連人帶車摔了出去。兩人在橋面上翻滾幾圈，運氣好，沒有遭到後方車輛追撞，只是皮肉輕傷。我們扶著車走下橋，母親看著穿在外套裡的那件白色練功服，說，沒受重傷都要多虧師父保佑。

原來要避免嚴重的車禍，只要擁有一件練功服（或者其實騎慢一點），就好。對母親來說，白衣就像遊戲裡的神裝——加敏、加防、抗魔，還附幸運值，母親總希望白衣也能進入我們的衣櫃，讓孩子也能共沐師父恩澤。哥哥跟著去了幾次道館，但我始終頑強抵抗，我想要的不是神裝，無非只是幾件合身且可以穿出門的平常款式罷了。

幾次拒絕下來，衣櫃的領地日益壁壘分明。彼時我正值最暴烈的叛逆期，在一次嚴重爭吵後，母親轉身去了道館，我拿起抽屜的布剪，把衣櫃裡剩下的那些，象徵愛與和平的白衣，全部剪碎。

於是我們終於有了各自的衣櫃。

開始打工後在大學附近租房，房間雖小，卻有大大的衣櫃。簽約時房東為了表示衣櫃有多堅固耐用，就把櫃門打開，整個人攀岩似地掛在上面，我忍著不笑出來，需要掛在上面的是我，需要被填滿的是衣櫃，這是「我的衣櫃」。

有了自己買的衣服，衣櫃漸漸長成喜歡的樣子。裡面都是簡單俐落的素色款式，牛仔褲是基本款，T 恤最好看不見任何 LOGO，掛上喜歡的香氛袋，貓咪偶爾鑽進去，把牠的長毛和氣味留在裡面。對他人的目光仍時有疑懼，偶爾朋友誇說今天穿得好看，我總先要疑心是諷刺，但慢慢也能分辨出衣服料子的好壞，打版、花色，縫線，鈕扣，以及其他更多幽微的細節。

最愛的是衣服到貨的日子，打開衣櫃對著門上的全身鏡一件件試穿，換下來的披掛在椅背上，像一層蛇蛻，日子就在一次次脫皮過程裡完整豐盈了起來。

《神鬼獵人》裡李奧納多為了保暖而鑽進馬的腹腔，好像他穿上了一匹馬，他成為馬，只要閉上眼，就能馬一樣地奔馳而去。我的衣櫃則是太空艙，穿上它，就能探索自己的宇宙。

母親有時會自宇宙深處發來電波，螢幕彼端她一身白衣。家族群組裡不時會有道館訊息：一點勸世良言，一點修行法門，道館喜迎二十週年的速報，或是師父壽誕的活動花絮。有時我已讀，有時我點開照片，在一片白衣裡徒勞無功地搜尋著母親。

父母不知為何一直沒有正式簽字，但家裡人不再一起過年了，單飛不解散，我在除夕夜找了藉口留在公司值班。辦公桌上擺著年前母親寄來的新年賀卡與桌曆，兩者上面都印著太極，我理所當然地沒有打開。

母親在群組裡說，今年要飛去西雅圖喔，照片上她快樂得像另一個人。一群白衣人在機場大廳拉著一模一樣的訂製行李箱，像迷你衣櫃的展示會，又像一輛列車，車廂裡載滿同樣的符號，太極生兩儀，載著母親往虛空處遠去。

離得更遠的時候，我卻在電視上遇見母親。師父成立了一個聯盟發動抗爭，退休的母親全身心投入人生第一場街頭運動。她遊行舉牌，在車站前發傳單，舉起大聲公在鏡頭前怒吼。那一年的家族掃墓，母親在燒完紙錢之後換上白衣，拿出一疊文宣向親族宣傳連署，在場長輩們盡皆錯愕，懷疑這是不是綜藝節目的整人橋段。

不是。沒有人跳出來說，嘿，整人大成功。沒有。

那陣子在街上看見身穿白衣的人群，就下意識地想躲開，好像他們都是複數的母親，而我早已失去當年拿起剪刀的勇氣。

後來我擁有更大的衣櫃，而母親終於離開那間舊房子，搬來與我同住。

褪下「母親」這件外衣，我們成了室友。

客廳牆上不知何時掛起一面八卦，浴室排水孔蓋出現未清理的毛髮，洗不乾淨的碗，被偷吃的便當，當我熬夜工作後好不容易入睡，卻有人一早在客廳把吹風機調成最大音量……有人負責磨，有人負責合，我們像室友一樣既歡且快地磨合起來。

但最挑動神經的還是定期上演的尋衣記，叩叩叩，你有看到我的○○○嗎？

上個月高壽的外婆離世，舅舅發來喪儀日期及服裝提醒。當穿黑衣黑褲，上面如此寫著。當天在告別式會場，遲來的母親的確穿著黑衣，是黑色男款球衣——等等，那是我收在衣櫃裡的大賽紀念款。

「妳為什麼穿了我的衣服？」

「因為我臨時找不到黑色的。」

誦經時母親跪在靈柩前，罩袍底下的「台北公開賽」以及書法大寫的「戰」字隨風若隱若現，讓親眷都像亂入了一齣黑色喜劇。大約是察覺我的不滿情緒，返家後她敲了我房門，補償似地拿來一袋衣服，棗紅粉綠，是我刻意留在舊家的那些青春怪異物語，原來它們也跟著母親的衣櫃搬了過來。

我打發母親離開，鎖上房門。對著鏡子我驚訝地發現，童年的大尺碼惡夢，如今竟意想不到地合身，而且好看。

也不知是衣服終於追上了時間，還是母子共用的那座衣櫃，一直未曾真正離開。

\*

〈內向雨林〉

我在我的小房間顧一座雨林，噴霧施肥、澆透放乾。他們脾氣不太相像，順應性格，布散在窗台涼蔭與陽光發散處。除了週末拭去每片葉的落埃，認分澆水。大多數時候，我蔓在雜亂的床頭邊、發黃的書櫃旁，他們只是靜靜觀看、呼吸、葉面交疊、用一座微小森林的氣勢包紮著我。

一開始栽的是仙人掌、大戟科。多年前不諳植物習性時，體會過沙漠造景的壯碩之美，便從田尾的仙人掌園扛回一攬猴尾柱、兩盆大植物和三株一百多肉小品，屯於房內、靜置任長。說起來慚愧，相處沒多久，栽種的人便移地他方水土播下自身。

離家去北京求學近兩年，沒怎麼向下扎根，總在黯淡偌大的城，尋找些微的光徒長，一邊囑咐弟弟記得為我交情不深的植栽補水。畢竟不是親養，盛暑之夏返台，小盆仙人掌已缺水萎縮，蔫躺盆內空靜無語，伸手輕輕觸摸，身軀與刺異常軟綿，早已無力回天，一旁的猴尾柱雖倖存，但摸摸他斗長的瘦臂，也缺少生命積累的厚度，我們似乎共享適應不能的境遇。

慶幸大盆龍骨、米邦塔擁有扎實的生命底氣，服盆後，在惡劣環境下逕自慢慢成闊長壯，感受其韌性，索性從室內搬往陽台交由老天養，不再月月叮囑弟弟照看。

「有一種養胖是老天養」，幾年間，果真擴張猛烈，米邦塔可愛米奇般的三片葉面，竄成蓬頭垢面，連忙戴起手套，拿剪刀收割。採下、分類，醜陋部分效仿墨西哥人家，去皮滾水，製成仙人掌料理。另一些端正葉體，向陽風乾等待傷口癒合，插放進土壤裡後，不消一週，原本的皮肉又萌生新的葉片，迅速複製生命，若不管體態控制，隨喜竟也能擁有茂密的熱帶風情。

常誤會為仙人掌的龍骨大戟，也是隨意理會就能旺盛生長，當初的六吋盆漸漸不堪容納，便買了個精燒陶盆，慶賀他精采奮發的長勢，這個夏天，他便莖脈挺直突破了陽台的欄杆高度，雖沒什麼苦勞、每每看著生命莖幹的粗實、葉片的茁壯。長年悉心呵護的憂愁也枯垂些微。

天生性格較為朝內。只需要一扇通風的窗，和不須開燈即明白整間房的光亮，我便能藉由獨處收放我的敏感，或許大眾漸漸理解，外向人擅交往充實自身、內斂之人自處來蘊藏能量。內向性的人有許多種外顯，我見過許多人仍能在社交場合維持一定的歡愉。很多內向人掌控了氣氛，停止抖顫雙腳，跨步走上舞台享受專注的目光，也有一些人在街角遇上，仍非常和氣地相打照面。有些人宅不出戶，運用巨大的內裡徜徉創作。我的那一份內向，難以相處、偏差古怪且充滿起伏，也只屬於我。

很小的我就習慣迴避人群，小學總能找到最恰當的位子，孤遠他人，消化下午的點心麵包。並不是說無法與他人和氣地相處，但比起與人雜談，午間休息時間便是小憩之時，滿腦子消耗一整天的凡事，請勿打擾。旁人很常解讀為這位男孩被他人排擠，必須想辦法湊合一下，一邊將男孩塞入聒噪爆笑的團體裡。但男孩並無敞開的意願，往常輕鬆的氣氛也突然凝重起來。男孩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群居生活裡保有空間，總是要面對堅持看上去不違和的大人，自小就是意願與能耐的拉扯。

長大的過程，雖大致安穩，但因為天生內向仍有許多不快的記憶，不斷糾纏著我。

「大聲一點，講話再大聲一點。」記得當時寄居姑姑家，有次回到公寓樓下，我按了門鈴，她怨我聲音太小了，聽不到，不願開門。我就背著書包，裸露在人流與目光裡，不斷用力擠壓聲帶，儘可能明亮地吼叫，盼望一扇門的展開。「你怎麼那麼害羞，跟大家一起啊。」「你可以再說一次嗎，前幾次我都聽不清楚。」「不要在那裡搞孤僻。」「你為什麼那麼快就要走了？」「你為什麼不活潑一點。」「我們做這個行業的，應該要外向、要去搏感情。」我總是在不小心深陷難以自處的團體時，想起這些話、這種評論、這樣的合群之人向我丟來維護世界運行的要求。

「不需要你歌頌，我也能生存」，直到我也有自己的植栽、進入摘種的領地。

植物不說話，但總是變化，我擁有的姬龜背芋（*Rhaphidophora tetrasperma*）、金龍蔓綠絨（*Philodendron "Golden Dragon"*）這一類蔓生植物抽芽展葉的速度快得難以相信，每經過一、兩個週末，芽點就冒出新葉，如果運用縮時攝影，以每天、勤奮點每小時來記錄的話，一定會對他們旺盛得扭動、不曾靜止伸懶腰、忙碌進行光合作用地舞動著感到驚奇。飛羽竹芋（*Ctenanthe setosa*）、絨葉觀音蓮（*Alocasia micholitziana*）是兩盆非常急迫的追光植物，具有相當對比的表現性，竹芋似隨時發射的箭、觀音蓮質地毛茸茸的葉子，卻是一道道向光遮擋的盾牌。市場中更加昂貴、巨牆般觀葉形態的火鶴，我雖不曾擁有，但光是在花園苗圃店裡親眼目睹，一片葉展現保護欲的力量、脈與肉的鮮明對比，內心曾有的搖動猶疑的都能安定。

開始張羅自己的小園藝，深深迷上熱帶觀葉植物後，近乎每有假日，我都會開車台76線，沒入八卦山脈隧道裡往田尾去，暗處駛進明亮裡，橫向快道第二個出口一下，九十度待轉左彎，便是縱貫的花卉公路。遠離員林熱鬧的市鎮邊陲，南下經過小鄉鎮永靖、田尾，一路可見專營水泥清水模花盆、草皮批發、綠化樹木、資材行與種苗園，植物苗木產業綿延幾公里。如有大量批發的需求，在中意的店舖隨時停車、進入晃晃，說不定探到好物，再與頭家相談搏感情，直接給予不小折扣，阿莎力買送再降價。但像我一類小型的種植愛好者，通常會在抵達田尾附近，駛入小巷內，往熟悉的店舖去。鴻林園藝是我最喜歡光顧的室內種園，媽媽老闆將植物照料得很好，參天的大葉琴葉榕（*Ficus pandurata* Hance）、圓葉刺軸欖（*Licuala grandis* (Bull.) H.wendl.）直接把太平洋所羅門群島風情帶入溫室裡，走道清爽乾淨，不時會上架一些特別的斑葉與塊根植物。另一家樹美農場，則會收藏一些珍稀的火鶴之王（*Anthurium veitchii*）、火鶴之后（*Anthurium warocqueanum*）與長葉花燭類，我每次都會順道欣賞他們種植的成熟植株，寬大的葉面與強烈的脈紋，藏家的逸品，用藝品形容也不為過。樹學園藝的頭家是年輕的青創家，與我年紀相仿。她擁有十分親和的花園，盆器普遍不高，地板就是鬆軟的泥地，下過雨的話，



不妨弄髒鞋，感受原生野地的彈性與氣息。有兩隻台灣米克斯在花圃裡照料客人，常常看到情侶倆站在東倒西歪的山烏龜（*Stephania erecta*）前揀選調情。而大多都是一家子，爸媽牽著小娃兒，彎下腰來喃喃複念植物的名字，一邊教養孩子、一邊構築新家的綠意。

我的父母已將我養育成人。臨近退休，也開始栽種新的生活。為了在家的庭院種幾棵大樹，他們加入了臉書社團，一有便宜的紫薇樹、落羽松的相關動靜，他們倆便會像孩子一樣，興奮地驅車尋樹，好像是他們的祕密興趣般，每每返家，家裡頭總不時多長了一棵楊梅在飯廳窗前、或一大株龍眼樹在前院被狗兒子繞圈追逐。而久不落雨、沒有颱風的夏日，父親總是一整天忙碌澆水，弄得整身泥塊整臉砂土。我曾經從中部內裡，一路離家至台北念書、討生活、北京進修、清邁棲留，與父母的距離愈拉愈遠。或許因為栽植，不能言明、情怯的心意終有機會重新交會、害羞地表達出來。

有一回我與父母一同前往田尾，由我開車，父親坐在副駕，母親在後座。一穿越隧道，便落大雨。雨勢過度猛烈，擋風前玻璃一片模糊，難以辨識前路，我私想父母可能會打消前往念頭，但或許是久而再有的三人旅行，抵著熱烈的大雨，緩緩駛進公路花園。雨勢漸小，間歇下偶又停，我一如往常開進我熟悉熱鬧的主巷。母親卻說，要找到心目中的大樹，我們得遠離中心、彎入偏遠的農田小路。那是個奇特的午後，我搖下車窗，車速放到最低，父母探頭尋找，雨粒雜揉著土地的香味，到處是溶解上升的水氣，偶爾飄來牛糞的形象、或一大片因收而散苗木哀嚎聲響。狹窄的小路挾帶著溫室、溪渠、種苗園與看門狗之咆哮。我們愈遠離田尾集散花卉的中心，愈發靠近彼此的內裡，即使沒有導航、沒有特定目的，不用被評斷、在意優劣的時光，只是一種果敢。我們卻很具體地明白我們所要所求，不過是個微涼夏日，清爽的機遇。

買回來的樹陸續服土扎根，開始長起新葉，我的房內也愈來愈多性格各異的觀葉盆栽，他們大多無法經由太陽直曬太久，散射的陽光、適量的肥土，以及溫濕度的控制，便能慢慢馴化、安定下來。他們逐漸搭建起一片充滿生命力的室內雨林，依著自己的長幅、堅持自己的步調、開展新葉、落根發芽。

他們什麼話都沒說，從未向我要求社交的進退，無法開懷迎接、放聲大笑、做出討喜的鬼臉、發出油滑扭轉的口氣。他們只是靜靜存在，卻令我驚喜。

## 〈一天〉

直到現在，和他的見面多在年夜的中午，吃完午飯，他便去午睡，沒有誰說再見，也沒人知道什麼時候再見，但另外有一天，有那麼一天，沒有重大事故，也非人員傷亡，往往是個投票的日子裡，天氣正好，我無路可逃。

這天早上的我，起床後老喝太多的咖啡，吸過量的菸，工最細的梳洗，白、最白的上衣，坐在我們的淡米色沙發，看我們的觀葉植物，看我們的訂製百葉窗，再看看自己，可真是窗明几淨到了一副什麼德性。

男友在床上昏昏沉沉，問起了他，而我說的全是謊。

從考大學到進部隊，出社會到談感情，我一次次地編輯整理，一回回地校對設定，他的版本像是作業系統，不知更新到了幾點零。我必須非常地小心，小心地說，以及小心地不說；我向來也相當地疲倦，時不時累倒在錯誤和正確的模糊裡面，比方怎樣是正確，例如錯誤，又是之於誰。我常常在想他上電視節目訪問時，主持人介紹的那個，什麼為街友申請補助的盲傳教、什麼幫助弱勢的弱勢、什麼黑暗之中見光明的人，是不是他自己的版本幾點零。

他是誰，他到底是誰。

前去見他的路上，我習慣等一班來日不多的公車，等它沒了氣，我便大可不必在分鐘的車程裡拚命地回想過去，好像想起他從前的糟糕，可以把我的現在全部抵銷，但怎麼個難過，如何個苦痛，又是個為什麼、年幼的我計畫著殺了他或是殺了自己，記憶失去得乾乾淨淨，所剩無幾的只有謎。

他曾經全身是血地監視我的功課，送去急診，死了又活了。我也見過一地赤裸的家具，床埋在魚池裡，梳妝台倒臥在車庫中，桌椅認不出原形，有的不見蹤影，家具被比喻成了我們的死，死狀極為難看。或者他在家裡的牆上哭著寫字，大量的字，悲字、怨字、哀字，那些字是呼救、是詛咒，我看不懂，不懂我們正在步入的，是未來的不明之中。

我這個東西，說來是在那般極端氣候下種植出的作物，所以我再也不哭。

下公車後，我跟著動物內臟發出的負面氣息，一路找到位於市場之上的老公寓，打開了門，他每次都站在門後，二手抓在柱子上，向我身旁誰也不在那裡的地方，用台灣話叫我的名字。

「什麼人？一立嗎？」

「你兒子。」

他這麼問的時候，眼睛都好像我見過的一場大霧，灰茫茫的全是光亮，我往霧裡看，永遠是空無一物。

快要中午，他著裝，襯衫、皮鞋、手錶，西裝褲和太陽眼鏡以及小型收音機，其實真的只是出門投個票，我們的打扮也太好笑，但前年一起出門是投公投，前年的前年投總統，出個門是改朝換代，誰又知道下次出門的那天他在不在。

等待的時間裡，我會按床位順序問起他的室友，睡下面的、睡窗前的、睡門後的，但室友的名字我記不得，也不方便記得，因為名字一旦不在，多半是不在了。

他告訴了我三個故事，而他是這麼說的。

第一個是被老公打的女人，打到頭腦有問題，跑出來忘了怎麼回家，跑來這裡又跑出去，再也沒回來的女人，忘了家也忘了這裡。

第二個是一生只上到老婆三次的男人，覺得自己垃圾不如，有家不回去，快死了。

第三個去給人家幹屎孔，幹到得愛滋，死在路邊了。

說到室友，他的視角總是往下，在他眼中，人世間哪裡都貌似地獄，差別在於他從地獄往下看，有的是十八層地獄。

從他的住所走到投票所，我們十指交扣，手挽著手，一步拆成三步走，不到半公里的路，一個人走是六分鐘，二個人走是六十分鐘，天氣冰涼，我卻汗如雨下，每到今天我才看得仔細，路不平不安，有陡有坡，再普通的風景都過分銳利，而我是眼睛，我得是眼睛。

「我們出門了。」

「我們要下樓梯。」

「我們正在等紅燈。」

路上他說話老是被我這樣打岔，有次我笑出來，他問笑什麼，我沒告訴他，這些提示聽來簡直太像什麼事情的練習了，我說沒事，剛剛有狗跌倒，但話說出口，我才聽到自己在說什麼。

他正好是在眼角膜移植手術的隔天跌了一跤。

美國的眼角膜三十萬，印度的○元，他在○元的等候名單上待了七年，七年過去，他登出了我們，眼角膜登入了他。之後有二通陌生的電話打進家裡，第一通說手術順利，術後視力恢復的百分比，可以從預估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八十，第二通說跌倒了，從此機率為○。

我記得那天，聽到消息的我，不知怎地想起他過去長期養在家裡的一種、名叫血鸚鵡的魚，魚每次都在他出事時，紅得出血，跳出魚缸，一條一條死在地上，所以每次他沒事回到家，總笑笑說擋煞了，沒二天又有新的魚來到家裡，而我非常討厭那魚，但那個消息也像是自殺的魚群般，不講任何道理，成為冰冷的事實。

「你兒子來帶你投票喔！這麼好！」

魚販這麼說，肉商這麼說，賣房賣春聯賣二手碗盤的都這麼說，他走得愈來愈快，我說沒有啦，謝謝啦，以後多幫忙啦，投票搞得像拜票，一票一票投給他兒子有多可笑。

「你是找不到一個好工作嗎？」

「不是找不到，我已經找到了。」

「可憐，你看你講北京話、講英文、講日本話，啊台灣話是講得了幾句，我們一直被他們欺負，你就是從小被他們洗腦，笑死人。」

他不知道，現在的我講台灣話，因為我講的時候，他也看不到。

抵達投票所前，我們先得穿越他的國家困境，行經他的婚姻問題，路過他的人生不幸，再折返回他兒子的沒出息，但，我要如何向失明的他說個明，什麼叫平面設計。

我記不得他是從哪天開始再也看不見我，更不要說工作、生活或者夢了，剛剛那個誰告訴他兒子很帥，他只好往前走，看他那副一天比一天更陌生的外表，我在想，他又有多久沒見到自己了。

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這步的，我被設計學院退學後、考上藝術大學前空白的時間裡，我們也是每天在家聊天打屁，開開心心，一起走去家樂福買東西的，但我走出了空白，留下他一個人在那裡。

走得累了，他會停下來抽出二支菸，他一支，我一支，他看不到我掉包成了自己的菸，看不到我抽著菸、拍著他不在那天可以用的照片。

我發現他說的第三個故事，八成是聽說了我和男友同居的事，他就是這樣，我沒問他是幹屎孔不行，得愛滋不行，又或者是死在路邊不行。

上次我們如此逼近性向的時候，也像今天不停地走。

那天的他，到錄影帶店的小房間裡接我，我因為偷了一捲同志電影被抓了進去，正趴在桌子上假裝哭泣，他把我帶走後，回家路上什麼也沒說，當時風吹得很強，那風聲聽起來，好像沉默本身的聲音。

我後來才明白，為什麼只有那次，他沒有打我。

投票所是間借來的國小，隊伍從教室排到了校門口，我們等得沒話好說，只聽見他的收音機發出地下電台的賣藥噪音，止疼治牙去痔瘡，有人聽得煩了不爽了走過來了，突然裝聾作啞，他們看到了，那是瞎子和他兒子。

教室裡分四階段，身分證明、選票領取、選票圈選和票箱投入，共有八位監票員，有幾人等於必須說明幾次的他不方便可否由我代勞，但是他總在我干涉到一半時向他們破口大罵，於是他們也如常地建議和等待我們共同進入投票間。

在壓縮的空間之中，在瑕疵的系統之中，我想問的是，他就這麼信得過我嗎？

買菜回診搞補助，他多的是方法、多的是人幫忙，但只有今天、只有這件事，非兒子不可、非我不可，想到這或許是我瀕危的孝了，我消化不良、頭昏腦脹，怕自己蓋錯了章、廢掉了他的希望。而他像是看見我的沒用，宏亮地把票上的名字叫了出來，他們拍打我們的隔板，他被打得怕了，我也向他們破口大罵。

回去的路上，我又想起那天，他犯下的罪，從時間裡浮了上來的那天。

我當時人在降落傘上，那是傘兵訓練的最後一個考試，軍機飛上平原，從降落到著陸前，有不到三十秒的滯空時間，空中的我失去了重力，沒有了聲音，一片祥和得我以為我是自由的，但電話從家裡打了過來，說他不知去向。

他的房間留在原地，從收音機到夏用草蓆，沒有帶走一件東西。我至今全部忘記家人怎樣了、家怎樣了，只記得我回到家時，像是有人把窗全打開，非常地涼快。

再見到他，是在一棟帶有宗教和收容功能的建築物旁空地，空地上的人孤魂野鬼般，有的發呆，有的在笑，有的向樹說話，我在人群中看見了他，他站在那等的是我，樣子，卻是一無所有。

誰可以告訴我，他是什麼人，他是惡人，是生我的人，也是老了盲了失去了的家人。

回到他的住所，飯菜都在桌上等著，我先把蘿蔔湯微波，白飯再蒸一下，滷肉開小火，碗筷放至他的手中，告訴他這是碗筷，即使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幹嘛說這是碗筷。

我們在電磁、水氣和火光之中，聽廣播開票，待食物回溫。這時我看見了，我看見他在家裡煮東西的畫面，那是切菜剝肉削水果、滾油沸水大小鍋的事，他是怎麼做到的，沒有人看到，而今天的碗裡也有那些、焦掉的蔥般的黑色小型生物，一點一點，那是他的盲點，我閉上眼睛，一口一口吃進肚子裡。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再多吃。」

傍晚吃完飯，他走回房裡，為我開了燈。

坐回床上聽收音機的他，向我更新近期具有代表性的夢。夢的內容，是一天他午睡時走出了肉體，一路走上天花板站在那裡看自己，我沒問他，所以夢中的他看得見嗎，夢中的自己，看起來怎麼樣。之後他說出了夢中的日期，是幾年後的幾月幾日星期幾，他告訴我，他會死在那天。

他問人生是什麼，我沒有答案。

閉上眼睛前，他又問桌上那本家樂福的型錄在特價什麼東西，家樂福，我尷尬地打開來一頁一頁讀，讀啊讀的，恍恍惚惚的我，回到了我們很久以前的家，找他的冰箱有什麼，找他的櫃子有什麼，找他的點心盒有什麼，找到了什麼便讀什麼，貢丸八十九、方塊酥七十九、竹葉青一百二十九……他像是睡著，或許聽得到或許聽不到，收音機同時愈來愈快，愈來愈吵，三百一十七萬票、四百二十三萬票、五百六十七萬票……他像是說夢話，說了一句話。

我抵達廣場時，是漫天的紙花，鼓敲得響，電子螢幕閃閃發光，我一面走，一面喝便宜的酒，他說的話是個什麼意思，什麼叫做三個故事裡面有一個是他，他想告訴我，有什麼事實我看不到，我沒告訴他，我不知道該怎麼思考，我看到了，但我不知道。

我有時以為人生是一個巨大的幻覺，而我在那幻覺之中清醒或者昏迷，這樣而已。

時近午夜，我被人流沖進分隔島，坐在椰子樹下，我打了電話給他，告訴他，我代他投下的一票，好像是史上最高票，他說他知道，他問我是不是在哭，我說沒有，今天好長，他沒聽到，再問了一次，我說沒啦，剛剛被椰子打到，他說哪有可能，哪裡有椰子。

「爸，你又看不到。」

\*

〈微城〉

回到台灣，是一個七月的清晨，天已經全亮了，淡藍的水色天空，我們剛從飛機上下來，在漆黑的機艙過了十五個小時，高壓的嗡嗡聲還在耳朵裡面，下飛機後填了防疫有關的表單，人人都因不太懂，臉上露出幼兒般的無知神情。陸續在手機上收到簡訊，才順利起來。領了測試用的瓶罐，在標籤上寫好名字。又被領了出去，排隊到分隔的小格子裡，往裡面吐了唾液，扭緊。交給工作人員。

我們在天光之下排著隊伍搭乘計程車。工作人員一旁奔走，在我們的身上行李上，噴灑上大量消毒酒精，示意我把鞋底抬起也噴了一些。

我從車窗內看著外面，遠處有山，翠綠多汁，和剛去過的美國不太一樣。載我的是一位女士，她對防疫的事宜顯然比我了解得多。防疫旅館規定我在入住前半小時要通報，然而我不斷打電話或 LINE 皆未果，她見我煩躁便說，防疫旅館裡面的人都

很忙的，車子下了交流道，我也順利聯絡上，便靜下來。車子轉彎，順著路慢慢地開上一個山坡。

我在大廳套了鞋套，和行李一起進了 809 號房。房間裡是一張書桌，大床，和面對著山的大面窗戶。我從行李裡取出睡衣和書幾本，行李便和鞋子一起被放在儲櫃裡。暫時成為一個裝飾品。

我進房便脫去鞋襪衣服，放了一缸水，洗澡洗頭。放水時我細細檢視著房間附的物品，肥皂兩塊，牙刷兩支，大毛巾小毛巾各數條，洗衣精，洗碗精，消毒酒精。我在水中沉浮著，洗去之前旅行過的痕跡。當我從水中再度出來，用飯店毛巾把身體頭髮弄乾，穿上居家的服裝，戴上眼鏡。我彷彿穿起隔離的偽裝。成為這房間的一部分。

最初兩日，旅行的震蕩才剛在身上止歇下來，房間內有大面面對山巒的窗。我倒一杯熱水在旅館杯子裡，面對著窗啜飲，看著車輛從腳下流過。這條是至善路，附近的建築物是故宮，在街的底端，有一家全家便利商店。白天安靜，到了夜晚則放著幽光。小小的人從裡面進出，走出來到我視線不能及處。

我和這個房間還不熟悉。在夜裡起來去廁所常會弄不清楚方位，需要開燈指引，然而過了兩日便熟起來。因為尚有時差，晚上七點多就上床睡覺，在四點半，天還黑的時候，有彈力一樣從床上起來，看天色一階階慢慢亮起。總是在我不經意的時候就全數亮好，營業，車流緩緩進來。山變回綠，遠處的，近處的，然後行人。

我給自己制定了一個鬆散的工作計畫表。早上是看新聞，早餐，然後文字工作，與里幹事通電話。中午吃飯，做些地板上的運動，下午就畫畫，讀書，小睡片刻，晚上則晚餐後泡澡，看個電視。睡覺。

早餐都是八點送至門口。由於時差造成的新的早起習慣，我發現自己常從七點就開門張望，看餐點有沒有出現在門旁邊的白色小桌子上。不久我習慣時時看一下旅館的 LINE，看到他們傳來的，今天的早餐已送至房門口，祝您用餐愉快。才會起身去拿餐。

餐點確實現做，並且難以預測。早餐會是一個夾蛋的饅頭，或是夾胡桃和 cream cheese 的三明治配咖啡。對餐點的猜測成了我的樂趣之一，雖然從來沒有接近過。吃完早餐我嘴裡含著體溫計一面在浴室洗碗，將溫度回報給旅館。九點的前後，里幹事會打來，她大多花一分鐘問我的健康狀況，在我回答之後把話題轉向我的飲食生活。她似乎對我們飯店的餐飲極為了解，有幾次她在我的早餐送來前提早洩露菜色，在不知情下造成我些許的失望。然而她略為沙啞的聲音，她在告別之前



每次都會說的加油喔，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儀式，有一個早晨，我猜她那天比較低落，我聽了她工作上的煩惱十分鐘之久。於是我也說了加油。覺得自己也給予得起一些人道的關懷。

午餐是十二點之後沒多久就送到，比早餐稍稍好猜。大部分是義大利麵。帶來的水彩教學書籍。我很有興味地讀完，卻發現自己完全沒有畫畫的欲念。在早晨安靜的工作後，我只想收看 TLC 旅遊生活頻道，看那些人怎麼改造那些房子。在家的時候我從不曾想看過，但我發現自己津津有味地看著每個房子的優缺點，給予我一種參與他人生活的錯覺。然後我會轉去看緯來日本台，看一個叫「日本一人祕境」的節目，節目從衛星照片尋找到一些山上超級偏遠地區的民宅，接下來是車子在狹窄的路上險象環生，然後尋到那個屋主。通常都會有一些還不錯的理由，是家裡的老房子必須有人照顧，於是脫離了山下的家人自己搬上來，然而照我看，根本都是些天生孤僻，喜好孤獨的人。雖然此刻親切地解說著家裡的建築和自己的營生，感覺在電視台的人走了之後會放鬆地大喊萬歲的類型。我看著他們，覺得我們站在同一邊，悠閒地看著對岸的人生活著。

下午我坐在窗前看馬路上的活動。我發現大部分的車子都是白色的，不知道怎麼回事。公車的車頂有各種式樣，有天窗的，有圓孔的。騎摩托車的人則像演員一樣，用肢體表演。有一個人騎車一陣子後，終於在街邊停下，她從後座拿出東西，展開後是粉紅色的雨衣，穿起來後又嘖嘖地騎走。或者兩人共騎著車在紅綠燈停下時，那緊靠著裸露大腿會給我一種奇異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就好像剛買回來的金魚。還不能倒入新的水域中，於是和著一些舊的水裝在袋裡，隔著袋子在看著新世界，而尚不屬於它。

我的鄰居，感覺是位男士，有時候我會聽到他拉長的聲音，啊～的一聲，有種解脫的情緒在裡面，也許在伸懶腰。那多半是下午的時間。我進來的時候是個禮拜三，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就到了週末，雖然不關我的事，但週末還是值得開心的。街上多了人和不能預測的事，行人走路忽快忽慢，連大樓投下的陰影也變得薄了，透著橘紅。

晚餐來的時候是六點半左右，內容比較明確，多半是外頭買回來的便當，我把它放在我在旅行中買到的一個凳子上，坐在地上吃。像古裝劇裡的貴族。面對著有電視的那面牆，不管我怎樣提醒著自己，我總是會錯過夕陽。或總是覺得自己錯過夕陽。日落是一個綿延不斷的過程，而我不能掌握全面。每當我注意到的時候，天色已呈深紫色，車輛紛紛長出紅色的眼睛。而我穿著睡衣的影像倒影在窗戶上。我對自己搖搖頭，像是對自己說不用，還沒有用到你這個身體的時候。

過了第一個週末之後的週間，時間不如前幾天輕快，而逐漸展現它的重量。我發覺自己花費許多的時間在打掃。與之前外面的我比較起來，完全是天壤之別。每餐後的洗碗，擦桌子。地上是地毯，因此我時常爬在地上撿拾微小的碎屑。在浴室我拍打著地墊，把頭髮用衛生紙掃到一束，丟到馬桶裡沖掉，然後用馬桶刷刷亮馬桶。我在放洗澡水的時候用力洗乾淨內衣褲晾起來。在進來的第六天，為了給自己立下一個里程碑，我進行了一次大掃除，把所有的表面都清潔消毒，倒了垃圾，請櫃檯給我送了一套乾淨的床單和枕頭套。飯店的床單在前幾天睡起來的那種漿過的硬挺感和清潔的氣味，到了這時候已經慢慢散去。我上網看了示範教學，教導飯店管理的學生如何通過鋪床考試。我照著那個一步一步地實施，然後換了枕頭套，被我汙染過的床具照著規定，將它們塞入房間裡附的黑色大垃圾袋裡。這新獲的清潔會帶來幾日的新奇感。

我開始研究外送的菜單。在我進來之前，我曾暗暗決定過不叫外送。過了一週後，下午開始給自己點一些咖啡，在遲疑中叫了幾次晚餐的餐點。一些餐廳因應疫情推出的便當。上海菜就是東坡肉配上菜飯，炸雞拿到這裡外皮已經微濕。明白在疫情下的這種縮手縮腳，我仍吃得出那點意思。有些食物則很適合外送，像有一次的韓國豆腐鍋。我人在裡面睡著，還不等通知，已經被香氣叫醒，身體在吃完想吃的食物之後，會像夢幻一樣愉快。

冷氣開的時候有點冷，不開的時候又極悶，我在開和關之間反反覆覆，最後打了電話央我媽送家裡的小被子來。那黃色花朵的被子一進來這裡，就散發出令人懷念的居家氣氛，讓我從還要好幾天才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想法中轉移。接下來的週末已經不如一開始的新奇，我的工作場地移到了床上，書桌上是吃過的早餐，還沒有收拾，時又值下午，下午是一個容易陷入消沉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的情緒和信心之類的東西，正在瓦解，心上沉重，有種莫名的滯怠，無計可消除。我聽到音樂的聲音從樓上傳來，就抬頭張望，顯然是樓上的鄰居決定重拾他的薩克斯風練習。先吹了幾個音階練習之後，就吹了一個稍微熟悉的曲調。我仔細回想，原來是卡洛·金的〈You got a friend〉。

當你沮喪失意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關懷

而且一切都不順心的時候

閉上雙眼並且想到我

很快地我會在那

## 照亮你最黑暗的夜晚

我哼著那個曲調，感覺到身體的內部有點暖起來。我從床上坐起來，放鬆了下來，隨意地開著電視，看看朋友的動態，沒事的時候就泡澡，在澡盆裡唱起歌來。音樂會像水一樣流過心裡，唱歌產生震動，而人需要發出聲音。

皮膚很乾燥，指甲生長的速度飛快，於是我早上起床便關掉空調，在網上訂了膠原蛋白粉，和指甲刀，照料著各種項目，水，肥料和空氣，好像自己是一個盆栽。我注意到自己就像在風中拿著桿子走平衡木的人那麼容易搖晃，一點點的震動，心中的不安，沒有吃好或睡好，便反映在腳步上。我便調配著時間，吃飯量和喝水量，睡覺的時間。我察覺到過去對待自己身體有如暴君，習慣熬到兩點，不准它累，累了也不許睡。我因此九點便收拾好爬上床去，在十點前便睡著了。

週一是第十二天，照規定會有 PCR 的車輛到旅館門口來，幫我們快完成隔離的人做檢疫。旅館說，可能隨時會來。於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就想像著外出，準備外出用的上衣和牛仔褲。把鞋子從櫃子裡拿出來的時候，有種怪異的感覺。

我晚上不斷地做夢，夢中自己錯過了時間。以至早上雖然已經準備好了，還是匆忙。走到戶外，所謂的防疫檢驗車是一輛公車改成，門口有全身防護裝備的人員。陽光燦爛地照在皮膚上，我可以感覺到太陽光和皮膚裡的一些什麼，正進行一些久違的作用。我已經做過 PCR 數次，但每次那探索的尖端直戳鼻子內部，還是恐怖。下了車我大口呼吸，空氣新鮮，從房間裡看到的山是鮮活沒有隔閡的，就像老派漫畫裡 **Boom ! Bang !** 那樣鮮明的色彩，衝擊不已。我眼睛望向遠方，看到一些超越我平常窗裡視線的地邊。原來這裡還有個在蓋的樓。而那裡是個平房。我緩慢地走回旅館。一隻白色蝴蝶在太陽下轉動著地飛。

出去的前個晚上，我吃晚飯的時候把桌子調了頭，面對著窗外吃。天色不意外地愈來愈暗，偶爾突然紅霞閃現，鳥兒不時從窗前飛過，路燈亮起，照亮行人回家的影子。然後整個天空像翻了面一樣地變成霧面，就讓人領悟到，啊是夜的起點了。我移步去把燈點起。每天都有這樣的事發生，真是奇蹟。我眼睜睜地看著。

我整理行李，打開它們，外部的生活就向我撲面而來。以前慣用的物品就像被拋棄的想法一樣摺疊在裡面。我恍然發現外面和裡面的生活差異不在於房間內外，而是對生活的想像。在外面的時候怎麼延伸，在裡面就怎麼收束。在這裡面時候的餐具，用品都用完了，像褪下的皮一樣被丟進垃圾桶裡。該帶走的書和衣服則放進行李箱裡。我躺在床上，沒開燈也沒亂想，就暫且在裡面和外面，今天與明天之間，哪裡也不去。

\*

### 〈格列佛〉

格列佛從未知曉，有日會在澳大利亞西北部遭遇船難，也永遠不會知曉爪哇島上許多小人將他捆綁，讓他清醒後無法動彈而害怕慌張。

會想起「格列佛」這經典童話，是有日我陪女兒勞作時，突然在客廳地墊上睡去，兩歲多的女兒原本正在勞作，在我突然躺地睡去後，女兒跑去找正在廚房切菜的媽媽哭訴：「爸爸又在睡覺……」

自從發病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睡，不管是服藥後深深沉眠，或是大腦彷彿突然關機似地閉眼睡去。女兒好奇我總是在沉睡，儘管如此，她找到勞作的樂趣，用膠帶台撕起一段段透明膠帶，貼住我的身體，等妻煮好菜出來，我的雙腳已被膠帶黏在地面上。妻拿起照相機拍下這畫面，待我清醒後看妻手機中照片，我就像「格列佛」被一個小小人捆綁。

我突然理解，格列佛並非本來就是「格列佛」，只是來到小人國，相對於小人，他便一瞬間成為巨人。不知女兒是否明瞭寓言與現實之間的差別，無法理解她的爸爸在患病後，就逐漸變成一個格列佛。

●

在過去，還不是格列佛的格列佛如常吃飯、睡覺，陪大腹便便的孕妻與未滿兩歲的女兒在稻田間散步，直到妻腹肚中的第二個孩子耍賴，在妻腹中翻騰與旋轉。產期到達仍未出生，超音波顯示，腹中男孩身形巨大又調皮，安排剖腹前竟突然破水。清晨天光未亮，格列佛邁開腳步慌張送妻去醫院，婦產科醫生睡眼惺忪匆忙來到，戴上橡膠手套，手一探，發覺兒子的腳先探出產道。

清晨醫護不足，格列佛與護理師一起推著妻的病床，喀啦喀啦碰推入手術房急剖腹。而後，妻與初生兒子皆細菌感染，住院數日高燒，卻查無菌名來針對投藥。

那數日，格列佛陪著產後高燒的妻哭泣，在嬰兒重症病房來回。格列佛終於體會以往書頁上所寫，比方被連續馬拉松逼問數十小時之人，為何在脫離拷打後從此性格劇變。格列佛也終於理解，現實上如何堅強的人類，不管如何自我鍛鍊體能與意志，只要被連續剝奪睡眠，加上親人患病的壓力，便能產生難耐的身心不適……

接近四個月胎位不正的陪產焦慮，與產後住院的高壓不眠，出院後仍是無比疲憊的日夜顛倒生活，直到有天，格列佛在陪初生嬰兒過夜時突然作嘔，將馬桶當成傾吐苦處的對象。格列佛叫醒妻後便昏睡，等到甦醒後，伴隨意識而來的劇烈頭痛突然開箱，彷彿有個熱縮膜不斷縮小再縮小，大腦被擠壓成方形，被產線包裝準備陳列上架；彷彿外星人入侵大腦中控室，輕巧按下開關後，格列佛的視線開始倒縮又拉遠，昏厥不適感撞入大腦中，格列佛打開電腦，竟無法多看螢幕一秒鐘，臉書上的字彷彿動畫一字字跳出螢幕，撞擊眼球，格列佛緊閉雙眼，強迫關上螢幕，方才不被襲擊。

四周搖晃，大腦即是震央，四級，五級，六級，七級，不管是何種波段的震動，都讓格列佛難以站立，四周人類開始變小，儘管格列佛坐定椅子上，身體卻在後退再後退，格列佛發覺身體不斷放大，連手腳距離都失去判定，桌上水杯竟然拿空，格列佛愣著許久，因為失常，眼淚便忍不住從臉頰滑落。

經過檢查，身體並無損傷，看診再轉診，轉入精神科，醫生藥單上簡略登記MDD，三字英文代號縮寫病情「重度憂鬱症」，印表機嘰嘰咖咖喀喀碰，吐出方形藥單，藥物在小小玻璃窗口拿取，說明管制藥品只能己用不可害人，需要簽名三道，以示法律上的慎重。

病前的格列佛曾自己手工打造，以松木板將床板延長，把原本雙人床打造成超級三人床，好輕盈裝入一家的睡眠；病後，格列佛只要一聽孩子哭聲便驚醒，格列佛無處可去，只能躲入另一個小房間，清開地板上的雜物，擺放一層薄床墊，瑟縮著睡去。

格列佛以隔音黑海綿蓋住窗戶，窗縫陰暗透出微光，像是一個冬眠的洞穴。格列佛習慣將燈全滅，如受傷動物尋求一個安靜樹洞，格列佛試圖躺臥，瑟縮，大部分時候顫抖。

爾後的日子裡，格列佛發覺只有躺臥在黑暗中，大腦才會安靜下來，安靜到只剩腦鳴—— 咿——像天線接受來自於宇宙的密碼頻率；服藥後，腦中的呼喊減緩，格列佛深呼吸後閉上眼睛，試著將所有意識都沉澱，想像自己成為漂浮的鯨身，在某次被鯊魚咬一口，膨脹的屍身終於爆破，緩緩落入深海，被路過螃蟹啃食成為碎骨，橫躺在海床，被地層擠壓，在數千萬年後成為化石。

格列佛清醒後，眼底映入窗隙微光，睡眠藥物綜合著血清素回收藥物，暫時讓格列佛忘卻兒女哭喊如電鋸，正切割一棵大樹就要倒下；深眠讓格列佛忘卻昨夜大樓外飆車少年的催油聲，跑車轟轟隆隆衝衝衝，過往的轟轟鳴震都被藥物蓋住耳朵。

格列佛睡醒後暫時成為普通人類，欣喜於尋常的格列佛，躺在床上看著普通尺寸的手掌忍不住微笑，只是半小時後身軀又不自覺開始長大，就要膨脹撐滿房間的空隙，格列佛便又閉上巨大的眼皮，躺賴床上無法甦醒。

或許因為格列佛身體巨大，每次起床都是一道難題，總是索性睡覺的關係，格列佛進食變少，先變瘦五公斤；服藥後，格列佛彷彿長出光合作用葉綠素，曬曬太陽吃些飯菜就變胖十公斤，他因此更加巨大，每次擠出房門便是艱辛的旅程，走在路上覺得隨時都會撞到別人。在格列佛的世界中，鯨魚變成大肚魚，可以用雙手輕輕捧起。事物必須重新定義距離，比方結帳，前方排隊超過一人，大腦中彷彿聲音催促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格列佛只能忍耐自己，害怕稍微用力一些，咬牙顫抖便會引發地震，超商展示架上的物品會落個滿地，這讓格列佛常常覺得對不起。

時間對於格列佛過於殘忍，瘦胖來回間，大腿出現橘皮組織。毛孔放大，像雨後打上水窪的漣漪。格列佛變胖後，總在馬桶上坐到腳麻，臉龐變得更蒼老，黑眼圈總是下弦月。經過多月病程與服藥，格列佛卻仍是拿空水杯，格列佛感覺自己是個沒用的巨大廢物，隨即流下巨大淚滴，滑過臉頰成為土石流。格列佛彷彿聽見塵蟎高興的歡呼，原來格列佛的眼淚夾帶皮屑，比什麼美食都營養好吃，格列佛是塵蟎開天闢地的盤古。

格列佛不想面對憐憫，斷絕網路，關閉臉書。格列佛規律吃藥，將各種藥錠，白色，粉色，圓形，橢圓，混入食道的瀑布流入胃底，格列佛便又昏迷，昏迷時間就是強迫休息，像大腦失去彈簧極限，彈簧拉長變成蚯蚓鐵線，只能編織出奇怪形狀的盆栽樹枝；服藥後，格列佛的意識像火車進入隧道匡隆匡隆，但隧道沒有出口，只有嗡嗡轟轟夢境。格列佛夢見自己是個平常人，吃飯跑步看電影，「尋常」對格列佛來說，竟是難以言說的美夢。

回診，格列佛將身體擠入窄小的診間，差點讓醫生擠到跌下座位，格列佛知道「生病」，才成為「病」，科學上說這是「病識感」。醫生安慰格列佛，爬上格列佛的手臂，輕輕拍著格列佛的巨大肩膀，儘管這鼓勵輕到像蚊子在叮，但格列佛很高興。

但格列佛覺得自己的藥盒太滿了，所以擅自減藥，把所有藥都剝半，然而這是不正確的事，減藥必須緩緩慢慢像蝸牛爬。不乖的格列佛的黑眼圈，一瞬間從下弦月變成滿月。醫生書寫快速，記載格列佛亂減藥，病歷像蜈蚣窸窣爬在小小張紙上，格列佛小聲囁嚅道歉卻吐出風聲，像小學生被抓到考試作弊一樣的羞愧。

格列佛好無奈，焦慮恐慌，失眠與嗜睡同在一個巨大身體上，他閉上眼睛，所有支撐都崩落，細碎落石掉落在回家路上造成塞車，格列佛明白每一步都十足沉重，過於巨大所以眾人小心翼翼迴避，最好繞過格列佛免得受傷。

格列佛發現，將電腦斷線後，他彷彿進行一場永遠的躲迷藏，還好，有一個朋友發現這個祕密，打電話來：「嗨，你還好嗎？」那天，格列佛將陌生電話接通的當下，格列佛窗前隔音海綿中有光線閃耀，或許是流星打入格列佛的眼睛，格列佛的淚珠想要把沙礫沖開的關係。

格列佛發現服藥數月後，身體開始縮小些許，雖然還沒有辦公室裝得下這麼大的格列佛，但是格列佛可以捧起準備上幼兒園的孩子，將她放入上衣口袋裡。雖然格列佛自從變成格列佛後，每一件上衣都變成緊身衣，口袋裡空間也不夠讓孩子當搖籃，格列佛知道彼此都有些緊迫，但是孩子願意陪格列佛曬太陽，都會讓格列佛覺得身體縮小一些些。

只是沒想到，一次諾羅病毒流行暢銷大熱季，格列佛全家患病，孩子上吐下瀉，就連巨大的格列佛都無法倖免，躺臥在鋪墊上，感受冷熱交迫，肌肉緊縮痠痛，格列佛第一次發現，只是躺著不動，就是進行全身冷熱汗交替的極限運動。

生病的孩子每天幾回噁吐與拉肚子，孩子的頭部竟然變大許多——原來是身體變太瘦的緣故。格列佛一看孩子纖瘦的手腳便心酸，忍不住躺在枕上哭泣，淚水與汗珠讓枕頭成為雨林，格列佛總是送給塵蟎好多禮物。

格列佛輕輕捧起孩子，由於害怕孩子身體變得更小的緣故，格列佛總想，或許該起身做些什麼，格列佛將孩子放在胸前口袋走出門，格列佛試著散步，有時跑步，碰碰的腳步聲讓地板搖晃，不過現在大家沒這麼懼怕。

「那不過就是個格列佛嘛——」路人有時抬頭說，隨即又低頭做自己的工作。

格列佛的妻子在他巨大手掌上攀爬，爬到格列佛的耳朵旁輕輕說，要不要回來和孩子一起睡？格列佛鼓起勇氣，離開那個只有微光的冬眠洞穴。與孩子一同躺回大床上。看著孩子的熟睡臉龐，格列佛竟然快速入眠，原來孩子的臉也能如藥物讓人安眠。

經歷病症，格列佛終於理解，有些人類會變成格列佛，有些人則終身不會，而自己就是必然變成格列佛的那些；格列佛學會和小人們和平相處，格列佛的身體便隨著時間逐漸再縮小一些。有一天，格列佛發現手掌再也撐不起妻子與兒女，也不再彎腰頭頂到屋頂。那天，格列佛有些感動，邁步出門去重新學習，用普通人大小的

身體牽起妻子和女兒的手，懷中背負一隻酣睡的兒子無尾熊，原來能用小小的腳步前進，其實就非常過癮。

格列佛小心翼翼，享受常人的身軀，珍惜自己伸手出去能拿到杯子；珍惜耳際沒有人說著呶—鳴—的密碼耳鳴，其實格列佛對密碼沒有興趣，格列佛再也不看有情報員的電影。

妻問起格列佛，病程前後有什麼差別，格列佛想想，大概就是，在生病當下無法思索明天，病況較好一些後，開始能煩惱孩子學費。

妻子整理家屋，找到一個童話月曆，正巧看到某月份是格列佛的插畫——格列佛躺在沙灘上，四周全是拿著繩子的小小人。妻好奇，拿插畫問起女兒，知道那是什麼嗎？女兒想了想，輕輕對妻說：「他們把巨人綁起來——是要保護巨人，他才不會被大白鯊咬。」

格列佛不知怎麼，儘管只是在一旁聽著，竟因為女兒的童稚話語而開始搖晃，眼眶下起了暴雨。

\*

### 〈浮蝶〉

記得小時候你經常求爸媽讓你留在親戚家過夜。你喜歡別人家的床，別人家的毛毯，別人家黑色的馬桶蓋。你喜歡爸媽不在身邊一、兩天，那種暫時獨立的感覺。

某個星期天清晨，你趁姑姑一家還沒睡醒，偷偷踩過客廳，拉開窗，站在陽台上大口呼吸帶著露水味的空氣。當時你還不懂清晨的危險。欄杆外一隻黃色小蝴蝶飛過，牠的翅膀颳起風，你忽然有了夢想。

小學二年級的作文課，你把這個夢寫在稿紙上。老師要同學們一一朗讀自己的作文，輪到你的時候，你用小腿肚頂開椅子站得直挺挺，決心要在總統、醫生、律師之間取得一席之地。你把夢想大聲喊出來——

「我想要當一個好爸爸。」那是夢的宣言。

結果全班大笑，連老師都忍不住。



念完你垂頭坐下，咬牙告訴自己不能哭，並發誓這個夢一定要實現。

現在你已經三十二歲，是該當爸爸的年紀了。但你仍與父母同住，偶爾還向他們伸手要錢。你是個零稿寫手，一字一塊錢，年年被退稅。雖然沒人指著你的鼻子罵，但你知道自己是啃老族。想起童年的夢，覺得自己很丟臉。從今開始你必須振作。

你要去應徵大型跨國廣告公司的文案職缺，在信義區上班。跟隨一個信得過的主管，讓他認可你的每一項創意。你要去爭取大客戶，與同事戮力發展精準的策略，寫出強力的文案敲擊消費者的痛點。等你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就立刻去租一間頂樓加蓋小套房，搬出老家。也許你會認床，但失眠又何妨呢，徹夜工作吧。如果瞌睡了，要做夢，要把夢記下來，讓潛意識一起寫文案。就算你隱約覺得客戶販賣的商品是愛與真實的替代品，也要為這份薪水奮鬥。因為薪水是城市生活的膠水，每個人都浮貼在各自的虛線範圍內。為了保有自己的生存輪廓，你要定期定額付出飯錢、酒錢、車錢、房租、保險還有健身房會員費，才有辦法不輸給風，不輸給雨，一天吃四合糙米。這樣下去或許有一天你就能黏到一位合情合理且合法的妻，與她共同領養一條大白狗，生養兩個小孩子。

試想那光景：下班回家門一開，兩個傻小孩就大叫著「把拔把拔」衝出來討抱，那條大白狗也跟著，哈氣搖尾在你腳邊兜圈。你買了幾顆芒果回家，晚餐後把果肉切成金色的小方塊給孩子們吃，自己則大口吸芒果核。愛妻看你把流理台弄得一團亂就碎念：「果汁不要到處滴拜託，刀子用完記得洗。」

這就是你的夢想，成為能被稱做爸爸的男人，擁有自己的家。

但現在的你差遠了，你沒薪水沒頭銜沒投資沒保險，在當代婚戀的消費市場中，你是品牌黏著度非常低的脫膠青年。

幸好你也有優點，你擁有健全的物欲。你喜歡逛百貨公司，喜歡冷氣，喜歡亂摸那些擺放整齊的新襯衫，也喜歡聽櫃哥櫃姐那帶著驅趕意味的歡迎光臨。你最喜歡搭電扶梯，欣賞每層樓的客人與商品。一二三樓，香水包包發光人偶穿粉紅色的內衣；四五六樓，珠寶童裝塑膠雞腿躲在不插電的烤箱裡；七樓太太的眼神充滿消費的野心，八樓丈夫的苦笑顯示他買到了一個下午的救贖與安寧。有人慌忙登梯九樓十樓.....他找了好幾層都沒有空廁所，你們是同類，你在心中為腸躁者們加油。

你也喜歡地下二樓超市的折扣壽司。

有一次你搶到一盒鐵火卷，坐在長椅上正要開動，卻聽到一陣輕巧的叩叩聲，抬頭看是個穿高跟鞋的女孩子。你從腳到頭打量她，發現她竟也捧著一盒壽司。你希望她在你身旁坐下，成為你的同伴。結果她一察覺你色眯眯的目光便快步搭上電扶梯逃走了。你撕開一包芥末，擠在鐵火卷上，咬下一口就噙到落淚。你恨恨地想：「我在等的不是她，不是她。」

等待的日子你卡夫卡的薩姆沙那樣伸長觸角——

每天不特別早起，眼睛還沒睜開先弄吃的。烤吐司，煎蛋，沖咖啡，端回房間。吃過早餐後再開始工作。上午盡量不跟父母說話，說了他們也聽不懂，乾脆假裝自己是隻甲蟲。你對窗台上的盆栽報告昨日的工作進度，然後向窗外的雲朵祈禱：「雲啊，請保護地上的人們，讓我們不要失去想像力。」午餐到便利商店買三明治配熱美式，繼續工作。傍晚出門，逛百貨公司或書店，坐馬桶，滑手機，混到打烊時段再購入折扣壽司。餐後天氣要是還可以，就伸長觸角繼續亂晃，如果下雨就垂著頭搭捷運回去。等待的日子你告訴自己與其在時間的亂流中匍匐前進，不如停下來，把等待交給等待，看烏雲追趕白雲。

偶爾你還是會按捺不住。

有一次你去便利商店買午餐，遇到一隻誤闖的白蝴蝶（查了圖鑑，是石牆蝶）。那蝴蝶飛到櫃檯，嚇到一名正在做冷飲的胖店員，害他撕破冰塊的包裝袋，撒了一地碎冰。他跪下去撿，好不容易收拾完，帶著成就感猛然起身，卻一頭撞上收銀機。全店的客人都被錢幣閃亮的碰撞聲弄瞎，只剩你還在追蹤那隻蝴蝶。

你以為只要能捉住這個象徵，自己的夢想就能實現，便在心中想像一支長柄的捕蟲網，但虛構的道具註定要揮空，蝴蝶甚至沒有因為你的注視而感到不安。牠在冰櫃間參觀、盤旋，像個在美術館自拍的網美。你忽然覺得有話想對牠說，但那句話究竟是什麼，怎麼會像一口老痰卡在喉嚨？

胖店員重做了一杯冰咖啡。客人進出，自動門打開，音樂響起，蝴蝶趁隙飛走。你發現胖店員跟你一樣朝門口看了一眼，原來他也是同類。你舉起三明治指揮自動門，追了出去。

玻璃門敞開的瞬間你才發現自己弄錯了，喃喃著：「我們不該是捕捉者，反而該把自己當成一朵小花，等蝴蝶來向我們問花蜜才對。」

蝴蝶已經消失了，你拎著三明治站在路口面向太陽，把自己當成一朵大黃花。好溫暖。好丟臉。好想哭。你忍住了，但眼淚竄到鼻咽，你擤出一團鼻涕，黏呼呼的鼻涕使你想起膠水的事。

記得在作文課的最後，老師要全班把稿紙浮貼在教室後方的布告欄。那是你第一次聽到「浮貼」這個詞。老師說，浮貼就是把膠水塗在邊邊，不黏死，這樣之後才撕得掉。你拆開昨天新買的香香膠水，輕輕地擠，像寫書法那樣慢慢地沿稿紙上緣塗膠。你拎著稿紙爬上椅子，把散發膠水香味的夢想貼在布告欄的左上角，一個不會被隨便撕掉的地方。

後來你回到座位，發現隔壁桌的女生一臉苦瓜，原來她沒帶膠水又不願意開口向別人借。你把香香膠水遞給她，她笑起來有小酒窩，夢想是成為演員。她把稿紙貼在布告欄的最中間。

下課時間她來牽你的手。

她拉著你去學校的另一角玩溜滑梯。你們邊跑邊笑，穿過操場，成群的麻雀都被你們嚇飛。白色、黃色和紫色的小粉蝶，在高高夏草之間追逐。一陣來自遠方的風吹進學校，每一棵樹都很高興，牠們揮舞千萬片的綠葉為你加油。她的臉你忘記了，但你永遠不會忘記被女孩子牽著手奔跑的感覺。你好快樂，快樂到你以為只要再跑得快一點你們兩個就會起飛。

飛到哪？當然是去海邊。

你要跟她一起飛出學校，穿過這條街和那條街，越過堤防，沿著河水飛向夕陽直達出海口。金黃的沙灘，捲捲的白浪，暖暖的南風，那裡是河流的終點，陸地的終點，一切的終點。你們會在終點的沙灘附近找一片花園棲居，餓了吸花蜜，渴了喝露珠，唱歌跳舞玩遊戲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上課鐘聲一響，那女生就鬆開你的手，溜下滑梯，一個人穿過操場跑回教室去了。你大夢將醒。

下午的美勞課也要用膠水，你翻抽屜半天，卻怎麼樣都找不到。於是你問那個牽你的女生：「你有看到我的膠水嗎？」她先愣了一下，然後搖搖頭。隨後你發現那罐香香膠水在另一個同學手中，你宣稱那是你的，他卻氣呼呼地說那是公用的，然後立刻把膠水傳給下一個同學。你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新買的膠水被擠掉大半，而那個女生卻躲得遠遠的，既不幫你說話，也不向你道歉。

站在便利商店外，拎著三明治的你，總算把那句想對蝴蝶說的話咳出口——「把我的香香膠水還給我！」

那晚你在三十二年來同一張小床上睡醒醒。

一隻巨大的黑蝴蝶自夜空深處降臨，牠穿過整座城市無數的水泥樓板，飛抵你的房間。牠鼓動翅膀灑下黑鱗粉使你麻痺，用六隻腳爪將你壓制在床上。最後牠伸長那象鼻般的口器，戳進你的右眼開始吸食你。你的心跳慢下來，四肢在棉被裡緩緩消融。你夢見了愛妻、兩個孩子、大白狗、芒果.....在夢中你擺脫啃老族的身分，成為一個負責的好爸爸。

清晨醒來，你發現地上有一團拇指大的黑影，湊近看，是一隻死蟑螂。也許是前晚你爸噴了殺蟲劑，牠吸毒過量，逃到你的房間抽搐一番才死去。也許牠是自盡的，據說清晨是人類自殺率最高的危險時段，但現場並未發現任何遺書。為蟑螂收屍的時候，你想起夢中的黑蝴蝶，忽然悲痛地意識到，原來錯抱夢想是一件可恥的事。

「但正確的梦想存在嗎？」你需要離家幾天想一想，像小時候那樣。

你丟訊息給你那互稱帥哥的老朋友，問他：「帥哥，能不能去你那住兩天。」「可啊，我女友剛好出差，但請自備寢具喔。」他回。

你買不起房，不過露營用的睡袋和充氣睡墊倒是有一組。你把裝備塞進背包，從台北騎機車晃到台中。帥哥對你很好，他清出房間的一角讓你紮營。在那角落你很安全，不必向父母解釋什麼，獲得暫時的獨立。可以好好思考蟑螂的死與蝴蝶的夢。

熄燈前你把充氣睡墊吹到緊繃，衣服捲成枕頭，然後鑽進睡袋，對帥哥說一聲晚安。你以為隔天清晨自己會先醒來，像小時候那樣偷偷踩過他家客廳，拉開窗，站在陽台上深呼吸，獲得一個正確的梦想。結果還不到清晨你就被一陣嘶嘶聲弄醒，以為又是蟑螂，鼓起勇氣睜大眼睛，卻什麼都看不見。頓時四周的黑暗湧向你，你感覺自己正在下沉，像一艘小船破了洞，即將被吞入海中.....

啊，是睡墊漏氣了。

你含住睡墊的氣嘴，為它做人工呼吸。濕暖的空氣不斷洩漏出來，你才發現睡墊邊緣的接縫都脫膠了。你慌張地安慰它：「這種小傷可以補的，你要撐下去啊。」最終它還是扁掉了。它是為你而死，於是你含淚發誓會連同它的份一起努力活下去。就算只是某種浮貼，就算捉不到蝴蝶，就算經常因為夢想而感到羞恥，你也願意繼續付出愛，耐心地活下去。

發完誓你倒頭繼續睡，直到天光大亮。帥哥先醒來，他問：「欸，帥哥，睡飽沒，要不要起床去吃早餐了？」

你度過了清晨，抵達新的一天，背痛得要死。三十二歲的你吐出一句夢話——「我才不要吃早餐.....我要做我自己的爸爸。」

後來，你把那夢話抄在早餐店的餐巾紙上。

\*

〈老祖〉

一個月前遞了辭呈，五天前才正式向家人公布，妻以為，我下一個工作已備妥，得到否定後只是碎念了一下，隨即回復平常。

而在離職前一天晚上：介壽公園旁的那間宮廟差一名廟公（祝），兩班制，離家近、又輕鬆，薪資二萬四，隔壁常年去誦經的阿敏說的。

廟公是什麼概念，臨近末段班的人生，在妻眼中價值，就剩下看顧廟殿燈火打掃香灰的廟公？

晚上飯桌討論，兒女並沒有幫忙曾經瀟灑的我發聲。

晴空萬里很悶熱的上午，找到公園旁的廟，是在重慶路與館前東路交接點上，步入廟門，恰巧一位梳著道士頭白鬚老人擦身而過。

我是來應徵廟公ㄟ。

對方一愣，將就口的小茶杯放下，坐在一旁，看似廟公的人也望過來，此外，大殿上沒有香客。

是在廟裡誦經的阿敏說的。

喔.....惠敏，誦經ㄟ惠敏。對方隨即有了笑容，順手遞來一杯茶。

你之前是什麼工作？（那白鬚道人走進廟）

我雙手奉上履歷。

對方在看，經歷欄我特地將幹過一個月的廟公排在最前頭，再來是南亞科的支援工，最後才是木工。之所以都寫工是為了配合廟公職務。

悶熱的空間吹著電扇的熱風。那白鬚道士就坐在廟公對面，沒有交集。

他說他也是做木ㄟ，在林口阿榮片場做布景，說《海角七號》和.....都有參與，從木材聊到製作宮裡神桌發生的神蹟，再聊到戰國時代的孫臏與龐涓到廟裡的人事。直到中午，二個多小時，沒有人來參拜，那白鬚老道和廟公依然沒有交集，約百來坪的大殿熱氣不散。臨走前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是宮裡的管理委員。

隔天的晚上，管理委員來電問：會不會電腦？

基本的會。

那做過總幹事嗎？

沒有。

想不想試看看。

好啊！

那我跟主委報告，過幾天來廟裡聊聊。

好啊！謝謝。

後段班的體能不可閒置過久；後段班零用金匱乏下更不能不去開拓，總幹事一職畢竟是個未知，所以仍得打開二大報分類廣告，那五彩繽紛的頁面刊登著資方需求。心情是滿期待的，後段班當然特注意能勝任的二度就業，偏偏此等工作少到可憐。一般而言，一度失敗過的人生，百分之八十九會在二度中再戰敗，所以老闆很難要用二度中高年齡者，三度就業就免談，在人生機運的或然機率上幾近零。

也不知是巧合或是剛好廟公離職潮，有幾則「徵廟祝」藏在作業員版面。查了固狗的地圖，選了離家六公里的一家撥電話去應徵，約定時間，順道看另則廟祝需要住廟，再來是清潔員及管理員占了多數版面，有的還要求「良民證」。

我在約定時間前十五分鐘到達，是一樓住家型宮廟，人行道內側門口擺著義大利麵攤。

說明來意，麵攤老闆娘上下打量：有約時間嗎？

有。

老闆娘自顧切著小白菜和一旁看似鄰居歐巴桑聊天，沒再搭理我。

感覺上的冷漠似乎可以降些眼前空間的悶熱。我入廟內合十拜著，神桌上端坐黑臉白鬚頭戴皇帽神像，旁邊陪祀神像大都我所能認識名字，神龕上燙著金字：歸綏城隍。

等待龜速的時間，手機顯示時間已超過約定的十點，電話中的男人尚未現身，只能欣賞馬路上車流，再不就聽著兩位女人在神明前談論別人家務事。

十點三十分，再等下去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尊嚴，硬著頭皮趨前向麵攤老闆娘說：拍謝，不等了。

她客氣地說：不再多等一下喔！

我鞠躬說：謝謝啦！隨緣。

隨緣是到了人生後段班才明白的道理。

那是一種覺得無能為力又無奈的最後歎息。

現在已開始後悔換跑道的時機點，更惶恐找不到跑道的起始線。

後段班再加上得使用慢性處方箋來安身，這情境，如同眾人口中的弱勢，就別人眼中也許是，但我要為保留顏面的內在靈魂抗議，然卻常收到抗議無效的日常，也就只能默默收藏在櫃庫裡，久而久之，滿溢了，就是扛去種的時候。

宅在家裡搜尋分類廣告，無聊時讓電視看我，此後的日子若是如此，那肯定是痴呆的開始。

終於接到總幹事職缺面試的電話，是一個農民曆標註很多紅字的日子。

走進廟裡，又與上次那位梳著道士頭白鬚老人擦身而過。

主委也是個老人，無鬚。他介紹自己今年九十四歲，很想退休。會不會基本電腦？

我點頭：會（在這裡，電腦好像極其重要）。

旁邊一位女士補嘴：還要會 EXCEL。

第一次聽到 EXCEL，所以沒回答，而大家都還站著，只有上次遇見的那廟公坐著。

主委介紹總務組長給我認識，那位女士是會計，而白鬚道士走來，坐在廟公面前（主委怎地沒介紹）。

桌上並沒有電腦，喔！牆角高腳桌上放著一台筆電，會計正在教總務操作列印。與主委對坐，氛圍裡主角是那台筆電。

會電腦就好。主委說。

也要會 EXCEL。會計再度提醒。

我問總幹事要做的事項。

廟會、陣頭安排、信眾捐款登錄，現在都放在電腦裡，神明生日要通知信眾，寄通知單……凡一切廟中什務都要做。我看著他的神情，明白是有經驗的，然而想不透為何廟殿這般冷清，百來坪的空間，雖是在非假日，也該是有二三信眾吧！靜靜聽他講演不陌生的種種神蹟過往，很難想像會演變到眼前這般景象。

白鬚老道離座，往內殿走。桌上電話響起，廟公接聽：沒人回應。那白鬚老道已不知去向。

我向主委說回去和家人商量，起身，特地搜尋大殿四周。

主委坐著問：幾時回覆？不要讓我們等太久。

最慢後天。我說。臨走前，三跪頂禮端坐神案上，他們口中的老祖神像。



晚上公布了面試結果，兒子馬上從我手機抓出 EXCEL 的固狗教學。不就是表格的製作填寫。

老婆聽後：覺得怪怪的，那麼多工作，可以嗎？要我還是當廟公較妥。

兩個女兒，像是聽完故事的行人。

夜深人靜時，獨自在書房盤膝數息，冷氣呼呼響著機台的老舊，意念從丹田數起，到會陰、尾閭、夾脊、玉枕、泥丸、印堂、檀中，再回到丹田，往返地數……當意念停在泥丸與印堂間，一幕幕的過往在腦海中浮現。每每舉棋難下時；獨自坐著數息是想在有限的智慧中求取圓滿的結果，但每次都先目睹跌倒的舊傷痕。若將自己當做一枚棋子，那操弄棋子的那隻手又會是誰？怎地每盤都輸……走到檀中，回到丹田。決定放棄自性的解答後回到現實，老舊冷氣賣力運轉，就在這深夜，特別明顯。

我還是覺得有必要再到廟裡去了解，既是廟方願意將應徵廟公者提升到總幹事，必定有其需求及原因。

這次入廟並沒再與白鬚老道相遇。廟公背對著大門在看電視，大殿上依然冷清，五尊木雕金身，靜寂地看著眼前婆婆。我還是習慣跪拜三頂禮，廟公未察覺我的到來，空氣間瀰漫著電視劇的情節。

走梯上三樓玉皇大帝殿，金面金身有著南斗、北斗星君陪祀。據傳：一個註生；一位註死。我知道北斗有貪、巨、祿、文、廉、武、破，七星。南斗就不知了。註生是喜事，也許不用太多幫手。

頂禮後走到殿外露天陽台，正前方筆直的重慶路遠方坐擁青山翠林。

是不是發現朝山案山都有，就是少了左輔右弼。那白鬚老道不知何時在我身旁。

我們進入殿內坐在拜椅上聊開，他從太極、兩儀化四象；五行八卦的先天與後天到政治，我也只能意會著大概，畢竟《易經》也只懂得些皮毛，而政治又興趣缺缺，而他論及的都是未來，像在聽未發生的前瞻故事。預言在這顆恆轉的地球上從沒少過，而眼前這位只不過裝扮奇特。

時間不知覺中流逝，一直都沒信眾上樓參拜。他似洞悉我的心思，當下分析了信徒少的前因後果。我心念才燃起要提振廟務增加信徒的方法。他馬上告訴我：沒用的，時代背景不對，機緣早已流失。最後他說：謝謝你的用心。

謝謝你用心讓我愣坐在原地，看他緩緩走向樓梯。心中開始懷疑老道的真實身分來歷。

後來我也下樓，來到一樓信眾茶水區，撥行動給總務組長，告訴他願意試看看這個職缺，但得讓我身心準備，我們約定端午節後上班。

我仍繼續看分類廣告，並未放棄找尋更能勝任的工作，而什麼才是自己勝任的好工作？就如同在霧裡看花，別人都說那很香很美，自己就是沒把握擁有，這可能跟自己的才學經歷有關吧！但是與否都沒法確認，是不是很悲哀。

過了一天，老婆反倒是支持我做總幹事（大概是比廟公高尚），兒女也贊同。為此，我也更深入去把 EXCEL 製表填寫弄得更明白，也從固狗裡的維基百科中收集廟務科儀的一些知識，既然已認定了這份工作，那就用心全力地去準備與學習。

到了初一，特地來廟裡燒香參拜，遇見沒戴口罩的廟公與主委，他們看我如同路人甲路人乙般的陌生，難怪大殿依然冷清，不若二十公尺附近的土地公廟般的人山人海。而那白鬚老道不見其身影。這麼一座宏巍廟宇立在後站的精華地段，就如置身在深山叢林般的清靜。

拜完後，獨自坐在廟旁的介壽公園石椅上，酷暑中難得的涼風拂面，四條路在廟前呈為五個路口，那白鬚老道說是五行財聚，無奈在公園的邊角臨路處又開了一口園門，破了廟地的格局，是或不是，我不得而知，不過今天是初一，麻雀飛降在廟埕尋食；斑鳩也來湊著熱鬧在眼前倒是事實。戰國時代的風雲人物群，縱橫天下經過星轉物移來到這個年代，也只能紙上談兵接受冷漠。

絕對不會想到日子恆常過時天下變化莫測，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橫行時對岸陸地漫天洪水；蝗蟲趁亂起兵吞食地物，海洋戰艦、雲間戰機你來我往，隨時可能成現代戰國時代。這些，都在待業中的時間軸中轉動。

終於吃了粽子過完端午節，自認一切廟務總幹事的百般武藝都備妥，就等通知。

一天過去了，是看著新聞度過。

第二天以分類廣告及看電視影集。

第三天試著去收集分類廣告中：大樓管理員、清潔員、洗碗工的市場需求。

第四天，耐不住了。遇事不明，盤坐又無解，只好從抽屜找出有點鏽綠古幣三枚，放入木龜殼內搖弄，擲在桌上，巽下斷，再放入，置於胸前上下搖晃，再擲，得上缺兌，兌上巽下為易卦，是二十八卦的澤風大過卦：漫天風雨中仍得重擔前行，起於自負，文書糾紛。

猶豫了，是困守而孤掌難鳴的卦象，突覺自己的粗陋寡智，到了人生後段班兀自走在泥濘裡也就是必然了。把自己關在書房讀經，從《普門品》，《地藏》、《金經》到悟達國師的《三昧水懺》。好歹也要圓滿：是最後的決定。於是給總務組長電話，他卻意外地問我何時能來上班？我回答：看你們。他說就明天吧！這讓我很驚訝。

黃昏時，會計小姐來電：說組長忘了明天要去金門三天，改在下星期一的九點正式上班，他會親自過來詳談。

星期一早上提前十五分到廟，大殿上清靜幽閒。主委坐在位子上，未見組長，向主委說明來這意，他卻回說：可是看你這樣子跟年齡，你說會電腦，我不敢相信。我無言，當下呆坐，再環顧四周，仍不見組長身影，只能站起，鞠躬、轉身，走出廟門，見那麻雀斑鳩在廟埕上尋食。

\*

〈花非花〉

六月二十一，星期日傍晚，天氣陰。

右下腹忽地絲絲抽痛，腰痠，血愈紅愈多。鮮血，非褐點非淡粉，直逼月經血量。但週日晚上哪來的醫生？只先認分躺床，暗暗希望撐過一晚，明早直奔婦產科。

也不知為何默默動了念：這兩月相當忙亂，太晚發現，虧待你。想跟就跟，不想跟就離開吧。躺著躺著漸漸好多了，徹底洗澡，喝玉米牛肉湯，心有一種篤定。坐在餐桌邊下腹再次絞緊，如成群朱紅小海馬烈烈游擊。挺有存在感但不至不能忍受。起身，有物溜滑。原以為是血塊，才上馬桶，就掉出粉白沾血的肉囊。

「這是什麼？」

「看起來不妙。」

從馬桶拎起裝進夾鏈袋，拚命洗手，不約而同陷入新奇的沉默。肉囊落下整個人登時舒爽了。早早上床睡得沉，一點夢也沒有。清晨醒來只剩血絲，還不如經痛磨人。

現在想來，直如心有靈犀，梳洗乾淨好好送一程。說不清，難把控，只能感知。這心理默示生理的玄祕體感，從前倒也不是沒有。比如壓力大就來月經，午後頭痛煩躁，不憂慌，墊棉片蒙頭先睡一覺，醒轉血流，諸事如常。順勢養成注意血露的習癖，如有些中老年人習慣觀察舌苔、晨尿或大便形色，以探知內體是否清康。護墊無染之日，錯覺身體很輕，很淨，元始復新。

原先約診的婦產科說這狀況她們處理不來，匆匆趕去大學醫院，疫情管制未解，警衛只放我進去。那是座粗放空曠的工業風大醫院，黃綠橘三色大貨櫃立體派地堆疊，水泥鐵管裸列，如一群很懂禮貌的雨傘節，於頭頂排排盤互。婦產科櫃台很凶。稍有口音，都是聽不懂，聽不懂，哪個，為什麼？好不容易掛了號，抽血，坐在狹長的走廊看人成雙成對穿梭。喝糖水的，肚子圓滾的，喜孜孜拿超音波照片的。還有一位躺病床戴大眼鏡悶哼的女士，抱著包包的男伴蹲在路口玩手遊，看上去比她更無助。我這才震驚地有了實感——我的孩子沒有了。

醫生說雖然遺憾，但並不少見，發生就是發生了。無壓痛，超音波除了照見細薄內膜，零星血塊，什麼也沒有。她說我很幸運，排得自然乾淨，不用藥也不必刮。但得定期回診，檢查後續出血、直到 hCG 穩定下降至孕前狀態。我們說三次才是異常，一次不算。這麼早期基本上不能做什麼，打針、吃藥，勉強養起來也不健康。這是自然淘汰。

「那這個東西……？」我點頭，指指夾鏈袋。

「送病理檢查，報告寄妳家。」

才剛搬家，來不及向保險公司改地址，只好又回頭找那位暴躁的櫃台小姐。寫了地址連健保卡遞過去，看也沒看就說，字太小看不懂。一股火氣直上。Hallo，您，到底，哪個字看不懂？噢，噢，沒事，和您確認一下。人就是犯賤。

不是那類日日測量基礎體溫的精心母親。只是沒月經，驗出兩條線，隔天買另外兩種驗孕棒再驗，才恍惚確認下來。還沒什麼實感呢。身形精力全無變化，懸滯於某種月經要來不來的狀態。初見兩條紅線分判，第一反應竟是神奇——原來我真的可以懷孕！晚熟晚育，對自己做為生物的事實，比起上一輩總多了點不服歲月的慢皮與無知。

也不是喜歡驚喜與即興的人。許多事自覺不好不美，大可翻掉重做。但小孩既驀然有了，兵來將擋，自認該擁抱而不躲閃。朝拜 Google 大神，飲食作息均衡，無須動輒得咎。咖啡先換無咖啡因的，再去土耳其超市買新鮮便宜的羊肉和鱒魚。啤酒不喝了，什麼加拿大薯條墨西哥辣椒，都算了。從今天起，只吃盈潤自炊的原型飲食。前陣子兵荒馬亂：工作、結案、搬兩次家，論文難產。租屋協會律師說，你們的房東霸道，要有心理準備。自恃還算年輕健康，不痛不吐不血，先買孕婦維他命，約下週二傍晚初診。卻也隱隱心虛。操勞苦思，後知後覺。虧待孩子。

是櫻花將落之季來的吧？粉霧吹雪後，抽枝展葉，靜待來年花信。胎兒神經管發育極早，現在才吃葉酸，會不會太晚？回台灣還是留德國待產？除了研究福利津貼，更久遠的受教育學語言，是否也該早早規畫？哈，想太多，不如先好好定名字吧？還未切實忙活，心卻翩翩浮搖。從前在街上只留心小酒館和洋裝特賣，不知不覺注意起娃娃車款式，Kita 幼兒園，沙丘滑梯遊樂場，驚覺原來新家附近好多小獸出沒。想買鵝黃而不是粉紅粉藍嬰兒服，想要一台可以掛在腳踏車前的嬰兒敞篷拖車。希望健康，希望平淡，希望幸福。原本不怎麼掛念，茶思飯想，倒也真挑出許多瑣碎的錯處與不解。當年我媽多脫線，奔波勞碌，常生氣，什麼補品也沒吃，我不也很健康？為什麼輪到我，小孩就沒了呢？

雖則平日有人試探起來，我總不痛不癢宣稱「不排斥，不著急」，說白了只是心有疑懼的官腔，以致不願太熱烈期待。怕痛，怕失去自我，怕面對嫻熟冗贅的社交，即使這些未必真的會發生。討厭旁人泛濫的教育與多情。討厭老男人明明只出了品質低下的精子與金子卻樂於上餐桌高談闊論。討厭略帶恐嚇和情緒勒索的勸勉。更討厭網路迷因讀得腦熱，實則連戀愛經驗也沒有的同輩，擺弄成套訕訕世故的辭令，只因他意識到妳多了一重社會身分。看多了悲觀卑屈的分享也不免惶惶，若真懷孕，是否難免變成下一個金智英？一個共鳴者多，同理者少的大灰影，現實生活真碰上，熱淚盈眶的觀眾必定還是先嘲笑她又爽又閒，不爭氣。然而另一方面，不知是自認玩夠了，抑或內在真潛伏某種本能與本分、母愛與奴性難捨難分的情結，對於意料之外的孩子，本質上無疑還是隱隱歡喜。什麼時間做什麼事，該怎樣就怎樣。這些長輩小語未必全是教條，只是提醒不必事事躲拒，你不是孤身犯難。這邊的人們經歷了我所受的傷，另一頭猶偏愛少女學或辯證童年，當一顆永恆的天使蛋對我似乎不再有吸引力了。問題歸根結柢只有一個，就是自己能否好好給人生與生活。這份資格未必首重金錢，而是愛人的能力。以此而言，無論是親是友，不理解你的全是路人——何必在乎路人說什麼？只有我，他，他或她。三人靜靜生活，摯親遙遠可是健在，多好。

流產，約九週大。

巨觀肉眼檢查：淺灰、表面光滑具部分層褶的海綿狀組織，重 11.25 克。

顯微檢查：由蛻膜和胎盤絨毛組成的妊娠組織。蛻膜含有可辨識的子宮內膜腺體和斑點狀嗜中性白血球。茂盛的初級與二級葉狀絨毛，少量固定絨毛。絨毛間隙測有外滲紅血球。

診斷：孕早期流產，充含豐富蛻膜，輕微發炎，輕微發展遲緩。無惡性物質。

傳訊給台灣家人，小孩蓋房失敗整棟土石流排掉了。長得像異形，摸起來像軟絲或生干貝。那幾天緩緩流血。不算病，不算累，只是什麼都不想做，瞎讀寫成中文也未必明白的診斷書，血中血，肉中肉，只感覺徹底陌生。**Fehlgeburt**，聽來就像嗤嗤有氣堅明的失誤。相比之下母語似乎更著眼夢泡凝造的微型之生，就連流標，流團，也帶點惋惜的動態。但錯誤可以修正，亡失了無可追挽，各得各的平衡與冷酷。在這之前，我對流產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後宮甄嬛傳》。劇痛，臥床不起，撫著小肚兜鞋帽日夜啼哭。我猜家人也是這樣，老說小產傷身，多休息，別傷心，切莫傷心。難怪人們總報喜不報憂，太多事與其分享，不如節制。去超市買豆漿和雞的一家人，去亞洲商店買酒釀紅豆白木耳。每天早一小時就寢，餘下諸事如常。懷孕不是病，流產不是錯。只是入夜或走多了路，後腰還是波波痠脹，提醒著確實發生過一件事。講屁話雖不代表不在乎，細究起來卻也不是太悲傷。劇中嬪妃哭得撕心裂肺，是因明確地被害，又明確地將胚胎等同生命。我不是。或許再兩週，我便不能這麼想了。在診間，醫生問我有沒有媽媽手冊？我搖頭，她淺淺一笑：那還好。起初不懂她為什麼這樣說，後來想想，除了週數不大，恐怕也慶幸用心不深吧。

或許這是冒失的閃靈寶寶。便當帶太少，忘了鞋，帽子沒拿，所以急急忙忙竄回去了。小時候我老是忘東忘西，一進校門就衝去穿堂打電話。把拔我忘了聯絡簿，把拔拜託國語課本，把拔可以送我的便當麥茶順便去冰箱第二格偷一個布丁嗎？偷的，記得啊！今天的幸福就靠你了。我爸從來不罵也不問為什麼，只是準時在早自習與第一堂空檔，拎各種小孩的廢物，笑嘻嘻等在大門口。

可能誤會了。寶寶非但不冒失，反而非常體貼。以最好最輕巧的方式離開。即使媽媽糊塗又後知後覺，也沒讓她受苦。

也可能，根本就是空包彈呀？異物自然排除，皆大歡喜，不費心。

釀血造肉原是本能的茁壯與掠奪。方便我，難免艱苦到你。是你溫柔和平，還是太幼弱，不足以轉化母體，以致等不到頭暈嘔吐的嬉鬧，照樣自由自在做自己？也是那最後兩週，開始嗜睡，胸脹，對百味敏感。稍稍感覺身體有變，一切便戛然而

止，只遺下某種加了溫剎不住的慣性。吃到一碗超鹹發臭的泡菜，是不是不好？啊，不對，沒什麼好不好。我已經落胎了。

終究無緣知曉了。這些可能也許如果，就如這兩週諸般吃食養護的念想，無非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投射而已。往後兩週，我搭公車去那幢鐵管盤繞的醫院，等在走廊，看腳下地毯波波漸層如西瓜海。戴頭巾的高大媽媽推嬰兒車，裡頭有男嬰潑皮蠕動，哭得奶嘴口水一齊嘩啊落下。媽媽溫柔遞去手提包，男嬰一把抓住，又摸又嗅，兩條短腿虎虎踢踩扶手。被小小聲罵一頓：嘿，叫你不要踢幹嘛又踢？你真的很奇怪！是不是，全世界媽媽都曾對孩子這樣說話？離開時，小孩對長廊上每個錯身而過的人都行注目禮。我們略顯驚恐對視許久，如一幕好笑的慢鏡頭。張開腿，待鴨嘴鉗撐起，望向超音波空空如也的顯影。剝極而復，子宮清寂。於每次二十分鐘問診，再次回味一份難受禮物被收走的事實。從小到大，喜歡的人，名次，第一志願，收入與生活型態，想拋棄或修補的關係。後不後悔是另一回事，但只要我想，好像，幾乎，沒有要不到的東西。這回不一樣。

最後一次，櫃台換了一位和藹可親的大姊。醫生驗了血，連聲稱讚 *perfekt*，*perfekt*，妳不必再來了。我也笑得很輕快。謝謝醫生，謝謝護士，祝妳們有美好的一週。

像一場還不深邃的夢，一次感觸良多的月經。那些似有若無的欣喜，浮想，煩憂，就如來不及分明的手指與臉目乍然消失了。收起童蒙小尾，手肘屈曲，雙目覆膜緊閉，卻仍不時沉浸於一種兩可、纖絨的異想中。不知它是胚胎，還是生命？淘汰，還是死亡？不確定自己想念未完成的孩子，抑或貪戀，更想回去當孩子？不敢肯定自己是母親，有那麼一刻，與一個新嫩祕密的生命心意相通。

初夏玫瑰盛開，醫院山坡綠油油一片，看不出櫻花在哪開過了。一切這樣好，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

\*

〈蕨路〉

梅雨季裡，庭院傳來嘩啦啦的澆水聲。母親又在澆水。

庭院偏右的三分之二都被鐵皮屋頂蓋住，當做車庫，剩下左邊三分之一用做採光。父親在右邊，也就是屋頂下架起了蘭花架，左邊則留給需要陽光的植物。家裡植物紛雜，有陽光的那邊，有一株玉蘭樹，被養在一個水泥四方盆裡，自我小學起就養

著，是家中最老的一棵樹。玉蘭花每年清淡地開上幾朵，受限於從未換盆的緣故，玉蘭樹從未長得更大；母親按時修剪它，也迫使它必須安於現狀。其實養花需要每年定期換盆修根的，但既然這株玉蘭養不死，也就無所謂該如何種了。

母親一直是極有主見的人，在照護這個家裡的每一樣事物上，盡皆展現她的強勢及執拗。例如她堅持每天替滿院子的花花草草澆水，選擇忽視我查閱網路資料後，告訴她盆土應該有乾有濕，才利於植物根系的發展。我們為此爭論過不下數回，最終總以我失敗告終，母親依然堅持她固有的澆水習慣，每天替植物澆水，即便是雨天亦然。我很確定這種過多的灌溉是不正常的，看著父親的蝴蝶蘭一株一株地接連消失，母親沒有絲毫察覺到異狀，只有我敏感地知道了。

網頁上寫：蝴蝶蘭原生的環境在樹皮之上，根系裸露在清涼潮濕的空氣之中，人們把它種在塞滿水苔的盆子裡頭，根系被水苔所包裹。所以一般人養死蝴蝶蘭，都是因為以為蝴蝶蘭喜濕就拚命澆水，事實上，應該是一次澆透之後，到水苔乾掉之前，都不可再澆，宜大乾大濕。我把這資料 LINE 給母親看過，她絲毫無動於衷，不以為然。我這樣年輕的孩子，哪裡懂得什麼東西？哪裡知道什麼是好的？蘭花就是要潮濕，否則會乾死的。



母親極愛我，我是知道的。

當兵懇親的時候，她帶了我最愛的烤鴨來看我，結束後牽著我的手一起走出營區，讓輔導長見了大吃一驚——那是我們母子間少數溫情的時刻，大多數的時候，我們都是劍拔弩張的。我總是下意識地對母親感到不耐煩，可能因為她事無鉅細的噓寒問暖讓我倍感壓力，總在剛掛完電話後旋即又打來叮嚀她忘記說的事情，而那些事，又通常是不重要的小事。有一次，在她掛完電話後，我又接了兩通電話，不斷響起的電話鈴聲就像不間斷的澆水聲，在她囉唆完我應該去拿某個我根本不愛吃的小東西起來吃以後，我終於發怒掛掉她的電話。

母親經常抱怨我很冷漠，跟她不親近，又說我對她極沒耐心，講沒三句話就不耐煩。我向父親控訴過，沒有人這樣打電話騷擾別人的。母親就是非要當下講，而且是想起什麼就一定要講，哪怕為此再撥一通電話也在所不惜，我很厭倦這種零碎的折磨及騷擾，但是母親堅稱她在表達關心，然後我的不領情簡直就是忘恩負義。我常覺得，母親的關懷像過多的雨水，淅淅瀝瀝令人窒息。我遺傳到她強勢又直接的個性，總在覺得不耐煩的時候直接跟她吵起架來。



我不是沒有試圖親近母親。只是每次講不到三句話，她就企圖搬出大道理來教訓我。在她眼裡，我總是衝動易怒又偏激的年輕人，她聽不出我只想抱怨，沒打算談道理，我們母子間，永遠存在認知的落差。後來我發現真的無法同她談心，只因為她總是企圖矯正我的人生觀，遂漸漸不想跟她多談什麼了，她總是聽不進去，就像我企圖說服她應該降低澆水頻率一樣。

我這樣年輕的孩子，哪裡懂得什麼東西？哪裡知道什麼是好的？



父親喜歡蘭花，我則喜歡玫瑰。我曾經很認真地養過一陣子玫瑰，去花市蒐集各種品種、花色、大小、花型的所有玫瑰。買來的玫瑰擠滿了庭院裡有陽光的那一小塊空地，和父親的蘭花架遙遙相對。玫瑰花嬌弱無比，是最需要細心呵護的花，三天沒照料，立刻任性地把葉子掉光光。

我認真地在網路所有論壇爬文，將所有關於玫瑰花的資訊給讀過，爛熟於胸。玫瑰生長旺盛，喜歡陽光，只要有葉片，便可以強勢地進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開花。但玫瑰也極容易染病，開花過程需要消耗巨量的養分，而花瓣愈多愈華麗的品種，更是如此，就像母體產後易虛弱一般；玫瑰的每個腋芽都會發展成開花芽，所以玫瑰簡直是拿命在綻放的。

我按時替玫瑰摘除花苞，儲備養分，也定時施肥，更買來昂貴的栽培介質，親手調配盆土——泥碳土、蛭石、珍珠石、赤玉土，按一定比例調好。泥碳土保濕，蛭石、珍珠石疏通介質，使其鬆軟通風，並提供微量元素，赤玉土增加介質密度及重量，同時一定程度增加孔隙。我每晚戴著頭燈在庭院裡忙著察看每一株玫瑰，自下班後一直忙到深夜；忙著替長大的玫瑰換盆，忙著搗上藥桶給葉子打藥，也忙著仔細翻閱每一片葉子，企圖找出病徵並提早預防。

對此，母親跟鄰居說，那個孩子被花迷住了。

鄰居笑著回，對啊，怎麼還不趕緊找個老婆結婚生小孩才是。



最後我終究沒有把玫瑰給養起來。玫瑰死亡的過程緩慢而無聲息，一開始是葉子變黃開始大量落葉，接著長不出新的葉子來，然後變成一株株的綠色枝狀珊瑚，把庭院妝點成一片死寂的海洋。我把玫瑰脫盆拉出來，土裡面的根幾乎都爛光了，輕輕

鬆鬆就把整個植株拉出來。死因可以想像，盆土濕潤無比，拉出玫瑰時，幾乎還會滴水。我心中雪亮。

我怒不可遏地跑去指責母親，因為過分的澆水，最終謀殺了我的玫瑰。

母親則辯稱自己不知情，她也不過就是按著日常的習慣，一體均霑地照護那些滿院子的生靈而已。是啊，那是母親再普通也不過的日常罷了，一如她養育我這些年來一般，一切無非日常。想起當初本來計畫出國讀研究所，卻被母親強勢要求就近報考附近的學校——這些年來，人生順遂平安，大學到出社會，既是躲在父母的羽翼庇護之下，也是藏在父母的陰影之下。我知道那全是父母的錯，我膽怯於離開父母製造的舒適圈也至關緊要。

後來我拖拖拉拉一路不想報考國內的研究所，在報名截止前，母親打了一通電話來跟我攤牌，問我到底有沒有要考。我想了想，說沒有。

「垃圾！」然後母親掛了我電話。

後來我就去報名了，也考上了，但至此心中常懷有難解的怨氣，在論文難產時更怒怨沸騰難解，覺得一切過錯無非是當初那通電話；不想寫論文的時候，就去指責母親逼我考我不想讀的研究所，扼殺我的理想——當時她也是滿臉委屈地告訴我她根本不知道我有出國的打算，一如現在她宣稱自己不知道玫瑰不能天天澆水一般，滿院子的花花草草還不是都給她天天澆，不也沒事？我痛斥母親明明什麼都知道，卻一意孤行，按著自己的想法行事，從來沒站在別人立場考慮過。

「我也是為了你好。難道我會害你嗎？」母親這樣辯解。

我怨憤難平，抱著死去的玫瑰，連著把研究所的舊帳一併揭出來。我明明說過我想去英國讀書，她總是認為我好高騖遠，能在國內拿學位幹嘛去國外，還要留職停薪浪費錢，平白虧了兩年的薪資不說，更要倒貼一年一百多萬的學費、生活費進去。現在她卻撇得一乾二淨，我明明傳過資料告訴她，盆栽植物，澆水宜有乾有濕，盆土不宜鎮日潮濕，過多的澆水，就是很多人植物永遠養不好的問題所在——她明明都聽過、看過、讀過，卻依然故我地選擇忽視。

那天之後，我們沒有再說話長達一年；那年過年，我直接安排與朋友在英國過年，選擇在家裡的年夜飯缺席。期間不是沒有想過要拉下臉來和好，只是想起母親的那聲「垃圾」，硬生生干擾過我的人生軌跡後，又說自己不知情，我實在很難放下這件事，想起自己，想起玫瑰的殘枝，總覺得氣憤難填。父親不是沒有試圖調和過我們母子的裂痕，只是我們母子連脾氣都相似，沒有人肯先原諒對方。

直到母親因為膽囊發炎住院，我才去醫院探望她。在此之前，母親因為膽囊發炎痛了三天，在家裡虛弱躺臥的情態，皆被我狠心地選擇忽視，可能只是個頭痛腦熱之類的小病，只覺得她又在小題大作。當我踏進病房時，母親望著我，我也望著母親，想開口說些什麼，又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上前握住她的手，低頭擦拭眼淚，顫聲問——

「你還好嗎？」

「我沒事了。」母親回答我。



後來我開始養蕨類。一開始是漂亮細長的波士頓腎蕨，波士頓腎蕨容易照顧，水就算澆太多也不會死；再愛屋及烏，養了波士頓腎蕨突變的蕾絲蕨，把花市買來的各種蕨類給脫盆，用水草包住根部，纏成一顆漂亮的苔球，放在蘭花架的空位上。父親的蘭花架如今只剩下一種怎麼澆水也不會死的嘉德利雅蘭，一株又一株分生繁殖，每年定時開出桃紅濃香的大花，原本滿滿的蝴蝶蘭早就不見蹤影。我原本種玫瑰的地方，那株玉蘭花還在原地，它身旁的盆栽來來去去，換過好幾輪，如今是一株紅心芭樂還有一些羅漢松——都是不怕澆水的。

然後我又迷上進階的鹿角蕨，先從普通的市場鹿開始養起，愈買愈多品種。市場鹿極好照顧，天天澆水也照樣努力生長，但是其他品種的鹿角蕨有些怕太潮濕，會水傷，所以我叮嚀母親澆水時不要隨便對我的鹿角蕨噴水。但母親的老毛病又犯了，這是蕨類，蕨類就是要潮濕，她這樣堅稱。所以無視我的抗議，把我的鹿角蕨給澆得太濕，以致於那些鹿角蕨，先是葉面水傷發黑，接著就是乾脆爛根整株報銷。

我大概了解了，這個庭院永遠是母親的管轄範圍，澆死了便罷了吧，已經無須為這種事情爭吵煩心，這個庭院自有其規則，我只能順服。在她澆死了我的好幾株品種鹿以後，我再也沒有試圖買過其他品種的鹿角蕨，除了偶爾零星購入漂亮的市場鹿，便開始專心地蒐集波士頓腎蕨，把它們綁成苔球，或者買來漂亮的樹皮板，將它們模擬長在樹上的樣子，整株綁在樹皮板上頭欣賞。家裡的庭院充斥著我買來的，澆不死的各種蕨類，連防火巷裡頭也擺滿了葉片細長的波士頓腎蕨。

我站在庭院中央，環視周遭，角落堆積著一些我使用過的花材，最多的是養玫瑰時剩下來的器械及空盆，還有一些死去，尚未清理的鹿角蕨屍體，乾燥一如標本。然後看見最多的，是我放滿大大小小的腎蕨，以及吊在各處的市場鹿，以及孢子飄散自行繁衍的蕨，從各個花盆陰暗的底部竄出。庭院裡只剩下可以承接母親那永不間

斷關懷的花草，在日復一日濕淋淋的陰暗處茁壯起來，蕨類探出毛茸茸的蜷曲嫩芽，用夾徑的綠葉，撲天蓋地將庭院妝點得幽暗深邃，幾乎要遮蔽日常進出的路線。每每走過，細長的葉尖就會輕拂過我的褲管。我望著生氣勃勃的奇異庭院，看著夾道的各色蕨類，有吊著的，有自行亂長的，將外出的小徑變成一條蕨路。

濕潤的冬天裡雨水儼然過多，我終於放棄抵抗母親無盡的澆水，將自己馴養成一株永遠澆不死的蕨。

\*

### 〈童子仙〉

我記得，有一個版本是這樣。那年夏天，母親穿著一身市場隨處可見最樸素的那種棉質寬鬆孕婦裝，大腹便便，緩緩移步前往正裝潢到一半的家屋現場。據她所說，那是監工。六月盛夏溽暑，我那極度怕熱的母親，竟甘願揮汗如雨，窩在木屑隨電鋸聲四散飛揚的施工現場，見證客廳隔板一一按照設計藍圖生成現在的模樣。噢，略有霉味的木台當時仍亮麗如洗。木工師傅手勢俐落明快地拋光，層層磨亮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新居入厝時，陽光穿透玻璃窗的紅紙，灑落一片豔紅。我還沒來得及習慣房間那股新漆的氣味，我妹就突然來了。甚至等不及我爸從外地工作崗位趕回，母親撐著豐腴身軀站定在講台，強忍腹肚翻攪間歇疼痛，等，那個遲來的下課鐘聲。（光想到每個月的子宮痙攣我不得不佩服我媽）也許有昏厥，總之她被一干嘛壞的老師簇擁著，手忙腳亂給送到醫院。推進手術房當晚，命運隨著我妹墜落人間，她沒有哭聲，嚇壞我們。無言以對，是迎向命運的初始。

自從妹妹出世，我才知道，每個人的時間軸有時差。有些人，看似過著與常人一樣的生活，其實早被遺忘在未曾前進的時間裡，像活化石，仍如常呼吸。說白了，不過是徘徊在十歲前後的狀態，周而復始，過著節奏如常的日子。

彷彿不那麼好也不特別壞，肉身有些細胞依然成長老去，她的身體時間無間斷往前，心理時鐘卻從來沒跟上節拍。旁人總是問她的心智年齡，大概三歲？五歲？或許十歲有了吧？提問者總未意識到問題本身有多荒唐，我們的肉身歲數或樹木年輪何曾探知靈魂感知？然而在世俗醫療制度裡，循環似的檢測就是如此安放我們的認知。依照「魏氏智力測驗」，治療師抽起一張卡牌，像童蒙教學後的考試；詢問她關於數字、顏色還有其他看似簡單，但我也不能確定是否只能這樣回答的問題。醫院

的診斷書像粗糙的解答本，我總抗拒接受它宣判妹妹的狀態，無論重度、中度還是輕度，生活的障礙怎麼會有等差？

因為腦中語素的缺席，她說不了太多話。又或者，總是說話的時候，我們接不住那些失序的聲符。只能在她憤怒的情緒發洩裡感覺到一種失語的沮喪。下垂的眉眼，可能掩藏了更多祕密。然而，這個秩序如此緊鑼密鼓的世界；失語，會不會反而是人生更好的狀態？

有時，我仍不免會想，怎麼會這樣？

人生苦難從來沒有什麼原因，突如其來。馬奎斯筆下，那只是來借個電話的女人早已幫我們透視醫療體系的荒唐；她一生最大的苦難，來自那一瞬間跑錯了地方。哪裡出錯了呢，我們的人生。是不夠勤快早起跑遍醫院，掛上已排定幾個月後的罕見疾病門診？還是上輩子做錯了什麼？可能我過早體會無解的徒勞，突然覺得不知道確診病名也未嘗不好。坦然接受某天你就是必然與她連上血緣之線，日子也繼續流淌過去。但終究是懷胎十月之故，我輕易越過的那些，卻緊緊牽絆著娘親。臍帶輸送的情感總比手足體己得多，橫豎跨不過的這道檻，像胎膜層層張開一道道幾世因緣的羅網，網住母親從現實掉落的心。螢幕上說法的師父們變成一根根浮木，苦海浮沉，看似每個漩渦都道盡你意外苦難的人生。我想起《封神》裡的哪吒，出生時生做一團肉胎，相貌醜陋而被父親嫌棄為討債鬼。父親總是在接受這件事上，比家族的女人們更遲緩一點。母親則從土地公廟拿回一本本善書，早晚絮絮叨叨，關於那些不在此世就在來生的冤親債主的追討與償還。

彷彿遙遠的神話。

哪吒也是不長大的，然而周圍親人卻苦不堪言。

那鏗而不捨，雙腳勤於奔走在廟宇間的母親，在念經、參拜與魚鳥放生的儀式裡，屢次展現她生命絕佳的韌性。我幾乎要忘記，在這個虔誠而原始的迷宮裡，她曾是一名國中老師。我一度以為啟蒙知識和宗教迷信是一條分向兩頭的路，然則生命不然，胡攪蠻纏才是人生實境。文明理性填不起某種無以名狀的無助罅隙，命運的深處需要有光，才能有希望。

一切驚魂還是來自醫院。

隔著保溫箱與透明玻璃，黑黑一團小粉肉球，緩緩蠕動著。那是我妹。醫生說她早產，胎毛還未落盡，頗類猿猴。

（往後某師父說她上輩子是猿猴轉世，而爸媽是惡質的養猴人，因此這輩子該來討債。那我呢？師父說我可能是一旁偷餵牠食物的那個憐憫者，所以日後的確每次我妹發怒都朝著爸媽丟東西，獨獨對我挺客氣。彷彿都讓師父說中了，這樣的前世今生？）

原來藍光可以去除黃疸，醫療儀器重新排組了我對色彩對比關係的認知，光照下，纖毛的色澤從黑裡透出肉色的微光。一張藍臉，讓人恍惚想起傳說裡的金絲猿，優於人類的靈長類，更多的其實是未知。彼時，我們還不曉得，日後每月餘為她刮除不斷生長的體毛，竟是一場日常輪迴。

日子過得慢一點，也好，沒關係吧，健康就好。我們都接受了這個事實。一直到她二十幾歲，青春少女，年華正盛；慢熟的果子未有戀愛煩惱，身子骨倒隨著充盈的血氣方剛，一日日精實起來。她停格的少女身體沒有月事，極少染上急症，像自足的無菌室。反而是我這個虛胖的姊姊，每一季天氣驟降，動輒感冒暈眩；每月受足女人病翻騰絞腹的子宮侵擾。

屢屢進出醫院、月月吞食藥草的我，和智能發展遲緩但身體強健的妹妹；我私以為這是上天公平的交易。

你選擇健康的肉身，還是正常的心智？

我們姊妹各得其一，已是完足，不然還想怎樣呢。我們終究是凡胎肉骨，無能完整。我後來無聊地發現，無論哪個宗教都暗示著，人為戴罪之身。人生有缺憾，是無法磨去的罪愆。或許我只是比別人更早一點體認生命的殘缺和它的不可逆瞬間，在我足六歲，剛上小學的時候，變成一個特殊兒童的姊姊，改變我一生的關鍵。

彷彿一切如常，但誰都曉得，一切也非常。

還是在那個儼然如新的大廈窩居。那天之後，母親開始述說各種自咎的故事。又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那年夏天，我媽穿著一身你能想到最樸素的那種，棉質的孕婦裝，大腹便便走到我們正裝潢到一半的家屋現場。據她所說，木工師傅當時提議順便修整冷氣架。（她篤定，一定是那個關口走錯了檻）外婆事後說得信誓旦旦，家裡有孕婦怎麼可以大興土木？鐵則一般的禁忌。婦人懷孕，家裡千萬不能打釘。敲壞床母、驚擾胎神，就會生下畸形兒。我們觸犯了，鐵則一般的禁忌。

我對這個說法不置可否，如果是這樣，生物課還需要上什麼遺傳學？然而許多年以後，我也對人類用話語建構的生物學感到懷疑，到底一切誰說了算。意外可能是石頭裡蹦出來的吧。悟了這個無常，也就如常釋懷。悟空，原來是這樣。我無所用心

地聽著母親訴說那每一個關於母性的禁忌，甚至不曉得爸媽是什麼時候才真正接受事實。可能是度過那個我抱著妹妹，隔著衣櫃聽見隔壁房爭執著誰要跳下去的嘶啞喊聲之夜；窗框被磅一聲摔上，彷彿一切沒事安靜下來，黎明之後，秩序又回到日常。

總是這樣。母女仨流浪在一家又一家有罕見疾病科的醫院，清晨六點排隊掛號。抽血，物理治療，早療，檢驗。好奇，驚嚇，尖叫，憤怒，哭泣。所有的歷程和情緒，一次也沒漏掉。母親是那樣堅韌的女人，硬氣，一肩擔起所有。答案等得太久好像也變得無所謂了，我仍然沒接到台大或馬偕任何一通關於送檢國外化驗的結果。我妹的幾管血液究竟流落在何方，已然變成一大顆時空膠囊，悄無聲息，沉入大海。

最先發聲的醫院，最後對我們無聲以待。

沒有答案的人生，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要面對的難題更在自身之外。

你曉得哪吒為什麼要大鬧龍宮？他天生就是個愛搞事的壞小孩嗎？讀了《封神演義》我才知道，他就是個孩子。天熱就下水洗澡，沒想到攪亂一池龍宮水。後面一連串莫名其妙的打鬥，不過都是因他防身自衛而起。可是社會卻說他叛逆。他是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大孩子。法律可以安放所有人嗎？我記得那時，妹妹的手還小小軟軟，我牽她去社區的溜滑梯。至今我仍清晰記得那些童言童語如何攻擊她非常人的外貌。一個眉清目秀的女孩皺眉看著她，一臉嫌棄和身旁的同伴私語：「矮額，好多毛，像猴子一樣的怪胎，竟然還穿裙子。」妹妹當然是聽不懂的，她只是想要有人能陪她一起玩；我來不及阻止她熱切向前踏進那個赤裸的惡意，一個轉身，她被旁邊的小孩一把用力推下去，幸好地上是軟墊，不見血，只有疼痛。我很生氣，要向那個小孩理論的時候，他的家長竟然瞪我，說我們是壞小孩，邊碎念拉走他的小孩，直說不要靠近我們。小孩的世界有律法嗎？如果規則都是大人訂的，大人走歪的時候，這會是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個怎樣的世界，人情冷暖，還是小學生的我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小孩最天真，大人身上的善惡，如實投映出人性。社會，就是這樣的世界。猴比人可愛得太多，成為人類，何其扭曲。

十歲以前，妹妹把我拉近人性邊緣，直視它的深邃。心魔相生，對他人，也從自身，出其不意。在我大伯還在世的某年暑假，他曾帶我們姊妹倆去野溪玩水。我坐在巨石上，看著水底扭曲而蒼白的足，看著妹妹的紅色小裙浮在水面展開，像荷花。野溪之所以野，是因為岩石之下暗流潛伏。愈放鬆，愈危險。天熱水涼，妹妹小臉粉白，因快樂染上紅暈，灰撲撲的覆毛之下，藕色修長的雙腿擾亂了底苔，驚

動魚群。莫不是龍宮有神靈來尋仇？沒人記得是誰先鬆的手，一陣強勁水流拉走了妹妹。從河流中段，像一顆肉球似的噗通幾聲，滾到了下游。遠方傳來母親的驚呼和求救。我無法分辨自己來不及反應的心思是漠然，還是竟然偷偷慶幸了一刻才猛然驚醒，隨著大人們跑到下游，看我那可憐的妹妹。

往後午夜夢迴，我曾屢屢逼近那個童蒙的黑暗時刻，想著，會不會那一瞬間，我感覺到某種姊妹心靈感應的，終於即將逼近那個令人想哭的自由？世人眼裡愚昧的肉身，怎麼能困住這樣一個澄淨的靈魂？假如當時那片裙真成為水中的紅蓮，會不會用一種形體的消失做為骨肉相還，從而度化了我們？

然而紅裙終究承接住妹妹的求生之欲。

而紅蓮，雙雙成為外婆與母親在佛壇之上，日夜供養的，執念。

★

#### 〈玫瑰與獸〉

章的母親又來找我了。她曾敵視我介入了他們孤兒寡母間。

我們搭乘電梯直達十樓。一座矗立在市區的醫院大樓。梯口轉彎，感應門一開，三、五人群列於諮詢台前。章的母親示意我打開背包，拉出衣服口袋內裡，一位護佐面無表情地掀翻檢查。這層樓違禁品有尖銳利器、引燃物、線帶、電器等，我被沒收雨傘、髮帶及原子筆，這些被視為「凶器」。但凶險的，是章本身。

與章初識時，我們共同修習了比較文學課程，他極有個性，常以點頷、搖頭取代好與不好；漸熟，他吐露崇拜女詩人希薇亞·普拉絲勇敢誠實地寫下憂鬱、絕望、死亡等「自白詩」，章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有相同深邃的感染力。寫完詩，章會在紙上黏附玫瑰花瓣，並素描我的畫像。送我生日禮物的鞋，盒內也附上作品及畫作，曾就讀美術班的他，幾筆勾勒，人物便有神韻。大四下，他送我九十九朵紅玫瑰，希望我久留台北，不要返鄉工作。上下學、晚餐，我每個月慢性病復診，他陪伴左右。有次我車禍，肇事者逃逸，章在醫院照顧兩日夜，我們互許長久陪伴。與他同行的時光浪漫如詩。

但詩是短的，我們美好的日子只有半年。畢業在即，章論文未過、求職失利，及我因父母年歲漸老，想返鄉工作，讓他情緒震幅巨大。我看不懂作品，他譏諷無知音；沒有靈感，責怪戀愛剝奪寫作時間；我請求不要推撞拉扯，他驚訝我毫無幽默



感；我問他行程去向，他說詩人是隨性的，來去無蹤。我難過愛情保鮮期如此短，他說了句普拉絲名言：「所有的愛與孤獨都是自作自受。」看著他贈送的作品，紙上花瓣已枯，我以為自己的淚水能讓菱花再紅。

他說戀愛占用寫作，倒是每天騰出一小時梳整外表，抹髮蠟、燙襯衫、斟酌衣帽鞋的穿搭。詩人吧，總有自我風格，我如此解釋。他覺得耗費時間的不只戀愛，嗤笑上課浪費生命，不如坐在樹下，寫著短詩度過長日。

他的穿著開始出現 AllSaints 名牌皮衣、Fred Perry T 恤。吃飯、聊天時進行「演說」，那是不能提問反駁的極權式講演。他語速如槍、思緒跳接，我請求暫緩，他暴怒，喝斥別插嘴。與之對話如拆包裹，不知拆出來的是平和或是暴怒。有次在外用餐，他又發表詩學高論，我請他小聲，勿擾鄰座，他猛拍桌，免洗筷在掌中應聲而斷。我忖度，他是否藉著說話、扭筷，克制折斷我的脖子的欲望。

他認為我病了，不理解他的詩意；我懷疑有病的是他。他笑稱天才都有病，拿希薇亞·普拉絲、梵谷、海明威來佐證。「天才用言語刺人，不會使用暴力，暴力只限於粗人。」我語未畢，他將桌上碗盤杯筷甩至地上，精心梳整的瀏海垂至眉宇，後髮翹起，粗重喘息震懾全餐廳。我的話，使他成了獸。

再見面時，章告訴我有了新女友。我為了捍衛自尊，反激他不懂珍惜情感，還妄想模仿把生命看得過於認真的普拉絲。

幾週後，章母來找我，下巴、顴骨腫脹淤青，手臂有抓痕。章的爪子出手了，伸向最愛他的人。章母怪我是妖女，對她兒子施以邪術，說章不停地自語、瘋狂採買書籍及名牌衣飾、一言不合便摔門、踹打家電。她指責我勾出章體內的野性；我反擊，野性是深藏在章的內在，只是選擇出現時機；況且兩人已分開，不能咎責於我。章母又說，其子提及只有我懂他的人及作品，她冀望曾與章交心的我能想出讓她兒子回復正常的良方。分開才說曾經相知，我不禁苦笑。應是章新交往的女友避不見面，我是他們母子的浮木了。我想脫身，章母屢次以死要脅；看著她臉上的傷及淚，我不忍，曾以為我與她會是家人，也想起曾與章互許未來，我被迫俯首。前提是，不能讓我和章獨處。

章母曾找道士做法事——收驚、吃符水、求神、誦經，現在她求我收回章的神魄。我說自己也是受害者。章母疑信參半，看到我右上臂由青轉成淡黃的瘀青，她震懾，對我消滅泰半敵意。我們詢問友朋，閱讀凱·傑米森與其師合著作品《躁鬱症》，想了解章體內暴動與低谷的振幅。

章窩居在家，也許太久沒人聽懂他說的話，他再次見到我是愉悅的；我則忐忑，舊情與驚懼兼有，曾緊牽的手，前不久才毆打他母親，兼具柔情與暴力，讓曾有的美好回憶長滿毛刺。

章母央求兒子看病，章怒極，認為瘋的人是我們。章母退而求助宗教，章認為雕像崇拜愚蠢。他寫詩籤，自畫神鬼像，有神面獸身；或雙面菩薩，一笑一怒；或如來面容同時兼具佛與魔，左半佛祖含笑，另一面是突著利牙的夜叉。不得不承認，瘋狂的章展現了繪畫天分，他繪製半佛半鬼，墨、金、朱用色大膽直接。章沒有信仰，認為鬼神仍是肉身，他意欲打破天人鬼界線，如此破格又連貫。

章母迷信又傳統，看了兒子畫作，哭喊家門出了孽子，並以死逼迫章看病，章才勉強隨著我們到 S 醫院精神科。

求診前，我每週探視章，章母一改冷淡，她很少說謝謝，但桌上總有我喜歡吃的水果點心。我們會緊鄰而坐，擔心被章揍或吼，也相互討論章的病情。就診時，章與母親填寫他評量表、自評量表，醫生將我們安置在諮商室，以漢密爾頓焦慮量表及憂鬱量表，對章進行訪談觀察。章拒談，快步走來踱去，呼吸粗重，兩手在胸前猛搓，憤怒地抱怨看診慢，比上課更耗費生命。他說自己已洞察生命本質了。我幾乎被他感染了焦躁，想出口請他坐下，看著章母戴墨鏡遮掩眼角瘀腫，及醫生無奈的神情，只好靜默。他左走兩步，又回走，重複百遍，似分針卡在鐘錶某時刻來回擺震。章的人生是卡在此時了。

「躁鬱症是躁、鬱輪流出現，他現在正值躁期，合併焦慮、幻聽、妄想及邊緣性人格。」報告結果沒有出乎意料，須服用情緒鎮定劑「鋰鹽」，這是躁症病人的藥劑。

章乖順多了，爪子縮起如家貓，慵懶、不想出門，蜷縮在房內。接著，他會哭，傲氣的章從來不哭的，這比他拍桌摔物吼罵更令人震驚。他常開窗探頭，幸好章母已加裝鐵窗，關住他體內的暗灰色小孩。我責備他是生命懦夫。「你沒有權力批判，我選擇活或死，都有勇氣，你應該給我鼓掌。」輪到鬱期的他全身無力，但又費勁地爭吵，氣我不能當他的支柱。

章母有時來電，請我過去幫忙扣住章，因為鋰鹽會噁心暈眩腹瀉，沒有寫作靈感，章常拒絕服藥。有次章劇烈掙扎，我的腰側被撞傷，半晌直不起身，藥散落在地，他喊頭痛胸悶，有機器在腦內翻攪，發出動物般嗚吼，章的文字語言都退成了原始的嚎叫。我舉著可樂問：「要喝嗎？」他勉強點頭。「這是冰的。」點頭。「半杯？」遲疑一下又點頭，如機器人，一個按鈕一個回應。章母叮嚀喝慢點，不要噎到。「可樂的氣泡一球球上升，很像我體內不斷冒出的忿怒。」說此話的章，聲音

高亢有力，他自從服藥以來，聲音多半低沉，且有氣無力。我與章母對看，提高警覺，她示意我退出章的視線範圍，她則小心地將章的汽水倒入紙杯，將瓷杯碗盤及流理台上的刀具收好。

和這對母子相處久了，我好像也病了，半夜常驚醒，夢中總聽到桌椅被鋸斷的鋸木聲，下個畫面是摔物嘶吼聲。

我想是該鋸斷與這對母子的聯繫了。章威脅要四處散播我始亂終棄的惡言。那時，我常覺得獨行在漫漫長夜中。我患了重感冒，卻心喜這是天賜的禮物。

隔了月餘，上完研究方法概論，章母在教室外等我。她是積雨雲，一出現，我的世界就要風狂雨暴了。我瞥見她眼角、手肘瘀青，嘴角傷口結了痂。章母抱著我抽噎，無助得像小孩。

看樣子，章又打人了。原來章私自停藥。他原本堅信倚靠自己的意志，可以控制病情。服藥，讓他由天才變成凡人，腦中原本一閃一閃的光熄滅了。我想起他未服藥前，兩天看完馬奎斯《百年孤寂》，一天完成四、五十首詩，他說寧可當瘋狂的詩人，絕不當清醒的凡人。但當他完全瘋狂時，凡人世界也容不下他了。

停藥期間，章不知體內暴動及陰鬱的小孩也長大了。有天傍晚，章母返家時，地上全是被砸壞的風扇碎片，章正對著殘骸大罵，原來他認為風扇撇頭，像極小時他母親上班前，將他丟到幼稚園的寡情，又像每位女友離去的決絕。他嫌時鐘答滴聲太吵，一拳擊裂。章母攔腰制止時，拳頭也落到她臉上。章是被架上救護車的。

章住院一週，由急症病房轉至慢性病房。我與章母搭乘電梯直達十樓。交完院方認定的違禁品，章母急著探病。醫院沒有我想像中的陰森，不同於電影《飛越杜鵑窩》中充滿尖叫、毆打，此處寬敞安靜，門內，病患排隊，多數如同慢動作般緩步、抬頭、轉身。章母疾走，我在後頭緊跟，壓克力門打開，為這靜、緩的空間捎來點聲響。

章在護士前張嘴服藥，確定吞嚥下去才能換下一位。此時是早上九點，章順從地隨著職能治療師做健康操，接著在心理師帶領下，看著別人拼圖、串珠，許久，轉去另一桌著色。他選了一張繪有河馬的線條圖，拿起蠟筆開始塗。眼前的章，體內狂飆的莽撞孩子似乎隱匿了。我想念章精湛的畫工，天馬行空地繪製鬼神，但也害怕瘋狂的他。

章母向護士詢問兒子病情。護士說，章體內的時鐘，有時音速、有時龜步。狂躁時，內心充滿金、紅、亮彩；憂鬱時，轉為黑、灰、白。轉換週期，有時半月數月，有時瞬間，躁鬱反覆出現的章，藥物調配的困難度很高。

我走到章面前，他胖了些，肚臍微鼓，頭頂有塊十元硬幣的空缺，應是狂躁時扯禿的。方才跳健康操，他的褲頭鬆了，正低頭想繫好鬆緊繩，手似乎不是他的手，他顫動，繩子遲遲無法打結。章母解釋，重鬱來襲時全身會無力，扣鈕扣、繫繩都難如登天。第十分鐘，章終於完成了。我喊他，他抬頭，墨色瞳孔外緣有淺棕色輻輳紋，紋緣環繞一圈深棕色，眼神平靜。他認出我，但眼神空洞呆滯，沒有對焦。猶記得他以前狂躁時，眼珠全是黑偏深棕，此時他是章，又不太像是章。接著，他站起，繞過我，找心理師換盒較少斷裂的蠟筆，又坐回原位，熟悉自然，彷彿這兒才是他的家。

章病情穩定後向我誠心道歉，我心軟，謹慎思索兩人未來；不久他病症來襲，又伸爪揮拳，我只能逃離台北，返鄉找尋庇護，斷了與他們母子的聯繫。我仍持續關注章久久才更新的部落格，有天章發布貼文：他的身體日夜住著不同人，都是他，也都不是他，有時他懊悔自己打人，有時又慶幸拳頭讓他沒有絆住一位好人。不久，他的部落格關閉，人與字如泡沫般消失。

多年後我因職場、家庭壓力，受憂鬱症所苦，常被下墜力道拉扯，旁人無法理解我內心汨汨湧現的痛苦絕望，認為是自尋煩惱、想太多，這時我會去翻章贈與的作品。詩頁上，花朵已枯，拓在紙上的烙印如胎記般暗紫，他的文字與畫，一一被我閱讀。

\*

### 〈水火戰場〉

空班時間就要結束，我們的領班小姐拿來幾個絲襪牌子的傳單，笑問大家可要團購，團購價格折得多一點。有人認真考慮起適合的丹數了。有人匆匆瞥一眼，只顧繼續梳頭。有人說這沒有預防靜脈曲張的功效，她才不買。有人對鏡把櫻桃小口塗得紅紅的，抿了抿，又揩去唇角多餘的潤澤。服務生們在制服左襟別妥名牌，接好耳麥，繫緊圍裙，從休息室出來打了上班卡，帶笑往各自奉命照顧的區域站去。泰式餐廳的晚餐時段即將開始了。

大學最後一年我決定報考空服員，可是連續應徵幾間公司都落榜。後來飛行的興致不那麼高昂了，倒是起初為了預先體驗服務業而進入的餐廳組織，就這麼成為我在課餘時間的棲身之處。

初入餐廳，當的總是跑菜服務生，專門將菜肴從菜口送至客人桌上。左手高高撐住大圓托盤，上面擺滿三道菜，右手再端一道菜，平衡感不能不好。外場餐桌一張一張開得花團錦簇，黃咖哩雞在砂鍋裡濃濃滾著，檸檬湯汁在魚爐上咕嚕咕嚕沸了，緩緩滲透鱸魚的肉身。服務生揭開鐵板牛柳的銅帽，立穩蛤蜊紙鍋的木架，熱油熱煙竄得滿座生香。客人拌勻河粉的花生粉與辣椒粉，剝下紅蝦殼，挾起青木瓜，又著月亮蝦餅蘸點兒梅子醬。她哄她的稚子吃塊糖醋排骨，他餵他的老母喝口冬蔭功湯，湯太燙了，還得仔細吹吹涼。

客人鼓腹離去，徒留雙耳錫飯鍋裡幾粒茉莉香米，桌畔一座微涼貝塚，諸般五顏六色的渣滓。在桌與桌間穿梭以後，跑菜服務生順手將狼藉碗盞放進空托盤帶回菜口，俟接獲新鮮菜肴，又至外場巡迴一輪。

在外場與內場交界的空間，師傅透過一扇小窗遞來冷盤熱膳，這裡就是菜口。菜口設有一位控菜服務生，謹慎擔任內外溝通的媒介，並且檢查每道菜肴的色澤、氣味、分量、有無異物，確認無誤方交給跑菜服務生。菜口是師傳出菜的第一道審核關卡。站在菜口，控菜服務生可以看見廚房一切割烹事宜，對於每道菜肴的進度均了然於胸。

有條不紊的控菜服務生是整間餐廳運作流暢的關鍵。她要諦聽耳麥裡外場回報再知會內場：「某桌四季豆改空心菜！某桌公仔麵不放薄荷！某桌催椒麻雞！」她要嚴格檢視：月亮蝦餅每片厚度相仿；打拋牛尚未出水；烤豬頸肉毫無焦黑；蝦醬雞翅已經撒上裝飾的檸檬葉絲。她要預先叮囑外場：「某桌上蝦煲！某桌上魚！某桌上最後一道湯！」外場服務生便會趕在跑菜服務生抵達前，在客人桌上騰出擺放煲鍋、魚爐、湯盅的空間。尖峰餐期，師傅們同時趕出八道九道十道菜肴，倘若不能馬上送出，菜口可就要亂得滿目瘡痍——我們稱做「炸菜」。因此，控菜服務生還要妥善調度旗下幾位跑菜服務生，誰走東邊誰走西邊，腳程快的令他去遠一點的桌，身形細的令他去大一點的桌，以便鑽進客人比肩的罅隙，輕巧放一道沙嗲。

留守菜口的控菜服務生隸屬外場，卻最靠近內場，於是時時面臨夾心的兩難。再是資深的服務生，站菜口時也不免兢兢業業地，因為整個餐期出菜流暢與否，常得仰賴師傅操控的節奏。至於師傅如何操控節奏張弛，又得仰賴他們對於控菜服務生的喜惡。因此，控菜服務生無不致力維持與內場的情誼，有人接受師傅的玩笑調弄，有人勤找師傅聊天扯淡，有人常與師傅去吃消夜唱歌打保齡球，有人沒事就幫著揀

薄荷揀九層塔，最直接的外交就是戀愛。當然，我這意思並非有誰真把愛情當成陰謀或手段，只是呢，有關係就沒關係，這向來是許多職場的潛規則。

然而，餐廳最大的規則到底還是組織訂定的制度本身。餐廳的內場與外場看似截然二分，其實兩者均是龐然組織裡的當局者。內場與外場應該設法戒備的不是節慶不是客人更不是彼此，而是整個餐廳組織的制度。應該是要這樣才對的。

初入餐廳時，我常常被派去別間分店支援。在這制度嚴明的餐廳組織裡，各間分店的服務生均受過整齊訓練，每逢誰家人力短缺，彼此調兵遣將是慣有的事情。陰曆新年我在火車站裡的分店跑菜，送出熟悉的菜色，說出熟悉的介紹，根據同樣一套標準作業流程。轉運節點的分店本就生意興旺，春節更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在菜口與其他跑菜服務生合作擦拭師傅洗好的大餐盤，小餐盤，甜點底盤，湯盅底盤，冰甜點碗，熱甜點碗，湯碗。陶瓷白似霜雪，可是泰式餐廳永遠是熱帶。

我不小心打破一隻湯碗，主導菜口事務的控菜服務生立刻趕來關切，協助我將碎屑清掃乾淨，又以桌墊紙密密包好，避免倒垃圾時割手。我感到十分抱歉。那控菜服務生安慰道：「沒關係沒關係，反正還有很多一樣的。」這句話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動。反正還有很多一樣的。我忽然明白，標準化的服務生其實也就是一隻小碗而已，沒有花色與尺寸的差異，便於在分店之間借貸無礙。偶然摔碎了，補上新的就好。總是有源源不絕的新碗可供替換的。

那天之後，我又繼續打破許多碗，許多盤，碎碎平安歲歲平安。依附餐廳組織的生活如此一年一年過去了。

我也開始當控菜服務生，站在菜口，在這水深火熱的廚房戰場外緣，凝視師傅的鼎鑊綻出熊熊的赤焰，煲鍋底部一圈熹微的文火，炸爐裡翻跳澎湃的烈油，烤箱燈管散發紅暖的光芒，蒸籠逸出氤氳的煙雲，即使只是涼拌一碟沙律，那費勁的調和也要產生熱與汗珠來。

菜口設有一部觸控電腦，顯示外場已有幾桌客，每桌坐幾人，點幾道菜，點了幾分鐘。餐廳組織規定內場接獲每桌點單後必須在八分鐘內上第一道菜，在二十五分鐘內上完所有的菜——無論總共幾道。這套制度對於客人是體貼的保障，對於師傅就是近乎苛求的約束了。師傅每出一道菜，控菜服務生得將觸控電腦上相應的菜名刪除，表示那菜肴已在死線以前完成，否則便會留下逾時紀錄，伴隨責罰。

餐廳的廚房是這樣一個需要抵抗的場所。抵抗火的燙，水的濕，鍋的重，刀的利。抵抗魚的鱗，蝦的腥，檸檬的酸，洋蔥的辣。抵抗時間的百轉千迴。

下午三點整，餐廳暫時打烊了。眾人窩在店面深處的大包廂用過午餐，各自尋覓舒適的角落歇息去。冬天的日色淡極淡極，像一塊煨得剔透的苦瓜。我蜷在沙發椅上，看白淨的陽光斜斜穿過落地窗，穿過餐桌轉盤上擺設好的玻璃杯，在桌墊紙上散出虹彩。一切忽然靜了，慢了，時間彷彿停止下來。在寒冷的空氣裡，有誰放低聲音說，天氣預報表示台北市區很有降下冰霰的可能。

可是泰式餐廳永遠是熱帶。

空班時間結束，傍晚五點我一踏進菜口，外場經理隨即在領台透過耳麥告訴道：「幫我通知內場經理訂位全接滿了——只剩兩張小桌是空的。」我如實轉達後，師傅們也並無一點訝異，只是擺出很稀鬆很無所謂的表情，一副逆來順受的模樣，倒是我已經隱隱感到「炸菜」的恐怖。我委託跑菜服務生備妥十幾碟月亮蝦餅專用的梅子醬，一碟放一隻小銀匙。太焦慮了，我捏著小銀匙胡亂攪拌那金澄澄的醬，忽然想起從前還當跑菜服務生時，也曾看見控菜服務生拿小銀匙撥弄碟子裡的糖醋黃瓜，薄而圓的小綠片在湯汁裡蕩漾。

菜口的觸控電腦立刻爆滿外場輸入的菜色，同時就有將近百廿道。師傅們風急火急開始烹飪工作，炒菜炸雞烤豬蒸魚燉咖哩，各司其職。他們連環拋出菜肴給我，我亦連環拋出菜肴給跑菜服務生，菜口推門開開闔闔，服務生進進出出，步伐忙忙碌碌匆匆。然而菜色挨次絡繹加點進來，內場實在應付不及，終於超過餐廳組織規定的時限，電腦螢幕上一桌一桌亮起警告菜色逾時的紅燈。

同時有九張桌子的原味月亮蝦餅未曾送上。客人向外場服務生埋怨，服務生向外場經理報告，經理透過耳麥向我催促，我在排油煙機的巨響中扯開嗓門向師傅詢問，師傅只是敷衍答道：「還要再十五分鐘喔。」平日與師傅呼朋引伴，無非希望這種時候他們賞個臉，可惜我的面子到底不夠大。然而，這些原味月亮蝦餅早在半小時前就該出爐的，這會兒再等十五分鐘，客人哪裡受得了，外場紛紛傳來退菜的指示，一塊月亮兩塊月亮三塊月亮取消了。好不容易炸出兩塊月亮蝦餅，都是檸檬香茅口味，我知道是師傅故意將原味壓至稍後，不讓外場翻桌——反正逾時都逾時了。是有這種事情的，來自別間分店的支援服務生曾說，週末餐廳滿座，他們家的師傅扣著全部蝦煲遲遲不出，以免客人太快吃飽喝足，又換下組客人進來填補空桌——反正趕在二十五分鐘內出完就好了。我不知道師傅們此舉算是自衛或反擊，然而無論哪一種皆是可悲哀的。

俄延多時，剩下六塊原味月亮蝦餅終於出爐，我親自小心送至外場，那三桌原已割捨月亮的客人看見別桌竟有，統統又把月亮點了回來。

站在菜口這火線，站在內場與外場的中間，我明確感到內外雙方的鬥法。外場的使命是盡量提升業績，內場的使命是盡速完成菜色，然而這兩項任務其實是相互抵觸的。外場為了拉抬業績，迓客愈多，點菜愈多，內場愈不可能在時限裡出菜，客人久候不耐，長此以往，外場的業績也將愈差。這是餐廳組織內建的矛盾，卻不知不覺成為內場與外場的矛盾。然而，內場師傅並非總是被動回應外場的需求，內場師傅自有他們抵抗的策略，這晚廚房當機似地當菜，就是為了促使組織高層正視電腦留存的逾時紀錄，表達對於制度的不滿。只是我也明白了，在餐廳組織裡對抗制度，這事常常演變成組織成員之間的對抗。內場發憤當菜，終究得由外場處理紛繁的投訴案件，向客人賠罪。在餐廳裡，吃飯之人是求生，造飯之人也是求生。如此的倥傯，應是餐廳勞動的本質。

餐廳工作總是要赴湯蹈火的。許多人都待不久長，又或者，待得太久太久了，終究還是選擇離開，另起爐灶。

每逢有人離職，餐廳的廚房又成為另一種清涼戰場。譬如那次，送走我們的領班小姐。打烊之際，師傅已經設下陷阱，那領班被誘騙進廚房，整個人掉進蓄滿冰水的大桶子裡，渾身西裝濕透冷透，又給噴了滿臉刮鬍泡。她驚聲尖叫，不甘示弱，雙手沾了團團的刮鬍泡就要四處尋仇，見誰抹誰，整間餐廳上演大逃殺。她再度進了廚房，師傅擒起水管瞄準她，她也執起洗碗的蓮蓬頭，雙方對峙打起水仗，漫天落下滂沱大雨，笑聲淅瀝淅瀝飛濺。

那一晚恰好輪到我站菜口，負責這裡最後的灑掃，心裡實在煩惱地上泡沫拖不完怎麼辦，受潮的碗盤又匙擦不完又該怎麼辦，一邊為難著，一邊也遭遇泡沫與水花的波及，大叫大笑躲進內場的流理台，蹲下尋覓掩護，頭頂就是蒸魚的設備。這樣的贈別大約是永生難忘的。

這樣胡鬧歡送的夜晚還有好幾回。我總是偷偷落淚，因為又失去並肩作戰的伙伴，可是身為一個服務生，我最該明白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

〈花人〉

那時，花開在巷口迸裂的圍牆上。



W 先生交疊雙臂，坐在我剛插好的花前面。黑色陶盤裡有白玫瑰和淺色的石竹，花和葉子都插得很高。正午街頭空蕩蕩的，小巷悄無人聲，偶爾一陣蟬噪夾雜同學們剪刀的咔嚓，敲響青田街的巷弄。

「やり直して下さい！」

說著，W 先生摘掉我插在劍山上的花。

地下層的教室開了一排透光小窗，光線呈條狀射入陰暗的樓板，點點細塵游離，滲入的微風帶來一絲庭院盛開梔子花的甜香。

我看著被摘下的花朵，彷彿它們長出隱形的翅膀。

第一次插花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你太懶散了，要『雕一雕』！」媽媽說，於是想到她蘭陽女高時代必修的「花道」。

上課那天我穿過街弄轉入小巷，遠遠地，幾棵大樟樹糾疊的綠蔭下，女孩子三三兩兩進出插花教室的紅色木門。門開，庭院屋簷垂瀉粉紫九重葛，一棵鬍鬚飄飄的老榕樹站在旁邊。

「嗨！遲到啦。」

W 先生笑著把最後一份花材交到我手上。

濃眉大眼的老師看起來不太像日本人，但一開口就洩漏了鄉音。

「關於插花，」W 先生拿起一朵百合，「千利休曾說，按著花的生長情形，把花插在瓶子裡。夏天的時候使人想到涼爽，冬天的時候使人想到溫暖，沒有別的祕密。」

她張大眼睛看著我們。

天氣很熱，教室角落嘎嘎轉動幾支電扇，風徐徐吹來，輕拂老師微白的髮鬢。我打開舊報紙包著的花材，把小菊、紅玫瑰、百合和一些不知名的葉子，依照老師示範，用剪刀修成「真、副、體」三個役枝和一些補枝，完成「盛花」入門。花香裡，百合花好像又開了一點點。

「お稽古有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下課後謝謝老師，我抱著花踏出教室沿著小巷走回家。

太陽快下山了，熱氣隱隱蒸散，整排日式房子在大樹與濃密的藤蔓交織下閃著綠光。聽說這些木造建築是日據時期的官員和大學教授蓋的，光復後成為台大、師大教職員宿舍，很多有名的人都住在這裡呢。我一邊漫步，一邊看著一棵棵高聳的楓香、芒果、大王椰子、麵包樹，想像學者們在黑瓦屋簷下閱讀、沉思，散發智慧的力量為小島構築精神城堡。

其實，以 W 先生當時在花藝界的資歷學費並不算高，她曾說，不想從大自然中獲利；這和她的先生是一位植物學教授有關嗎？

忽然一隻貓跳下，垂掛牆頭的九重葛晃一晃，小貓一溜煙不見蹤影。

很快地，花兒綻放了。

家裡客廳角落每週都有一盆插花作品。

從基本的「盛花」、思考天、地、人的「生花」、恣意揮灑的「自由花」、將山水凝縮在一瓶的「立華」和輕盈的「新風體」，它們靜靜立在桌上，陽光穿透紗簾灑上花瓣和葉子，空氣香香的。幾天後，花瓣開始發黃蜷曲長斑點，慢慢凋謝，最後垂下頭來。我摘掉腐爛的葉子把發臭的水倒掉，在一旁喝茶的媽媽輕輕拿起茶碗，輕輕放下，柔緩的動作彷彿看穿我疑惑散亂的心。

「いけ花」和喝茶很像呀。

媽媽說，茶葉從新生到炒熟，經歷了一個「死過去」的過程，當茶葉遇到水，便又「活過來」；花朵被我們剪下也「死過去」一次，插花就是讓它在我們手中再一次「活過來」。

那是多久以前呢？當年學插花的媽媽也曾參與花展。

初夏寂靜，燕子花高高立起。媽媽把修長的葉子分解、組合，用兩片一組長短參差的葉型，表現燕子花夏日自然姿態。綠葉映襯紫色花瓣的柔軟綢褶，像囁嚅訴說著什麼，記憶中，常常有一抹迷離的霧紫飄盪。

我輕啜一口媽媽遞來的熱茶，舌間濡染清香，芳香粒子撞擊黏膜，彷彿所有的知覺都被放大了。

「今日より若い日はありません」（沒有一天比今天更年輕）

牆上掛著的媽媽的書法，看起來好像特別秀逸了。

太陽安靜地升起。

我手握花鋏，在白釉 U 字形花器插上煙霧草、茴香，金黃小鸛鳥和鐵線蓮點點錯落，捕捉朦朧春光。

夏天來了，山百合插高，粉繡球剪短襯著淡藍玻璃廣口瓶，好像有風吹過呢。

一陣秋雨，加深了斜插在土釉水盤芒草、小菊花的寒意。

有時用乾枯的紅葉鋪滿黑色陶鉢，綴上白茶花，拉出雪柳長長的線條迎接冬日天空。

「皆さん！注意花和葉子的空間配置。」

W 先生在教室踱來踱去帮大家修改作品，「看看日本國旗呀，把它反白後可以聯想成什麼呢？『磅空』！」她露一句台語，轉身修掉同學一片葉子，「還有吶，那個黑黑的和服下襬，走著走著跑出內襯的一點點紅——這就是創作強調的『眼』啊。」

忽然她靠過來，看著我剛插好的花，點點頭，讚許的眼神好像說，「可以教你些難的了！」

不久前，W 先生剛經歷一場大手術。

腦瘤細胞在她頭顱內開了一朵花。術後恢復比預期快多了，病榻旁，老師精神奕奕聊著早年在日本的學習歷程。

「從磨剪刀開始。」

她盯著我，「一如刀是武士的靈魂，花鋏是花人意志的延伸；重要的不是剪出想要的花型，是除去不需要的葉子和枝條……」

我抱著花走回家，小巷的老樹輕輕篩漏陽光，閃亮的意志披掛在枝桠上。老師曾開玩笑，「喲啦，身體裡有一點花香，死後便不會下地獄。」

我不知不覺笑了。

但，春天還沒過完，震驚國內外的「林宅血案」發生了——就在距離插花教室大約兩個足球場的信義路小巷。

那天，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先生黑色的一天。

六十歲母親身中十四刀（前胸六刀、後背三刀、右手一刀、左手臂三刀、頸部一刀），倒斃於自宅地下室樓梯旁。

七歲的雙胞胎女兒各被刺一刀，由後背貫穿前胸當場喪命。

九歲長女被刺六刀（前胸一刀深及肺部，後背五刀）身受重傷，逃過一劫。

而那天，正好是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調查因「美麗島事件」被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時任台灣省議會議員也是黨外運動菁英的林義雄。

離頭條新聞有一段距離的安靜小巷突然沸騰了。

到底是誰幹的？

隨機闖入者？

經常上門採訪的外國大鬍子？

林家親信？

還是傳聞中，執政黨特意選在二二八派出殺手血洗教訓？

「要虔誠，可不只一條路。」有人說。

但那時候就只有一條路。

那時參加的人都相信，他們的身材並不魁梧，他們的手也不算大，可是他們的身與手卻足以擁抱流血的花。

我收好包花材的舊報紙，把「林宅血案」摺疊起來。上課了，剪下一朵天堂鳥，插上黑白紋樣水盤，耳邊忽然響起祖孫三人的尖叫聲。

一片百合花中她們在奔竄。

亂刀剝砍，阿嬤的鮮血像蚯蚓似地淌下來，濺濕了腳下的石頭和石頭下面的嫩草。

兩個小孫女驚慌哭嚎，突然，背後一刀貫穿前胸，她們無力地躺下，百合花被噴濺的血滴重壓紛紛垂下頸項……

雖然是春天，但林先生內心就像塞滿枯乾的藤蔓，充斥著悲涼吧。

「兄弟，那是一場謀殺。」

那天上完課，我從青田街巷口遙望信義路方向。

革命者可能很蠢，革命者可能很狂熱，革命者忙了半天可能一無所獲。像眺望黑洞一樣，那時的我們總覺得缺少些什麼，但我們知道它究竟是些什麼嗎？

天邊有一點太陽，卻下著雨。雨斜斜飄落，遠方隱約閃現一抹彩虹。

「有一天，我們會做主人。」

林先生在母親和女兒的葬禮上用眼淚承諾。

他挺直身子，站在從窗格透進來的暮春陽光中。聖詩輕揚，淚水灌溉綴滿靈堂的野百合，花心泛著淡淡的綠，像月光下祖孫三人安靜棲息。

一陣，又一陣，波浪打入海灣。

「我們真的要住在這裡嗎？」

小孩興奮地問。

羅斯福路上，春天一到紛紛爆炸的木棉花幾度開落，我離開城市，出國、就業、結婚，隨著丈夫的工作遷居花東。北上探望 W 先生時，才發現青田街老宅拆了，插

花教室改設火車站前，和一家小公司日夜共用辦公大樓某一間。窗外，城市夕照一片人車滾滾，局促的空間似乎還殘留著白天的菸味，在這裡，花兒會不會哭呢？

忽然，我瞥見老師十指交握坐在窗邊發呆。

W 先生累了嗎？

或者只是和我一樣，剛好想起從前那間有著小小庭院，被大樹圍繞的日式平房？

漸漸地，家務瑣事終於暫停了我維持十數年的插花。天氣好的時候，和家人郊遊踏青，摘野花，一邊聽著小孩和外婆的童言童語。

「阿嬤，你能不能活到一百歲？」

「阿嬤不能活到一百歲啦。」

「阿嬤你不要這樣說，」小孫子哭了，「你這樣說我的眼睛受不了……」

「好、好、好，」阿嬤說著把孫子摟在懷裡。

「阿嬤答應你活到一百歲！」

但，民國一百年，母親因車禍頭部重創，昏迷不醒。

那一刻，來自少年飆車手的猛烈撞擊，金屬毀滅轟鳴中，媽媽卡在死亡座，黑色瞬間降臨。

彷彿被祭司點召，去參加一場神祕儀典，媽媽沒有停止心跳，但倒下之後再也沒有醒過來。

她開過四次腦部手術的光頭貼滿紗布。脖子圍頸圈。手戴綠色病人環。左腳綁一支垂足板護木防止腳丫變形。右手無名指的塑膠指環紅光閃爍——監測她的含氧量。她的床頭陸續出現大悲水、金剛咒、媽祖宮平安符、袖珍本《聖經》。爸爸甚至大半夜趕到某深山古剎，求一張畫滿靈咒的超大金符讓媽媽的頭躺靠，結果發燒好幾天。

不知不覺，醫院廊下的盆栽隨著季節從粉山茶、白香臘梅、紫藤、孤挺花、杜鵑一路開到大紅雞冠。和媽媽約好秋天去六十石山看金針花，永遠無法實現了。

我貼靠媽媽身側，看著她靜止的臉龐。

荒蕪的腦海正流瀉宇宙的神祕樂音嗎？

快三年了，媽媽不休息地睡眠，手心像被一種柔弱的植物纏繞生命線，再怎麼握都涼涼的。

她已經成為另一個人；但又仍然是同一個人。

我輕輕翻動母親久臥的僵直身體，測量肩寬、身長、手圍、袖長和頸圍，為她準備「老嫁妝」。

「等到那一天，我想穿綠色的斗篷啊！」

幾年前媽媽笑著說。

裁好的翠綠絲綢壽衣，波浪緋邊好像荷花葉子飄盪，彷彿 W 先生上次花展的作品〈蓮〉。

大葉子承接朝露，葉片輕飄飄像頓生頓滅的煩惱，在空中搖曳。

蓮花綻放低矮的水際，凋萎的蓮蓬伸向後方。

乾涸又捲起來的枯葉子把風景盡收眼底，中間藏一支淡粉的花苞。

——過去、現在、未來，聚攏在「蓮花一色」中……

告別式上，獻花給媽媽，我在她常用的漆盒裡放一些水，把媽媽最喜愛的白色梔子花和花苞，一點、一點揉碎，隨意飄落水溶溶的盒面。花影細微，像時間的碎片，遠方故鄉的海天渲染一片淡薄霞光。

跪接母親骨灰時，不知是否沾染了絲長衫的纖維，那抖掉靈魂迷夢的粉末和灰燼呈現一股嫩綠，彷彿新葉的顏色。

或許，陣陣梵唱裡母親將想起。

很久以前，她是一朵花。

\*

###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那一晚我抬頭挺胸地摔出去，悲憤地倒下，卻再怎麼努力，也爬不起來。

出社會轉職第二份工作驚覺不妥，薪水回溫、興致合拍，就是距離超遠。

當時，從退休伯父那裡接手一台老氣的摩托車，車齡十年有餘，座墊上有孔有傷，車縫線有灼燒的焦疤，在褲襠底下，被我偷偷藏好。

過分地裸露，是否也有浪子的跡象？

估計是幾年前伯父工作時，載運笨重模具往返，熄菸壞習慣造成的損傷。這是代步工具為舊主人留下的偉業：也是藍領、負重量大、而且俗擱有力的證明。

不辯自白，這也太不適合我。

這台發財一二五，發財兩個粗俗的醜字印在後車蓋，我清癯的文青體態騎車上路，根本名不符實。從新北騎上了台北橋，闖進了尖峰時段車流爭道的侏羅紀，覺得綠燈起步好慢，而我追趕時間好苦。

行經顛簸路段，機車少了避震器。直接震入我骨髓的，是有夠現實的巨晃！也換算過，如果車速低於六十，自己又沒趕在九點鐘前上民權大橋，我的打卡鐘會準時告知公司的主辦會計，薪資條上，本月心血將因一分一秒的遲到，扣光光。

現實幾經殘酷，破車最大的難處，在暴雨的日子。

當一塊海綿座墊，從夾縫處那小小的菸孔，因大雨磅礴從破口直接滲入，倒楣的不會是車子，是我。

接近我褲襠的座墊破洞，在一回淋漓驟雨的日子充足水分，飽足了精神。在我催油門趕路的車程中，它經由我顯色明顯的棕色卡其褲，滲透到我難以理解的鼠蹊部，濕成一片整我。

不幸的當天，也是我進雜誌社頭一次做藝人專訪，對象是個名主持人。



路癡如我，循線手機地圖指示，來到坐落於台北黃金地段的國賓大飯店。

從大廳走入藝人富麗堂皇的休息室，資深前輩告訴我準時，我這一路趕到，算是及格。而第二件事情，訪談時，眼神盯緊對方，給予微笑和適度回應，重點來了——

偷瞄訪稿的第一道問題，被雨濡濕的股間已讓我局促不安，與訪談者對坐在一張鵝絨的淺紫色沙發上，正對鏡頭，我的屁股左右橫移，避諱那個讓我不舒服的濕處，笑著問對方：「今天訪談，心情怎麼樣？」實在非常為難。

遇上拋接包袱的能手，對方抓住問題丟還給我：「跟我訪談不要緊張，雖然你好像尿褲子了。」場面一片哄堂，萬事鬆懈，繃緊神經的前輩事後笑著告知，了不起啊，你今天竟能搞定一張老 K！

能讓一位業界盛傳難搞的撲克臉敞開笑顏，我們坐下來談，我職業生涯第一步沒有跌打損傷，首先要感謝我的摩托車，抑或是座墊不補，積年累月的破洞。

網路傳言，有人把摩托車牽到車行換煞車皮，被老闆拆座墊討公道價八萬一，鄉民在問會不會太誇張？

而回來面對一份逐字稿，錯字連篇卻呈交主編，竟會被罵得狗血淋頭說我贅字太多、形容詞濫用、照片拍得太俗太糟……他請教我直播時扭來扭去，屁股是長了什麼鬼東西？

一張舒服座墊絕對是機車最柔軟珍貴的部位，這點我左右邊屁股肉都會同意到舒服起勁，我願意用屁股給讚。

而當我用半跪之姿，撿回被扔出去的稿子，被玩笑叮嚀得重傷：「位子如果坐不久，請自行離開。」主編用訊息丟給我的當下，我張望原先激勵我的資深編輯想要求救。

而藏肚皮的人心，他突然用煞車過彎的嘴角閃躲。有時，一輛從對向突然搶道的摩托車，你很難評判機車的主人並非故意，還是在內心竊喜。

一位滿腹苦水的年輕人只得在沒人的辦公室搞到最後一個熄燈（還沒有加班費），下班前，看著所謂五年起跳、十年、十幾年那幾張辦公椅，一位知青覺醒，搭電梯前往中庭，也不想打擾瞌睡的夜班警衛，來到自己的破車面前，竟然動怒，拳頭就

往座墊一槌。「碰！」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彈跳起的拳頭，在夜間無人的商業區自個兒奏響，打擾幾隻遠方流浪狗，開啟了狗螺，配合著自己鬼叫的胃。

應付餓的感覺，隨便充飢果腹，看緊錢包，也是為了戒急用忍。

而準備退休的摩托車沒在跟菜鳥客氣的，里程數照表，吃油量居然特大。有時，棄那些閃爍在加油站外，宣示漲幅的看板，而忘記理它！

從民權大橋承接松山機場，每晚，路途看望那些空中高飛，嚮往幾位在臉書上 PO 照片宣示玩樂的同學朋友，想像跟他們一樣，我的摩托車更會殘忍駐足，儀表板歸零熄火，高空墜往地面，給我來一次現實中沉默的痛擊。

我車停路邊，踩發桿頓足動怒。

補個幹！

一台熄火的爛車居然如此笨重！

也只得雙手投降，步行牽車，不是通往加油站，就是前往機車維修的路上。也有幾次，親眼目睹車速過快，因爛路窟窿，摔倒在旁的駕駛，那些汨汨流出的血液，手機碎片散落一地，哀矜勿喜的第一案發現場，那是不幸的麻煩。車流來往，我竟然把頭偷偷撇開，最終也成為一個因衰事而冷血不聞，閃退回家，只想盡早在床上，熄燈躺平的人。

也不是自我放棄。我心裡也有在意的傷口，回到家後，到五金行買了黑色絕緣膠帶（最大捆的那種），獨自在晚上一截一截地撕開，剪下，再穩穩地貼住機車座墊，慢慢補洞。

我也羨慕一張能讓我屁股可以穩穩坐住的椅子啊：五年、十年、十幾年嘛……

也渴望成為紙本媒體當中，秀逸超群的編輯。除了採訪、編排，還要騎車趕路，通往各品牌公關安排在信義區的媒體發表會——W Hotel、寒舍艾麗酒店……打上西裝領帶、油頭梳齊，出席逢迎陪笑。手拿著精緻瓷盤，吃蛋糕配甜言蜜語，不外乎是，雙手奉上的名片要好好交心，台底下見證大屏幕新款旗艦機種問世，是期望推心置腹，能給機會，讓彼此合作看看？

以前我是交換名片眼神都會摔傷的人，早已經學會假裝，在別人面前笑著忍痛。

兩眼定睛雙方，如有騷動，在意的是公關手上那份記者會還算不錯的禮物當伴手禮，貪小便宜竟然變得可歌可泣了。

騎車停進松高路，天龍國地段寸土寸金。把自己的破摩托車，從高檔的賓士與法拉利之間的停車格移開，內心默默搜集車尾被開罰一張二十塊錢的停車票券，愈積愈多的，將是我自己的歷練。

嬉笑怒罵打帶跑，眼界漸漸開闊，心胸漸漸窄化。前輩離職前，也真的坐過他開出來炫耀的瑪莎拉蒂。尊爵不凡的座位，油門加速能浮上太空。將世界隔絕起來數落，跟內心的魔鬼開始打交道，伴隨引擎聲響。

「你怎麼會想進來做雜誌啊？紙媒癌末了啊。」

將車子駛離公司，一位良醫在細心問診，前往板廠看樣的路途，前輩終於點醒：「剛才那五分鐘的車程啊，以前，全部開的是印刷廠耶，現在呢？」

現在，兩個人走往看樣的會議室，跟著前輩學習第一次擇色、挑字，抓版型謬誤，以前最發燒的時候，編輯湊起來可以打三桌麻將。印刷廠的員工把看印的內容拿進來，摔向桌面，用冷冽到死的語氣說：「哎唷，還有新來的進來賣命喔？」

前輩翹腳哼歌，把看樣當成是最後巡禮，他的好資歷，將被挖角到網路媒體。

而我默默不語，緊盯錯字像是世紀末的考古學家。賺一次舒適路途的下場，是向對方揮手再見，還要費時轉車，往公司，騎回自己的摩托爛車。

我在自己的辦公椅上立志當成革命騎士，車速緩緩飆升，為的是急起直追而不落人後。網路上，跑道實測的瑪莎拉蒂，從零加速到一百公里只要四·七秒。想想，這就是速度造成的貧富差距。生錯時代，注定裝配一根落後的指針。

半年過去了，雜誌銷售量開始轉盈為虧，人力不足，一人光是要應付單元的負重，就足以讓機油亮燈，讓心力由綠轉紅。

每當我從自己的駕駛座，看往主編座位燒起的煙硝，他獨自在呼雲吐霧，成為無人知曉的狼煙。那幾張五年、十年、十幾年人潮散盡的編輯桌椅，已不像烽火台，更像墓誌碑了。才剛撐過半年還在座位上瞎忙的，只剩我一位菜逼八，遠遠地看他在燃燒自己，期盼救命。

而試著要讓紙媒能夠浴火重生，得改變做法了。透過傳統品牌，依附在全新崛起的 YouTuber 吸引人氣，也得倚賴我的機車載運，和那些直播女孩配合 3C 產品扮裝扮醜，從信義區轉向西門漢中街，騎往那條，經常要服裝租借的神聖道路。

每月專題上陣，搭時事變裝不外乎是蜘蛛人、特攻隊、或是超人浩克閃電俠……也有臨時趕工，直接服裝套上趕路的時刻，街口十字路的警員是否也在不捨，英雄人物紅燈搶快，喪失飛天遁地的本領，只是為了拯救自己的職業生涯？

起心動念，悲傷決定放悲壯一馬？

那時，產品發表會一台全新動能的摩托車問世，鬧哄哄的機車被改造到無聲無響，成為注目焦點，女孩們這期決定配合廠商拍攝這台新鮮貨，就來電問我，要扮什麼？

我說，假面騎士好嗎？

幾天後來到攝影棚，一位始終易笑的女孩子叨叨，這是她最後一次雜誌亮相，之後決定退出女子團體，打算出國深造，她說自己想追求真正的表演藝術。

也許，人生跟騎車很像，即便再拐彎抹角，也是為了回到最正確的路途上繼續狂飆。陪她走過街角最後一段路，我們在巷口買了那家有名的蜂巢霜淇淋短暫告別，樂於聽她複誦學科的婉轉英文：「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甜膩口吻，我眼下的蜂巢也將要溶解。

合力提著扮裝的重袋，來到我的摩托車位置，她遠遠看到我的機車就變換了補述語氣：「你居然騎這種車啊？」像盜用皇室身分的乞丐，心裡在意的破洞修修補補，最終還是被人看破，也許人要拆要補的不只座墊，是必須砍掉重練，換一個適合自己，也適合別人眼光的鑽石座位。

那樣的座位，要匹配什麼樣的英雄姿態，才夠格登基呢？

趕還道具騎車飆回西門，下班時刻的路段，我在橋上不甘心地騎車加速、加速再加速，不小心行過柏油窟窿，終於放棄思考。當自己突然跌飛出去，整袋假面騎士衣裝、內褲、全部撒落在分隔島，紅燈已即將轉綠。

人潮從我身邊準備掠過，我是他們眼底的窟窿，他們就算要從我身旁冷冷閃避，我已經不會在意。

我倒地了。幾分鐘後，一個戴全罩安全帽的陌生人，竟把機車慢慢駛到我身邊停下來打電話指揮、救援，他問我：「還好嗎，還可以站起來嗎？」充滿著我難以理解的關切——我抱著膝蓋滿臉歉疚，告訴他：「好像可以。」

他將我的機車移上人行道，把那些散落的英雄衣服收進大塑膠袋，我想試著重新再站起來，生而為人用盡辦法，卻太痛苦。

來往的車流在我跟前停妥，這一天我成為別人眼中的路障，而那個騎士建議我不要逞強，就躺著吧。許多下班的人潮鑽過我繼續通行，這一刻，我卻比他們更想回家。

救護車終於來了。

在我被抬上擔架前我試著雙眼一閉，疾速竟使人在熟悉的路口，瞬間報廢，只因超速破百，才知道當一位革命的騎士竟不簡單。救護鈴乍時響起，只為了把我的身體駛離我原本堅持要去，卻明明危險的地方。

朝相反方向，遠離一切，我竟比誰都像是個歸來的人。

\*

### 〈洗事〉

手機叮叮噹噹響起來的時候，門外的洗衣機也剛好咚地一聲停止運轉。我翻個身，看群組裡仍在加班的同事傳來一排簡報和貼圖。

前幾週趕出來的報告被退回了。會議上，有大半討論圍繞在簡報第三頁，男女主角的星座血型設定。其他組編劇提出：「如果男主角是A型天秤座，根本不會對女主角動心。」

A型天秤座，那是怎樣的性格？我靜靜聽著同事細數每一星座的特質，好像更不懂了。如果流著不同型的血液，如果早生幾天，我就會因此說服不了你嗎？

和其他編劇碰面之前，我曾以為團隊裡全是編劇新手。面試的時候我把作品印給製作人看，裡頭甚至連一篇劇本都沒有，他是因為什麼原因挑選我加入？首次會面，他說我們公司要製作一齣情境喜劇，這個社會太沉悶了。

常錄影到深夜的同事日子也過得很沉，聚餐的時候她說起好幾次深夜歸家，將堆積成山的髒衣服丟進洗衣機，按了開關後倒頭就睡，隔日慌張出門，壓根忘記晾曬的事，再次想起來的時候已經經過一個日夜，只得重洗一次。「來來回回洗了三次，衣服竟然被洗破了。」她一臉不可思議。一個圓桶型，沒有任何爪子尖銳物的機具，竟然能有這般撕裂的力道。

租屋處裡的洗衣機，放置在走廊底端的陽台，即使我的房間和它之間，還有層層輕薄夾板隔成的許多房間，它仍然以聲音驅近，每晚隔著門板發出擊打的悶響。

我提著洗衣籃去陽台，將糾結成一團的衣服搬回房間，邊拆著衣服結，邊按下電腦電源，準備和同組組員開線上會議。前幾天主管說劇本的理想設定，是一對新婚夫妻的家常故事，但我們團隊裡甚至沒有人經歷過婚姻，那就像一個從來不下廚的人要編寫一本食譜那麼困難。

到職前的編劇課上，隔壁的女大學生舉手發問：「我想寫一個貴婦的故事，但沒有嫁入豪門，該怎麼寫？」全班同學都笑了，當時我對編劇這職業滿是幻想：午後提筆電出門，找一處日光溫煦的角落寫稿，即使稿債高築，仍有餘裕好好地吃一份正餐。然而現實卻是，晚上消夜時間，我們一行人在速食店會合，先派一個人上樓占位子，其他人排長長的隊伍，點一份能一邊吃一邊使用電腦的簡單餐點。速食店二樓坐滿自習的高中生，遠看像圖書館的光景，一走進，卻覆蓋一層香酥氣味。

餓了一整日，我們個個吃得滿手生香，等到談起正事，卻進入飯飽人痴的恍惚狀態，互相僵持消耗著。一會兒垂目思考，一會兒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有時終於生出有趣的點子，卻發現難以執行，或不符合電視劇的架構。

繆思會出入這種人聲嘈雜，毫無文藝氣息的地方嗎？我們陷在座位中，好不容易告一段落，立刻搭捷運四散，回租屋處盥洗更衣，再繼續線上會議。

回租屋處後最要緊的事，是抱著裝滿盥洗用品的臉盆到浴室前占位排隊，浴室門口的長條沙發上，排滿各色塑料臉盆。臉盆等同於滷味攤的菜籃，可以充作排列順序的號碼牌，一人一盆，全員到齊才能進入。沒有排到浴室的人，趕緊去蒐羅髒衣服，或許還來得及在另一列洗衣機的隊伍中安個位。

臉盆卡位後仍不能鬆懈，需要時時刻刻留意浴室裡的人出來了沒有，有時一不注意，錯過了時間，後面一位立刻插隊溜進去，鬧得雙方不愉快。後來幾個謹慎的室友學會在長廊間聽聞水聲，快要輪替到時，就坐在門口的沙發上滑手機等待。

有時我會想，這麼細瑣的家常事，值得每晚這樣氣急攻心去計量嗎？然而聽見浴室門一開、洗衣機台一響，我仍又奔走去了。十餘個人共用一個空間，一個機台，暗地裡不免有太多種生活習癖勾結在一起。

我常趁著洗澡的時候將內衣褲丟在腳邊的盆子浸泡，等洗完頭髮身體，再從雪白的泡沫中撈出布料刷洗。此時是奔波後的偷閒時刻，在隱蔽狹窄的浴室裡，撈出一條沾了月信的內褲，也能結結實實地搓洗、擰壓，一陣子後水色轉紅，浴室裡的雲霓隱約瀰散著血的氣味。

已經忘記初次手洗內褲是什麼時候的事，只記得它占去我整個青春期中，許多個上學遲到的清晨——早過了應當出門的時刻，我仍然鎖在浴室裡搓洗髒汙，一邊咬牙切齒地回應著父母的催促。為什麼這些時刻特別難以啟齒呢？或許是布面上的痕跡洩漏了我不願面對的成長。

將內褲擰乾之後，還要排長長的隊伍等待脫水，若時間太晚，只能徒手擰乾，直接晾起。某次午夜我將衣服丟進洗衣機，鄰近陽台的房客立刻衝出來拔插頭以示抗議。

晾衣服的区域恆常客滿著，布料長長垂掛，要靠近洗衣機得彎腰欠身地走，否則便像走過一張簾子一樣地刷頭頂。有幾件衣物長年掛在陽台，經過風吹日曬，纖維鬆脫得像一張薄脆的紙，版型塌陷斷裂。它們的主人去哪了？我問了隔壁的室友，衣服是妳的嗎，她看著衣服頓了頓，說應該是前幾任房客遺留下來的。

洗衣機旁仍有兩桶衣物等待著清洗，我將一盆濕淋淋的內衣褲排在最末端。機台縮在角落發出低鳴聲，即將解體一般地搖晃，表面都是斑駁的刮痕。當初設計者為什麼要嵌一片透明的玻璃在蓋子上？真的會有人拉長脖子，觀測裡頭的水渦嗎？

●

工作以後，房間桌子上多了一張紙條，提醒自己每個早晨夜晚要登入公司網頁打卡上下班。每一週，編劇只進公司一到兩天，其餘時間幾乎是相約在外頭或線上開會。

久未碰面的朋友聽到這樣的工作模式滿是羨慕。她是節目部的助理，終日轉來轉去尋找道具，像生活裡永遠丟失一件物品。偶爾錄完影，錯過公車捷運的末班車，只能騎腳踏車回家。好幾次我在半睡半醒中接起她的電話，「巷子裡好暗，你繼續說話，出點聲音。」她將手機開擴音，放在腳踏車前面的籃子裡，於是整條街都會聽見我們一掠而過的笑語。

後來某次她說做不下去了，訥訥地說，「我的房間好像被公司占用了。」我只是安靜聽著，知道隔天她依然會去上班。

那陣子我們團隊的每一餐飯、電腦手機，也像是與工作共用，私人的部分全與公事交纏在一起。群組裡累積好幾份同事回收來的婚姻問卷，幾乎都是在會議中報告過，再被主管退回的。我們分頭進行更多的田野調查，看一部又一部美國喜劇，卻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編寫劇本的進度仍然維持著零。

某一日我在開會途中，收到朋友傳來的訊息，說人力銀行的網站上，仍然刊登著編劇團隊徵人的消息，這個團隊會擴編到什麼地步呢？後來主管提到這齣劇是台灣少有的生活情境喜劇，只要成功了，會有更大的市場要求和編劇們合作。我卻滿腦子想，再寫不出令人滿意的劇本，就會被替換了嗎？

●

開會隔天，把沾了汗漬的毯子拿去清洗，卻發現洗衣機咕嚕咕嚕發出奇怪的聲響，是排水功能壞了嗎？它愈轉愈慢，到最後幾乎是不排水地空轉著，前一個室友洗的衣服全濕淋淋地浸泡在水窪裡，她只好將衣服一件一件徒手擰乾、張掛。水珠沿著衣角滴落，整個陽台滴滴答答地下起細雨。

我只好出門，抱著一籃子的髒衣服和一把硬幣到樓下二十四小時的洗衣房，排隊等空的機台。

有人在洗衣機的蓋子上貼了故障告示，仍有室友不死心地將少量衣服丟進洗衣機。他按了電源鍵之後，機台掙扎著搖晃，接著燈號閃爍熄滅，無法接收任何指令，最後只能將插頭拔除。

比較勤勞的室友開始手洗每一件衣服。每個晚上，流理台邊擠滿了待洗的一盆盆衣物，他們將領口袖口噴上衣領精，再從櫃子裡取出洗衣板、蘇打粉、白醋和各式軟刷，複雜而精密地洗滌起來。

我的手機仍然在每一晚震動著，時不時螢幕就忽然亮起來，是同事們想到了新點子，或有一份簡報傳進來。有時在房間，有時在洗衣房，我斷斷續續地回覆、查收，有時零碎到忘記我們最初要編的是一齣喜劇。

某日開會回來，長廊底端傳來洗衣機運轉的聲音。是終於修復了嗎？恰好從浴室出來的室友說，舊的機台底盤齒輪已經磨平了，房東不願意修，直接替換新的了。



啊，是什麼時候不知不覺磨平了呢，新洗衣機的蓋子上也有大片的玻璃，我伸長脖子一看，只見到水中載浮載沉的衣服，與自己的倒影。

\*

### 〈出張〉

懂事以來父親不在家早已是常態。

「出張」，母親慣以日文外來語來統括這類事例。又是公務在身頑張る，「也好。」我總在心裡微微的滯悶與空白之後，用北京話如此兩個輕挑著尾音的三聲字，在腹內回應她那以台語梗塞鼻音作結、嫋嫋揚起又欸然消滅的餘韻。也好吧，與嚴肅又頑固的父親能交會的語句本就不多，我原就不是個認真的讀冊人，與他成長時代被教和音的先生定義下的「勉強のぎらいな生徒」必然不同，我私忖，他也不是，成長他的背景裡，恐怕那樣的秀異生徒，他一個也不可能相識，更遑論真的目睹正勉強的實況，他僅可能張望到那些人離開書桌之後，換到另一張油上紅或黑褐色半透亮木漆，用沉厚象徵出官勢，更大的辦公桌後，吸菸或喝茶，午後三點就不再翻閱公文夾卷，那般優游身輕的形影，那些人沒有名字卻都有一個「長」字稱謂，在他口中，從省農林廳到他處裡的任一課，從森林系到與活樹死材全無一絲關涉的莫名的系所畢業，在他口中反正都是長，都有一方小而狹的官印可以核定，派遣他這個也非森林系所出身的約聘人員，僅會開車的司機，到任一處轄下的山林裡，去出張。

他是日治公學校卒業，與在終戰後習過粗淺漢文與基本北京國語文的母親，縱然識得大半的字，學力隔閡，他倆從不檢查我的功課，只在意放學後的我是否在一定時程內仍舊保持著端奉書本的身段而已，即使書本不等同課本，他必然將大辦公桌後輕閒的身影與來日的我應有的姿態重疊一起想像了。他不在，於是期待的畫面就交付給母親，出張的他或者體貼不到，母親竟日兩頭忙於家事與雜貨店裡的零星交關，我即能終夜地投注在荒於嬉的雜事之中，或與屢屢無端襲來、籠罩我的龐大而微絲般的孤獨感，進行著無終始的抗衡。

只是，我偶爾還是從湮沒我的空虛裡抬頭換口氣，想起出張的他去哪了呢？母親回的答案除了冬日季節限定的火燒山打火勤務外，隸屬埔里林管處駐在台中總處的他，大多是回埔里工作站去了。那站在埔里中山路上，不甚堅牢的鐵柵門後兩排杉木或是尚楠森森地夾靠碎石與黃泥路，我曾坐上父親的車窸窣索索軋壓過這一段，似乎模仿自遠山上人造林林道的路面；有時，我猜想得到，工作站內他僅短暫停

處，又窸窣窸窣碾過碎石，往母親口中其他的答案去處了，台 14 甲線的霧社、翠峰、鳶峰合歡山乃至大禹嶺到梨山有可能，或者往國姓，我知道水長流與另側的魚池或更在山另側的溪頭都有苗圃，有時當然更遠些，到充滿原民語、假名直譯而成的不成義的迢遙山名。這一切，母親只是籠統地說出張去了，當時的我未再多詳細盤問，也許就只因本國地理不考，也許因為父親終將會回來。

他會回來，但往往僅趕得上已涼的飯菜；有時會提早，晚餐前，帶回陪長字輩人物開會發得的便當，母親留給我，因為盒裡菜肴總比她日常手藝難得，他不吃，待我放學慢慢閒晃回家後，他早已一人安靜地用完餐，軟爛的絲瓜配下開水泡飯。這是另一種出張形式，於我卻更鮮明有滋味些，我躲著他揭開飯盒，不會細問味覺鮮明的來歷，他也不開口，留我自己在廚房咀嚼著少年時期敏感的自尊。

後來父親不必開車，繳回了林務局配發他的大型四驅吉普車，不上山了，開始蒼老。他回家了，卻換我鎖上房門，開始有意識而無意義地遍走許多處山林。彷彿尋找什麼，我可以幾小時在林深處開著車，除了寂寞什麼也不想起，或在陌生的小村外停車，吸菸，抬頭見到標示，突然閃逝母親曾經交代的地名，才知道，原來他來過，出張的時候。

一種恍然醒悟，我似乎找到一片拼圖，關於年幼與少年階段，生命的斷片，在此時此處，在日暮的昏濛或是午後雨中，無預警地遭遇。

原來，他來過，在某次我回家時遠遠沒望到吉普車停放門口的那一晚。

我是為了這個地名來的嗎？尋繹不出更適切的答案，我反問，為什麼？

為什麼？回憶起年幼時的我心裡那般微微的滯悶與空白，一種怏怏不得紓解、沉默的缺憾，其中沒有音聲、沒有嗅息，僅有的剩一種凝視。在那些無甚言語，連錯肩交會都少的日子裡，我能憶起的僅餘一種凝視。

循了視線回望，他已經開始蒼老，坐在客廳裡側一張皮單椅上，有時兩肘支膝，或是右臂橫關著扶手托了頤，那是退休後更加安靜的他，而這頭青壯已然在謀生的我，隔著長玻璃几在最遠邊的軟凳上，無賴的午后，母親在看戲或輕輕叨唱一首日語歌，雙手在熨斗與熨馬間妥貼順服著一件長袖襯衫，無賴的沉悶裡，我點菸，走近去遞他一支，再斜移過長玻璃几，再坐下，時時的餘光，就瞟見他的眼色定定拿我望著。戲文在走，主角的歡欣悲苦在流續，她認知的ひばり、我知曉的美空雲雀的調子在叨唱，這些父親從不感興趣（除了年輕時跳過交際舞，肝病前關於酒的酣樂，與偶爾的牌局，我不記得他曾經明亮地享有其他的趣味），就是望著，不離不即，不深邃也不明亮，不急切也不渙失，灰灰黢黢地，穿過兩處煙霧，安靜而平凡。

地望向低頭逃避的我。始終我沒回應過他的眼神，無論是以同樣的注目相迎，或是言語。我與他，注定是沉默的子與父。

這般沉默的關係，大約偶有兩種冰釋的例外：一是有酒的集會，而且只限定一小家人的席裡，我們這絕少外筵的人家，僅有的機會大約就圍爐夜了。他肝病晚期早不能飲，酒精能催化的唯只有我，與我的勇氣與話量。他是老公務機構下的政治認同，思辨得不深卻堅確難易，但這種氛圍底，禁忌也少了，他多少能笑意地聽些對立的異色言論，或者真是因為歡愉的年節使然，或者因為這最小的、寡言的兒子終於開口。

然而交集最多，談資最無盡的，還是路。

哥哥們也在，四人的總里程數輕易地過百萬里，於是去過哪、經過哪，距離、速度、遲緩、遠近、顛夷，乃至道路的接駁、土產與滋味、行伴、天候，至於地名，總在日語、北京話與土談俗名間核對、澄清。父親腦海裡的地圖是舊式的，不識許多新闢馬路，話頭由我說「你走過某路嗎」開啟，通常他先是講、接著問、然後傾聽、至末則剩餘微笑。

另種例外，則是我遠行歸來時。每回旅行，他會先透過母親來探聽我的去向，路程若只遠還好，若是需上山開車周折，母親會轉遞來他的異議：何必呢？一、兩日後，口訊換做：不妥吧，危險。回復沉默的我不點頭也不搖頭；直到出發之際，母親倚著門叮囑小心，他則仍在靠裡的皮沙發上，不發言語地鐵青臉色。每晚履行應允的平安回報時，母親又傳達他無聲的示令：你爸爸說，那條路不要去！雖然，大半我都還是寬了心去了。盤算著，至多是在他跟前不提就罷了。只是，我不免仍舊講的。時常是旅程的尾聲，只要尚未至凌晨，他會推拖地不睡，候著，或者隔幾日，在另一場各自盤守客廳兩端的無聲闐默裡，他似乎候著，有莫名信心地，我將會向他核實一處山林、一個地名，一條路。

他從未顯過不高興，儘管我違忤了他。甚至有點難掩的歡喜，當我拼湊出一處山林的樣貌，描述一個地名，點線成面，鋪成一條山路通向他時。

猶如讓記憶領著循著路行，他起身走向配發他、忠實他的吉普車，噗噗噗，旋動引擎，山雀驚起，夏蟬的啁唱一時俱滅，隨後不辨遠近的一隻又開始試探地鼓舞，終於又鳴動整片林野，他駕動車，迎面而來是春日的山櫻、秋初的莢芒，風起時迷塵瀰天，冬深時雪鏈正一顛一簸履上殘冰，白晝時泥濘的膠輪滑過山泉溢滿的路面，夜晚時看遠燈撲撲打亮彎處一柄凸面鏡的寂寥。

他會不會行得太深？

我喚他。

有時他沒即刻回答，像陷入回憶裡流連著，那裡電桿還是柳杉的身，總統牌是高檔的菸，而前一晚黃酒的乏人口感仍讓他抱怨未休。「你去過嗎？」我問。他在那一端拉起他喚叫ブレーキ的煞車，回頭望向我，招手，引我到他眼中盈綠堆翠，而我望去卻是已經綢黃一片的黑白山林前，在他瞳裡，我原以為會見到山嵐翻飛，陽光正穿透了竹林，沒意料，他只是定定地瞅著我，示意我不該蹲在碎石的路肩，不妥，危險！換至傍山的溝旁，他開始要說汨汨湧來的，關於去過的細瑣的事。

後來，他沒說完就走了。最後一回，是在大暑的昆陽，我從崖側的水泥墩上扶他下來，他還未說滿奇萊連峰的名字，我說，下次帶你到新建的松雪樓，他點點頭。之所以當日未過武嶺，因為他說，午後的合歡山路，危險。他沒說完，後來也來不及說完。我的遺憾是從未曾問他，那些出張的日子，究竟他都去了哪裡？那些年幼時的午夜，或是圍爐晚上空他一副的碗筷，那些平凡的晚飯已然騰騰就緒的日子，他到底去了哪裡？

父親離去以後，我依然習慣在山林裡游走，但是唯一諮訪的對象剩母親，每當我走回一條路，問她：霧社右轉到哪裡？她說後萬大。

不去的話，再直走呢？親愛。

再走呢？さくら桜部。

我說不是，那是春陽，往廬山，是另一條路。

現在換她老了，提起山間的路，她只浸淫在兒時逃難的回憶中。母親在她二十四歲那年隨了司機父親下陡峭的碎石路，離開令她抑鬱的霧社山村，逐漸對於山路的回憶淡了。或者說，僅剩兒時讓她願意元氣地回省。她是有個小學同學赤足越過獵徑，那麼多頁岩的裂面、蒺藜與含羞草，到桜部回說萬大部來襲，然後她也跟著逃離奔跑，小學內緊急鐘聲響起，老師在校門前叮囑不同部落的小孩回到不同的部落，他們沒說的是不同部落的大人即將要把不同兩字，一次地徹底快意染紅。母親只浸淫在這般的回憶裡，回憶裡長刀與矛在草叢尖上閃映著日光，青蚊盤旋了數日，而不同部落的小朋友也早已不相言語了數日。她記得母親這幾晚將浮滿青蚊的臉盆水倒了幾回，她記得那盆水本來置在燈下是為了引誘大水蟻，這幾晚卻是滿滿的小青蚊，像揉細的翠草梗，她記得，母親說過，高砂要出草前這青蚊會先滿天地飛。所以她也跑，忘了自己不是部落的小孩，只記憶了恐懼。

但我喜歡聽母親說さくらの語調，揉著和與高砂的氣息。

你知道萬豐嗎？知道。

你知道武界嗎？

有個水壩？

她終於想起來。那是碧湖，萬大水庫再往下，攔的是濁水溪水。

記得啊，你爸爸帶我去過。

是啊，爸爸去過了，我也去過。

那在前日，雨停的午後，在水壩前的山路上，我與年輕的父親再次相逢。

\*

〈鯨落〉

回家的那一天，天氣很晴朗，陽光彷彿毫不吝嗇，傾落而下，整座蒼穹被染成漂亮的靛藍色。

照慣例，母親沒有來車站接我。她獨身一人，從印尼嫁來台灣這個荒僻孤遠的小鎮——她向我描述過，出嫁前，以為會嫁到一個先進富裕的大城市，沒想到除了柏油路與路燈和水泥房子，強過她故鄉的泥巴路跟吊腳樓以外，竟會是這麼個始料未及的小鎮。

母親遷就著父親，遵循著她在故鄉時溫柔勤儉的生活習慣，她是長女，總要替家族承擔點什麼，替我從未謀面的舅舅們深謀遠慮。在鄉下，女人總是可以那麼輕易被犧牲。論及犧牲，她臉上沒有什麼表情，語氣裡亦沒有，好像在談論普通的天氣一樣，絲毫不以自己的犧牲為忤。

所以嫁到這裡，不過就是換了個地方蹲而已吧。我經常這樣想。

母親日常的生活，就在家裡、菜園、雜貨店、最遠會去菜市場買菜。總是趿著一雙透明果凍色浴室防滑拖鞋，咔啦咔啦地走過鎮上最大那條街，走進菜市場。她出門

時不喜歡帶著我，總是一個人，沉默地在菜園工作，缺了什麼，要嘛是自己去買，要嘛從口袋掏出一張揉得軟皺的粉紅色百元鈔給我，讓我替她跑腿。我印象中，從來沒有母子一起上街買東西的畫面或者記憶。母親的國語不太靈光，即使是天天要外出，依然也只有學會了最基本的那幾個句子。

我的右手小指，因為出生時在產道被擠壓到，或者本來先天就發育不良，總之它永久地麻痺。拿筆寫字的時候，小指麻痺的缺失巧妙地顯示出來——它既不會全面地干擾到握筆，但是筆桿靠在中指上，隔著無名指，傳來指揮不動的小指。像右手缺失了一部份，我的字跡因此微微地歪斜，不說的話，是看不出來的。

我很在意這件事，所以特別勤勞地練習寫硬筆字。因為我經常聽見別人私下談論母親，「那個外勞仔」。於是我更加認真練習寫字，老師因此稱讚我，把教室日誌都給我寫，每個學期都是。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寫字時小指無力地被手掌拖動，身不由己地隨著其他四隻手指工作。我知道我的某部分，已經死去、見不得人的那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被隱藏起來——透過勤勉和認真，就像努力讀書，別人就不會叫我「外勞仔的囡仔」。

幸好我麻痺的不是食指，或者中指。我經常這樣想著，不知道是慶幸，還是其實只是因為不能怨恨母親，所以只好找個理由安慰自己——其實我一直很在意吧。小指隨著年紀漸長，漸漸地在外形上和其他手指有了區隔，它比較小，一眼就看得出來，還帶著一點僵硬的弧度。我不能驅使它，它總是以一種任性的弧度彎曲著。我的字跡愈來愈漂亮，很多老師都稱讚我的字比大人的還漂亮。

要比大人的字漂亮，真的太簡單了。鄉下地方的大人，學歷都不高，很多人只有小學畢業，他們的字好醜，像小學生那樣醜。每天我替老師收聯絡簿時，翻開到老師要批閱的那一面疊起來，那些「陳」、「李」、「林」、「王」，歪歪醜醜的，比起他們的小孩的字，根本沒有厲害到哪裡去。偶爾有幾個，家裡是公務人員的，家長簽的字就會好漂亮，端正飄逸的楷書，一筆一豎結尾還帶著上勾，牽絲拖到下一畫。我經常會幻想，他們就是我的父母。

母親的國字就跟我同學們的字一樣，既醜又幼稚，活像小學沒畢業的人——她好像也只有小學學歷。我小心地撕下作業簿上的白紙，把別人家長端正的字跡給臨摹下來，回家以後，在日曆紙的背面練習，模仿那種運筆的方式，每一畫勾起來都帶著成熟的味道。我們的字跡好相似呢。我是不是他們的小孩？

我的聯絡簿裡，經常寫滿老師的朱批，大部分都是稱讚我的。可惜母親看不懂，父親，更不會看。

父親喜歡在晚飯後酗酒——我不知道他那樣到底算不算酗酒，因為他的酒量極差，一瓶 330ml 的啤酒，就可以醉得找不到方向。我是該感謝上天的吧？父親量淺，一個晚上的酒錢要不了多少，他喜歡在家裡獨飲，假如出去和朋友吃飯，通常是醉到被扛回來。父親雖然酗酒，但說實話，也沒給家裡經濟造成什麼困擾，他隔日都能準時起床上班，什麼都沒耽誤到。

通常吃過晚餐，母親會跟上她那雙透明果凍色拖鞋，去替父親買一些鹹酥雞或滷味給他下酒。我會自己安靜地去寫作業，知道不要打擾父親一個人和啤酒的約會——父親喝醉了，不喜歡人家吵，小時候我拿過聯絡簿給父親簽名，換來好幾個巴掌跟一頓破口大罵。挨打過的隔天早上，父親沒事人一般照常起身，見了我還給我一百塊早餐錢。我不知道要親近他還是要畏懼他。

後來我知道了，吃飽飯就回房間寫作業，把夜晚留給父親跟他的啤酒。

但是母親躲不掉。鄉下人對她這類外來者，總有許多憑空聽來的想像和謠言，父親統統都聽進去耳朵裡。所以父親嚴厲地限制母親的行動，連代步的腳踏車都不肯給母親，也禁止母親和娘家有過多非必要性的往來。台灣人總認為外籍新娘是來台灣想辦法撈錢送回娘家的。父親似乎也這樣以為，儘管母親已經夠伏低做小，幾乎卑微地貼在泥土上，依然無法打消夫家、鄰里對她那種沒來由的猜忌。父親喝醉以後，經常會對著母親叫囂，手腳揮舞著，大概是在責怪母親害他成為街坊茶餘的談資。偶爾我隔天起床要上學的時候，看到母親起了個大早在忙著餵雞，眼角有絲絲瘀血。我心中雪亮。

以我對家族、父親淺薄的了解與認知，我不懂父親每晚買醉的理由與動機，因為似乎沒有什麼值得讓他如此失意的事情。他普通的小鎮人生裡，從出生到長大，沒有經歷過什麼至親的垂敗或者家道中落。我大概能懂父親對母親那種沒來由的刻薄與惡待，起因於街坊鄰居對外籍新娘的流言蜚語，令他倍感蒙羞，所以他緩慢地惡待母親，刻意地限制母親的行動，她的生活範圍——拔光一隻雞的羽毛，然後圈養在極小的惡地裡，看看這個可憐的生物能夠忍耐到什麼極限。

除了母親以外，我也被父親冷淡地對待。我不知道應該要親近他還是疏遠他。我在學校良好的表現沒有引來他絲毫注意力，我知道鄉下人喜歡比來比去，所以更努力在課業上力爭上游，很確定，我在學校的表現會經由別人的大嘴巴傳進父親的耳朵裡——但是他始終無動於衷。我故意考差過，希望他主動過來罵我一頓，至少那也算是一種關注。

但是父親沒有。我趁晚餐還沒開動前，主動遞上考得很差的成績單給他簽名，他看也不看一眼，扔在旁邊，吃過晚餐，繼續喝他的酒。

可是我只有父親能親近了。如果不親近父親，我又該親近誰呢？

我忍受不了伴隨母親身分而來的指指點點，更暗恨她生了一個小小的殘疾給我。母親對我同樣淡漠，比起父親來，並沒有多出一絲溫度。她只有日常的洗衣打掃做飯，達成溫飽我的最低標準。簽父親拒絕簽的學校成績單、回條，在我提出需求的時候帶我去買東西。她安靜沉默得像一個機器人，忠誠地執行她被賦予的任務。我們大概彼此清楚我們並沒有互相喜歡——我拒絕親近她的原生背景，她應該也討厭我酷似父親的臉。

父親就坐在那盞水銀燈下喝酒，夜夜如此。

他什麼都沒有做，卻牢牢地扼住周圍一切。母親被他踩在地上，我隔著距離看他，卻永遠觸碰不到。這個家，安靜得像一場緩慢而巨大的死亡。

母親是裡頭深陷的蒼蠅，早就放棄了掙扎。

我不一樣，我還可以飛走，遠遠地逃開。我的成績很好，就算父親母親從來不在乎過，但是至少收穫了老師關注的眼光、其他大人的稱讚。這麼努力想遮掩自己的缺點，也的確成功地成為了一個什麼。老師常在聯絡簿誇我孝順懂事，把教室日誌給我寫，習作讓我批改，成績讓我登記。或許學業上的成就，是我能斬斷一切的動力。街坊談到我，不會把我跟連國語都講不好的母親連結起來，只會說「那個全校第一的」。

高中我就靠著好成績拿獎學金離開家裡了。這麼多年努力扮演的角色，竟然還有讓我提早離家的附加價值。我沒什麼慶幸，到了人群裡面依然害怕及自卑，怕有人察覺我的殘缺——不管是我的手指還是我的內心。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頑強，父母親對我幾近遺棄的冷漠，竟然也能這樣地長大。朋友對我的背景一無所知，師長們一樣喜愛我，我像蜚蠊一樣，棲息在陰暗之處，身軀扁平可以塞進任何形狀的縫隙裡，輕易地生存下來。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覺得這樣沒什麼，經常對「做自己」之類的心靈雞湯式口號感覺到諷刺及好笑，我這樣的孩子，沒有侈談「做自己」的本錢。

離開家，讓我幾乎忘記了那些陰鷲的往事，我佩服自己不為沒有意義的事情困擾的決絕。我依然以一種幾近刻苦的態度在念書，因為我十分清楚，想要更遠，更遠地離開家裡，只能靠自己去掙一個機會，一個遠走高飛的機會。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回去。不是因為怨恨或者什麼的，我並沒有被如何地惡待。單純只是不知道如何



回去，怎樣面對父親與母親。他們把我遠遠地推拒開來，我像在玻璃燈罩外撲騰不止的飛蛾。

父親在我念大學的時候病逝了。聽說重病的時候，母親仍然在病榻旁照顧他。母親的一生都在奉獻及犧牲，或許是從我未曾謀面的外婆身上得來的習慣，一家子食指浩繁的男人總仰望著女人去奉獻點什麼，然後交換點什麼，苟延殘喘下去。母親的奉獻照顧換來街坊鄰居的一致稱讚，我想，對她而言，也許一點意義也沒有，反正她也聽不懂、看不懂那些沒來由的尖銳惡意轉換成什麼帶著憐憫的同情。她不懂，也不需要懂。她被外婆教育得微小卑微，不用管外界的風雨，儘管燃燒自己就是。

我回家奔喪，回家的那一天，天氣很晴朗，陽光彷彿毫不吝嗇，傾落而下，整座蒼穹被染成漂亮的靛藍色。

鯨魚死去的時候，屍體往下沉降到極深的海床上，慢慢開始腐爛，這個過程會持續幾十年，到骨骼完全被分解為止。

我們都在緩步邁向死亡。我一出生，就有一部分已經死去。母親嫁來台灣，異國婚姻更毋寧是場緩慢的死亡。我們一起在這個淡漠空洞的家裡共同慢慢死去，不是立即的死亡，而是像鯨落一般，在不見天日的某處，沉默地慢慢分解。

母親沒有出來迎接我。靈堂已經設置起來，供親朋弔唁。母親盡責地扮演未亡人的角色，沉默地摺著紙蓮花的花瓣，等到摺夠了，便拿橡皮筋束起來，反摺起來，掰成一片一片的蓮瓣。父親至死，都要母親打點照料，他的影響未曾遠離。

我站著看了一會，坐在小方桌的板凳上，拿起印刷的金紙摺起蓮花。紙上繁複細膩地印滿往生淨土大悲咒，卍字環繞著花瓣外圍，印著福祿延壽四字——普願災障惡消除，九轉蓮花收圓台。

\*

〈閻王低頭〉

「外婆，我胃痛。」

外婆打開透明玻璃罐，舀一小匙白粉入我口中，用掌心按壓我的上腹。那陣子嘴饞，零食全不忌口，胃常悶脹打嗝，湧逆酸水。這罐神粉是仙丹，沒多久，胃已不再翻攪。

「這是什麼粉啊？」

「吃就對了，有耳無嘴。」

外婆家的中藥舖位於僻靜的大洲村路上，四周環繞稻田，店舖前方有條蜿蜒小溪。連棟的矮房建築後邊是方形廣場，用來曬藥材及稻米；最左側是藥舖，中間是臥室，最右邊則是灶房。有時看診時間太久，外婆會示意我去灶房拿幾顆饅頭給病人充飢。每次進出藥舖，門口外婆飼養的黑八哥就會在籠裡撲嗤拍打翅膀，大聲說著：「攔再來。」

外婆為保佑藥舖生意興隆，在曲尺形櫃台旁供奉祖先牌位，牌位前放置一座圓唇、圓弧鼓腹的小香爐，幾炷香長年插著，這罐仙丹就放在供桌上。即將上小學的我臆測，這瓶仙丹來源應是香灰，節儉的外婆每天祭拜時必捨不得丟棄，再添加祖傳祕方調成色白的仙丹。我常朝仙丹罐拱手膜拜，幻想這藥罐是太上老君的煉丹爐，爐嘴裊裊升起幾縷白煙。

病患若因腹痛胃脹、腸胃潰瘍前來就診，外婆便取出一些仙丹。小時我體燥常流鼻血，外婆先痛罵我是否吃冰？接著大喊閉氣，火速拿棉棒沾一匙仙丹粉朝鼻孔吹氣。哈啾幾聲平躺休息，不一會兒，血就神奇地止住了。外婆說，仙丹粉是用一種骨磨製的。我若再追問是什麼骨，外婆就會斥責囉嗦。

有次附近柑仔店老闆的兒子耳朵出膿生瘡，吃遍中西藥仍未治癒，聽說藥舖裡有神效仙丹，前來急問。外婆先將粉擦抹在孩子的膿瘡處，叫對方按三餐內服，才兩週，傷口便結痂。事後老闆特地贈送一塊深淺間雜的紅花布當做謝禮。外婆咿呀咿呀踩著老舊裁縫車，縫製成睡覺被單，一展開，床舖頓時像張花床。但外婆仍是長年穿著一襲過膝的藏青或灰黑布衫，下身配著深黑寬鬆棉褲，喀答喀答跣著木屐；曬藥材時，便把過長的前襟摺起，塞進褲頭，做著粗活。

客人前來領藥，我幫忙慎重地叮囑服藥方法，魔幻藥材的奇效：「這款仙丹叫『閻王低頭』，用十年一花、十年一果的奇異還生草藥提煉，保證藥到病除。不可多服，一日三匙為限。」舅公姨婆、鄰居們虔誠領藥，表妹在旁拉我衣袖：「你剛才的話，是史豔文為了救藏鏡人，拜託冥醫的台詞。仙丹不就是香灰嗎？」我拿片山楂，塞住表妹快說出事實的嘴。

戲劇中的台詞，也適用現實生活。這藥粉對我及許多病患而言，是祈求閻王能低頭的願望。

仙丹神效在我的大嗓門下廣為人知，外婆常氣我的誇言，訓斥做人要老實點。我聳肩吐舌，快速跨入右側門檻，一溜煙跑進主臥房電視前蓆床而坐，看布袋戲、歌仔戲。黑白電視，增添生活幾許色彩。

有天晚上，藥舖打烊關好門窗，外婆和我悠閒地坐在臥房收看歌仔戲。當時楊麗花飾演的薛平貴迷倒一票婆婆媽媽們，每晚村子巷口靜悄悄的，大家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平貴寶釧分離，跟著劇中人掉淚。

「寶釧啊——光陰已過十八年，青春一去不復還。菱花鏡中照人面，模樣不似彩樓前……」寶釧尖細唱腔揚起，忽然「碰——碰！」門板響起撞擊聲，外婆趕緊開門，示意我把電視聲量轉小。正演到闊別十幾載的平貴蓄滿髭鬚歸鄉，夫妻就要團圓了呢。

「按怎？」外婆叫了一聲，我好奇望外看，一位身著灰布長襖的老奶奶哭喊兒子被警察抓走，兒子身上有嚴重刀傷，血流不止，她得趕緊送藥到看守所。搖搖晃晃快暈倒的老奶奶緊抓外婆衣袖，急問有無止血藥方。外婆赤腳小碎步跑到左側藥舖，打開大燈，塞給老奶奶那罐仙丹：「沾點水敷在傷口上，不到半小時就會止血。」我原本懊惱戲劇中夫妻即將到來的重圓被打斷，此時驚嚇得噤聲。老奶奶走後，外婆連聲歎氣，說戲劇和人生，最苦的都是分離。

外婆對那晚的事始終緘默，我若好奇詢問，便惹來一頓訓叱。詭異的是，之後幾天，上門求診的病患無預警地增多，來問診，也來問那晚的事情。我在櫃台前幫忙包紮藥材，病人們交頭接耳，不時問我那晚事發狀況。當時年幼，不了解他們口中的國民黨、黨外是指什麼，只能靠一些聽聞拼湊原貌。據說老奶奶的兒子認識美麗島事件核心人士林義雄，兩人同是三星鄉人；林義雄被捕後，警方又到大洲村捉拿名單上的叛亂罪嫌。

有位中年阿姨自稱和老奶奶熟識，她口沫橫飛地轉述老奶奶當晚遭遇，彷彿身歷其境。老奶奶家四周全是田埂，此時正值秋收，廚房大灶邊的角落堆滿柴枝稻稈，高與人齊。警察衝進老奶奶家搜人時，老奶奶顫抖哭喊，沒人啦，夭壽……警察拿著刀、棍這刺那揮，廚房瓶罐碗盤碎裂一地，狹仄空間充斥著尖叫哭泣與吆喝怒罵。一個警察拿著長刀刺入稻稈堆，老奶奶驚叫跪倒，長刀抽出時，刀鋒的紅染在地上，草堆漸漸被染色……

她尚未說完，外婆用力喊噓，沉著臉拜託大家噤聲。那陣子外婆嚴禁我出入藥舖，厲聲叮囑不可亂講話。我委屈掉淚，只不過轉述大人之言罷了。外婆凶煞的臉太可怕了，我只好用靜默，遮蔽那晚怵目的血紅。

上了小一，我回到鎮上。寒暑假回去看外婆時，村上西醫診所一家連著一家點亮招牌，嶄新廣告看版用新穎 POP 字體引人注目。外婆的中藥舖外，那木製匾額一天天老去，上面布滿灰塵斑駁，如同外婆漸漸蒼老的臉。上門求診的病患日益稀少，多是親戚老友前來串門子、話家常。

我安慰外婆，藥舖有鎮店仙丹「閻王低頭」，不怕顧客不上門。小時我為仙丹取這綽號，外婆會瞪視，怒叱胡鬧，此時她只搖頭歎氣說，這孩子中了布袋戲毒，病得不輕。

後來外公年老病重，外婆每天忙著照顧他，無暇顧店。外婆笑容愈來愈少，我捧著仙丹罐跟外婆說，服了這帖藥，閻王也會低頭；她沉著臉接過藥罐說，現在任何藥方，只能祈求閻王借魂，多活一刻是一刻。

外公走了之後，外婆再也無心打理藥舖。每隔幾天，親友擔心外婆孤單，會常來店裡閒聊；反倒是我上了國中後，升學壓力大，愈來愈少回鄉下。

日子無聲地往前走，再回去探望外婆時，她和供桌上的仙丹藥罐一樣沉默嘴閉，同樣布滿更多的灰。櫃台後方兩排木製藥盒已經很久未被開啟，約略嗅聞到久放藥材的霉味。叔舅們曾提議將櫃盒清掃或拆除，外婆搖頭說，東西就按原來樣子放著吧，便陷入冥思。外公的走，關閉了店舖的熱鬧，也關閉了外婆的笑；只有當孫子們回去探望，她才會稍稍展顏。

姊姊常抱怨學業、社團兩頭忙，三餐不正常，胃常犯疼；我罹患隱性地中海型貧血，站久了容易暈眩。記得「閻王低頭」也能治貧血，但藥只剩下一點點。外婆叱責我們姊妹怎麼不愛惜身體？說等等小販會送墨賊仔骨來，她要現殺磨製。

現殺？什麼骨？我和姊姊沒聽懂，彼此互望——仙丹來源是動物？

不久，小販開著貨車前來，外婆拄著柺杖緩緩踱到車前，挑了兩隻烏賊，再步行到灶房。她把過長棉衫塞進褲頭，捲起褲管衣袖，拿著木砧板墊在流理台上，用刀切開烏賊肚子清洗，取出腹肚中間一只橢圓形乳白色薄硬骨頭，彎腰費力用鋼刷梳洗骨上的髒墨。兩只薄骨碰撞，喀咚喀咚響著，真難想像烏賊肚裡發出的聲音如風鈴般輕脆。原來，喚了十幾年閻王會低頭的仙丹，是用烏賊骨頭磨製的。外婆解釋這是「墨賊仔骨」，可治胃病、貧血、膿瘡與止血，正式的中藥處方箋名叫「海螵蛸」。

嚴重駝背的外婆因腰痠喚人幫忙，我嫌味道腥臭，且飄散鹹澀海水味，躲得老遠。她歎口氣，提起以前外公都會主動提水、幫忙晾曬。外婆休息一會兒，又起身刷洗

骨頭、浸泡再換水。她提到外公時，頓了好幾秒，靜默看著水盆，我不禁臆測，她是否泡在過去的回憶中？

整個下午，外婆不斷重複將薄骨浸泡、換水、再洗淨。原本泡水三天以上才能去除鹹腥，因我們要回鎮上念書，她只好先行氽燙，一邊低念著，這次磨製過程得加點甘草粉，才聞不出腥味。我掩鼻蹲在灶口幫忙丟材枝、燒沸水，再和外婆一起擦拭燙過的骨頭，夾在衣架上曝曬。外婆威脅，再胡亂飲食，就不再做這帖費工的藥了。她轉開電視收看氣象，連說好好，日頭炎炎，適合曬骨頭。那晚我從大洲回到小鎮，沿途飄著海水的味道，手上濃鹹的腥澀彷彿悄悄滲入家中。

外婆病重時，我已經大學畢業，不再無知地要她服用仙丹。閻王怎麼可能低頭？倒是仙丹後方的供桌，經常插滿家人祈求外婆趕快康復的香炷。外婆不喜歡西藥，病重時常叮嚀母親、阿姨熬煮湯藥，藥壺底層常被爐火熏黑。外婆教我拿墨賊仔骨刷洗壺底，鍋具神奇地光潔如新。薄骨拿在手上，海的味道已散，丹藥的仙氣也褪了幾分。

外婆過世後，我們回大洲整理遺物。外婆生前飼養在門口會說「攔再來」的黑八哥，因那陣子我們長時間待在醫院，牠正值換毛期，乏人照顧，感染寄生蟲，毛髮幾乎全禿，只好送人飼養。清洗鳥籠時，柵欄上方用鐵絲掛兩只墨賊仔骨。外婆曾說，那是給黑八哥磨牙用的。我取下來刷洗，啞啞啞啞，就像外婆那天彎腰刷洗墨賊仔骨時響起的聲音。

\*

〈天空〉

莊裡的男人在掘耙了幾世代的土地後，仰望起天空。

無從考證是哪位先知向本莊宣報了這項福音，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我莊男人已是虔誠信徒。

清晨在女人醒前，男人已登上樓台，浸浴晨曦，仰首祈求美好的日子像曙光般到來。哼！不像樓下廚房內邊打哈欠邊張羅早餐的女人，只顧眼前溫飽，對應許時日既不求也不盼。

是對遠大、美麗未來的信念，讓我莊男人堅忍地站在樓台，毅然地搖起紅旗，激勵空中的鴿群盤旋復盤旋……

約莫在莊裡小學生吃完早餐背起書包出門時刻，一陣又一陣的哨音傳來。這哨音不像軍警配置的不鏽鋼哨那樣冰冷銳利，而有著滄桑又溫柔的音質，像愛人的低喃。多年之後，我在城裡的唱片行首次聽到洛·史都華的歌聲，條地想起當年沿莊內馬路魚貫上學時耳邊迴盪的哨音。

哨音起，鴿子便知收操了。這時鴿群會放緩飛行速度，繞著螺旋航線返回鴿舍，鴿子飛落，隨即爭先穿過柵門進入籠舍。一番激烈操飛，鴿子已飢腸轆轆，一見飼主，即撲身索食，但這副可憐模樣動搖不了我莊男人。訓鴿如同練兵，鐵打紀律，再渴再餓，也得待呼吸緩和、心跳平穩，才能喝水進食，稍一縱容，輕則傷脾損胃，重則致命。

中午，鴿子在各自籠房休息，此時我莊男人會像醫生逐一巡房關切，但與醫生不同的是，我莊男人視鴿如親，不會邊問病情，邊寫下一床病況。因此，往往一巡忘時，猛然想起中飯沒吃，隨即奔進廚房，掀開菜單，扒飯灌湯，旋踵鑽入發財車，猛踩油門，拐進田間道路，留下後車斗上歪歪斜斜的「農用」白字殘影……

當口袋式收音機奄奄地嘟個幾響後，忽地一個高八度的長音嘟，「現在是中原標準時間下午一點，這是 XX 廣播網……」這時嘉南平原上的日頭燒得正烈，廣袤裡只見我莊女人戴斗笠、裹花巾、套布袖、包膠靴，猶若在遙遠星球探險的太空人。太空人探的是人類未來，我莊女人沒那麼偉大，人類未來是你家的事，她們向來只顧眼前。

「夭壽咧！我若毋顧眼前，天頂會落三餐嗎？」對我莊女人，眼前這些莊稼比一切重要，只要菜長得好、米結得實，就能賣錢，有錢就能買魚買肉，付水費電費瓦斯費小孩註冊費……多的錢還能存錢跟會。對！話說女人們嫁進莊前，莊裡有幾棟樓房，十根手指頭算還有剩，「若毋是查某人吃苦耐勞、省吃儉用，恁呷查甫人連住攏住無路，還想飼粉鳥？」

古有明訓，當女人論其貢獻，男人若無順勢阿諛幾句的本事，最好就是閉嘴。偏偏我莊男人硬要回嘴：「開賓士的，有放粉鳥的，就是沒種田的。」此話一出，免不了就是一場激戰。我莊常年烽火，百年後或許歷史學家會這樣歸結：「戰火源於女人認命，男人不認命。」

認命就是認輸，我莊男人如是說。命是可以創造的，如同冠軍鴿。如何創造冠軍鴿？配種是關鍵。講到配種，我莊男人一人一把號，各有所好，有紳士配淑女，有美女配野獸，有黑白配、老少配、高矮配、胖瘦配、東配西配……族繁不及備載。

我莊世代種地，祖父輩前，終日勞苦，甚難溫飽，父執以降，勞碌依舊，但勞而有獲，難成大富，亦不匱缺。這種寒耕暑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並非不好，只是我莊男人受夠了！他們想擺脫土地的枷鎖，擁抱自由。既然土地沒有自由，就向天空求吧！人，上不了天，鴿子可以。

當鴿子從核桃大的蛋粒掙出那刻，一副楚楚羞嫩樣，卻已啣負解放我莊男人的使命。為確保這些出身超凡的鴿子得以安然成長，牠們被安置於幽靜密處，外頭布署毒餌、鐵蒺藜等防禦工事，阻絕貓鼠進犯。環境有醫療級的衛生，採光好，通風佳，日日清掃，週週消毒。牠們的膳食揉合科學與傳統，既重視脂肪、蛋白質、維生素、碳水化合物、礦物質、水分之均衡，且依四時節令摻配溫熱涼寒屬性藥材調息補氣。讓幼鴿住好吃好，無非希望牠們能以最佳身心因應日後的艱苦訓練。

台灣人對賽鴿設下極苛刻的規則，就連鋼索特技員、西班牙鬥牛士，甚至是以搶地盤為生的角頭兄弟們，只要一息尚存，都有再戰的機會。然而，台灣的賽鴿一生僅有一役。最無情的比賽往往也是最公平的比賽。一生一役，輸贏之後，一切歸零，生命更迭，天地復始。

鴿子出生六個月後就要參賽，片刻不得蹉跎。滿月，羽翼漸豐的稚鴿要學著離巢出舍，此時，牠們四顧茫茫，只敢在籠舍周邊踱步。幾天後，當這群鴿子再次出柵，牠們依然走走停停，只是探查的範圍更大了，牠們走到籠際停下，再一步就要懸空，肅然片刻，遽然張翅拔飛。首次飛翔，通常繞個幾圈，沒多久就會返回鴿舍。之後的幾天，我莊男人任由鴿子來去，藉以逐漸熟悉周邊環境。鴿子們不久便明白，這只是新兵入伍後起先的適應期。

鳥日子來了！天微亮，籠門一開，男人板著臉，眼露凶光，催趕半夢半醒的鴿子出操。有的鴿子出籠後，還留戀巢房的香甜，轉身欲歸，一道血紅幡影立刻襲來，嚇得趕緊凌空飛閃。這是固定的晨間操練，不分寒暑，即使是凜冽的寒流時日，依舊照表操課，只有雨天因擔心淋雨傷寒才能休息。當過兵的人都知出操辛苦，但有跑步、伏地挺身、仰臥起坐、刺槍術、五百障礙等項目交替實施，苦歸苦，不至乏味，鴿子別無選擇，除了飛，還是飛。

早上飛完，傍晚再飛。午後是我莊最忙碌的時候，除了老到不堪行動的老人、襁褓中的嬰兒以及照顧嬰兒的女人，幾乎全莊都下田去了。莊裡農地的果菜採收清洗包裝後，必須趕在鎮上的集散場關門前送達。趕不上，不是任由果菜發臭發爛，否則就要花錢送進冰庫冷藏，菜價好時，冰個一晚，無傷大雅，菜價不好，扣掉冷藏費不必倒貼就算好運。

黃昏，當我莊男人將蔬果飛快送至鎮上的集散場後，難免會遇上別莊男人請菸攀談，菸一抽，話就來，聊到興頭，招邀上酒家，喝幾杯，鬆一下。男人就是男人，別莊男人想的，我莊男人何嘗不想，但一想到鴿子，我莊男人馬上推拒，掉頭返家。趁夜幕嫋嫋娜娜地覆沒我莊前，一絲不苟地執行黃昏例行操鴿。

賽鴿採多關制，賭金累進。每關要在限制的時間內完成才能晉級，首關從六十公里起跳，最後一關三百公里。鴿子若要晉級，必須「速度」、「耐力」、「認路能力」三者兼具，前兩項可藉每日繞飛訓練加強，但「認路能力」得靠異地放飛，始能累積經驗。

起先，我莊男人大多騎摩托車到鄰近縣市海濱放鴿，幾次後，即須將飛行距離延至兩百公里以上，這時必須開車。我莊男人幾乎人人有車，但多是「農用」發財車，這車耐操耐用，但礙於無牌不能上高速公路，故不克勝任此項任務，所以要央請有轎車的莊人幫忙。開車要油費、過路費，莊內有轎車者可義務幫忙一、兩次，多次下來就吃不消，但顧及自莊人不便收費，只好藉故推辭。我莊男人亦非不通人情事理，日後求人開車放鴿，大多會奉上菸酒檳榔等禮數。我莊男人禮數不止於此，每有莊人外出探親、就學，上車前，他們往往及時趕赴車站，送上兩手草綠色的塑膠鴿籠，並諄諄叮嚀留意糧水，平安抵達後，莫忘來電回報放鴿時間。

比賽開始！隨著一週一關難度遞增，回來的鴿子愈來愈少，聚集樓台的男人卻愈來愈多。連莊內少數幾位對妻子一向唯命是從的男人也來了，他們是那種每當妻子咒罵「放粉鳥」是玩物喪志不僅附和還會藉機告誡小孩「長大不能這樣」的好男人，如今他們都來了。原來，他們暗中資助我莊男人這場翻轉命運的起義，如今勝利在望，妻可棄、子可叛，就是不能錯過光榮時刻。

我莊男人遠眺蒼穹，凝神等待天開那霎，鴿子宛若救主降世，免除鬱苦，賜賞自由。他們想過自由的模樣，自由就是再也不必下田，至於不必下田的日子要做什么？嗯……嗯……開著賓士到處去，但要去哪？……他們想破頭，熟悉的不就那幾處常去放鴿的荒僻海岸，其他就一片空白。空白又何妨，也好過被土地纏絆終生。

鴿子終於回來了，迎接牠們的卻是我莊女人。

隔天，鴿子以牠們的軀體在餐桌上莊嚴地贖償我莊男人未竟的自由。這天，我莊男人不上餐桌，佇立樓閣，背著空蕩的鴿舍，仰問白茫茫的天空。



## 〈不散〉

傍晚，霧裡含潮，街燈沒有亮起，我覺得很怪。

經過擁有便利商店的十字路口後，一路彎進巷子，空屋旁的那盞，依然沒亮。更怪的是，空屋的門開了，卻內裡無人，一片烏暗。晚風雖然輕吹，但霧散不開，月光又不明，只有流浪貓花花獨坐於屋前，看著我，可我不看牠，注視著敞開的屋內。沒有一點人的氣息。

才突然發現，屋前的那片鐵皮被拆掉了，流氓生前騎的摩托車也被牽至遠處，許是宗廟後花園最近整頓時，順手將其除去，以便工程進行。大概是這樣，也就不知怎麼，鄰里或工人進去過又出來，門卻忘記用鐵絲繫上，於是早已壞朽的門不管一室黝暗，兀自開啟，黑洞般，邊界以內結實地坍塌下去，什麼都無法得知。

包括流氓到底是怎麼死的。

其實是擁有隔間、生活機能完好的一間老舊平房，但是死的時候，屋內家具已寥落無幾，僅剩一張雙人大床，占據了客廳的正中央。地板堆滿酒瓶，帶著開過兩次刀的空胃，就那樣在床上躺了快三天才被人發現，原來已經死了。救護車來時，還以為只是像之前那樣，跑到馬路上齙牙咧嘴指著人車亂罵，因為妨礙交通而又被送進醫院，發生過不少次，於是大家不很在意。結果真的死了。

送到公立火葬場，匆匆做了幾天法事後，便火化了，屋子就此空了下來，無人看管，又經過兩次颱風，簷前鐵皮已然鏽蝕脫落，炎天無有蔭涼，雨日又不能擋雨，一直擺著也只是徒增危險，於世無益，拆了也好。無用的房子，門也索性不關了，開開的，一股濕潮味隱約散出，野貓並不進去，沿著空屋牆壁一路走向燈火人家處。內裡氣氛既不恐怖也無陰森，只是一直無聊乏味地暗著。

我沒有自己的房間，與母親、姊姊同睡一房，房裡窗戶正對著流氓住的地方，所以，應該知道才對。

偏鄉地區，整條路上住的仍多是同宗的遠房親戚，流氓即是其一，十幾年前將老婆小孩打跑後，便圈養了幾隻狗，閒來無事，罵狗打狗。以前尚有幾個友人、女人會來找他，可自從流氓開始自言自語後，也就漸漸絕跡。得了癌，開過刀，偶爾發瘋，工作是再也不能做了，有時來跟父親借錢，買了菸，兩人一左一右坐於廟前板凳上抽菸，母親說難看，深怕別人不知他們遊手好閒似的。

最後的那些時日，總數天不見流氓，房間窗外也甚少傳來罵狗的聲音，才從父親口中得知原來流氓常將錢全數拿去買酒，在家裡喝上好幾日。再出現時，人總見瘦，如此循環，喝著喝著，瘦著瘦著，就沒了。「他是鐵了心要喝到死的。」母親說，酒沒有人是這樣喝法，尤其是一個久病的人。

其實沒有人希望自己活著。他知道嗎？還是因為早就知道，所以才一心求死。反正是沒人在意了，這輩子造的孽也夠多了，死吧。

死吧，於是他便死在兀自佇立的大床，孤獨的島嶼。

迎面颳來一陣風，竟含帶微雨，路燈此時卻亮了，就著光，我直直朝一屋暗室看去，躺過死屍的床自是不在了，狗早被愛心人士牽養至他處，但這鬼地方，也沒有半點陰魂。

母親是相信有的，她認為我們這裡風水不好，祖上未積德，才會瘋的瘋、死的死，於是鎮日念佛，只盼早登極樂世界。早課晚課一次不落，重要節日還得去朝山，跟母親去過幾次，山上多霧，隨著朝拜隊伍三步一跪拜，心中雜然，只覺像是排隊緩步要去送死，便不想再去。

「你們都不去沒關係，反正以後我自己一個人去西方極樂世界就好。」母親生氣了，因為我們都不嚮往極樂，她很失望。也恐懼，平時若不懂念佛積德，我們遲早會跟這條巷子的其他人家一樣落魄離散，所以她長年茹素、勤於佛法，家裡的功德善田全是她一個人種下的，偶爾，她會因為責任太重、壓力過大而爆發開來：「你們都一樣，功德只有我一個人做行嗎？根本不夠，很快就會被你們耗盡了，再不懂得積德，惡報很快就會來了！」

始終都不太理解母親為何對極樂世界如此執著，也不懂我們家到底做過什麼傷天害理之事因而須受惡報，只知母親一生恐懼，唯恐我們家被沾染上詛咒。

陰魂總是不散。雖然我不太清楚所謂陰魂到底在哪裡。

為了減輕母親對極樂的重度嚮往，我盡量滿足她於俗世紅塵的願望。前三名的學業成績、研究所的學歷，考上高考領穩定的公家薪水，毫無掙扎地一頭游進辦公室文化與官僚體系裡，也不談戀愛，因為母親認為愛情都是孽緣牽引而來，到頭皆為一場空，於是我的周圍全是女性朋友，安全一如籠中之鳥。

但是母親依舊不快樂。

父親罹癌，兄姊工作尚不穩定也皆未嫁娶，或許，詛咒仍在，陰魂未散。母親一刻也不得放鬆安心，一下子擔心家人身體，一下子擔心家人工作前途、情場坎坷，但這些家人都不包括我在內。我是無須擔心與在意的，反正自小就是一路平穩乖順的小女兒，不用管，自己就會活得很好。

青春叛逆是何滋味，我不知道。只知庸碌地努力達成母親的每個所願，希望母親於現世裡能感到一點榮耀及眷戀，不要拋下我們，自己一個人去極樂世界。戰戰兢兢，專注於順從之道，不去管錯過多少美麗風景，將自己包起來藏起來，話愈說愈少，往裡、再往裡地將自我塞緊醃漬起來，數十年如一日，就這樣一路來到三十歲，這種既不青春、想老去又會被嫌稚嫩的年歲。站在這個節點，我卻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又正在往哪裡去，只覺得疲倦。

「我都不知道妳在想什麼。」母親說，不只一次如此抱怨。

都是自己選的，這種不愛自己，也不會有人來愛的生存模式。奶奶在過世前的祝福之語不就早早預言：姊姊是「嫁好厝」，而我是「找到好頭路」、「孝順父母」。未來人生的養分裡是不需要愛的，只要會賺錢、懂得照顧父母即可，就算是沒出息的父親、一心只求極樂世界的母親，也是要孝順他們。奶奶是這麼認為的吧，所以才把我當成工具一般祝福著。

因為不受寵愛的緣故，乖孩子是不會平白無故就有糖可吃的，必須努力取得成績來討人歡心才行。但那麼世故，真令人厭煩。

曾經想模仿姊姊那樣，無論大小事都鉅細靡遺地跟母親一一細說。可當我試著訴說時，母親卻心不在焉，最後總是打斷我的話語、自顧自地說起與我無關的事來，幾次之後，便不再說了。我想我的話一定很無聊，或是內容太平板引不起別人的關注，或者根本，母親對我的事我心所想，本就一點興趣也沒有。總是這樣，既不贊同我也不反駁我，而是突然說起別的什麼來，偶爾想表達心緒低落，也總被母親以正面思考的話語打住，示意不用再往下說。於是我知道，她其實並不想聽我說話。

她其實也有點恨吧，為何運氣總只降臨在我身上，而不分些給其他兩個孩子？或是父親？

自從奶奶罹癌過世後，流氓也因癌而死，巷口的婆婆中風又患上失智症，最末戶的人家則是害怕這裡治安不好，早早搬離此處，整條巷子在幾年間快速凋零，無人之地荒煙蔓草，只剩下我們與流浪貓仍在據守。到最後，就連父親也得了癌症。

大概是覺得終究敵不過詛咒，母親也慫懶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勤於法會與朝山，也甚少轉到佛教台聽講佛法，反倒開始追著電視古裝劇看，只要閒空，一齣又一齣地點選播放，眼睛、靈魂都隨著劇情的起伏而專注沉溺，就那樣看著，整副身心彷彿能從現世裡脫離出來，什麼報應病痛的，都可以不用再管。但也只是暫時的，電視關了，一下戲，憂煩復來，母親的愁容未減，又更添幾分厭世情懷，人遂顯老了，不散的魂魄與因果輪迴在母親日漸衰頹的眼睛裡也不得不淡薄起來。雖是那樣全心投入劇情，但往往看過即忘，俊男美女哪個是哪個，不太記得，只說那樣的癡情歡愛只會在戲中出現，都是假的，然後又繼續不斷地一齣看過一齣，日日夜夜，什麼都是假的。

極樂世界的事情也很少再提，遠方沒有了想去的路，母親的心思頓失所依，只能依附在虛構世界裡的悲歡離合，那裡悽美燦然，不似現實裡的人生，縱是演盡離合情節，卻無味得很，徒留煩悶憂傷，沒有一絲轉圜。路那麼黯淡，燈又不亮，母親即使念再多佛，凝滯之霧依然散不去。

經濟重擔的位置易主，母親鬆懈下來，很多事情變得拿不定主意，就連買日常用品的牌子也要一一問過，這個家，不知何時，變成我說了算。母親漸漸老得像一個小孩，我也理所當然成為了她人生的倚靠，這個不是最疼、但終究最靠得住的孩子。我開始喜歡裝扮自己，包包衣服鞋子，總不滿足地買了再買，買了又買，穿在身上亮麗好看，覺得開心，但很快地，又不開心了，就再買，再開心，一直循環，無止無盡。其實是因為，不管穿什麼，都很難看。

我長得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可是人生至此，已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大學時，有次好友談到，她的母親並不希望我們時常膩在一起，因為覺得我的個性陰鬱、又嗜讀思想黑暗的書，怕她也會被我影響，沾染上憂鬱的習慣。當時不覺怎樣，我們繼續是好朋友，她的母親也一直待我極好，我卻神經質地始終記得這件事：她的母親不喜歡我。不明朗的性格，以致時常拘泥於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事情只允許在自己心裡暗想，並不說出來，不喜歡讓別人知道，因為害怕別人知道後會更不喜歡我。人生之路堪稱順遂，卻不去看明媚的風景，只喜歡躲在滿室亡靈的空屋，將門門緊，密不透風，全身如怨婦般長出無謂無知的針刺，把全世界的陽光燦爛都刺走，如此安全，簡直萬無一失。

濃霧未散，火燒山的季節來臨，整個視線也只能往更模糊的邊界偏移。騎車沿著墳山，警察拿著指揮棒指揮交通，要我們依循指示繞道而行，山頭右半部已然焦黑，稜線之際尚有餘火，點點灰燼只能迎面而來。祖墳所在的這頭卻是安然無事，墳山入口處的有應公廟，屋簷上竟還裝飾著五彩燈泡，於闇夜裡一明一滅，散發出人工

的彩光。奶奶生前最寵父親，連清明掃墓這種事都不讓他去，說是命格嬌貴，沖撞不得，所以都是最孝順的二叔同其他堂兄弟一起去。

印象中，這個祖墳父親只去過一次，還是在奶奶死後才去的，後來因為生病，就更不可能去了，祭祖的義務，自然落到哥哥身上，父親已然從一家之主的位子偏離淡出，真的如奶奶所願，一輩子都是閒人，富貴得很。總會有的，只要有那些拒斥世界、甘於牢籠的乖孩子們在，歲月就會靜好如初，安穩自在，歲歲年年。

風漸停，祖墳依舊穩穩地高踞山頭，可見福澤深厚，母親顯然是多慮了，有乖孩子在，火勢想必很快就會止住。

\*

〈男人的手肘〉

「你在幹嘛？又不是小狗。」

也難怪 R 這麼說。我蹲在流理台邊，仰頭望著他手肘。

說這些話時他眼睛眯得很細很細，好像只有水能流進去。

「汪。」我喊。

他笑，小腿靠向我胳膊。炎熱七月夏夜，肌膚黏答答啪搭啪搭相貼又剝離，相貼又剝離，幽微聲響捲進上方流水聲，這才稍稍涼快起來。「涼麵？」我說。不是紅蘿蔔——沒聽到刷子摩擦，猜他正在洗小黃瓜。

「算你猜對了。」

不坦率。我拔他一根腿毛。他罵聲幹。又笑起來。從這邊看，鼻孔好大。

如果是老爸，這樣笑，鼻毛肯定會跑出來。

R 不只一次懷疑自己作弊，困惑我怎麼總能猜中今晚菜色。

這是從小練來的功夫。他不信，以為我打哈哈敷衍。

我跟著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不相信相愛的人彼此之間擁有某些感應。

小時候，真的是很小的時候（大概小學一年級不到），便經常站在廚房流理台前看老爸忙活。個頭太矮，什麼也看不到，只能盯著他那堆著圈圈皺褶的手肘。當時單親家庭還不多見——至少在鄉下不多見。即使街坊鄰居私下接耳竊語，大多數人還是選擇遮掩而旁人也就禮貌性迴避話題，彷彿這是椿見不得人的事。

但兩個處不來的人分開，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

憑什麼結了婚，就必須放棄理應是前提的「愛情」。

話還是別說太滿——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自己也會為了「婚姻」，做出從前意想不到的犧牲。

R 削起紅蘿蔔皮，想起前年六月初到福隆看沙雕曬傷蜷起的皮肉，聽著那乾燥而穩定的削皮聲，我想像著他那雙逐漸被汁液弄成橘紅色的超寫實的手。我不喜歡吃紅蘿蔔，不過自從知道我出現飛蚊症徵狀後，他幾乎每天都會端上一道紅蘿蔔料理：紅蘿蔔炒蛋、日式紅蘿蔔燉肉、洋蔥紅蘿蔔湯、酸梅紅蘿蔔滷排骨……最後甚至還出現——紅蘿蔔蛋糕（令人崩潰），連最期待的飯後甜點也難逃魔掌。如果提前知道沒辦法在家吃晚餐，他就會在晨跑結束後打一壺鳳梨胡蘿蔔汁。「好生。」我抱怨，嘴裡都是渣。他添一匙蜂蜜。我嘲笑他是小熊維尼。

誰教他總叫自己小狗。我記仇。

絞碎那些東西時，他按住蓋子固定的手肘抬得比平時高，整個身體跟著馬達運作聲轟轟震動，一緊一緊頻頻抽搐的肱三頭肌讓他的胳膊看起來格外壯碩。比我還矮的他，此刻像是巨人一樣。包括繃出青筋的腳踝，拉出一條晶亮汗水的小腿肚，還是他逐漸勃起擎起球褲褲襠的陰莖。我可以清楚看見他身體每一處被放大的細節。真誇張——又不是做愛，只是面對一具尾牙抽中的果汁機，就要動用全身肌群來對付。我忍不住背抵靠流理台邊收納醬油糖鹽的抽屜抿嘴偷笑起來，還得提醒自己避開上頭握把才不至於像之前肩膀被曳刮出一條長如弦月的痕疤。

身體不斷顫抖的 R 不知道的是，和喜歡男人的手肘一樣，之所以厭惡紅蘿蔔，不單單是出於生理上的反感，而是存在生命經歷中更為深層的聯接。

媽的娘家務農，光在西螺便有七、八甲田，和老爸離婚前，每次冬收，總往家裡送來一簍簍紅蘿蔔。由於不耐久放，必須在短時間內消耗完畢才不會浪費，加以媽向來不走敦親睦鄰那套，導致幾乎一天三餐（對，包括早餐）都是紅蘿蔔。小時候比

現在有耐心，倒也能心甘情願一口口吃進去。還記得那段廚房堆滿紅蘿蔔的童年，放學回家，進廚房第一件事不是吃點心，而是幫忙削皮。現在回想起來，原來當時是喜歡紅蘿蔔的——那讓自己有更多藉口待在廚房，不若以往，每次踏入廚房，媽便從一團熱氣中疾步竄出叨囑著讓開讓開快出去少在這邊礙事。

後來，或許是娘家和老爸有了齟齬，入冬後不曾收到紅蘿蔔。

不久，媽離開老爸。媽離開後我很高興。為了讓老爸知道自己很高興，我大聲說終於不用再吃紅蘿蔔了。終於不用假裝自己喜歡紅蘿蔔了。

只剩下兩個人的家，老爸自然接管廚房。我永遠記得他做的第一餐：番茄炒蛋、蔥爆蝦仁、蒼蠅頭和青菜豆腐湯——我被老爸的廚藝嚇了一跳。比媽還好。他說早年隻身一人在外求學，為了省錢和分租的朋友們學了幾道菜。「好久沒做了，居然還記得。」直到現在印象依然深刻的原因，不僅僅是味道。從那餐開始，我對男人的手肘有一種近乎迷戀的執著。

視線時暗時明，在頭頂上晃動的男人的手肘，擺動掀起的風比女人更強，長條狀肌肉一束一束跟著跳動。那年紀，還不知道什麼叫做「肌肉」，卻已經定定注視每當一使勁手臂肌肉彼此推擠那道像是用刀子劃割一樣筆直又深刻的線條。把汗水夾進去的線條讓肌膚鑲了銀邊似的發亮宛如從峽谷間穿過的河流映現幽光。

「高麗菜。」

「猜對了。」

「豬肉。」

「猜對了。」

「高麗菜炒肉片！」

「猜對了。」

高麗菜切起來的聲音比其他青菜脆亮，有一種新鮮清爽的感覺。至於豬肉片，為了讓口感嫩一些，老爸習慣先打過水。肉片打水的聲音濕潤中透著黏膩，聽久耳朵會癢癢的。

「蒜頭。」拍扁後褪去皮膜。

「三層肉。」運刀緩慢細膩，每次手肘向外揚展開來都帶著欲拒還迎的細微黏沾。

「蒜泥白肉！」

「猜對了。」

從那時起，只要老爸下廚，我就會站在流理台前盯著那雙做為胳膊軸心的手肘，揣想在自己即使踮起腳尖也望不到的上頭正發生什麼。

「豆腐！」我興奮喊。

老爸似乎被我突然放大的音量怔住，手頓時停下，手肘四周牽扯著的肌肉鬆開，重心稍稍放低了些。

「猜對了。」回答蘊含笑意，大概是想說——這樣你也猜得到？

他握緊刀柄，繼續切起豆腐。

始終沒有告訴老爸這個祕密——其實並不是自己特別喜歡吃豆腐，只是他切豆腐時，力道拿捏恰到好處，柔軟切斷剎那聲音像是瞬間被砧板徹底吸收進去般陷入決然的安靜。像是把流瀉的沙漏突然擺橫一樣讓人心裡猛然一空。

「味噌。」帶著天然豆香的味噌醇厚氣味圍繞整個廚房。

「味噌豆腐湯！」

老爸天生甲狀腺機能亢進，不能吃海帶、海藻甚至是果凍之類含有碘的食物。因此用不著猜，湯裡鐵定不會加昆布。而我不喜歡柴魚（直到多年後才在日本嘗到道地的柴魚，當下立刻在心底對自己長久以來的誤解表示深深歉意）——採用「減法概念」的湯頭氣質出眾，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小清新路線」。

老爸舀了一碗湯給我。我撈起一匙豆腐放進嘴裡——是魚。「有魚！」原本以為是豆腐的立方體，原來不僅僅是豆腐而已，還有魚。「旗魚。」老爸說。我眯細眼睛看著他。真討厭，他是什麼時候偷偷放進去的？我一邊吃著，想著下次一定要拆穿他近乎魔術的手法。



在廚房待久了，那雙手肘不光是按著時間法則變老而已——油爆噴濺的深褐色痕跡，乾冷冬天凍出的灰白死皮。老爸手犯賤硬是去摳，結果和那雙香港腳淪落到相同下場，愈摳皮膚愈爛，往坑坑洞洞裡瞧透出薄薄一層鮮紅色血肉

R 咯、咯、咯、咯用筷子打起蛋，喜歡吃玉子燒的他習慣往裡頭灑一指尖糖。

我喜歡那雙手肘打蛋的姿態。老爸喜歡吃蛋，菜脯蛋、蝦仁炒蛋、蚵仔煎蛋、番茄炒蛋——對他來說，蛋可以變化出成千上百種料理，是最神奇的食材。不過對我而言，「蛋」可是一項難題。因為蛋兼容並蓄的特性，似乎往裡頭加什麼都合理。

「今天怎麼不猜？」老爸的膝蓋微微一彎。

他沒用刀——用手剝的菜會是什麼？

「你是不是感冒，鼻塞了？等下幫你量體溫。」

「九層塔！」會推理的不單單是老爸，我還以顏色。

既然提到鼻塞，表示是香氣顯著的食材——家後面就種了一盆九層塔。

也難怪朋友說我戀父。

畢竟自己一路走來，喜歡上的，幾乎都是年紀比自己還大的男人。但說實在的，誰不會在情人身上或多或少看到父母的影子？愛恨交織才是情人往家人走的必經之路。

經濟穩定、感情觀又比較成熟——愛玩的男人太多了。

「你是，年輕的我也是。」

「你也才剛三五。」

「在這圈子，三五基本上就是四五。」

「那二五呢？」

「二五還是二五啊，幹。」

R 的朋友 M 聽了用難聽的笑聲笑起來。M 比 R 小將近二十歲。他曾問我有沒有懷疑自己是怎麼和 R 認識的？我聽懂他的弦外之音，但我相信 R——現在的 R。這樣才公平，畢竟從前的我也是不可信的。

「差不多可以開飯了。」R 說。老爸說。

「煮好了喔？」

我用彷彿永遠不會感到飢餓的口吻問。

「你是希望我煮一輩子喔？」

蹲得低低的我，一點頭，就可以把自己藏起來。

R 彎身抱起我。那一雙雙男人的胳膊抱住自己時，我總忍不住伸長脖子去看，去看他們自己看不到的手肘。去摸，比周遭肌膚更為粗糙的手肘。沿著皸裂開來的紋理細細撫摸，像把塗抹在肩頸的藥膏往四周一點一點揉開。老爸的背部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爬滿老人斑。接著發出異味，苔癬似地連綿成一大片暗沉紫紅的斑塊。

二十三歲北上念研究所，接著服役，退伍後留在台北工作，回家次數逐年遞減。三年前被派到對岸支援分公司，儘管只去了短短兩個月，返台後，大概是習慣了這樣的頻率，和老爸見面的次數變得更少。

不是沒有話題，只是一想到站在明明如此熟悉的廚房裡，自己想吐露的一切卻一件也不能對他說，那樣的距離，是比在大庭廣眾之下挽住一個男人的手肘還更遙遠的事。

回家收拾東西，R 在廚房角落發現一袋紅蘿蔔。「都發芽了。」

老爸背著我吃紅蘿蔔，就像我偶爾在心底也偷偷吃著紅蘿蔔。

原來老爸還愛著媽。

人不在了，我才能用如此煽情的語句來形容他們的關係。因為他的愚笨和癡情，才養出了這麼好的兒子。

「發芽還能吃嗎？」我問。

「試試看囉。」R 說。

他提起那袋發芽的紅蘿蔔，帶回我們台北的家。

「開動囉！」R 把一盤顏色繽紛鋪了蛋絲、小黃瓜絲、雞肉絲和紅蘿蔔絲，中間花蕊部分還塞了一小撮蒜泥的涼麵擺在我面前，接著炫技似地沿著外圍澆上一圈芝麻醬。「還有筷子。」他遞過來。

我抓著被他握燙的筷子，感覺蹲久的膝蓋隱隱約約痠痛、顫抖。不知道老爸怎麼想——我岔開筷子，我想，在他自認為失敗的人生裡，說不定，還是有那麼一點值得高興的地方。將麵攪拌開來的時候，我用手肘使勁摩擦餐桌像是玩刮刮樂般想要一個答案。

\*

### 〈安島島民之死〉

安蒂德波斯群島（Antipodes Islands）的島民嚴格說來並不是真正的島民，只是因為有部分的群體出生於這座島上，人們便這樣稱呼他們。人總是喜歡以自己的認知來指稱世界。

安島島民的靈魂與身體屬於廣大的南太平洋，從澳洲遠及智利，從南回歸線到南極圈，深色的洋流、淺色的洋流以及南極大陸融出的碎冰都是他們的領地，他們駕馭海上的風，並嗅出不同海域的氣味。

安島島民出生於由泥土砌成的簡陋住所，但那不過就是生命初始的一塊墊腳石，到了能夠獨立生活的年紀，安島島民就必須離開出生的島嶼去流浪。事實上，在被稱為安島居民之前，世人將他們歸類於一個更大的群體——流浪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a exulans*）。

*Diomedea* 源自希臘特洛伊戰爭英雄狄俄墨得斯（*Diomedes*），傳說他的部下在他死後被天神變成海鳥以追隨並守護他的亡靈；*exulans* 則是流浪、放逐與離鄉背井之意。在 18 世紀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眼中，這個名字對於安島島民以及與他們血緣相近的其他島嶼居民而言想必非常貼切，他們生來注定要遠離家鄉，而他們給予外界的神祕感也塑造了神性。但如此的稱呼或分類也就只是「文明人」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就像安蒂德波斯群島，因為接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對蹠點

（antipodes），才被如此命名。安島島民並不去畫分這些，他們只是活著，出生、流浪、歸來，然後再流浪。他們是南太平洋。

他們一生幾乎都在海洋的漂泊中度過，他們航行的速度飛快，但流浪的歲月漫長。儘管如此，每年夏季，仍會有上千位島民回到他們出生的島嶼，在南半球炎熱的十二月裡，安蒂德波斯群島擁載著多達七千位成年的歸鄉浪子。離開時，許多都還只是剛學會撿拾海面烏賊的孩子，在歷經五到十年的漂流後，海的鹽分與殘酷讓他們的外表相對離家時滄桑許多，但不變的是那雙深邃明亮的眼睛，那是沒有光害只有南十字星的夜晚天空的顏色。

數千條航線交織在這水半球中心的島嶼，並在此打上一個鹹鹹的結，對首次歸鄉的安島島民而言，往後流浪的日子將與幼年的初航不再相同，他們將背負島嶼與自身血液所賦予的另一種羈絆。

海島因為風大的關係幾乎長不出樹來，安蒂德波斯群島淺薄的土壤主要為底層蕨類與枯黃的草本植物所覆蓋，表面上看過去，整座島就像另一片黃黃綠綠的汪洋。安島的居民就在這片汪洋裡遇見自己的伴侶。

在褐黃色的浪裡，在海風夾帶溫暖鹽分的季節裡，如果你幸運航過安蒂德波斯群島，你會看見或聽見流浪的狄俄墨得斯們站在被風吹低的浪潮裡，已成年的他們會成雙成對地挺起身子伸展著修長而有力的雙臂，他們會擺出彷彿擁抱但並不真正擁抱的姿態，他們會時而湊近對方的面頰，時而低下頭，又時而望向天空的海，他們會彼此應和，重複著來自體內浪潮的起伏——這是他們的舞蹈。

他們也唱歌，在複雜的舞蹈與海風的呼嘯間，你可以聽見安島戀人們的歌聲與呢喃。你大概不會覺得那些歌是好聽的，那些曲目十分複雜，包含著許多不協調的音調與旋律，有彷如快速敲打響板的喀噠喀噠聲，也有一種啵啵啵啵的聲音，像墜海時數萬個氣泡與海水一同撞擊耳膜的聲響。

至今仍沒有外人能理解他們的語言、歌曲與舞蹈，我們只知道，在他們一夫一妻的社會制度裡，這些相互對應的動作與聲音是聯繫彼此感情的重要儀式，就像每個海域的風揚起不同的浪，他們會記住那樣的頻率，好在未來的流浪與賦歸中相認。

儘管賦歸有時是艱難的。

在相互配對與養育完下一代之後，迎向他們的仍是漫長的漂流，那是他們的命運，島嶼只是驛站，大海才是真正生養他們的故鄉，他們必須在外漂泊，方能抵達生命

的內殿，他們等待著下一次體內的引力將身軀牽往推進新生命的島嶼。他們離開，是為了要再回來。

儘管總有島民不再回來。

他們的航行靠的是風，因此赤道無風帶成了他們所能認知的世界地圖的邊界。身為流浪者，安島島民的世界很廣闊，但北半球對他們而言仍像生者所無法企及的死後世界，他們不知道那裡是否也有海洋，也有島，以及島嶼上的居民，他們也不知道如果島嶼上有居民，那他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島嶼與他們的海。

儘管許多島民與伴侶不再回來，但海本來就是殘酷的，這是流浪教會安島島民的事。他們所不知道，而且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的是，許多島民不再回來的原因，與另一座小小島嶼上的居民有關。

我見到第一個安島島民時，她已經死去了。遠洋船隻載她跨過了生命地圖的赤道邊界，來到這七月才是炎熱季節的小小亞熱帶島嶼。

雖然她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流浪的初航沒了歸期，但南太平洋附在她身上的氣味已是那麼地濃。那天我一出電梯就聞到從走廊盡頭飄散而來的鹹鹹海味，彷彿這裡不是研究所的解剖實驗室，而是某個小漁港如常的早晨。

我們合力將她抬上解剖檯，因為前一晚事先解了凍，所以身體已不像在冰櫃裡時那樣僵硬，皮也已經軟化了，血從她的嘴角滲出，染紅了側臉與胸口。我們輕輕轉動她的四肢、頭部與身軀，漁船將她拖上甲板時在側腹上留下綠色的烤漆，而左小腿大概是航行過程中在船艙冰櫃裡撞斷的。在檢視完外部狀況後，我們將她平放準備接下來的形質測量，我拿出紀錄表寫下：

漂泊信天翁（安島）*Diomedea exulans antipodensis*

牠的雙臂張開有二點九米那麼長，漂泊信天翁翼展最長可達三點四米，是所有飛行鳥類中最大的。修長的雙翼使牠們能利用海上的風輕易飛行數千公里，但也因此，起飛與拍翅必須消耗大量能量，為了節能，信天翁鮮少拍動翅膀，牠們的胸肌因而非常地薄，而撐起翅膀的肌肉則厚實又堅韌，甚至在肘關節處演化出一塊小骨頭，以加強筋肉伸展的強度。

我們撥開六公分厚的羽毛，用解剖刀劃開牠的身體，取出那血液幾乎已流乾的空空的心臟，剖開被擠壓在其他臟器中癟癟小小的胃，裡面僅有一個消化後剩餘的魷魚

嘴，我們也取下牠的鳴囊，那是鳥類的發聲器官，牠無法再覆述的語言將被保存在百分之七十五酒精溶液裡。

如果是活著的多好。

標本室裡夾雜著興奮、惋惜與不小心溢出的悲傷。我們為能夠製作如此美麗而巨大的鳥類標本感到雀躍，但也知道牠之所以出現在這裡的原因是令人憂傷與羞愧的，而當我們突然想起自己也是一座海島的居民，牠的死亡便顯得諷刺。

魚鉤劃破牠的脖子，一道十幾公分長的裂口延伸直到堅硬的下嘴喙。衝入水面或者從水面起飛都是極度費力的事，因此信天翁以在海面滑翔的方式覓食，捕捉海洋表層的獵物或死屍，但儘管牠們飛行與掌握風向的能力再好，也很難辨識出漂浮在海上的究竟是能讓自己活下去的漁獲，抑或是將為流浪畫下休止符的魚餌。

牠是溺死的。曾有科學家估計，沒有使用避鳥措施的延繩釣將造成每年近十萬隻各類信天翁的死亡，延續數十公里的延繩釣繩上數千個餌鉤，來自各國上千艘合法或非法的延繩釣船，平均每五分鐘就取走一隻信天翁的性命。全球二十二種信天翁已有十九種瀕臨滅絕。

「如果是活著的多好，寧願牠不要來。」我好像聽到有誰或者自己心裡說了這樣一句話。

但美麗的牠在這裡。牠將會成為動物標本館藏的一部分，博物學的一部分，記載人類與自然關係歷史的一部分。身為歷史記錄者的我們知道，客觀的記述容不下多餘的情感批判，哀悼也是多餘，那能挽回或搶救什麼事物嗎？只能盡力留下牠所能帶給我們的，所有弔念的語言也只是為了生者，讓我們儘管如此也還可以走下去。走下去，然後回頭來讀這段歷史，並為所失去的感到悲傷。

漂泊信天翁據說是在離安蒂德波斯群島不遠的海域被混獲的，而我們都知道那並不只是海上的事。

許多人都說這座海島明明是海島，卻沒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鮮文化，那不只單單是漁業的問題，反倒像是整個島嶼都生了病，沒有人在乎發生了什麼事，好像眾人決議好了一同背向海面不去看，好像我們就只要安然地住在這座島上，就能想像信天翁們也同樣安然地棲居於牠們的島上；好像我們的生活只限於北半球的這一小點，而無須去過問南半球那些溺水般的鳴叫。

約莫二十年前，海鳥混獲的議題才開始被大眾關注，國際組織通過決議，要求漁船在信天翁等海鳥主要活動的高緯度海域採用避鳥繩、夜間投餌、支繩加重等至少兩種避鳥措施，但儘管能夠有效地減少混獲，混獲還是會發生。而也無法確定，下降的混獲數量是漁業進步的速度終於達到洋流流速的幾千幾萬分之一，又或者，我們與牠們的海洋上真的已經沒有太多的鳥了。

不知怎地突然想起一則關於鳥類語言的科學研究，內容是科學家在研究了某種鸚鵡的鳴叫聲後發現每隻鳥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這或許不是太難想像的事，但還是在圈內引起了不小話題。在被證實以前，我們還是只能謙虛地面對大自然，說我們不知道，說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就像對安島島民語言的了解一樣少。

我們終有一天也會知道嗎？知道安島島民也能同樣理解悲傷與活著的痛苦，知道他們也會做夢，會想念，會感受到海的荒蕪，知道他們的語言裡也有流浪與歸鄉的同義詞，知道每位安島島民也都跟我們一樣擁有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只祈禱我們來得及知道。

此時的安蒂德波斯群島有誰正以我們尚不了解的陌生語言，或想起或呼喊或哀悼著一個名字。

\*

〈神在〉

我問過自己：如果世上有神，我對祂來說重要嗎？

讀小學時，父母加入了一個來路不明的組織，名叫「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名為研究，實際上則集宗教、政治、直銷於一身。

領導組織的「老師」，自稱李白、李後主與蘇東坡等幾世文豪投胎入身，對自己的詩才格外自信，寫了好幾本舊體詩，自譜曲調，囑咐信徒如父親之類日日吟哦誦唱，據稱能累積善緣。「老師」的這項教誨對我造成非常可怖的影響。至今，只要想起李白的〈將進酒〉，我眼前總是浮現父親在客廳裡，兩頰汗光閃爍，扯開嗓門高唱「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情景。

李白若有知，必定崩潰矣。

中學時，父親會趁我在家時冷不防地掀開房門，亮出一冊印有「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叢刊」字樣的本子，隨即照本細數我的貪婪，懶惰，肥胖，暴烈，固執和驕傲，我的性格、說話的表情、用詞方式、五官和身材，被父親一層層剝除得如無毛豬肉般赤裸見血。父親訓話時，因為激動，唾沫星子不時從嘴角噴出，滴落在他四季如一的破汗衫上。我低著頭，不時抬眼窺看牆上的時鐘——十五分鐘，半小時，一個鐘頭——最末，父親總是要我認罪並承諾悔改，這戲才暫時罷休。

事隔十六年後的現在，我想，父親和我早已各自明白，與我懶散貪逸天性戰鬥拚搏的那些時間，無疑是徹底白費了。

國一學期結束後，我轉學到一間私立國中，不久就被幾乎全校同學視為異類，不僅被同班的少男少女排擠，其他班的學生也習慣在我下課經過走廊去廁所，或穿過校園去操場上體育課時，從樓上探出身醜女醜女地大叫，或擦肩而過時故意從側面推我一把，被我重心不穩撞到的某個男生便會誇張擠弄出一臉嫌惡。

我知道自己看起來多惹人討厭。我身材肥胖，毫無青春少女的曲線。一頭自然鬢粗硬如馬鬃。眉低壓眼。整個青春期，我非常害怕和任何人說話。青少年的殘忍與動物無異。班上受歡迎的少男、少女主動貼近，通常是目的性的暫時權宜。英文考卷和數學習題解決後，若我太倚賴這份友善，向對方多透露兩句心底壓藏的話語，那些話隔天必會傳遍全班，成為莫大笑柄。

我直覺地明白，哭了就是認輸。在那所國中待了整整兩年，我沒有在任何人面前掉過一滴眼淚。所有的惡苦憋在腹內，回家躲在被窩裡，忍著喉嚨恨泣。

母親總說：「不要理他們，妳愈生氣，他們愈開心。」但我不是生氣，我只是絕望。我也試著努力過。為了能從外表上改善一點印象，我極渴望能擁有一件那種當時極受歡迎的訂做的制服褲。原本的制服質料極易起縐，版型是容易顯胖的 A 字褲，訂做的制服質料筆挺，腰身柔滑服貼，褲管微微外放成小喇叭狀，一件僅五百元。我向母親提了，母親顯得很為難，一再推搪：「妳爸不會答應的。」我央求母親好幾個星期，她才勉強點頭。

後來我才明白，在這個家裡，母親是這樣的一個角色，連做一條讓女兒可能好受些的便宜褲子的權力都沒有。於是，她把我想訂做制服褲的事告訴了父親。母親洩密的當晚，父親一手捧著「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叢刊」的冊子，一手握著棍子，邊揍我邊吼叫：「貪慕虛榮，就是被動物靈附身！我是要幫妳把動物靈趕跑！」



從此，我明白了誠實招來的後果險峻，也知道了任何人都不能夠輕信，包括自己的母親。所以，我開始事事編謊。從回家時間、考試分數、出門去圖書館（其實是去學校和同學邊念書邊扯淡）。在父親眼中，我大概完全是罪無可赦了。

想起來，我根本不知道父母是怎麼加入這個可疑至極的「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的？他們不僅不曾告訴我和我弟一聲就擅自跳進這渾水，更強拖著我和我弟一起，無視我們的掙扎，蠻橫地將髒水潑灑到我們身上，腐蝕出一個個永無可能癒復的膿瘡。

讀研究所時，為了不被父親找到，我搬離了學校宿舍，住進一間木板隔間的四坪斗室，月租僅四千元。我挾著兩個四格書櫃、一只洗臉盆、一台桌上型電腦、兩袋便宜衣服，開始了二十四年以來第一次靠自己掙錢的日子。

當時，有一位老師對於我的境況非常同情，她遊說系上其他老師分我一個助理職缺，加上我自己應徵來的校內採訪和文案等兼職，學費和房租還能勉強應付。生活非常拮据，但還能抽廉價香菸，去十元商店買便宜化妝品，節省可用上一年。

後來，那位老師更拉著我去校內的諮商中心，碩三那一年，我每週一次去諮商中心，和年輕的諮商師漫無目的地聊一小時天。但當老師邀我去她所信仰的基督教會，向她所信愛的主耶穌傾訴痛苦和眼淚時，我拒絕了她。

我想，我確實傷害了老師的期待，她必定期盼我的孤獨悲忿有所託依，對她而言，最好的託付就是她虔信的神。但在離開父親家之前，我曾經告誡自己無數次：這輩子無論如何不接近任何宗教。對於任何宣揚某種不分差異、普世皆渡的言論充滿焦慮和詰疑。這是我的心，我無法背棄它。

變老的好處之一，就是能掌握某些無害的投機心法。日常不如意時，我學會像其他人一樣視情況擇神而祈。我造訪民間供奉的各家廟神。鹿港天后宮中媽祖慈悲端坐，面容黝黑，低眉含笑。中和四面佛廟裡的佛身遍體金燦，十六手腳優雅修長，四張臉回應著人間各種苦欲。武昌街城隍廟內好高好大一尊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雪白衣裙，楊柳無語；二樓是南無阿彌陀佛的金殿，殿中香霧繚繞，赤足入殿方顯虔敬。

慈眉低目的金剛，銀髯及地的福德神，凸瞳咧牙的虎爺，手挽紅線的月老……我挨次地指認祂們，合掌捻香，自報家門，無聲地許願。同樣儀式在每一張無語的巨臉面前重複地織繹，香灰不時落上手背，燙，一縮手，灰燼落進氤氳爐中而消弭。那些未能成形的語言，輕飄飄地越過眾人的闔眼吐息，歸於大塊寂靜。

我漸漸認得了神，但我不知道，神是不是也認得我？

V 幾乎帶我闖遍了我們住過的地方周圍所有大小宮廟。我的八字很輕，V 的則很重。對於鬼或神，他不像我那樣戰戰兢兢地研究參拜路線，神經質地努力同時點燃整束線香，在每一座香爐前重複報告一遍出生日姓名戶籍等等。每去一間廟，見一尊神，他卻像打算向一個新朋友搏交情一樣，挾著鄰里間攀聊的姿態與神打商量。

我甚至敬佩起 V 的玩世不恭。我們背負的傷疤各自不同，但我羨慕他能不避諱地展現出天真和狡黠，那是花過心思、在自己身上努力養育出某種優雅的那一類人，才能擁有的肆無忌憚。而這份能力在我身上，早早地被父親橫生剝除，日後我所努力建造的，不過是免於再次受傷的鐵堡壘。

搬進和 V 同住的第三間套房時，我們滿懷新鮮地在台北最熟爛甜膩的 C 區鑽探。一片燈花酒濃中，有一間非常狹窄、門口寬度僅容普通人側身勉強擠入的二手衣店，店裡供奉著一尊身量嬌小的四面佛，佛身光亮無垢，四張面孔前分別是簡單的花束與爐座。

住在 C 區的一年裡，我向佛許過四、五次願。但這家店的佛和人似乎不太勤懇。營業時間到了，鐵門時常還緊閉著。徐娘半老的老闆娘，眼影和髮型都像七〇年代的龐德女郎。V 一踏出店門就說，這老闆娘年輕時應該是個美人，也許在風月場裡辛苦了大半輩子，退休後用年輕時掙下的錢，在當年做生意的附近開了間自己的店。

我在這位至今仍妝容濃豔的退休舞小姐的店裡，買過一件非常復古的黑面高腰窄腳褲，把自己捲在薄如面紙的換衣簾後頭，將二十五吋的褲腰扣在肚臍上。

那尊四面佛曾靈驗過一回。那一年我們過得並不順遂，現在回想起來，幾乎無法順利說明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但總之什麼都不對勁。只能說有可能是當時我們住的那間套房的體質不良，套房的對外窗緊貼隔壁大樓，風透不進，西曬嚴重，衣物只能勉強晾掛在浴室外半坪左右的零碎空間，終月陰濕不乾。電梯的燈光總是閃滅不定，有次我半夜出門去便利商店買菸，一進電梯，竟然停電了。從此我便對這間房子充滿疑懼，覺得它像是打著算盤的陰險小人，某天將趁我和 V 不注意時，一口吞吃掉我們。

某天一早，我醒來，看到 V 睡著的臉。他眉頭緊擰，看起來非常痛苦。和我一起生活真的這麼不快樂嗎？我出了門，走到那間供奉四面佛的店前，在各種舊物雜陳之間，我祈求：無論他要什麼，請讓他順心如意吧。

不久，V 的努力傳來佳訊，周遭一片恭喜聲中，我喜孜孜地拎著養樂多和新鮮蘋果尋佛還願。該做的禮數都做了，但我還不知道，佛僅僅允許我成功一回。下一次，下下一次，遇到不順時，我一趟趟地尋向美豔老闆娘那裡向佛祈願，但佛此後沒再理睬過我。

廟殿之中，眾人皆低首垂頸，持香默念，集體凝念的沉默彷彿巨聲震耳。我迷戀這種寧靜中的騷動，極力抑欲下透露的俗塵妄念，凡與仙，動與靜，活人與塑像，我們因儀式而暫時獲得平靜，像哀泣的孩子得到一把糖，而有了苟且的快樂。然而，若不是這麼簡單地便能滿足，我們該如何在這窮險世界中，為自己牢牢握住緩一口氣的餘裕？

對我來說，向神祈願是一條單線道，信眾僅被允許在道路末端竊竊觀望耳語。此路只容神意通行，等待神願發慈悲，施福予你。這是一場單方面的交易，成交與否，全取決於那隻握持神力的巨掌。我們只能期待自己渺小的心願在茫茫念海中被撈取，否則只能繼續等著也許某天運氣好轉。

我知道，其實自己並不真的信任神，正因為如此，我改信這場交易。交易不盡平等，但有其機運。與其在神座前俯伏貼耳，我習慣直接而有禮地遞出條件，以還願消解心事，以鮮花替換善果。這是一扇方便之門，供人從門縫窺探現世的幸福的可能。我們只求當下，無病無災，衣食無憂，子孝妻馴。像我和 V 這樣幾乎習慣了無家無天的城市邊緣分子，依然擺脫不了生活中的種種不滿足，對生命的詰疑。對於這世界針對你無端拋襲的惡意，我們僅剩孩童般的軟弱。咬著嘴唇憋著委屈，但我們已經不是可以回家奔向母親懷抱，哭訴被欺負的總總苦楚的年紀。我們必須撐起自己的人生，不管這樣的人生多麼蒼白，短暫，一無可取。

我們最終能寄託的，唯有那眼若瞳鈴，耳若蒲扇，手持淨瓶蓮花或法珠法輪的神明們。每一次拜見，都是初識。你與神的相遇比起其他任何關係都來得乾淨而親密，當你身在神殿，你便僅擁有一個名字，而那就只是純粹的代號，像一只別針，由你遞交給你親自挑選的神祇，其中並不包含你屢屢犯下的錯誤，你辜負過的期望，你背叛過的朋友，你所逃避的責任和你曾製造的苦難。會批判你的非神而是人。神的存在是中立的，是透明的，是此刻踐現的。

神是因為你而存在的。如此而已。

神啊，我就在這裡，祢聽見了嗎？

## 〈玫瑰之夜〉

「妳記得《玫瑰之夜》嗎？」

週六晚上，我突然想起這個節目，妻躺在床上看手機，「靈異節目喔，我小時候不敢看。」

我很少跟妻說小時候的事，仔細想想，家裡鬧鬼的事應該可以說，但我從關於玫瑰之夜的回憶開始說起，不然她可能不敢聽。

週六晚上媽會讓我晚一點睡，明天不用上學，就從連續劇一路看到玫瑰之夜。節目開始前，通常我已刷好牙，站在客廳光照的盡頭，準備涉過黑暗的廚房回房睡覺，腳步始終沒踏出去，因為一再猶豫要不要看，我覺得我像身在雲霄飛車的進場隊伍裡，心中的遲疑隨著時間推高。我想就這樣乾淨地睡，但又想刺激，捂著耳朵讓鬼故事進來，用指縫窺看跳格放大的靈異照片，任心臟跳出來領導，拽著我垂軟的身體用力震動。

媽無所謂地盯著電視，我決定要看之後，靠到她身邊，她會提醒我：「不要愛看又愛怕，自己嚇自己。」

我現在已經不記得節目詳細內容，只記得幾個人擠在小桌子前，後面荒煙蔓草、古厝花窗，分不清場景設定在室內還室外，只是雜亂拼接的恐怖想像。不真實的紫光罩著螢幕，走調又歪曲的配樂，一切都像遊樂園裡的鬼屋，指甲若不小心摳到布景，會彈射出一粒粒白色的保麗龍，那樣淺薄易破的偽裝，卻總讓我不再敢輕易走過家中無光的區域，刻意拖延不回房，跟著媽再看到下一檔。只是我再看不進任何內容，雖然節目結束，但我腦中的《玫瑰之夜》正不停重放，可怕的玫瑰之夜才要展開。

我媽看完倒是什麼感覺都沒有，那對她來說只是一個讓眼神找到定點的時段，她一直催我去睡，聲音依然堅實有力，連這都不怕，對我來說，她就是無所畏懼的勇士。

「你爸咧，他不在家嗎？」妻問。

「對欸，他去哪？我不記得。」我又讓爸在故事裡缺席，回憶容許斷裂與模糊吧。

「我跟妳說，我每次看完《玫瑰之夜》，半夜都會聽到女人慘叫，我家那時鬧鬼。」我要開始說家裡鬧鬼的事，妻眼睛果然瞪大，我知道她想制止，卻又好奇，臉上便冒出拔河繩索般靜止又充滿張力的表情。

遇過鬼的人像是歷劫歸來的冒險英雄，想必妻不再對幼小的我感到陌生，妻眼裡開始發光，我不再那麼平凡了吧？她可以想像我曾是個飽經憂患而勇敢的孩子。

每次看完《玫瑰之夜》的晚上，我都很難入睡，可能也因為隔天放假，不用急。明明睡著就可以讓意識躲過危機四伏的深夜，卻要死撐眼皮，一直盯住鬼可能出現的暗處，反而好像多期待鬼出現，一有動靜就心跳加速，從床上跳起身。

將睡之際，感官沉進水底，外界的聲音和畫面都在水面上晃盪，突然清楚聽見女人的呻吟聲。我以為我聽錯，然後是低泣聲，像誰躲在房裡笨拙地學拉提琴。還有一些撞擊和破碎、家具挪移的聲音，我不敢出門看，怕看到背對的椅子慢慢轉向我，無人的門被敲撞出凹弧，或是碗盤在空中飄移，然後失重下墜。

後來深夜常有這種聲音，記得一次鼓起勇氣開門，竟然什麼鬼都沒有，整室靜默，爸媽站在那裡，客廳微光如煙繚繞著他們，媽轉頭瞪我，眼神帶著想把我推回床上的力量。

有一次我實在不敢回房睡，就賴著媽睡在她房間，半夜醒來看到沒穿衣服的男女站在床邊，床一直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好像有女鬼躲在床裡尖笑。我轉頭找爸媽，他們蓋緊棉被，睡得好熟，呼吸規則起伏。我動彈不得，發不出聲音，床開始劇烈搖晃，我不敢再睜眼，覺得自己誤闖那男女的領地，他們是不是前任屋主，幾年前一同殉情死在床上。無人浴室後來傳出水聲，馬桶自行沖水。我想叫爸媽棄床一起逃，但再睜開眼時已經是早上。

「你根本是看到你爸媽做愛吧？」妻冷冷看我，覺得剛剛的緊張都是枉費。

我拿起手機隨便滑幾下，掩飾我的驚慌，快被發現了，我的確已經偷偷在故事裡摻雜虛構的成分。

妻回到手機裡，她查到玫瑰跟祕密有關，覺得有趣，認為西方好愛扯到神話，好像整個文化都從一部《甘味人生》展開。

女神維納斯與戰神瑪爾斯偷情，生下愛神丘比特，丘比特為了保護母親名聲，送玫瑰花給沉默之神哈波克拉特斯，請他保守祕密，因此玫瑰花成為保守祕密的象徵。

我心裡一驚，妻該不會知道我故事裡藏有祕密，每個人物都有祕密，這其實不只是個靈異故事，但我並不想說出真相，我就這樣安靜地躲進自己的回憶裡。

我後來問媽有沒有聽過那些怪聲，她說不知道，她睡死了。我注意到媽身上偶爾有傷，她說是煮飯割到，或是騎車跌倒，她的確莽莽撞撞的，我沒特別懷疑。只是聽多了《玫瑰之夜》裡民俗專家的說法，有時會想或許有鬼怪偷擰她，她不信邪，所以傻呼呼地合理化傷痕的來歷。

媽媽嚴肅地告誡我：「有聲音就躲起來，把門鎖起來！不睡覺，亂想一些有的沒的。」

至於爸爸，我沒問他，他早上都在睡覺，我不知道他幾點回家，幾點出門，我跟他很少有機會碰面，我放學回家他已不在家，反正一到夜晚他就消失，沒人知道他去哪。我有時猜想晝伏夜出的爸爸容易沾染髒東西，說不定他這麼愛睡，就是因為他身體裡養著太多鬼，吸盡他的陽氣。

想到這裡，我跟妻澄清：「真的，我家真的有鬼。」

我其實看過夜晚的爸媽，他們才是鬼，我家根本就是鬼屋，但我不想多說。連我自己都覺得這不正常的家庭像塌屋的災難現場，孩子被活埋在裡面不見天日地成長，靈魂一定會跟著鋼筋一起扭曲，更何況是妻。如果說了，她還敢跟我生孩子嗎？她會不會覺得我會再製災難，潛意識地推落自己輪迴為鬼。

我想反駁關於祕密的事，立刻用手機搜尋，找到證據之後便說：「玫瑰是指堅貞的愛情，又是神話裡的誰流血染紅了白玫瑰。」

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家暴故事，但故事裡的爸媽有我無法理解的愛情糾葛，我年輕的時候，一直把它理解為愛情故事。

我還是沒跟妻說，那些聲音其實是爸媽製造的，我沒把故事說完，我看過爸施暴，就是那次鼓起勇氣開門後，媽瞪我，我依然站在原地，身體仍泥在睡眠深沼裡，意識漸漸回復，爸看我，但眼神無法聚焦，他正泡在酒浪裡搖盪。媽下一秒被他抓住頭髮，扣倒在地，她賣力朝門口爬，離我愈來愈遠，她的頭皮似乎快被扯開，所以她才叫得這麼痛苦。爸的手掌很大，捏住媽像水晶球一樣的頭，手臂騰出紫黑的小蛇，他是一個法力高強的巫師，要把媽銷為一道裊裊飄轉的輕煙。

我一直哭，沒人聽到，因為媽聲音太大，她扛著爸的蠻力打開門，對著門外哭叫，披頭散髮，但夜晚的公寓樓梯間只是制式化地將聲音彈撞回來，沒有哪扇門打開讓聲音進去，也沒有送來任何人。

那才是媽媽的《玫瑰之夜》，有她的淚水與瘀痕、被汗黏住的頭髮和衣背，我終於看見她驚恐的神情。

另外一個場景正如妻所說，那是爸媽在做愛，赤裸男女長著爸媽的五官，他們後來躲進被窩，規律地上下搖動，棉被漸漸下滑，爸弓著身子，像蝦子奮力彈泳，媽仰躺著，像死在海底骨肉綻露的魚。

我想起《玫瑰之夜》裡很有名的人頭魚照片，我是不是害怕媽下一秒會從她微張的魚口，傳出老太婆的聲音探問：「魚肉好吃嗎？」所以才趕緊閉上眼睛？害怕被誰發現我其實沒有睡著，害怕自己被捲入人頭魚的故事裡，聽說吃了魚肉的人非死即病。

後來從眼縫裡窺見爸如常地走去浴室洗澡和小便，媽背對我，縮成一顆小球，我無法理解媽為什麼一會兒縮在地上讓他打，一會兒又敞開自己讓他壓。

是連續劇裡女明星淚光閃閃說的愛嗎？媽後來生了一個妹妹，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媽讓家裡多一個會花錢的人。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陪伴我的孤單，但她可能會在這個奇怪的家庭感受到和我相同的孤單。

後來長大一些，爸媽終於離婚。外婆替我揭開爸的祕密，她說爸都沒拿錢回家，還到處借錢，他外面有別的女人，是個不負責任的爛男人。外婆不理解媽為什麼要為他生第二個孩子。

我們都不理解媽對爸的感情，為何一起，為何分開，她的心裡有太多祕密，只能是愛，她曾死心塌地愛著這男人的壞。我不愛爸爸，我怕被妻誤認為爸爸，所以我把這些事變成祕密。

妻又查到什麼，興奮彈起身子，「《玫瑰之夜》根本不是靈異節目，是歌唱節目，靈異的部分是《玫瑰之夜之鬼話連篇》。」

原來我以為的靈異節目其實只是一個小附標，不是主體，我一直都搞錯重點。

到了這個年紀，結了婚，即將成為父親，開始能夠替存放的回憶找到新的關鍵字，找到開啟更多視窗與資訊的超連結。

關於《玫瑰之夜》的回憶也是，一直被我搞錯重點，根本不是靈異故事，也不是家暴故事，更不是爸媽的愛情故事，說到底，主角並不是我，是媽。

有些不重要的細節變得鮮明，像是媽媽的手，我被《玫瑰之夜》的音效嚇到時，我緊抓著的，那隻垂放在沙發上相對溫暖的手。還有我看完節目不敢回房時，讓我攀著不致被潛伏的鬼攫走的那隻手。

那晚當媽被揪住頭髮，爸爸回頭發現我正大哭，暴虐的眼神朝我襲來的時候，媽的手又出現了，她緊箍住爸的手，死命朝門外爬。我記得她手上一顆顆隆起的指節，像被包上一層合金強化的戰鬥盔甲。

或是爸媽赤裸的隔日早晨，我和爸爸分睡床的兩端，中間留下媽媽的空位，他們的被子留在我的身上，我知道那裡有一雙媽隱形的手。

我用手機查到 YouTube 有很多集，向妻提議現在來看，妻說不要，對胎教不好，「我現在是不怕啦，但我想要孩子爽朗些，看這個會讓他變得陰沉又古怪吧？」

妻瞬間輕巧地擠開我，成為現在這段故事的主角，捧著肚子的她被聚光燈照亮，我則是個躲在鬼故事裡陰暗怪異的配角。

「好吧，反正畫質好差。」我以前竟被這充滿顆粒的粗糙畫面嚇到失魂，我對妻說：「我發現，恐怖都是人造的，真正可怕的是人。」

「你最可怕啦，亂說什麼鬼故事，害寶寶聽到！」

沒想到妻已能嫺熟地護著孩子避開人世的恐怖，我卻還沒有身為父親的自覺，才會輕率說起鬼故事，真正的父親並不會讓家人陷入恐懼。

妻一直滑手機，可能試圖沖淡剛才的故事。她又查到玫瑰的新資訊：「欸，有人說，玫瑰的刺是愛神被從玫瑰飛出的蜜蜂嚇到而射上去的箭。」。

嬌美的玫瑰果然人人愛，後人加上的寓意有如層疊繁複的花瓣，《玫瑰之夜》這節目反而讓玫瑰添上可怕的意象。我訝異地說：「刺不是為了傷人，反而是花被刺傷了。」

我終於想通了，媽向我盛開成一朵玫瑰，讓我感受柔美的香氣和花瓣，她選擇讓我看見愛。底下的傷口全被擋住，那些尖刺都是深夜殘酷地鑽進她身體裡的爸爸。



妻放下手機，才怪我讓她今夜難以入睡，下一秒就立刻從她尖凸的肚腹裡滾出鼾聲。她亦是一朵玫瑰初綻，儘管肚皮被胎兒突刺而高高隆起，內臟被踢得零亂失序，睡顏卻依然如花靜好。

\*

###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她帶我坐公車，抵達吉林國小站，越過大馬路，走進小街，轉角口有個電線桿，釘貼「神愛世人」的標語，再經過公園，地上都是菸蒂。小麵攤掛著「油麵」招牌，隔壁做資源回收的阿婆正在堆報紙。她從來不牽我的手，任憑我安靜跟在身後，視線剛好望著她纖細的腰與雪紡紗裙襬，高跟鞋叩叩敲在瀝青地，若木琴迴音。猛抬頭看到一五九巷六弄的路牌，再彎進去，整排老舊公寓，狹仄缺乏日照。她熟練地轉動鑰匙開門，帶我走入她的房間。我努力記憶這條路，她的一切，想像《格林童話》裡認路的小白石，在月光來臨時，我會再度找到她，一起回家。

妹妹常問我，媽媽在哪裡？我們嘗試尋回那條路。小學三年級與一年級的姊妹倆，只帶著公車票，在同樣的站牌下車、經過電線桿、小公園、油麵攤，終於找到公寓按門鈴。一位睡眼惺忪的長髮阿姨來開門，我們說媽媽的名字，她愣半晌，直到我說出媽媽的另一個名字「玲玲」，她才回應，喔！她昨天出去就沒看到人了。我們可以在她房間等她嗎？阿姨說好，但是不保證玲玲回來。

媽媽的房間香香的，起初我們什麼也不敢碰，直到妹妹捧著衣架上那件她常穿的雪紡紗洋裝，半天不說話，我們才各自抱著媽媽的衣服，靜靜躺在床上。醒來時竟已天黑，桌上鬧鐘指向十點半。此時段早已沒有公車，我喚醒沉睡的妹妹，牽著她的手，按照記憶中的公車路線走路回家。沿途只能從消防隊大堂或尚未打烊的小吃店牆壁掛鐘偷偷觀望時間，十一點，十二點，我們走了將近兩小時，我的腳好痠，我想妹妹也是，但兩個人都不敢吭聲。

回到家，客廳燈亮著，父親孤單端坐門旁板凳，彷彿一開門就會跌入他懷抱。他問我們去哪兒？我們囁嚅地說找媽媽。找著了？找到了，她不在，我們睡著了。怎麼回來的？走路。從哪兒走回來？吉林國小。父親沉默半晌，深呼吸，說：「我差點以為要永遠失去妳們。」然後低下頭，我聽到他吸鼻涕的聲音：「洗洗手，睡覺吧！」

她住過天水路、赤峰街、南京西路……後來我才發現都是離六條通很近的地方。農曆新年前夕她會帶我們去百貨公司買新衣服，偶爾有陌生叔叔同行，她和他說流利的日語；母親節和中秋節，她會回家接受我們的卡片和祝福；每逢寒暑假把我們姊妹送到花蓮外婆家，月餘再接我們回台北。日子循環著，從我讀幼稚園開始，別人有媽媽做便當，我的媽媽像仙女，節慶才會出現。她很美麗，美到鄰居伯母對我說：「妳知道妳媽媽和妳爸爸相差多少歲？三十歲！真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十二歲那年，我在外婆家跌入灌溉溝渠的小瀑布，沖擊力強大的水渦纏繞身軀，沉浮旋轉，睜眼看著水面翳光，捉不住任何依靠！瀕死邊緣，並不恐懼，只想跟爸爸再說一次話，他不是牛糞，他是世界上最帥最好的爸爸。話在嘴邊，說不出口，漩渦中只有寂靜，滔滔激流淹沒時間，淹沒愛。

當耳邊隱約傳來人聲，聽不懂的原住民族語，我以為這是天堂。有人把我扶坐起，搖晃我的身體，我勉強睜開眼睛，看見她遠遠走過來，像飛翔的天使，心想：媽媽！我們終於團圓了。我渴望向她微笑，說沒事，別擔心！然而她快步蹲到我身邊，伸手啪啪左右兩耳光，嘶吼著凌亂激動的語言，那意思好像是，為什麼不直接死了算了。她被其他人拖走，剩下我，清醒，更孤獨。

那次之後我不再那麼想她，拒絕去她去過的教堂。曾經我在花園裡跪求祈禱，用力掐捏自己單薄的手背肉，祈望母女連心，她感覺到我，和我一樣痛，願意回家團聚。溺水後，發現所有的依戀都是枉然，她的心不在，狂追也是迷路。

父親沒有再娶。生活簡單像月曆，撕掉上個月，下個月也類似，唯一的變化是我和妹妹長高長大，還有月經。我們失去手繪母親節卡片的童心，自己拿零用錢去地攤殺價買衣服。有時搭公車路過吉林國小，找媽媽的記憶淡淡翻湧，隨著回頭思望的次數愈來愈少，也就漸漸忘記回頭這件事。

直到，她突然出現在廚房裡，穿著拖鞋燒菜，布置花色窗簾，還幫我們洗衣服，連續在家裡住上一個禮拜，然後，她說要去買辣椒，又消失一個月。

有時她在深夜喝醉酒回家，先是亂丟東西，接著開罵。發酒瘋這件事令人厭惡，我們過去的生活很平靜，從未預料有媽媽的日子如此喧囂。剛開始我會頂嘴，她詞窮，只顧伸手打人，打我也打爸爸。為平息爭端，父親總要我下跪道歉，我順從過幾次，直到抗拒繼續向一個酒鬼屈膝。之後，我視她為魂魄，目中無人。我愈冷漠，她愈熱烈，將電話椅子全部丟向我，測試冷漠的底限。她總是泣訴自己多麼委屈，抓著我的頭髮，哭喊若不是為了孩子她不會如此。我望著天花板，忍受頭皮的疼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她要，就全部拿回去吧！

高中聯考徹底失敗，只有一所新成立的天主教高中願意收留我。頌讚聖母這件事，彷彿重啟她的童年記憶，部落幾乎信仰天主教，幼時即受洗的她，聖名也是瑪利亞。她的皮膚白皙，身材嬌柔，出現在家長會，修女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妳是親生母親嗎？」這句話問得奇妙，卻對一半。她是忍受陣痛生產我的母親，也是在我襁褓時離家出走，直到青春期才出現的母親。當時她強作鎮定，面露疑惑，修女解釋很抱歉，因為媽媽看起來太年輕。

她只比我大十八歲。她懷孕的時候，自己都還是個少女。

那段時光，三個少女會貼著一輛機車到南港火車站轉搭平快車去逛基隆夜市，只為一碗鰻魚羹。夜晚在小花園裡起灶，就地烤些香腸肉片，聊解她的思鄉之情。她在電子公司找到焊接 IC 板的工作，朝九晚五，溽暑放學後，我偶爾會繞過去看她，順便吹會兒冷氣。她幫我們做便當，隔天中午蒸過之後青菜變黝色，我覺得好親切，這是媽媽的味道。生活簡單到工作、上學、吃飯、睡覺，我們不曾有過家庭旅行，最奢華的享受是步行到街上館子用餐，熱炒幾道菜，沒有她做的好吃。一家四口，安穩過日子，平靜若永恆。

當我開始就業時，電子公司前進大陸，解聘所有女工。她才四十出頭，還是朵盛開的花，招蜂引蝶的花。

回部落蓋房子是個錯誤的決定。原以為好山好水，父親可安心終老，卻在遷戶定居之後發現，土地無法變更過戶，我們花光所有的積蓄，圓成華麗的違章建築。房屋蓋在山坡上，出入倚賴交通工具，七旬老翁猶如囚禁。她和年輕工頭傳出曖昧，又開始酗酒，甚至謠言嗑藥。父親右腳受傷化膿，直到我們返鄉探親嗅聞到腐臭味才發現，連夜帶他回台北就醫，糖尿病老字號，醫生說，再晚幾個小時可能截肢。

出院前夕，她翩翩來到四人病房，靠近父親，微笑說：「老頭子，我帶我們的兒子來看你。」我和妹妹正詫異，她敞開陳舊風衣，從懷中掏出一隻黑色博美狗，要小狗叫爸爸，鄰床的榮民伯伯和父親同樣高壽不踰矩，看狗像看戲，直到護士驅趕才結束。她轉身孤獨離去，這次，不是買辣椒或米酒，她帶著狗兒子消失近一年。

無論三口或四口，這個家像麻糬，可以捏，可以凹，靜靜安置不理會，總能夠恢復彈性，變回不圓滿的圓形。

她又出現在廚房，四菜一湯端上桌，青紅椒配色繽紛，還有紅燒牛肉湯。父親早已退休在家，想必是他開門讓她進來。用餐時她垂目不語，嘴角微微上揚，和牆壁張貼的聖母瑪利亞肖像有些相似。我們靜靜咀嚼食物彷彿含蓄禱告，媽媽回家了。她

燒飯洗衣整理家務，照顧行動不便的父親，幫他洗澡，去醫院複診拿藥。日子，又回到撕月曆的恆常，那些沒人說出的記憶，一頁一頁，在歲月中撕去。

星期天我和妹妹固定回娘家，早晨她通常去教堂望彌撒，大部分時間會在中午以前回家做飯，偶爾還是會消失到傍晚。我們也不問，至少現在她回家時沒有酒味，這一點點週末的自由，留給她。

父親在睡眠中過世，太突然，禮儀師按照慣例請法師辦超渡會，不知所措的我們，跟著燒香念經。火化當天，族人說，父親是受洗的天主教徒，聖名保祿，在告別式禮佛之後，親戚們由大姨媽帶禱，獻唱〈奇異恩典〉。

她在那時候昏倒。

〈奇異恩典〉大合唱沒有中止，慌亂中她被扶至座椅，我瞥見她的塑膠拖鞋遺落在地上。

什麼時候開始，她的頭髮已全部花白，任憑身材臃腫？有時逛街看到雪紡紗洋裝還會想起她，她已胖得穿不下。外孫滿月餐會，她問我們在哪兒請客？跟她說明在某飯店「包廂」，她回應：「喔，現在你們吃飯都要『開房間』。」在日式料理店，她看著菜單上的「鮭」魚念「鮪」魚。從花蓮探親回來，她說舅舅現在投資買「冰箱」專門幫別人家的雞蛋孵小雞。

那曾經在六條通出沒，嫵娜嬌媚和男人說日語的玲玲，和老舊月曆上的胭脂女郎一樣，隨著時代消失了。她甚至把玲玲時期學會的抽菸習慣完全戒除。

「醫生說我的肺有黑點。」她說：「我在耕莘醫院當志工這麼多年，看到好多老人的晚年，我不想生病拖累妳們，所以就不抽菸了。」

我向她要剩下的菸，她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這菸放太久，有點潮，妳還是少抽點！免得下一個男朋友又愛上年輕女人把妳拋棄。

我曾將婚姻失敗，中年失業，全部歸咎童年創傷，對她怨懟數十年，直到現在，同樣走過青春浪蕩，對愛情絕望，才有一點點懂得，她是我媽媽，卻更像我爸爸的女兒。十八歲就生孩子的女人，那個時候，也是不知所措吧。

「我有在為妳和妹妹禱告。」她說。

我想起念高中時，我們一起望彌撒，一起在花園烤肉，一起搭火車去基隆吃鰻魚羹。

「我是中華聖母堂唱詩班的，要不要來聽我唱聖歌？」

我沒有去聽她唱聖歌，自己到住家附近的教堂望彌撒。她知道了說要陪我去，還出主意建議我登記堂區教友，可以多認識些朋友；一會兒又改口，說我現在這種心情不好的狀態，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儀式莊嚴祥和，我靜靜坐在大教堂，聽神父講道，關於棄絕自我，愛與被愛。她在旁邊一直翻書給我看，指點我應該回應的章節，卻在答唱詠時將「聖父聖子」唱成「神父神子」。當神父念禱，請信友們舉臂手心向上，她突然伸出手，緊緊握住我的。

我的眼淚剎那間掉落。

她終於牽起我的手，這條路，我從九歲走到四十九歲，還是走到了。

在司琴的伴奏樂聲中，她大聲高歌天主經：「求主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領聖體之前，她特別叮嚀：「妳三十年沒進教堂，沒告解不能領聖體。」等到大家排隊時，她又改變心意：「其實妳出生就受洗，現在有來望彌撒，應該可以領聖體，讓天主保佑。」

我的眼淚又掉下來。看著她，輕聲說：「媽媽，謝謝妳。」

她轉過頭去，我聽到吸鼻涕的聲音。

\*

〈我的情人住在動物園〉

昨天我的情人住進動物園了，在此之前，她努力讓自己還是人。

對於動物園最初的記憶，讀小學時，一大清早跟一群同學，排好隊走進遊覽車。記得電視上迪士尼有部描寫諾亞方舟的動畫，一對又一對的動物，有些手牽手，有些交纏尾巴，慢慢走進方舟之中。走進有著食物味道的遊覽車，厚厚的窗簾遮住所有玻璃。

一切安靜如培養皿。

如果那是一艘火箭，載著許多的小孩逃離即將毀滅的地球，就像諾亞的方舟，我是相信這種可能的。如果逃到太空，就代表神是不存在。也許我們必須窮盡一生，尋找一顆有神的星球。

等所有人都坐好後，車子開動了。過沒多久，陽光從窗簾的縫隙，透了進來。只要車子經過路上的凹陷，整個車體就會抖動一次，就會看到灰塵在光的照耀下跳動。我看旁邊的同學，側頭睡了。之後坐著父親開的貨車，在高速公路上會看到載著豬隻或雞的貨車。那些生物都睜大眼睛，沒有發出太大的聲音，抵達屠宰場前，可能牠們的腦中覺得，這是一生中跑最快的時候了。

到了動物園，老師要大家兩兩牽手，有些同學藉故牽起喜歡的同學。我的情人也走到身邊，要我牽起她的手。以班級為單位搭上小火車，從高處慢慢走下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北極熊，一隻瘦瘦髒髒的北極熊，像是避免洩漏目光，一直低頭看著地板，不停地繞圈圈。周圍的玻璃窗戶彷彿通了電。牠繞的圈圈愈來愈小，最後躺在一顆石頭底下。手埋住眼睛，只剩下胸口起伏。情人牽著我的手偷偷用了力，手心開始冒汗。

我看著其他同學，大家趴在玻璃前，「聽說北極熊很厲害啊，為什麼牠一直在睡覺呢？」

老師隨口說了一句，「北極的時間跟這裡不一樣啊，所以北極熊才會睡著了。」

同學看了幾眼，看著新鮮的事物逐漸腐敗，就移開了目光。我的手被情人握住，而她一動也不動，彷彿她也走進玻璃窗裡面了。我在心中倒數，想成牠們在玩一二三木頭人。等數到零之後，北極熊像是真的睡著了，情人拉著我去看其他動物。

情人很喜歡動物，曾經將園區裡的動物都背起來。甚至能閉起眼睛，一個人在夜行館行走。有時候她記不起國外的地方，只要說那裡有什麼動物就可以了。

「烏干達嗎？就是有白犀牛的地方嘛！」

我跟情人之後約會，多半都是跑去動物園。但等我們再來時，北極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種類的企鵝。許多年後，我跟大家提及動物園曾經有北極熊。大家都說沒有，我上了動物園的官方網站，也沒看到相關紀錄。在網站上找了很久，才發

現一個都市傳說，以前動物園有兩隻從加拿大來的北極熊，可惜水土不服，生了嚴重的皮膚病，最後園方就把牠們放到「後院」，不會讓遊客看見的地方。

朋友消失之後的北極熊，獨自在窄小的空間裡打轉，是為了什麼？明明腳踏的是土地，不是隨時分裂的冰塊，怎麼朋友就這樣消失了呢？

大學畢業後，我繼續升學，情人選擇就業。相處的時間變得很少，有天情人說打算去動物園，但那幾天假日都下著雨，不適合去動物園，於是擱下了。漸漸地，她開始跟我說，身邊的人慢慢成為動物了。像上司是一條蛇，如果要做壞事時，就會露出尾巴。公司大樓的警衛是一條變色龍，常常從不同的地方出現。

我問她，「那我是什麼動物呢？」

情人盯了我很久，「只有你才是人，我快要不是了。」

我們去吃外食，餐廳的電視新聞會報導一些自殺的新聞，今天是有有人跳天橋自殺，使得交通堵塞了一段時間。情人看著螢幕，「好可惜啊，他差一點就變成鳥了。」

上一次是跳水自殺，情人則說對方是魚。也許那只是情人的幻想罷了，不是有些歌曲會說「都市叢林」嗎？聽到我這樣說，情人搖搖頭，「才不是呢，動物只是為了吃飽，可是人不是這樣的。」

其他客人拿起遙控器，轉到卡通去了。

有天醒來，情人在我身邊說她想成為鳥，飛去遙遠的地方。看到我一臉緊張，又說：「可惜我還沒辦法飛過很多的高樓。」有次白天做完愛，她拉開窗簾，抬頭看向天空，「好久沒有看到候鳥了。」

外頭的天空，飛機拉了一條長長的白色飛機雲。

那時我不知道成為一個人是多麼辛苦的事情。某次下課，有人打給我，說情人在公司刺了老闆一刀。打算跑到樓頂跳下去，希望我能先去警局安撫她。等我趕去警察局時，她看著我，「我差一點就南下過冬了。」從此之後，她說自己是一隻鳥，我以為她會找到時間跳下去，但她說要等到候鳥來時，她才會一起飛走。

我的情人住進動物園了，那裡有許多動物。他們偶爾呆滯地看自己的手，期待有天能長出漂亮的羽毛。當我去找情人時，有些動物走到我面前，張開雙手，彷彿在找尋已經消失的蹣。

每個角落都有濃濃的消毒水味，彷彿這些動物都是脆弱的，一碰到病毒就會得急病死去。或者園方正在等這些動物死去，一旦死去就馬上做成標本。

有些動物趴在牆上，努力記得牆壁的顏色，希望可以忘記自己的膚色。一隻國外來的黑熊，想成為一隻北極熊。但無論怎樣洗滌身體，就只能流下血一樣的汗。

跟著園方人員，我走到情人的房間。她住在最低的樓層，一個不適合起飛的地方。她坐在床上，聽到我的聲音後轉過頭。兩隻手藏在大腿間，「我的翅膀消失了，好丟臉。」

「沒關係，很多鳥都是準備過冬時才長出羽毛的。」

我經過很多深山才來到動物園，所以我知道情人飛不出去了，這些山都比建築物高大得多。我跟她坐在一起，用手摸摸她剪短的頭髮，親了親還沒變成鳥喙的唇。

「我很努力記得這裡的一切，因為等我南下過冬後，回來時迷路就糟了。」

情人不知道，再往南飛就會越過北回歸線，那裡溫暖得讓人不想回來。我摸摸她的耳朵、脖子、脊椎。她瘦了，所以脊椎骨跟肋骨都很清楚。

「我想起了第一次去動物園看見的那隻北極熊，」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你知道我為什麼站在那裡這麼久嗎？因為我覺得那隻熊好可憐，我想辦法讓牠出來。」

「你知道如果讓牠跑出來，牠可能會熱死嗎？」

「我知道啊，我到很後來才知道，北極熊沒有翅膀，所以不能飛到涼爽的地方。」

從動物園回來後，我似乎也看得出哪些人是動物了。有時候搭捷運的手扶梯，會看到前面的人拖了一條尾巴。當捷運把門關起來時，有些人的翅膀會被門夾住。經過住家附近的高中，會看到圍牆有好幾對翅膀掉在地上，不知道主人是誰。或者走上天橋時，會看到一條由鱗片鋪撒的痕跡。

我去參加了小學同學會，有些人不在，有些人走過來問我情人的事情，我說她現在住在動物園。對方一開始以為情人找到跟動物園相關的工作，經過我的解釋，他才了解發生什麼事了。



她背對我，「所以我後面有鱷魚尾巴嗎？」她喝醉了，覺得我在開玩笑。但她不知道，我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緊緊抓住情人的腳踝，阻止她南下過冬。她的父母也撕掉她畫鳥的畫，也在夢裡撕掉她的翅膀。

我已經很久沒去看情人了，我不知道她會不會趁園方不注意，張開翅膀離開。即使離開了，我也不確定她會不會回來。就像〈蛻變〉的男主人翁，一覺醒來就成為了蟲子。人都可能突然成為動物，有些就順其自然，有些想盡辦法變成人。

就像我們都知道身邊有很多鱷魚。

許多年前，不知道是有些人成為鱷魚，還是鱷魚學會如何說話。可惜這些鱷魚太快出現了，那時候的牠們，只有在動物園才能活得下去。爬上岸的鱷魚，急著尋找人的皮。牠不知道過了二十年後，台北仍然是乾巴巴的地方，雖然大家都知道鱷魚的存在了，可是覺得鱷魚太危險了，所以沒打算讓這裡變得潮濕一點。

我們只會將小孩塞進遊覽車，開到動物園，看著與人不同的動物。園長拍拍胸脯，告訴我們這些動物在籠子裡都乖乖的。雖然被關在籠子，但都有受到良好的照顧。並低聲告訴孩子們，「記得你們是人，千萬不能變成動物。」我慢慢忘記情人的名字，就像許多人都忘記動物園曾經有兩隻可憐的北極熊，或者忘記這些動物不是生來就待在動物園。

忘記人是多麼無趣的生物。

\*

### 〈聽見〉

陽光落在頂樓，斜三十度角，破曉。萬物還等不及顯影就先鬧開了：遠方的蟲鳴雞啼、洗衣槽脫水快轉迴撞、樓下的鐵捲門轟然啟動、誰家的開水滾了汽笛鳴響……只有媽媽絲毫不受干擾。她平心靜氣，雙手提起一件白色長衫，果斷下甩、拉平，三角衣架從領口滑入上撐，手一勾就把衣架懸晾竹竿，一氣呵成；再下一件。

日照欲熱未燥，陽光穿透媽媽染成紅褐色的鬢髮，熠然生輝像暈著一層聖光。她依循長年養成的節奏前進，在精算過最剛好的時刻讓洗淨的衣褲一一上了架，且順著日照頂樓的時序排列，由南至北依次是短衣、薄衫、棉T、長褲，先短後長，面薄背厚，算準了光線及陰影移動的速度，務求所有衣服平均曝曬。這是媽媽的家務專業，什麼衣架搭配什麼布料及剪裁都有完整系譜，你若不識相硬要插手幫忙，鐵定

遭她無情斥責，非但要全數下架重晾，且得聽她不厭其詳把所有晾曬知識重又爬梳一次。

我是在教你，懂不懂？她殷殷教誨，專注、獨斷、自我中心。

好啦。我無奈地把誤夾的襪子解開，交由她示範長襪子要用三個夾子撐出通風空間，才會乾得快。喔拜託，天氣這麼熱，晚兩個鐘頭乾有什麼關係嗎？

「你講啥？」

弓手罩口，我貼近她的耳朵，大聲說：「你怎麼又不戴助聽器了？」

不然走路的聲音、洗衣機的聲音、水滴下來的聲音、外面車子開過的聲音……她一一細數，滿腹委屈：「真的很吵你都不知道。」

媽媽重聽很多年了。

打自我年幼起，她就是個大嗓門媽媽，雖是面容清麗、腰線挺直，不時笑臉迎人，但一開口就漏了餡：粗聲大氣，叮嚀關心之語都嚷得像在當眾指責。她自小在市場長大，習慣了眾聲喧譁、拔高叫嚷的溝通模式，成年後到噪音迴撞的紡織廠工作無疑又加重了耳背，婚後且生了一大窩子小孩，不鍛鍊聲氣洪亮大抵也是鎮不住的。

聽聞媽媽童時被鄰居阿姨掏耳朵時誤刺，此後左耳便不靈光。可能是她的遺憾傳達得太有力了，此事竟在我心中投下莫大陰影，日後但凡有尖細長物靠近我的耳朵，就先從耳膜深處發癢了，好怕。說來簡直是樁心病，同樣是掌管知覺的感官，眼珠有眼皮罩著，喉嚨由嘴唇與口腔緊密護衛，但耳朵如此外敞、一無遮攔總令我隱隱擔憂，害怕螞蟻生蛋，害怕小蟲入侵，害怕筷子銳物長驅直入刺破耳膜。

耳膜受損時的母親，也不過是個十歲不到的孩童吧？她做事仔細認真，親戚們都說她乖巧聽話，但阿姨那管耳掏竟刺得她日後連話都聽不準了。往後很多年，外婆總悉心採摘草藥熬煮成濃汁，為她點滴入耳。媽媽至今猶然記得，那汁液濃稠墨綠，觸膚清涼，不知作用是解疼還是修補，涼而不刺，像風輕撫草原，耳腔的陣痛立即舒緩，媽媽一轉身又可以放心去玩。

此後一生，倒無大礙。不過就是聽力弱了點，日常生活少不了大呼小叫，熱鬧也是真熱鬧。

真正不可挽回的，是老化。老，是一天天在感官上積塵，齒搖背駝，耳不聰目不明，功能最脆弱的那個先崩塌。八十歲的媽媽在生活上漸次失守，電鈴聽不見，電話說不清，最終連開水煮沸的響笛也不覺不聞，電視音響轉到最極致還是呢喃含糊。

總算我陪她去掛了耳鼻喉科，指名要做聽力檢測。

媽媽被送進密閉的隔音室，戴上粉紅色外罩式耳機，整個人像朵花，孤伶伶身陷極端的寂靜與無人知曉的耳機指令。我隔著玻璃窗看她異常專注地舉起右手上下擺弄，像視力測驗一樣，肢體回應聽到的所有指示。有時她一臉茫然，像漂流在海上，舉目無親，浪淘拍湧卻無一清音；有時她如獲聖旨，聆聽那個絕對的命令，四周的嘈雜盡數退位，賓果！

驗測出爐，右耳喪失七十分貝聽力，左耳幾近一百分貝。醫生在聽障病歷上蓋了個紅章：極重度。

再來別無他途，只能接旨試戴助聽器。較之早年只有擴大功能的助聽器，如今的數位化科技從八音頻開發至四十八音頻，細膩區分各式聲調與類型，也能有效排除環境雜音，體型精巧，肉色內嵌型耳機可以個人化訂製貼合耳蝸，直接塞進耳道，外表幾乎看不出異樣。媽媽將耳後鬢髮再挑出一些些略做遮掩，完全看不出戴耳機了，這才讓檢驗師開頻收音。

「什麼聲音吼吼吼像在鋸鐵罐？」她一臉驚懼。

「冷氣。」醫檢師氣定神閒，手指著天花板的出風口。

「啊，原來這麼吵。」我這才聽見了。像是跟著媽媽開啟耳通，一時間如風過塵揚，漫天都是懸浮粒子敲敲碰碰，窸窣窸窣雜音不斷。

媽媽驚魂未定，警戒地環視四周：空調的低鳴、檢驗師的打字音、女兒翻弄文件的紙磨聲、電腦裡的風扇、變化坐姿時衣褲窸窣摩擦、診間外雜踏的腳步聲……這些環境聲響不分輕重全被吸入她的耳內，她慌張不敢挪移，如置身戰場，就要淪陷。

「久了就習慣了，不覺得吵了。」檢驗師司空見慣。

久了，大腦為求寧日自會主動分出遠近，排列主次。常態或持恆的次級音訊會漸次褪為背景，罔若未聞，以便空出敏感神經，隨時捕捉突來的、重要的新訊息。又或

者，可以學習選擇性地專注於某一聲軌，像是一首歌、一句話、一聲呼喚、或幾不可聞的一段啜泣。

視線有焦距，聲音有強弱，若自己沒長出能力分辨主次，不免驚擾難定。我凝神細辨，挑出急促往來的腳步中某雙鏗鏘有力的細尖高跟鞋，並追隨她至轉角駐足數秒，噓噓噓倉促走遠，聽得出是個焦慮的人。高跟鞋約莫二、三十歲罷？小碎步還有年輕女孩的浮動，不像一旁的沉重男靴，若非太胖就是上了年紀，一步拖著一步走。

這能力甚是尋常，但也是日積月累練出來的。而我的老母親已經多年未曾聽聞如此細緻多頻的聲響，突然聽見全世界，入耳盡是噪音。

她信心十足地開口表達意見：「我是覺得紅色的那款聽到的聲音比較清楚……」隨即，她被自己的聲音分心了，怔忡忘了陳述，岔開話題只管發問：「啊怎麼，怎麼我覺得自己說話比你們都大聲？」

「是很大聲，」我拍拍她的手，輕聲細語：「你以後說話可以小聲一點。」

「可是我本來就這樣說話啊。」

「所以一直都太大聲了，以後你可以輕鬆一點。」我的手掌在嘴巴前張開了又攤平，習慣性地以手勢加強表意，怕媽媽沒聽得完全：「我們和你說話也可以不必那麼用力了，現在你都聽得到了。」

「真的，都聽到了。」她認真點點頭，左顧右盼，不無驚異地下了評語：「好吵哦。」

我牽著她在診間走動，這麼多聲音同時轟然襲來，排山倒海，她緊攬著我的手彷彿不小心就要滅頂了。媽媽東張西望，聲音也改變了視線似的，有的光采耀人，有的陰鬱失色，一切都變了個樣，她像是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以前常常聽不見，又不好意思叫人家再說一遍。」她害羞地笑起來：「我都嘛假裝聽懂了，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她是裝的。她總是屏氣凝神看著對方的嘴形，很自然地搭著不相干的話，或說著不對頭的話題。只是人們懶得糾正，也懶得再拉回對話脈絡，更懶得再大聲複述一遍，便多半笑著敷衍了事，或逕自轉頭和別人說起別的輕鬆的話題。

「有時候你們說什麼事，我再問，你們就說沒事，不願意告訴我。」她逮住機會控訴。

「是真的沒事啊。」

有時，我特意放大聲量一字字喊著說，或幫忙那發音不夠宏亮的來客即席翻譯，如此三兩句似是夠了，表意與翻譯既已略盡職責，就自然地放輕咬字，流暢愉悅地交談起來。彷彿媽媽不在場。

「明明就在說，我一問就不說了。」她滿腹委屈：「都說不重要。」

確實是不重要。生活裡幾乎全是沒那麼重要的小事補綴而成，閒聊溜過嘴就算，要再大著嗓門費力重複就顯得太認真了。可是去除掉這些閒聊瑣事，又沒什麼大事可說。於是重聽的人就被輕易排除在社交溝通的網絡之外，習慣性地被輕忽，無意隱瞞也多成了隱瞞。這是非戰之罪，沒人在意，也沒人補課，最後落得完全沒話可搭了。寂靜的孤立。

現在，聲音都回來了，但媽媽尚未找回判斷音訊的能力，如學步，跌跌撞撞。白日裡出門行走，她先就被攻城掠地的車聲、喇叭聲震得心驚膽跳，無以判斷遠近，不知要閃不閃，封閉的音訊相互撞擊，搞得她寸步難行。

「你覺得，」她在家裡練習聽聲音，苦惱許久，終究問出口了：「我走樓梯的聲音很大嗎？」

「是。」我盯著她的拖鞋：「可能是年紀大了，走路比較沉；也可能是鞋子不牢靠，太耗力了。」

我們去買了雙合腳的拖鞋，腳步起落果然就輕鬆多了。說話也是，她的音量降了些，舉止毋須再費力補強，應對之間就不太像在罵人了。到傳統市場買菜，講價變得有來有往，要討一根蔥也不必猜疑對方的臉色，真是，真是鬆了一口氣啊。

傍晚巷子口等垃圾車時分，老人、婦女、外傭都拎著飽滿的垃圾袋等待定點投擲，那是日復一日的社交場合。過往我陪她一起倒垃圾，總不免聽她如何重複訴說家中小孩的工作或學業，或直接指著我向鄰人說起昨天或數年前我發生的什麼糗事，一切家務事全被她剪裁成主動出擊的社交話題，我根本早就是巷子裡最富盛名的不肖女了。

現在我看著她安靜傾聽，適時回應合宜的表情，忽然間就懂了。一般聽障者習於寂靜，多半會長出察顏觀色的本事，但媽媽的聽力一天天弱化，她聽不清人們的話題，只能掏盡日常瑣事做為互動閒聊的入場券，以掩飾聽不見的欠缺。

助聽器，竟帶給媽媽在人群中安靜的自由。靜靜地聽，就夠了。

初聽乍醒，媽媽的世界像從默片一下子跨入彩色電影。一戴上助聽器，宛如掉進遊樂場，沖馬桶、洗菜、起油鍋、開啟洗衣機、上樓梯、開電扇、巷口的汽車轉彎……簡單的家務，沒完沒了的聲音，除了入睡無一刻安寧。好忙。

媽媽很快就知道了，助聽器是她的社交工具，以免被世界不經意地略過遺漏。但在家裡，一切的秩序皆由她建制，她不需要聽命於人，不需要強作解人，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樣的處境更自由的嗎？她何苦要時時學習如何過濾雜音呢？

「太吵。」媽媽果決地將助聽器收入盒子裡，唯有買菜、倒垃圾、出遊、打電話、看電視才戴。

聰明的媽媽幫她的耳朵找到自主開關，要用就打開，不用就關上，自由自在。她在曙光初露時登上頂樓，在寂靜中洗衣、搓衣，感受水流的清涼而沒有轟隆刺耳之聲；她在清晨的陽光以三十度斜角照向第一排晾衣竿時，分毫不差地把短褲薄衫一一上架，不因吊竿與衣架的碰撞聲而心煩意躁。各種聲音都甦醒了，但媽媽選擇寂靜。

然後，低迴粗啞地，我聽見媽媽悠然唱起一首老歌，她轉身拎起一件長裙時，甚至順便滑了一個吉魯巴收尾的舞步，趾尖精準地踩在對的節奏上。在那個無須凝神辨認、適應環境的無聲之處，她就是唯一的清音。

\*

〈蝸牛〉

「要升三年級了，你不能再這麼慢吞吞了。」小學二年級放暑假前鬢毛歐巴桑班導師這樣告誡我。

學校有很多麻雀，圓滾滾的棕色鳥兒在青綠色的草坪上跳來跳去。飛機轟轟經過，麻雀們嘰嘰喳喳散開。我常望著窗外思考，如果我的反應跟麻雀一樣快就好了。

「六號！六號你又在發呆，老師剛剛講到哪？」看我支支吾吾反應不過來，老師下令：「到後面罰站，不要擋到同學聽課，走快點。」

我什麼時候才能長大，什麼時候才會變快呢？

一天下午大雨剛過，老師說把地板拖乾就好，我拿乾拖把亂揮一通就認定自己完成了工作，出去追麻雀。我果然很慢，把麻雀都嚇飛了一根毛也沒抓到。但我在草叢裡發現了比我更慢的生物，小蝸牛。

小蝸牛的殼很薄，顏色像指甲一樣透明中帶著一點淡黃，柔軟的身體在葉子上蠕動，觸角末梢有兩顆小眼睛，眼睛底下還有一對像鬍子的觸角。

盯著小蝸牛爬和看著雲飄一樣有趣，每一秒都以為牠們沒在動，要到下一分鐘才會發覺牠們已經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了。真像在變魔術。如果可以像蝸牛一樣緩慢移動，玩一二三木頭人的時候一定不會被抓到。

雲太高了我摸不到，但我摸得到蝸牛。上課鐘響前我抓了一隻小蝸牛回教室。

掃地時間之後是班會和作文課。我把左手藏在桌面下，讓小蝸牛待在我手掌心。我告訴牠安全了，可以出來了，牠就從半透明的殼裡伸出兩隻眼睛，左探右探。牠一定覺得這片五爪葉子很奇怪，怎麼會熱熱的，聞起來一點都不好吃。牠揹起殼往外爬，想逃出我的掌心。

蝸牛的肚子觸感冰涼，雖然牠爬過的地方會留下鼻水般的黏液，但因為牠跟我一樣慢吞吞，所以我喜歡牠。我讓牠爬過我的生命線、智慧線、感情線。當牠爬到我虎口時，我把手掌翻過來讓牠爬到手背上，當牠爬到我手背的盡頭時，我就再把手掌翻回來讓牠兜圈子。

「六號！你又在底下玩什麼？交出來！」糟糕，被老師發現了。我趕緊把雙手藏進抽屜甩掉小蝸牛，再抓一塊檸檬香水橡皮擦代替。老師說：「手伸出來我看。」我照做。老師說：「橡皮擦也能玩，放到講桌上，放學再來領。」我照做，蒙混過關。

閃電，雷聲，放學前忽然又下起第二場大雨。一些同學摀著耳朵，另一些看起來很興奮。雲幾乎壓在樹上，池塘的水都在跳舞，麻雀躲進樹裡，大小蝸牛四處爬行。牆壁上的方形廣播傳來訓導主任的聲音，他要老師們把低年級的小朋友留在教室，等到雨小一點再一起放學。

大家把收拾好的書包放在桌上，乖乖坐著等雨停。我坐得直挺挺裝乖，一手搭著書包，另一手卻忙著在抽屜裡打撈，小蝸牛不見了。

還沒找到牠雨就停了，老師把大家趕去走廊排路隊，我只能放棄搜救。

回家的路上陽光穿過雲照在街口，大雨洗過的空氣聞起來很香，樹葉都亮亮的。太陽一點一點切到堤防，走得比蝸牛還慢。我的影子被拖得好長，像個大人。我穿著藍色小短褲，看著自己細細的腿毛發著金光，我告訴自己：「你不能再這麼慢吞吞了。」

過了個週末我一進教室就先檢查抽屜，小蝸牛還在裡頭，原來牠掉到課本後面去了所以才撈不到。同學們陸陸續續到校，老師抱來一疊生字本坐在辦公桌前批改。我將蝸牛殼輕輕拎出來，放在淺淺的筆槽裡。牠的殼口結了一層薄膜，外殼看起來乾巴巴的。希望牠還沒死。下課以後我得趕快把牠送回草坪去。

下課鐘響，班上最常欺負我的小流氓發現了我桌上的小蝸牛。

「這個死了啦！」小流氓用食指和拇指捏著蝸牛殼，放在耳邊搖，假裝在聽聲音。我拿出所有的勇氣對他吼：「還我，不然我跟老師講。」小流氓罵了聲幹就把蝸牛殼往地上砸，接著一腳踩了上去，他像大人踩熄菸蒂那樣，在蝸牛身上扭一扭腳，然後抬起腳檢查成果。蝸牛殼像破掉的糖球，糖衣碎成一片一片沾在濕濕亮亮的爛肉上，微微抽動著。「還你啦。」小流氓說完就走出教室。

從那天起我再也不敢抓蝸牛。

升上三年級，新教室、新老師、新同學、新課本，看不懂的字變得更多，生字本的格子卻變小了。「你不能再這麼慢吞吞了。」腦袋裡有個聲音警告著我。

但三年級對我來說最困難的部分不是考卷和作業，而是要跑八百公尺的體適能測驗。

新的班導吹哨，全班男生同時起跑，才過第一個彎道我就落後了。草坪上沒有麻雀，蝸牛躲在樹蔭下休眠，我肚子痛得像腸子打結，喉嚨乾得像被三秒膠黏到。剩下來的三圈半我只好慢慢走完。好幾個男生在超過我一圈的時候都送我一句：「胖子加油啊！」



女生們要等我跑完才能開始測驗，全班同學都在終點催我，大喊著：「胖子——加油，胖子——加油，胖子胖子胖子——加油加油加油。」跑道變成一隻巨大的手掌，好不容易爬到了盡頭，結果翻過一圈還有一圈，一次又一次的體適能測驗。

從八百到一千六百公尺，從國小到高中畢業，每次起跑我都以為自己有所成長，可以擺脫墊底的慘況，但我始終保持最後一名。後來我放棄了，乾脆都用走的，同學也懶得為我打氣，女生在樹下乘涼，男生在籃下搶球，只剩拿著碼錶的體育老師一邊抖腳一邊等我。

升國三的開學體檢，我是保健室裡的重頭戲，排在我後面的幾個男生似乎在打賭，他們好奇我這巨大的身體到底有多重。

我脫下鞋子、襪子，摘下手錶，把口袋裡所有能增加重量的東西統統掏出來。空氣凝結了，大家都在等我開獎。老人百歲就叫做人瑞，我破百公斤的話，會變成什麼呢？

我背對著體重計，腳跟碰到金屬秤台的時候覺得冰冷。我併攏腳掌，以為將重心往後移就能讓體重輕一點。指針來回震盪發出卡通裡才會聽到的彈簧聲。那根針繞了世界一圈，戳中了一個數字。離我最近的 A 同學瞪大眼睛，在他後面 B 同學張大了嘴，體育股長報出我的體重，學藝股長負責把數字抄錄在我的表格，三公斤，不對，是一百零三公斤。嘴最賤的 D 同學大喊：「神豬！神豬！神豬出爐啦！」C 同學對 A 說：「你看，我就說吧，他一定破百。」

我步下體重計，穿上鞋襪，戴回手錶，假裝沒事。我想起媽媽說過，「別理他們，讓對方覺得無聊，他們就不會來欺負你。」我要藏起自己的沮喪，否則神豬的綽號將黏著我直到畢業。

那幾天我故做開朗，好像破百公斤是一件比考試滿分還驕傲的事。我請同學喝福利社紅茶，跟遇見的每個人打招呼。我學會自嘲，拿自己的身材開玩笑，跟女生講話時耍笨，跟男生打球時故意跌倒。我躲進殼裡，扮演緩慢又可愛的角色。我是蝸牛，不是神豬。

蝸牛演化出螺旋狀的殼，為了躲進迂迴的居所牠必須放棄原本的左右對稱的身體，扭轉成另一種樣子。螺旋內側的器官因為受到擠壓，不斷地退化直到消失，原本呈現直線的腸道也扭了大一圈，就連神經和各種臟器的位置都因此改變。蝸牛的身體從胚胎時期開始扭轉。牠們一生注定佝僂，只能緩慢前進。

那陣子我後頸的皮膚開始增厚發黑，浮腫且布滿裂紋，無論我怎麼刷都刷不乾淨。一天午休時間，我暗戀的女同學怯怯地問我：「你洗澡的時候有洗脖子嗎？」那天晚上洗澡時，我拿菜瓜布搓脖子，搓出血來，以為這樣就可以換膚，但隔天結痂之後顏色反而更深，膚質變得更粗糙。後來我才在報紙上讀到，那叫做黑色棘皮症，是胰島素過度分泌刺激局部皮膚造成的黑色素沉澱。

每次有人問我為什麼你脖子這麼髒，是不是沒洗澡，我就會引述那篇醫生寫的文章，用專有名詞將這個徵狀從我的性格裡切割出去，告訴他們我不髒，我的身體本來就是這樣。

蝸牛的嘴裡有一萬顆牙，牙齒長在舌頭上，牠們用舔的，用刮的，把葉子磨爛送進胃裡，食物經過螺旋的胃，螺旋的腸，再螺旋地排泄出來，牠們一圈一圈長大。

我餓也吃，不餓也吃，一圈一圈發胖。大學畢業後的兵役體檢，我終於達到一百二十公斤。以後再也沒有體育課，再也沒有體適能測驗，再也沒有人能逼我跑操場了。我應該要吃一頓好的，大肆慶祝才對，結果體檢完我反而非常失落，忽然想跑步。

我回到我的國小校園，操場的樣子完全沒變，但看起來比以前小很多。晚上十點，操場熄燈，瞎聊鬼扯的歐巴桑喊起孫子，赤腳跑步的歐吉桑穿上鞋子，跑道淨空，只剩我一個人。

我跨出右腳，再跨左腳，提起雙手，握著拳頭，左右左右吸吸呼呼。我是隻大蝸牛，我要推開自己結的膜，結束我的冬眠、夏眠、旱眠。我從跑道最內圈起跑，每完成一圈就往外推一個線道。我討厭在原地打轉，但我必須這樣一層一層地揭開自己。我要出來。

沒有人會催我，我可以跑得很慢，慢到能哼歌，「啊門啊前一棵，葡萄樹，啊嫩啊嫩綠地，剛發芽，蝸牛背著那，重重的殼呀，一步，一步地，往前爬。」樹上沒有黃鸝鳥，我抓不到的麻雀永遠抓不到，草叢裡有蝸牛，跑道上有我。第四圈。

樹葉發出沙沙聲，一陣晚風吹來，帶走我身上的汗氣。腦袋裡有個聲音對我說：「就要出社會了，你不能再這麼慢吞吞了。」「到底要變得快才夠！」我反問回去，超過了跑道上童年的我。第五圈。

進入最後最大最外面的第六圈，我仰起頭吸滿氣跨大步全力衝刺。我的脂肪層隨著步伐彈跳拉扯，和肌肉層分離，一股即將脫殼的錯覺驅使我繃緊自己的一切。外面有個更輕鬆的世界，我會有一具更好的身體。最後一個彎道，我一口氣超過了那個

口乾腹痛冒著冷汗肥肉抖動心有不甘故作開朗咬牙忍耐的自己。「胖子加油啊！」我聽見自己在喊。

踩過無形的終點線時，我想起那隻被我害死的小蝸牛，那年沒有掉下的眼淚嘩地一聲爆了出來。我沒有阻止小流氓，沒有將小蝸牛好好埋葬，那天我害牠碎在教室裡，卻任由螞蟻分食牠，隔天屍體不見了，我就當做一切都沒發生過。

我躺倒在操場中央，整間學校都是黑的，什麼聲音都聽不到。我浸在汗水、淚水、鼻涕之中，我的身體在地上拓出一個濕黏的大印子。

也許我一輩子都會這麼慢吞吞吧。

那晚過後我開始減肥。每當我對自己的進度感到失望時，我會想起小蝸牛，我們都需要時間累積足夠的改變，才能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途中那些濕黏的印記，總有一天會曬乾，成為亮晶晶的足跡。

\*

〈感冒〉

我放假，她發了燒回來，帶著上週醫生開的藥。我覺得消炎膠囊可愛，透明的殼塞滿白色顆粒，那麼微小又那麼清楚，像從望遠鏡裡看到許多終將溶化的星球。

可她終究是病了。一整晚她躺在床上不停流汗，這樣濕濕地睡著了。我看著她安靜地新陳代謝，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益她的健康——每天凌晨兩點我下班回家，鑰匙插入門孔旋轉彈簧，開門讓室外空氣輕輕擦過身體，穿上地板鞋發出塑膠撞擊瓷磚的聲音，而她已经睡了。按開離床最遠的那組日光燈，拉開背包拿出手機看時間，脫掉外套，換上睡褲——我像一個把白天帶進房間裡的歹徒。像感冒病毒。

幸好偶爾是她。偶爾是她凌晨三點開始化妝，吹頭髮，點燃卡式瓦斯爐開始炒蛋。打開同一組日光燈，拉上她背後的制服拉鍊像我拉開背包——我把自己拿出來，她把自己裝進去。我們都不太適合行竊因為對方通常就醒了。我親一親她然後爬上床，她親一親我然後搭電梯，一切都扯平了——我不是故意要在那時候回來的，她也不是故意要在那時候走。

不幸的是，我們此刻正以有礙健康的方式相愛。我想起在報社每次提起她，同事總是說：真好，你竟然有空姐女友。

●

錄音師住的地方有客廳，廚房還有兩個房間。他一個人住。

他說原本是空房子，家人要他去住的——已經買下來了，不住白不住，帶點人氣進去，諸如此類的。我和她背著吉他和筆電，坐一個小時公車到南港，下車之後沿著中研院走，看到小七右轉，打給他，叫他開門。「你們要先錄音嗎？還是要先吃？」他問。先吃好了，我們說。他開冰箱，裡面有火鍋肉片和青江菜，還有一大包水餃。「平常我是都只吃水餃啦，」他說，「一包可以吃兩個禮拜。」

然後我們走去小七，買水和飯糰——這些就是我對錄音的印象。錄音師住很遠。錄音師喜歡關心別人有沒有吃午餐。

她媽說，月薪不到五萬，別想留在台北玩樂團。

我們住在林森北路一四五巷，酒店街，房子便宜。晚上十點之後計程車一台接一台，載來一些男人，載走一些女人。有天下班，在巷口我看到一個穿西裝皮鞋的男人躺在地上。經過他，我往附近少數開到凌晨的小吃攤走，在巷尾又看到一個穿洋裝高跟鞋的女人躺在地上。

我買了豬肝湯，滷肉飯，切了豆乾和大腸，這樣竟然一百四。當兵時聽錄音師說他月領兩萬七，每天工作十小時，還要幫新人上課。那個時候，我以為這條街就像他這種人。直到凌晨兩點半提著豬肝湯回家，我才知道，我根本不懂他，不懂這條巷子，甚至不懂那兩個躺在地上的人。

可以站著，誰要躺在地上。雜音終究還是太多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錄音師拿出房間裡的史努比小棉被，用束帶和牆架罩在麥克風旁邊，做成一個簡易隔音罩，她把頭伸進去唱歌。最後，我們錄出一種躲在被窩的聲音。

我們始終沒有找錄音室。

不是不想站起來。有時候，力氣只有那麼一點。

●

同事大叫，哇你們還玩樂團喔？還要工作，不累嗎。

延畢那一年她在練團室打工。等當兵前的五個月，我住她和 Ning 在師大的套房。Ning 和家裡鬧翻，她想在台北找工作，家人要她回桃園，就斷了她的生活費。師大路上有家總是排滿遊客的饅頭店。Ning 後來在那裡一口氣買了二十顆牛奶饅頭，每天配白開水吃兩顆，就這樣在台北多待了一個多月。

我比 Ning 好一些。我的戶頭還有八千塊。我把託朋友從日本帶回來的東京事變《Hard Disk》和《Golden Time》專輯賣掉，就這樣又拿到了九千塊。那是我第一次為了生活賣掉和音樂有關的東西。我那時候想，以後有錢，我就會把它們買回來了。結果到現在我還沒把它們買回來。

那五個月，每次打電話給公所問什麼時候入伍，回答總是「時候到了就會進去了」。她每個星期二回大學，上她大五唯一的一堂課，或者去打工。這些時候，我和 Ning 就會尷尬地待在房間，各自用著電腦，我不停寫小說，她不停看影集，直到我出門去接她，或者 Ning 出門去不知道幹什麼。

練團室離夜市近，我們會買排骨飯當消夜，也順便會買 Ning 的份。回去吃一吃我們就準備洗澡睡覺，套房裡沒有隔間，她會叫我轉過去不要動，因為 Ning 要換衣服。我就背對她們閉上眼睛，聽著衣物摩擦肌膚的聲音，直到她說可以了，可以了。

有幾次我終於忍不住問 Ning，欸，我只穿內褲在家裡晃來晃去，妳會不舒服嗎？她眯著眼，「是還好啦。」她說。我始終不知道這個回答是不是出於禮貌。也許在 Ning 的心裡，我至今依然只穿著內褲。

那次 Ning 的朋友來，她們買了夜市裡的生炒花枝，花了 Ning 一百二十塊，八個饅頭。結果難吃得要命，而且洋蔥比花枝還多。「好沮喪喔，怎麼會這樣，」Ning 裝可憐，「我還以為一百二十塊的生炒花枝可以洗滌我的人生。」我們大笑，那天沒換衣服就上床睡覺，讓生炒花枝的味道洗滌我們的汗臭。

Ning 終於決定回桃園的那天，她也畢業了，結束了在練團室當櫃檯小妹的工作。我接到兵單，套房剩她一個人。她媽說，頂多等兩個月，找不到工作就回家。

每次有人問，我們累不累，我就告訴他這些事。

然後說，偶爾我很想念 Ning 還在的時候。他們就懂了。



「到底什麼時候要 PO 歌啊？說實在我已經失去耐性了。」鼓手傳來訊息。

歌已經錄好很久。我負責把它們放上網。可是她生病了，而報社剛開始每季的專題。凌晨下班，我餵她吃藥，燒水，看新聞。她說想喝豬肝湯，幸好是酒店街，店還開著，我出門，點菜，從皮夾掏出一百四十塊付帳。八個饅頭半。

她這個月沒換到好班。長途班飛回來半天，接著一整個星期在澳洲。本來排飛回來隔天練團，燒卻不退。我通知團員沒辦法練了，然後鼓手生氣，「這樣玩團，乾脆不要玩了。」

我說，我會放，但想要把文案先寫好，不然只是放歌，沒有人要聽。

鼓手說，那你幹嘛不寫。

我說，工作很忙，她又生病了。

鼓手說，那你幹嘛還要寫。

我說，多做一點是一點，不是嗎？不然我們錄這麼辛苦幹什麼。

鼓手說，誰理我們辛不辛苦。

同事說，想聽歌。我用手機播 DEMO，她一邊聽一邊點頭。「想不到報社的人也會寫歌，不錯喔。」我想反駁，想把一切講清楚——不是這樣的。我是先寫歌才進報社的，我是為了寫歌才進報社的。她也是，她是先唱歌才去當空姐的，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卻只是微笑點頭，邀請同事按樂團讚，說謝謝，要支持我們喔。

鼓手說的，誰理我們辛不辛苦。

我餵她喝豬肝湯，問她隔天請好假了沒有。她問我樂團怎麼樣，我說練團取消了，好好休息，像以前一樣。



隔天星期六，她燒退了。

聽說人體在寒冷的時候，肌肉會顫抖來釋放熱量。當身體內的能量大部分都轉化成熱量時，免疫系統就必須減少耗能，耗能減少的結果，就是那些擋不下來的病毒。

感冒病毒入侵呼吸道之後生存在人體細胞內，沒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殺死它們，只能靠免疫系統，要是身體不行，那些消炎膠囊吃再多也沒用。

她，或說我們，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完全好起來呢？

我寫好新歌的文案，終於把歌放上網站。

二十分鐘後三十個讚，同事也按了。她醒來，恨自己請了假又沒練到團，「這樣等於一次損失兩天欸。」

「沒損失啊，我也放假。」

「沒團練，要幹嘛？」

「生完病的人可以吃生炒花枝嗎？」

「不行。生病的人需要洗澡。」

我們在浴室裡擁吻，覺得自己非常健康。



她衝過來，我們抱住。

分開以後我拉開距離看見她整個身體，她穿紫色的短袖T恤和牛仔熱褲，頭髮綁著。我記得這些她都穿過，但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我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我不知道現在的我是什麼時候的我。

我們走在國中時的操場。她突然說她不想養容易發汗的孩子。我說每個孩子都會流汗的啊。她說她不是那個意思，「最好是下棋那種運動，不容易發汗的孩子。」我注意到她的聲音和以前不一樣。我想告訴她這件事，卻只是笑著回答：「妳知道游泳的時候也會流汗嗎？」

她突然意識到哪裡不對，不繼續往前走了。我摸她的腰和背問怎麼了。她看著我歉笑，轉身就跑。「對不起我沒有辦法繼續了我沒有辦法繼續……」我追她卻追不上她，人群包圍過來擋住我。我喊她的名字，然後她不見了。

然後她把我吻醒。「我要去上班了。」

我的眼睛睜不開。「妳什麼時候回來？」

\*

### 〈孵化〉

我一腳輕輕地踩住板凳，左右稍微搖晃後，確定能夠穩固托住我的重量。另一腳大膽地跨上窗台。窗框邊緣長年鏽蝕，金屬色澤煥發著銳利感。我只能用手指謹慎地握住。雖然爬上來之前，手機的閃光燈已經關閉，我還是用指腹再一次稍稍滑動、確認。阿叔在一旁除了叫我小心，還不斷指著花台角落的那一盆爆竹花。爆竹花的枝條幾乎貼著整個遮雨棚向外伸展，整片右側窗台有一種過度發育的違和感。好像再繼續生長，世界就要失去平衡，翻覆下來。接著，我彎身探頭，站上窗台。順著阿叔的手勢，就在枝桠交錯的地方，發現了牠的巢。

巢裡原先的四顆蛋，已經有三顆孵化。公鳥與母鳥，似乎出門覓食。只剩下全身肉紅，眼睛一片薰黑，尚未睜開的幼禽。牠們似乎感受到我的靠近，紛紛直覺地張大嘴巴，等待餵食。我稍微撥動最上層的枝條，光線宛如另一個世界的薄幕緩緩攤開。沒有羽毛保護的幼鳥，生命特別顯得脆弱易碎。我伸出指尖，惡作劇地慢慢靠近，試圖想像可能觸及的柔軟與溫度。等到快要碰觸的時候，又急忙將手指抽回。然後，我屏住呼吸，貪心地連按快門，捕捉牠們大嘴開合，身軀稚嫩交疊的瞬間。阿叔此時拉拉我的衣角，示意我趕快下來，免得公鳥與母鳥覓食回來。

我小心翼翼地離開窗台，往下踩著板凳。回到客廳，呼出一大口氣。看著手機裡拍的幾張照片，我抬起頭問著阿叔，牠們是什麼時候來築巢的？阿叔說這是他前天發現的。那個時候，他單純只是想檢查一下，我房間是否還有尚未打包的東西。沒想到就聽到窗台上的鳥聲。原先也不以為意，但順著那一盆爆竹花往上一看，就發現鳥巢。

阿叔喜歡蒔花，即便我搬走之後，窗台上的各式盆栽，他也不曾荒廢照料。我聽他講得口沫橫飛，自己卻刻意故作鎮靜。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這麼多年來，我總是習慣冷冷地附和他。阿叔說我們這間老公寓，會有白頭翁來築巢，是好徵兆，尤其是在我們要搬家之前。仔細看著照片上的鳥巢，除了芒草穗和枯草相互穿插，隱約還可以看見些微的棉線和塑膠繩。看來在都市築巢，總是特別辛苦與無奈。



我上網查了一下白頭翁的習性。網路上說白頭翁雌雄鳥共同育雛，通常一季繁殖一到二次，一窩產三到四枚蛋，繁殖季節幾乎以昆蟲為食。幼鳥需要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孵化才能破殼而出，再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餵食，才可以出巢。這也就是說，大概兩、三個禮拜後，這一窩的白頭翁，就會從容地離我們而去。

阿叔看我沒有馬上走的想法，問我要不要吃一碗麵再走，我原本想拒絕的，但想了一下，還是點點頭。我問他需不需要幫忙，他笑著說不用了。接著頓了一下，看了一眼餐廳，又訥訥地說東西實在太多，可能要把餐桌收拾一下。我環顧整個屋子，沙發蓋上了防塵布。木椅整個倒放在茶几上。音響和電腦被移到角落。糾結成一團的大塊灰塵還半黏在踢腳板上。家具搬開後，露出的壁面，有一種被時光凍結的白晳。我很少仔細看著這個家的擺設。但當所有熟悉的擺設，全都位移後，我也忘記之前的樣貌。

我將餐桌上的書報和鍋碗，暫時移到地面，勉強挪出兩個緊緊相鄰的位置。阿叔煮好麵之後，隨手拿了兩本《空中英語教室》墊在麵碗底下。他一屁股坐下，好像濺起一陣陣漣漪，我下意識地挪動椅子，稍稍空出與他的距離。我記得老媽還在世時，每次週末我們總是一起吃麵。那個時候，餐桌上的話題，永遠圍繞著他們的日常生活。我只需要用我的學校趣聞，稍稍穿插在他們說話的縫隙，然後適時地發出笑聲，就好像可以融入彼此的生活。老媽走了之後，阿叔一直以為我是打擊太大，所以才變得沉默寡言。其實，我只是還在學習，如何不用透過老媽，和他交談。

客廳裡的電視嘩啦啦地開著，中午的新聞，好像相對容易充滿許多趣聞。他問我最近過得如何。我回過頭，視線幾乎貼著他的側臉，汗珠從他的耳廓不斷地落下。我隨便敷衍他，只說，一切都像往常一樣，沒變。其實，我心裡也知道公司的狀況大概就是要死不活的，能不能再撐個十年，實在很難講。不過，我總是不想去思考這類問題。阿叔絮絮叨叨問我麵會不會太軟？湯的味道還可以嗎？要不要再切一些小菜？我低著頭，嘴裡咬著麵條，另一手放下湯匙，向他豎起了大拇指。阿叔還沒受傷前是餐館的主廚，冰箱裡永遠有他預先熬製好的高湯、醃好的雞肉、調味好的醬汁。現在想起來，老媽那種過淡的飯菜，好像只剩下一種放學後必須回家的模糊感覺。

吃完麵之後，我又檢查了一下屋裡堆放的雜物，看到阿叔已經將要丟的和要搬的分成兩區。我的房間裡放的是要搬的，客廳裡堆的是準備要丟的。看起來，要丟的遠遠多過要搬的。我仔細審視客廳裡要丟的東西，發現裡面有一張很眼熟的折疊式躺椅。突然想起來，那是當年我聯考的時候，老媽從舊家帶過來的東西。我試探性地問那一張躺椅也要丟掉？阿叔不經意地回答，對呀！我沉默了許久，看著他蹲在一旁，拿著紅色塑膠繩，用力地綑綁一疊又一疊的書。我心中升起一股怒氣。這是他的目的嗎？新的家再也不需要骯髒與老舊的過去！我冷峻地對他說，這一張躺椅我

想帶回去。阿叔鬆開塑膠繩，驚訝地看著我，反問租房的地方，真的放得下嗎？我堅定地說，可以。

大概是怕我們兩個人場面弄得太僵。阿叔連忙補充說道，那還是帶到新家去好了！我沒有堅持，我知道帶走老媽留下來的東西，並不能讓我攬住任何一段過去。我也知道，留下再多東西也不能夠拼湊完整的回憶。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希望能夠一轉身，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觸摸熟悉的過去。

隔天，上班的時候，有些心神不寧。腦海裡還想著昨天和阿叔鬧彗扭的畫面。阿叔是我的繼父，但他是一個脾氣甚好的人，相較小弟，他從小就對我特別包容。我拿起手機，按了幾個號碼，原本想撥電話向他道歉的，沒想到他竟然傳了一則 LINE。那是他偷偷錄下白頭翁餵食的畫面。我點了進去，影片裡公鳥看似在旁警戒，母鳥則叼著食物，反覆放入幼鳥口中。纖細活潑的聲音在枝葉間流動，隱約像是季節裡繁衍的節奏。然後我瞥見巢裡有一顆還沒有孵化的蛋。我回傳 LINE 問了阿叔那個蛋是怎麼回事？阿叔送了一個兩手一攤的無奈貼圖。接著又 LINE 我，希望下班後，回家一趟，順便買一盒麵包蟲。他說，最近天氣不好，找食物應該會比較困難吧！

晚上推掉了同事的聚會，一回家就和阿叔兩人把麵包蟲放到裁剪好的牛奶盒裡，然後拿到鳥巢旁。大概是生物防衛的本能，白頭翁父母看見我爬上了窗台，就像發瘋似地連環攻擊著我。我的雙手被啄了好幾下，受不了，只好下來。換阿叔上去，他動作放得很慢，並沒有直接踩上窗台。他眼角瞥視在旁警戒的白頭翁。然後，把手中的麵包蟲舉高，靠近鳥巢後，母鳥的叫聲變得尖銳，接著又緩緩地放在花盆旁邊。他說，如果這對白頭翁父母，防衛心沒有這麼重的話，應該會看到我們的善意，那麼接下來的日子，就可以省一點力氣吧！

回到客廳，阿叔突然又想起了什麼，走向房間，拿出一個保鮮盒。裡面鋪滿了衛生紙和樹葉。我看了之後，驚呼一聲。那是一顆蛋！他解釋說，早上他在錄影的時候，發現母鳥刻意地把蛋推到巢的邊緣，後來趁他們外出覓食，他雞婆地再把蛋推回巢中。剛才我回來之前，他發現蛋又被推到了邊緣。他擔心母鳥已經放棄了那顆蛋，想想還是拿下來好了。他問我，要不要想辦法把它孵出來。

對於阿叔的想法，我感到不可思議。但又覺得挺新奇有趣。於是上網查了一下蛋孵化的幾個條件。網路上提到，蛋要孵化完成，必須要有一定的溫度和濕度。蛋無法孵出來，有可能是母鳥沒有專心孵蛋，溫度不夠，要嘛就是蛋不小心被翻動，當然，最有可能就是沒有受精。於是，阿叔和我小心地把保鮮盒移動到一個五斗櫃上，再把早已封箱的夜燈拿了出來。夜燈的光調成了不刺眼的睡眠模式，此時蛋上的每個紋路都被妝飾得異常柔和。

隔天，我又買了一盒麵包蟲回家。這一次，沒想到小弟也在。他和阿叔兩個人輪流裝水、換麵包蟲、拍照。我一個人站在門邊，看著狹小的窗台裡，彼此幾乎沒有任何迴旋的空間，但他們的每個動作，彷彿不需言語，就默契十足。

折騰了一陣子，阿叔和小弟洗完澡，各自拿了一張塑膠圓凳，坐在電視機前。阿叔說今天到新家，看了一下裝潢的情況，再過幾天，真的就可以搬過去了。他說，我喜歡看窗外，特別留了一間有陽台的房間。聽到阿叔又特別提起房間的分配，我很率性地對他說，不需要。我已經租了一間房。而且，說實在的，買房子的時候，我半毛錢都沒出，不是嗎？阿叔不置可否，反倒是小弟，問我這個禮拜天搬家，會不會來幫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是當然。

這是當然，白頭翁經過一整個禮拜，不知不覺，身軀已經看不見黑色的毛囊。整張翅膀長滿了羽毛，鳥巢再也容不下一家五口的身形。但我還是維持先前的習慣，每天下班，都會特地繞回家，看看那幾隻鳥的狀況。小弟為此還特別借了一台動態攝影機，架在陽台的後方。我們每天看著他剪輯好的片段，只要幼鳥身軀發生劇烈的變化，都會不由自主地讚歎。突然張眼、長出完整的羽毛、振動雙翅，這些好像跨過某個時光的陷阱，從容發生。

搬家的那一天，整個工作持續了一整個早上。我趁著搬家工人進出的時候，一個人走到夜燈前。保鮮盒裡的蛋還靜靜地橫躺。小弟後來突發奇想，決定要用氣泡紙，好好地填充每一個空隙。他說這樣比較容易保溫，再也不會晃動。我關掉夜燈，小心翼翼地將保鮮盒蓋上。然後又放到一個紙盒內，確定能夠平穩地放在提袋裡。然後，搭乘最後一輛車，來到新家。

新家比起想像中更加地光亮，地面的石英磚，無縫地貼合成一整片無瑕的鏡子。沒有泛黃的壁癌、沒有行將脫落的壁紙，空氣裡還可以聞到剛粉刷完的漆味。這是全新的味道，我心裡默默地記著。接著，我拿出保鮮盒，將它放在茶几上。阿叔、小弟和我，看著盒裡的蛋，紅灰相間的色澤，靜靜地被透明的氣泡紙圍繞。它的世界好像被濃縮在生命起點上，做著遺世獨享的夢。父母、兄弟，再也不會有人記得它。我銳利地注視蛋殼上的某一處紋路，彷彿看見了一道裂縫。然後穿過那一道裂縫，我發現裡面有一隻羽翼未豐，尚未長成的白頭翁。蜷縮成一團，然後，安詳地睡去。

## 〈綑綁〉

我國小曾是田徑隊的一員。

我不怎麼喜歡運動，體育課表現也馬馬虎虎，但有次立定跳遠，我一躍竟跳出二點五米，比全校最佳紀錄遠了二十公分。老師毫不猶豫要我進入田徑隊，參加初夏的全縣運動會。不過奇怪的是，我被分配去跳高。

那時學校缺乏訓練設備，不僅沒有軟墊，連測量高度的水平橫桿也沒有，只拿綑便當的橡皮筋，紅、黃、綠三色不均勻地交雜，一圈一圈結起來，再由同學拉起兩端，做為練習的標準。

每當我衝刺到繩前，心底的猶豫就會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緊緊抓住我的雙腳。於是我緊急停下腳步，橡皮筋繩便成了繩索，軟軟地抵著我的喉嚨。

其實我對跳高懷有先天性的恐懼。

體育課也曾玩過跳箱。每次我都奮力衝刺，但一跑到跳箱前，心志不知為何就會突然變得軟弱，只能刹住腳步，把箱子直接撞倒。有時速度失控，我也跟著跌進箱子堆中。我曾問老師為何安排我去跳高，他說妳能跳那麼遠，表示瞬間爆發力很強，一定也可以跳很高。我當時聽了十分感動，覺得老師一定是發現我不知道的天賦，只要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有不錯的成績。

田徑隊規定早上 7 點到校，先跑五千公尺，再依個人項目分開練習，直到第一堂上課為止。那時覺得練田徑隊最好的是不用參加朝會，聽台上的師長訓話。我就曾因為訓導主任太囉嗦，受不了熾烈的陽光，在他還沒作結論前，中暑昏倒過。

練習時老師通常不會來監督。我和其他隊員幾乎不認識，也不特別渴望和他們互動。我都是獨自暖身、慢跑，流汗就停下來休息。朝會開始後，我走往穿堂吹風，或者坐在樹下，讓點點晨光在我臉上搖晃。我盡量讓身體冷卻，不要出汗。

我討厭流汗。那讓我覺得狼狽。白色運動衣濕透後，胸部會被看得一清二楚。我的胸部幾乎沒有發育，因此一直沒穿內衣。雖然經期早在三年級暑假來潮，腋窩和下腹部也長出細軟的毛髮，但胸部依舊平坦一片。晨練最困擾我的，就是如何不讓上衣汗濕，透出胸前兩點微深的顏色。

參加田徑隊還有另一項好處，福利社會提供保久乳和麵包，讓選手練習完補充體力。我通常會先去廁所，把身上的汗擦乾，再到福利社拿麵包。麵包有巧克力和草莓兩種口味。我總是拿巧克力，有時趁沒人看守還會多拿一個。

每天我一個人暖身、跑操場。在橡皮筋繩前一次次被恐懼攫住。躲去廁所擦汗。拿巧克力麵包。隔天又繼續。鬧哄哄的早晨能安靜獨處，不用被同學央求借作業去抄，也不用聽朝會師長說廢話，讓我感到自在而快樂。

5月中開始，老師偶爾會來監看我們練習，之後再去朝會升旗。老師一走女生們便懶洋洋靠著籃球架，和男生打情罵俏，要他們翻牆出去買飲料。我則是盡快到廁所，擦拭汗濕的身體。

時序漸漸步入夏天。什麼都不做也會汗流浹背的夏天。陽光變得暴烈。景物看起來花茫茫的，好像都在流汗。

某天老師留得特別久，除了原本的練習量，又多出十趟折返跑。晨練完上衣幾乎整件濕透。老師一離開，我立刻跑去廁所，一手拉開衣領，擠出潮重的汗水，另一手伸進去擦汗。手帕抹至胸部時，突然傳來一陣刺麻的疼痛。我低頭看。

我的乳頭曬傷了。

小如豆子的乳頭乾癢地發皺。右乳頭下緣，還微微翹起一片皮屑，彷彿煙火的引線。我輕輕撥弄那片皮屑，刺痛的感覺從乳尖傳進身體。之後是一陣我無法理解、奇妙的興奮感，刺激著後腦勺。

怎麼辦？

四周一個人也沒有。走廊轉角的擴音喇叭沙沙沙地，模糊傳來訓導主任的聲音：「本週中心德目……請各位……放學後盡快……電玩店……」

沒有人。大家都在操場聽朝會。風在樓梯間吹起小小的旋流。紙屑顛簸滾過走廊。

我站在鏡子前，決定把上衣脫掉。由於距離，鏡子裡的乳頭看起來沒有明顯異狀，只不過顏色深了點，形狀扁了點。我低下頭仔細翻看，最外層的皮膚呈現棗色，內裡卻透著嫩紅，乳首尖端也是糊糊的白。

我搓了搓那引線般翹起的皮屑，漸漸和皮膚分離出裂口。撕到某處，突然無預警斷了。彷彿癰一般，我又剝開新的引線，撕下另一條皮屑。皮屑薄而短，透出深淺不一的紅，像是蘋果皮。就著光，還看得見細密的紋路。

我幾乎剝光皮屑。乳頭開始滲出血絲。我扭開水龍頭，盛水輕輕拍打。血絲很快消失，又很快冒出來。我用指尖擠出裂口裡的血。重複幾次，血絲終於不再滲流，但乳頭變得又垂又扁，十分蒼白，彷彿掏空果肉的殼。

「服裝儀容……上衣一定要紮進……禮貌……」

擴音器的聲音斷斷續續。走廊和樓梯間依舊沒有人。好安靜。

洗完手，我又用水拍拍後頸和腋下。身體漸漸冷了下來。我甩動上衣，披在欄杆上，希望朝會結束前能曬乾。我反坐上洗手台，讓風將身上的水珠吹散。



晨練結束後，橡皮筋繩通常會被女生搶走。她們很流行玩跳橡皮筋，還發明不少花招。譬如右腳把繩子踩低，左腳再前後跨繩跳來跳去；或者扳起腳尖勾住繩子，靠另一隻腳的力量跳起翻越，像馬戲團表演一樣。

六年級女生玩得更狠。她們會把繩子舉至頭頂，要跳的人從走廊盡頭衝刺過來；或是不斷變換跳繩高低，等跑到繩子前，才知道得躍過的高度。總有人因此摔破皮、膝蓋撞出瘀青，她們卻玩得愈發激烈。

那次她們在走廊欄杆邊平行地拉起橡皮筋，繩子和欄杆間幾乎沒有緩衝餘地。玩的人要從教室窗台跳出走廊，踉蹌幾步，再靠瞬間的彈跳力越過橡皮筋繩。幾個女生跑到繩子前都臨時放棄。眾人喧嚷鼓噪。終於一個女生奮力一跳，跳過繩子，但也越過了欄杆，就這樣從四樓摔下去。

摔得支離破碎。

我墊高腳尖，越過擠在欄杆邊的同學，看地上那個全身摔壞的女生。她一條腿直直的，但方向反了過來，靠近屁股的地方還露出白白的骨頭。耳後的兩條辮子不斷延伸出深紅色的血，看起來就像那條色彩斑雜的橡皮筋繩。

之後我再也跳不過了。練習時曾有幾次咬緊嘴唇，勉強翻過去，但現在只要助跑到橡皮筋繩前，我的雙腿就會軟下來，心臟狂跳不止。

比賽愈來愈近。我一天比一天軟弱。老師要我做意象訓練，想像自己跑到繩子前，體內有股自然的律動將身體往上帶，只要抓住律動，就能輕鬆跳過去。但我閉上眼，腦中只浮現那個女生支離破碎的身體，還有那條彷彿髮辮的橡皮筋繩，緊緊勒住我的畫面。



差不多是那個時候，我注意到隊上有個男生，每天和我同時到操場練習，站在我身後三步，模仿我的動作。他練短跑時，也盡量選在我跳高處附近。我去樹下拿水喝，他便匆匆忙忙跑到隔壁那棵樹，假裝在休息。

他和我同班，但我們沒有交集，也沒說過話。我對他的認識，只有號碼是九號、成績中上、名字筆畫有點多而已。可是現在無論在哪裡，他都會出現在我附近，一直盯著我看。

我回看他，他立刻低下頭，抿抿嘴唇，臉頰一片暈紅。看他這樣，我也開始緊張。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反應，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盡量避開他的眼神。即使清楚感覺到他的視線，我也假裝不知情，別過身去。

很快我就不被他的注視影響。比賽一天天逼近。腦子裡揮之不去盡是我被橡皮筋繩束縛喉嚨，和跳躍後粉身碎骨的恐懼。他在我心中的疙瘩漸漸變小，小到我差不多忘了。

某天晨練，老師反常地沒來監看。我跑完操場，就準備去廁所擦汗。擴音喇叭響起朝會集合的音樂。學生在走廊排好隊，一班一班陸續離開。我坐在停車場邊，看大家都走了，才進入廁所。

今天沒有做太激烈的運動，身體很快就乾了。我伸了伸懶腰，走向福利社。

在福利社門口，我遇見他。我們同時要進門，又同時退開禮讓。我看了他一眼，他迅速低下頭，脹紅著臉，直奔進去。

我接著走入。草莓和巧克力麵包各放一籃。他站在巧克力麵包前，拿起其中一個，然後待在原地，等我的動作。

以前看小小百科，有一篇介紹巧克力牛奶和草莓牛奶的製造方法。雖然在最後調味才分出巧克力和草莓的選項，但我眼裡總是只有巧克力的顏色。如果世上的小孩

要分成巧克力和草莓兩類，我一定毫不考慮奔向巧克力那一邊。草莓只有女生才會選。草莓牛奶也是。草莓麵包也是。

但現在我走到他身邊，竟伸手去拿草莓麵包。

我的腦袋一片混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拿起草莓麵包，只有女生會選的草莓麵包。因為他是男生拿了巧克力口味，我是女生，所以應該選草莓嗎？

我走出福利社。他追上來，和我並肩走著。一路上我們都沒說話。我的身體發燙，一直流汗。我拉拉衣領，怕汗水又要讓胸前的顏色透出。

繞了好大一圈，我走上能俯瞰校園的台地，選一棵木棉樹坐下。他也靠著樹坐下。等我拆開麵包，他也拆開，一下子就吃完了。

草莓麵包聞起來酸酸的，上面的椰子粉味道像塑膠。雖然福利社的巧克力麵包沒有特別好吃，但怎麼說它都是巧克力，不是草莓。我吃得很慢。每咬下一口，都覺得想吐。

今年夏天熱，木棉熟得早。風一吹，熟透的棉絮就掉下來。我沒注意棉絮黏在白白的椰子粉上。咬下去時，順勢沾上我的嘴唇。

他盯著我看。我感到不自在，便也轉頭看他。他伸手，輕輕撕開黏住我嘴唇的棉絮，揉成小小一團球，塞進他吃完的麵包袋裡。他的手指在捏棉絮時碰到了我的嘴唇。我抵一抵，把唇上油膩的草莓果醬舔進嘴裡。

突然他深深吸了一口氣。

「那、那個，我看過妳的胸部！」

啊？我驚訝得叫出聲來，雙手緊緊環抱胸前，低頭看了一眼。他看過我的胸部？一直以來我極力遮掩的汗水，還是在我擦乾前就讓顏色透出了嗎？

「有一次練習完，我剛好也想去洗臉，看到妳在廁所前拉開領子，低頭看自己的身體，沒多久妳就脫下衣服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躲進轉角那間教室。後來妳還坐上洗手台，雙腳輕輕晃動，哼著音樂課教的那首〈白天的星星〉。」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偷看的，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一直覺得應該要告訴妳才行，不然我好像變偷窺狂，對妳很不禮貌。」



他解釋完，對我笑了笑。我不知道該有什麼表情。我的臉一定很僵。

「每次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好幾次鼓起勇氣走到你身邊，但你總是對我視若無睹，讓我又退縮了。現在說出來後，心情總算是舒暢了。」

他伸了伸懶腰，抖擻地站起身來，對著在風中飄揚的國旗舉手敬禮。朝會結束的音樂歡愉地響起。「隊伍……打鬧……六年四班全體……衛生檢查……」擴音喇叭仍沙沙沙，將訓導主任的聲音傳遍校園。

「走吧，回教室去。」

他轉身微笑對我說。看我定坐在原地，以為我腿麻了沒力氣，伸出手想拉我一把。一陣風拂過，吹落許多棉絮。我看著他背光的灰色的臉，雙手仍緊緊環抱胸前。無論如何，都站不起身。

\*

〈我的蟻人父親〉

父親是喜歡小東西的；父親曾是三十年的板模工人；父親也曾好賭成性但至終為了家庭收手；父親退休了；父親是知道我的同志身分的。

父親是沉默的。

2005 年，台灣加入國際反恐同日的聯合遊行，同志活動未艾方興，媒體卻像篩子般過濾消息，一切就像一顆即溶顆粒無色無味消失在每個家庭電視裡。當晚我從大學宿舍返家，放下行李就到廚房幫忙準備晚餐。鍋鏟銀鏟，鑊氣騰騰。母親在一旁洗菜，問了一句：有女朋友嗎？

母親是知道的。

許多人家裡都有一個善於推理的母親吧，任何日記、書信往復都是證據，甚至光憑口頭一句：有女朋友嗎？就把當時國中的我給嚇傻了。儘管我推託別詞，問題就盤在她的心裡多年——在陪她上市場入廚房的好兒子，與遭異樣眼光的同志兒子兩者

之間推拉。時間一久，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她總還有那麼一點期望：拜託，告訴我你還會交女朋友；或者乾脆掀開底牌，讓她一次死心也好。

那天，我選了後者。

水聲仍在繼續，菜葉在母親手上折斷，一次次發出清脆聲。我還來不及盤算萬一，她就先開口：「我以為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了。」

因為這句話，幾日後我邀了當時男友來家中吃飯。母親和他相談甚歡，儘管聊的都是股票基金，不過對於未來的規畫，母親是滿意他的。

送走男友後，不知情的父親從工地回來，睡前我聽見他在房裡說了一句：「啊，錯過了啊。」

我與父親的距離，一直是這樣的。

我和父親鮮少交談，印象中的他總是在我的生命中缺席。升上高中第一年，納莉颱風侵台，所有公車被泥水一泡全成了廢鐵。復課後，父親載我上學，這一載，高中三年我就成了有父親接送的小孩。

那時因著青春，我學著打扮，有時身上是香水味，有時是髮蠟果香。我遺傳了父親的鼻炎，兩人早晨起床都聞不太到味道，遂以為這些脹滿車子裡的氣味終將成為父子以外的祕密。閉口不語的兩人直至我下了車，父親才說：太香了，小心被教官盯上。

我應允一聲，關上車門往校門走去。

小學時經常羨慕有爸爸接送的同學，車子到了校門口，同學打開車門，回頭對著駕駛座上的爸爸說說話，再開心進了學校。我常想像，在那樣密閉的空間裡，小孩子會和自己的爸爸偷偷說什麼？會不會是討親、討抱，說說我愛你。而關上車門後的爸爸，握著方向盤，該是帶著愉悅心情開往這一天的大道吧。

小心被教官盯上。

車程中，眼神在後照鏡裡無意間和父親交會，兩人很有默契地閃躲，頭望向車窗外，偷偷再把視線拉回後照鏡，看著父親眉毛末端愈來愈長，愈來愈白，夢境般恍然間就到了學校。校門口同學彼此相伴有說有笑，我就成了其中一個異類。

是該自己上學的年紀了。

背後的父親打著方向盤，車子回拐，彎上高速公路，往城市邊緣駛去。

這個城市似乎是因著父親的腳步而擴大的。

1980 年代房市熱潮，房價飆漲，城裡人往城邊移動，搜尋更適居住地點。當時父親娶妻生子還沒個穩定工作，家中老母又愛邀約親友到三合院裡賭博，麻將、骰子、四色牌，想得到的賭具一樣不缺，就連路邊臨時來了香腸攤車，眾人也會一窩蜂跑出來插花外賭十八啦。母親一氣之下翻倒家中所有櫃檯桌椅，將仍是嬰兒的我藏在衣服堆中就離家出走。

三合院裡賭得昏天黑地，父親賭累了起身小解，走到房間看見散落一地的物品還以為遭了竊，仔細一看，妻子皆不見人影。怎麼回事？

小孩時機算得忒巧，轟然一哭，所有人都在滿桌子命運交織的數術裡醒來，父親循聲找人，抱西瓜般將我抱起。那時他頂著爆炸頭，手中抱著嬰兒的樣子，就像 Disco 舞廳外浪蕩少年在門口撿到了個嬰兒，不得不當起了大人。但故作鎮定模樣任憑一個垂髫小兒都看得出他慌了手腳發出各種逗弄牲畜的聲音，嘖嘖嘖、啾啾啾。

父親到丈人家把妻子求回來，代價是戒賭、戒菸和戒酒，還用了點積蓄在別處置辦新房。正愁著接下來的貸款光憑夫妻倆薪水負擔不起，某日就搭了建案潮，成了板模工人。

似乎定下心，父親方能被稱做父親，先前都還只是個空軍少爺兵退伍的浪蕩公子哥。

房子搭起鋼筋後，灌水泥之前，得先按設計圖來釘板模，才能讓混凝土定型。公子哥成了父親，剃了爆炸頭，也天天帶著一身土木髒汗返家。

小學到高中，每天聽到父親灰撲撲地回到家中，吆喝問小孩吃飯沒、功課寫完沒、什麼時候考試，然後被母親吆喝著：去洗澡啦！小孩子自己都做好了！

父親訕訕進了浴室，把沾滿木屑灰塵的衣服丟進浴缸用腳洗踏，再用洗衣機洗，再將洗衣機中的塵屑沖掉，才能洗我的制服。有時夜裡他腳步蹬蹬蹬在家裡轉悠，到冰箱找水果、到客廳看電視、走到我房門外看著看書的我。我轉頭看他一眼，他也看我一眼，照例若沒重要的事情就彼此閃躲。

我們之間有一條令人尷尬又切不開的臍帶。

大學暑假前我準備搬回家住，請父親幫忙到宿舍載行李。衣鞋課本，零碎雜物，父親提起一袋叮叮咚咚瓶子撞擊，溢出各種洗髮造型香水的香味，瞥了一眼袋子裡的東西，沒多說什麼。

父親從大學城中開車出來，突然說：你學校這幾棟也是我釘的板模。

這些日日進出的大樓，原來都是父親一板一釘，架構出來遮風避雨的世界。從城的邊緣往中心，他沿路指著建築說：這棟也是、那棟也是。這樣一指就在風景裡畫出城市的線稿，一幢幢建築灌了漿，在輪廓裡填上顏色，都市在他手中變成一座以同心圓無限擴張、巨大的城。

他指著二十多層的大廈說：我蓋這棟的時候，你小學剛畢業。

小學畢業那天，所有畢業生別著胸花參加典禮。愛哭的我想著：我應該驪歌唱到一半就會哭出來吧。但我到底沒哭，直至走到禮堂外，看到大家紛紛被父母領走，眼淚才掉下來。答應我會參加典禮的父母親在哪裡呢？那些該在禮堂二樓熱烈關注的眼神應該要像聚光燈照著我。如果沒有被照亮，人生就會有一個斷層永遠被埋沒。

我拿鑰匙開門回家，換下制服丟進洗衣籃，關在房裡昏沉睡去。

那天父親從工地回來，一定看到了寫著「畢業生」三個字的胸花吧。

時光會輪迴，以一種看不見的形式重新安排父母子女間的關係。當父親工作時，我安心念書；當他退休時，我忙於工作，在他養的家中宇宙頻頻缺席。

早晨起床梳洗，對著鏡子開始打理儀容。用收斂水在臉上拍打，搽上防曬乳，有時氣色不佳得用潤色的隔離霜，或用眉筆補上眉毛，用面紙推勻，戴上隱形眼鏡，用髮蠟整理頭髮，選香水，在衣櫃前三挑四揀，出門上班。

多年前母親一開始嫌我花太多時間準備，但那句「我以為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了」像手術刀，切開我與她之間原本緊張尷尬的瘤，此後變得姊妹一樣，有時互換保養心得，有時光明正大到我房裡拿香水去用，有時她會像少女般跟我評論某個男星如何如何，還問是不是我的菜。

當我拍打收斂水，發出可笑的啪搭啪搭聲音，父親也已起床，替滿陽台的香草植物澆水、擦香拜拜、燒了開水泡好芝麻糊當早餐，安靜走到我房門口，看著我在鏡子前擠眉弄眼，做一些他一輩子都不會理解為什麼的事情。

他小聲地敲敲門，我轉過頭，「冰箱有水果帶去公司吃。」

小時候，清晨 6 點多，父親聽到鬧鐘起床，穿上舊衣服，在滿陽台破破爛爛的長筒襪中拿一雙堪穿的，坐到我房門口的台階穿起襪子。他的身子都還沒睡醒，緩緩地像是抗拒著上班卻又不得不把襪子套上，以防工作中任一個長釘會穿過鞋底但至少還有襪子——不是能擋釘子，而是能吸掉傷口流出來的血。

眼神迷濛中，我看著父親的背影，不能理解他那時的心情是什麼。

現在，換他看著我的背影了。

出門前，我到陽台看著那些當年我種成興趣的香草植物，被退休的父親分株，扦插，不斷蔓延開來，一盆薄荷養成了一整排的薄荷叢；九層塔和迷迭香從草本種成了木本的小樹一株；多肉的左手香挺著豐饒的枝葉亭亭如蓋。我每帶回一株香草植物，就放在陽台，附上一張小紙條寫下習性和用途：百里香，喜乾燥，搭海鮮；甜菊，日照充足，可替代砂糖，適合你用；芸香，耐旱，防蟲。

留下紙條的隔天，就會看到植物從花市的廉價塑膠盆移到了大花盆中。培土、石子、砂土怎麼混的，只有父親知道，分株扦插的方式也不知道他從哪邊學來的，他也許到圖書館翻書，也許上網搜尋資料，我只確定那些紙條必然是被父親好好閱讀，就像情書一般，留在了他的抽屜裡。父親還在陽台上編了一整片塑膠藤編底墊，那是趁著手工編織流行，自己戴著老花眼鏡，一邊看 HBO，一邊編織巨大的網，承載著那些香草植物們。

他遠比我想像的還擅長於這些細小的手工活。

芸香種了一年，家中再也沒見過蚊子。下班後母親轉述父親在某個夜裡曾說：都用不到電蚊拍了。

「你和你爸的感情比較好，就算沒說什麼話。」母親吃味地說。

有時我更覺得自己像父親的女兒。

進房間時，枕頭棉被被父親重整理了一遍，衣服被他掛上衣架，垃圾桶裡的垃圾被清空，那原是有著日拋眼鏡盒、保養品外包裝、推開眉筆暈成黑黑的面紙。面對這些垃圾，他再也不說「太香了，小心被盯上」這樣的話，只是不動聲色地把一個他不甚理解的房間，還原成一個乾淨而有秩序的宇宙。

父親是沉默的。

他從城市中心離開，到了邊緣，又走回城市，回到家裡。就像他在我的生命裡出現，遠離，現在又回來了。儘管我們已經遺忘了怎麼口頭交談，但就像螞蟻一樣，在彼此留下的線索裡接頭，交換訊息，確認彼此存在。

最近拜訪親友時，年近三十的我總會被問到結婚生子之事。正當我啞然不知做何回應時，父親就會用一種吊兒郎當的口氣，擋掉我不知道該怎麼替父親轉圓的社會眼光：「他啊，只喜歡自由自在地過，誰跟他在一起誰倒楣。」

父親自己很懂得怎麼用浪蕩公子哥的態度，滑膩地在各種壓力下閃身而過。

電影《蟻人》中，男主角的女兒遭挾持，他穿起蟻人裝束，縮成米粒大小，在女兒臥房裡和壞人拚鬥。兩人站上行駛中的火車，神力般抓起車廂互砸，以雷射死光互相射擊，驚險宛如西部牛仔片的場面；鏡頭一拉遠，女兒站在門口疑惑不解地看著玩具軌道上一道道像是 LED 的光彼此閃爍，突然一個東西飛到窗檯上——父親沒事吧——原來，只是一節湯瑪士小火車的車廂。

板模、植物、垃圾、衣物、保養品，從城市到我房裡潛移默化的宇宙，都是父親和世界拚鬥的過程。

我突然理解多年前那句「啊，錯過了啊」的意思，父親始終與我保持一種親暱的距離感——他背著巨大的包袱，放任我在他構築好的領域外探索，但最終回首，動動觸鬚，還是找得到那條，只有我和他才嗅得到的隱形軌道。

\*

〈祝你早日康復〉

我牽著單車進入步道，進入這座海岬上的草原游牧。我們一路尾隨步道上的泥巴車痕，發現已經有人率先抵達步道盡頭。這條鋪設不久的石磚步道通往海岬最高處。

這個人把機車和拖鞋留下，草海桐遮蔽他的入口。我想像他把魚叉綁在背後，找路重回他們的海裡。他們都有自己一路以來小心收藏的捷徑。

步道既然已經被挖出來，客人最好就乖乖沿著步道走。肉色的步道是冗長的術後傷疤。當我偏離步道往海的方向涉草而去，踢到一柱農場地界。我想起那群想家的軍人與被放逐的囚犯暈船而來。他們和他們臨時看管的牛隻集體消逝以後，公路沿線留下的廢棄水泥屋舍繼續保持肅立，像是公牛骨骸被海浪反覆擦拭。我往海岬的另一側盡頭走，愈走愈低，低到以為可以直接走進海。

暴漲的海風淹沒草原。海上的快艇又急又小，請問哪裡還能提供私房潛水和祕密漁場？我陷進草的漲潮裡。在這裡被太陽的瀑布沖刷，類似一種幼稚的浮潛，類似一種神祕的治療，我故意忘記背包裡的藥。飽滿狂野的海水讓我覺得，如果從這裡跳下去，不會有什麼危險，只是回家而已。

我聽見有人朝我喊叫。「你曬昏頭了沒？」青年扛著一袋地瓜，從海岬的另一端登頂，那裡都是海風灌溉的田地。

「我在看船，」我硬塞一個理由給他。「沒看見拼板舟。」

「你沒看見，又不是真的沒有。」他轉移話題：「怎麼一個人來？」

見我欲言又止，青年邀我一起出海。

我跟著他穿梭各式浮潛、拼板舟體驗的招牌，來到每年夏天重新粉刷的家屋以及緊鄰房舍的木造涼台。失業的青年回到家裡幫忙父親招待客人，「回來才發現我的房間已經被客人睡了，只好睡涼台。」

他請我吃早餐賣剩的三明治，內餡是飛魚和地瓜泥。不賣鮪魚只賣飛魚，「因為飛魚就在這裡。」涼台角落有一艘以木片架構而成的簡易小船。「我也想學做真正的船，我爸說我回來才會把樹給我。」我們繼續望著各式屋頂遮蔽後的海。

青年的父親緩步爬坡而來。雙手放在腰後，看起來像是扛著大海。

「可以了嗎？」青年問。

青年翻譯父親給我聽：「今天的海浪令人驚奇又擔心。」

機動漁船在傍晚的小港口蓄勢待發，準備前往小蘭嶼海域。青年的父親在駕駛艙裡，船上還有三位漁人；他們把鐵罐木瓜牛奶混入維士比，遞給我一杯，「你會醒過來。」

漁人觀察風向，判斷漁場，評估放網的時機與位置。雖然不是拼板舟，漁人終究還是漁人。漁人凝神，好像有一個嬰兒般的颱風正在我們之間生成。海風裡的鼓聲柔軟地壓制引擎。

我們有求於海，「我爸說，有一百條飛魚就回去。」隨著天色漸暗，漁船漸漸被大海吸收，我們闖進海洋的森林。入夜以後的大海把我一層層推翻。我嘔吐，連藥也吐出來。小蘭嶼的海浪是熔岩滾沸火山碎屑岩的海浪，小蘭嶼的海浪是不宜被歸類的野生動物。據說有人把羊群放進去，緩慢啃食小蘭嶼。我也感到被海浪溫柔地啃食。

搖晃之中，飛魚陸續躺進甲板，燃起銀白的火焰。牠們是大海被剝離的器官，帶血顫抖，環繞我，環繞我在夜間大海最亮處。

漁人的每一種動作都像儀式，讓我無從插手，也沒有按下快門。他們回到他們的海裡。海上有海上的節奏，忙碌的漁人在敞開的船尾回收漁網，踩在浪上，在彈跳的飛魚之間側身擊浪。他們直接在甲板上刮除魚鱗。搖晃，搖晃，熄掉動力的船隻在海上漂流。

被海包圍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大海的孤兒。

我已經把身體裡的飛魚還給大海。那位在船尾垂釣的漁人，對著大海刻意以閩南語抱怨：「緊來呷喔，有人想要回去嘍。」青年低聲對我說：「再讓他們釣一下，今晚應該有大魚。」然後對著漁人說起母語，語帶歉意。

「你帶我這個不相干的人出海會不會觸犯禁忌？」

「應該是體力的問題。我划我爸的小船，有時也會划到吐。」

船隻終於轉向。趴在護欄上，我假裝自己是綠蠵龜漸漸逼近昔日的灘頭，但我終究是個疲憊的陸生動物，面朝燈火燃燒的島嶼，漸漸心安。我假裝自己是灘上新生的小龜，把那些光亮認成大海，於是漸漸迷路。

「下次睡飽一點就不會暈船了。」青年遞給我一尾活生生的飛魚，「祝你早日康復！」



大海給我原諒的感覺。

全新的一天，我在環島公路與大海單車並排雙載。水芋田旁有小木屋正在趕工，去年的水芋田有剛長出來的民宿搶下海景第一排。

民宿與民宿的隔壁，舊時代的軍事指揮部被海風入侵，轉而成為資源回收場，瀰漫過期的海水味。豬與豬排隊在司令台上散步，這裡曾經是表演頭髮舞的地方，現在只有雞在木麻黃的枝幹裡放聲啼叫。那個還在司令台上俯視的黨徽，看起來像失眠的拼板舟船眼。他們的鄉愁與我們的傳統如何互相翻譯？散落的廢輪胎失去方向，發財車與無門轎車留在原地詮釋災後現場。

指揮部的水溝旁有一個書包被遺落，看起來不像垃圾。我張望，發現水溝裡有一個小孩。小孩說這裡有蝦，邀我下去幫他趕蝌蚪。找蝦是他在放學途中最重要的事。

「這個給我騎，我帶你去我家看魚。」收穫太少，小孩轉而被單車吸引。我們重新回到路上，水泥路面坑坑疤疤，我守護他，但我沒有方向，他的方向就是方向。

我們經過道路護欄旁的水芋田。水芋田是梯田，層層下降通往海邊。「裡面有鰻魚，也有蝦！」說完，小孩扔下單車就跳進去，把遲疑留給我。田埂延伸田埂，石頭堆疊石頭，鞋底愈走愈軟。小孩不時回頭喊我，要我跟上。

我們降落在一個豐盛的盆地，被芋葉與海浪環繞。礁岩附近都是螞蟻般的小孩，「那個觀光客是誰？你帶他來，就要負責帶他回去。」其中一個小孩從亂石堆裡疾走而來，一開口就問我要不要吃他家賣的風味餐。我們的視線接著就被芋田裡的螃蟹帶走。他問我螃蟹的英語怎麼說，我告訴他，他則為我示範徒手捉蟹的技巧。「月圓有陸蟹，晚上我們一起去找？」小孩的笑容是成熟的林投果的顏色，爽朗誠實。

月亮出海的時候，我們找到水泥路上的輪下屍體，有蛙也有蟹。我們找到光澤蝸牛，潔白光澤像夜晚的浪，潔白光澤短暫像童年。

「你看你看，海上那個最亮的白色是我爸爸。」

我隨小孩在灘頭奔跑，在礁石間抄近路。他們的奔跑是懸崖小羊的奔跑。鋒利的礁石讓我幾乎忘了走路的方法。

夜晚的長路愈走愈深，愈走愈覺得深夜的鬼頭刀在我背後追趕，我卻趕不上灘頭上的任何一個小孩。

愈追愈遙遠。如何與海相約？我和潛水漁人約好了卻還是經常錯過。

海邊的一天，我們在部落灘頭不期而遇。我告知來意，他則繼續閱讀灘上各式拼板舟。「晚上你來我家，我們再聊。」他的手曾經把森林扛進大海。他的眼神是注視過野生大魚的凶猛與怯懦之後回到岸上的眼神。

果然是個好夜，因為他決定暫時拋開陸地的一切。

「我下去了。明天一起吃早餐。」他留言。

海風流過機動漁船的燈光不會熄滅，海風流過潛水漁人的緊張與專注，海風流過水泥堤防，流過環島路燈讓電火鏽蝕，海風流進門口的飛魚架。

飛魚再度過境的夜晚，部落徹夜未眠的日光燈管下，等待漁人重新歸來的婦女猶如海魚趨光。

「男人下海，我們就不睡覺。下海以前，我會幫他禱告。」

大船下水以前，必須滿載祝福的芋頭。

「好忙啊，還要去抓螃蟹、做芋頭糕。我們婦女要給他們做一個儀式，我很喜歡我們的傳統。但是，如果有好吃的男人魚，我也會吃。」

海被各式水泥擋住，門口沒有海，門口還有飛魚。「我還會夢見我們以前的房子。」我的面前現在坐著一位長髮少女。「以前他們看不起我們的文化，現在又說要回復傳統。傳統就是一直傳，要怎麼回復？我還是會去抓螃蟹、做芋頭糕。但我不一定會去表演那個頭髮舞。」

太陽再次從海裡升起，潛水漁人依約回到陸地。他請我喝魚湯，不強迫我喝酒。

「可以邀你吃飛魚，但我不會邀你跟我出海。機動船可以，拼板舟不行。因為我必須顧慮你的生命。」

島上的禁忌在有意無意之間保護了動植物，也保護了你。

「那些被濫伐的森林，現在都還好嗎？」

「樹都長回來了。」在我還不準備相信的時候，他接著說：「因為造船的人比從前少了。」

海風同時流過欖仁舅與木麻黃，發出不只一種聲響。

這個部落不只一個名字。最初的意思是人很多，一群一群人很多。大船從這裡進港。這裡有全島第一棟旅館與至今唯一的提款機。木造涼台搭在水泥堤防上。任憑愛，假借愛，這裡滿地都是隨口的愛與隨手的傷害。

「但是我們真的那麼容易就被統治嗎？」潛水漁人穿起防寒衣，「你看到的是現代化的裝備，還要敲門看看裡面。」

日落而息時，青年帶領客人夜訪森林。父親以節制的燈照尋找角鴞，青年負責沿途解說。犯人與軍人盤據的年代，森林周遭的道路已經暢通，一群人在不會迷路的森林裡進行過度興奮的探險。父親模擬角鴞的鳴叫，聲響被麵包樹與台東龍眼樹的枝葉吸收，被樹幹裡的家族刻痕吸收，隱身的角鴞會不會疑惑？父親的父親們徘徊在家族的林地，聽見孫子發出惡靈的聲音不得不感到疑惑。

潮濕的黑暗中，青年偷偷告訴我，剛才有個植物的傳統用途講錯了。「有的是聽我爸說的，有的是自己翻圖鑑。」回來不久的他，還有夜路要走。

夜行有伴。我們往潮間帶而去，父親負責在浪潮裡捕捉，再以上菜的方式將海洋生物拋進水窪，由兒子照光與介紹。當兒子和我們聊星座的時候，父親望著星星想起海上迷航的事。

「你不是蘭嶼人，你的論文為什麼要寫蘭嶼？」青年趁著空檔問我。

夜空是海，海是夜空。「這裡讓我找到一種父親的感覺。」這裡的小孩常常提起父親，那大概是樹與樹之間的關係，樹與船的關係，船與大海的關係。

「父親的感覺？」

「對，這裡給我父親的感覺。」

小時候，我總是羨慕那些有媽媽的小孩，現在，突然想找一個父親。

有些森林充滿等待。有些森林走不進去。

站在潮間帶的我，想起潛水漁人。「在我練習夜潛抓魚的前兩年，恐懼逼我拚命上去換氣。」

大海與夜空交織而成的黑暗是流刺網的黑暗。

在海洋的森林裡失去方向，在森林的海洋裡無法定位。在我感到疑惑的時候，我總會聽見年輕時的潛水漁人入水前的最後一個呼吸，讓我也呼吸到勇氣。

野溪流過水泥河床今夜無眠。我躺在受傷的島嶼裡等待痊癒。我隱約明白，真正的康復不是傷口的癒合，日後的復健才是痊癒的開始。我在礁石上練習走路，受傷的地方需要再重建。一層一層過濾我，海浪是物理治療，是草本的藥。來自大海的父親重新認識海，剛回家的青年想要重新變成海。小孩停在礁石上，回過頭來等我。大海需要休息，大海沒有休息。受傷的島嶼繼續流轉。

\*

〈蚵牙少年〉

少年父親上台北以後，決心換一付新嘴巴。

舊的嘴巴被太陽漬得黎黑，肥肥兩瓣，掛在臉上像冬日裡剛煎香上桌的烏魚子。一咧開嘴哈哈笑，兩顆大門牙就蹦躑出來，不仔細看，還以為嘴裡含著翻出白肚皮的鮮蚵仔。村裡姓顏的人都有這種蚵仔門牙，倘若一家好幾口手勾手列隊沖著你笑，藍天白雲青灰海浪之間，那便是一喇又一喇的蚵田風景。

從蚵仔門牙邊磨擦出的字都是鹹的，沉甸甸，揪緊尾音一路向下，眼看與正在上升的話頭對撞，馬上又能一個旋身，後出轉精，妥妥把昂揚的語調接上。

少年父親移出嘉義小漁村之前，以為整個島的嘴巴都是那樣說話。

本來那樣說話其實好極了，在一張嘴整匹海風都往嘴裡灌的鹽分地帶，濃度不夠高的聲音，大概注定在表詞達意前就被吹得魂飛魄散。他特別喜歡以「逆」作結的問句，例如，汝是北七逆？問號的背後粘著一顆霸道的句號，讓人未有答辯的機會，只能默默把整頂帽子扣上：我是北七，謝謝指教。

這是逆的力量。以意逆志，逆向操作，方能逆轉勝。國小課本還讀過蔣公溪邊看魚逆水而上，汝是北七逆？當然，少年父親那個年代，以上二句中間如果放顆逗點讓彼此互涉的話，那可是大逆不道。

海口人話是鹹的，海口村的田地也是鹹的。「人肉鹹鹹，會勿食得」，討債碰壁自認倒楣的時候，村人習慣摸摸額頭歎氣，倒不是自慰的阿 Q 精神，而是給自己留一點餘地，人生沒辦法的事太多，總得在沒辦法中尋出辦法吧。可是，老天不怕食人肉，祂既能生養你，也能隨時奪你性命。40 年代的嘉義漁村並沒有給人太多生存餘地，若不是田產本來就豐厚的家庭，單單只是活下去，也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少年父親的阿爸就經常煩惱與活著有關的事情。

長年憂煩與飢餓讓他枯瘦到像一條無水可擰的舊抹布，也不只是瘦，還無比安靜，你再擰他個半圈，也擠不出三兩句話。那個年代，村裡男人大都安靜，那不是對命運無聲的指控，他們只是疲累，無話可說罷了。少年父親的阿爸明白，守著兩分鹽漬的田地，遠遠不夠餵飽一家六口。地瓜還勉強能夠生長，希望則是早早就在乾土裡死去。沒有米的海口歲月，何不食魚肉？當然，他也出海捕魚，無奈日日巡過的那片海洋一如岸上貧瘠，吐不出幾尾收穫。

於是，少年父親與弟妹們老是餓，飢餓的感受逐漸嚼光他整個童年。「桌頂食飯，桌趺放屎」，是罵人忘恩負義的俚語；可是，顏家的桌上無飯可食，生蠔的番薯籤，遠觀近看都像萬頭攢動的黑蛆。下了桌更是無屎可拉，乾乾的羊大便粒粒皆辛苦，讓他們對生活滋養不出感激之情。

生活艱困如此，離開才有活路。

少年父親沉默的阿爸終於沉默地下定決心，等不了孩子們長大，就放下漁網，隻身到台北重開戰場。其實，50 年代末，沿著台灣海峽鋪展開來的海線小村，還有許許多多個沉默的阿爸，踩在一毛不拔的土地上，做著沒有回饋的勞動。

夏季熱，中台灣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想及家中那一張永遠有欠缺的飯桌，一如妻子、孩子們在他踏進家門時望出去的眼神，做為一個總是無法令人滿足的男人，心底就有烈火燒灼著。於是，台灣中部海口的阿爸們，口耳相傳、摸石頭過河，一個拉一個往都市求生去。找頭路養家者有之，賭博躲債者有之，有的搬到台北，有的遷到高雄。西線漁村有戰事，然而，北上南下討生活，也只是換個戰場打鬥，誰也不能保證生活從此就不再有缺憾。

少年父親的阿爸來到台北，與其他都市討海人一樣，扔下鋤頭、漁網後，拾起現代化工具，努力加入城市中正要起飛的新興勞動產業。在台灣逐漸被鍍成金銀島的年代裡，等在鄉下的孩子們瞬間有了每個月固定寄錢回家的成衣廠阿爸、製皮廠阿爸、鋸木廠阿爸、五金車床阿爸，那些他們難以想像，聽起來比捕魚種田瞎趴多了的職業，逐漸讓餐桌上有了比較豐饒的景象。

一開始，少年父親的阿爸離開土地，還沒習得在都市做一枚小螺絲釘的技能，日子不免茫然。不過，他有一雙勤奮的腳，很快地成為沉默奔行的三輪車伕。然而，生活重擔沒有卸下，反而變得更具象，日夜拖磨著他疲憊的身軀。直到跑車途中撞斷了腿，才被迫躺下來，獲得長久以來真正的歇息。可是，歇息對艱苦人而言總是奢侈品，睡夢中，他踩踏板的腳反而轉得更快，直直踩往那個讓一家人不再飢餓，卻始終也到不了的遠方。

雲嘉南的男人與女人們，用他們曬得乾糙粗黑的肉身，做為 60 年代讓台灣城市飛速前進的柴火，卻也經常就這樣燃燒殆盡，被時代輾過，灑落成點點星灰。

因為阿爸那一條被碾斷的腿，少年父親第一次走入台北城。做為長子，清早就被不識字的母親送上火車，除了安慰在異鄉負傷的阿爸以外，也要帶著讓阿母安心的口信回來。

嘉義火車站曾經是連結山海通路的重要轉運站，也是戀人們許下山盟海誓，卻都將成謊言的隘口。除了被列車拋下，逐漸縮為一顆逗點大小的阿母身影以外，火車站天橋上還懸掛著許多天下父母心，望著一批又一批青年男女遠行到都市，創造不屬於農村的經濟奇蹟。不過，少年父親有一種鄉下男孩不解人事的傻氣，沒察覺到天橋上母親擔憂的表情，一上火車就翹著混沌的頭殼，貼著車窗，讓海岸從視線退開，好像退到了盡頭，夢想中的台北城就會緩緩浮起。

一個真正的都市會生成什麼款呢？鄉下孩子幾乎坐不住，興奮地想像著。

很快地，少年父親發現自己頭殼鹹鹹，漲滿了海水，藍天白雲之下，蚵田、魚塭靜靜展開，卻搜尋不到任何一個素材可以去構造都市景觀。當然，對從未離開過海口小村的孩子而言，都市畢竟是比海平面更遙遠的概念吧。

九個小時的車程裡，少年父親用阿母送行時塞進他褲襠裡的十二塊買了火車便當，一咬進去，濃濃的豬油香、脆感青江菜、滷得黑亮的蛋就在嘴內底核爆。那是少年父親此生最快樂的一天，旅途中，他不曾憂慮摔斷腿的阿爸會不會再也踩不動三輪車？整個家是否會支撐不了而崩解？火車便當帶給他味覺上從未體驗過的豐足，讓

少年父親從腹內升起一種簡單而美好的情感，徹底忘卻此行任務該是多麼焦心，兩顆招牌蚵仔門牙情不自禁蹦跳出來，傻咧咧笑著。

於是，火車還沒入站之前，少年父親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台北一定就像一盒有豬油飯、青江菜、滷蛋的火車便當。

即便在後來的歲月裡，他變得世故，見過現代化城市裡所有疏離、歧視與欺詐；在台北娶妻買房生子，取得社會地位，真真正正成為了一個富足、成功的都市人，並且絕少感到匱乏。然而，最初那段旅程中，火車便當之於台北的隱喻，對中年父親而言，仍然是一句無法回返的鄉愁。

有些時候，離開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才會在概念上成為真正的鄉。

於是，初中二年級，少年父親跟著阿母北上以後，嘉義東石就真的變成這一生中再也無可回返的鄉。

時間讓空間有不可逆性。反之亦然。

50年代的「搬家」，還具有一種古典意義，每一次離開都是永別。然而，對貧苦之人而言，離別的重量和要帶的行李一樣輕，除了生存下去，沒有什麼特別珍貴，也就沒有什麼不能丟棄。少年父親搬離嘉義時所有的行囊，除了幾件滿是補釘的衣服之外，還有一頂學校發的塑膠圓盤童軍帽。他悉心擦好，慎重其事地挽在手臂上，護身符一樣，彷彿那是唯一配得上都市新生活的行頭。

然而，生活是一列永遠趕不上的火車，殘酷地飛馳而過，任你在後頭追趕吠叫也只是徒勞。少年父親一家七口在台北團聚後，落居在三重淡水河畔的貧民窟裡。都市討海人絕大多數逐水而居，那並非對故鄉空間的緬懷，僅僅是因為河畔易汨水災之地乃最低賤、難以發展的區域。於是，海口阿爸們又口耳相傳、摸石頭過河，一個拉一個往河畔求生去，逐漸在三重、板橋、新莊、永和橋下搭起破敗的木造聚落。即使生活裡還是有許多如狗吠火車般徒勞的嘗試，這些河口新移民也會互相勸慰：「狗仔睷治通路櫃，有福不知惜。」一隻有櫃子可遮風避雨，有火車可追的狗，還有什麼好怨歎的呢？

因此，移居台北的頭幾年，少年父親的都市印象還不如當年那一盒火車便當鮮明，也從未產生如新感覺派筆下人物對現代性「**Light, Heat, Power!**」的驚異。貧民窟的歲月，一家人擠在四坪木造房內，光線昏聩，冬季寒，從淡水河上一路捲過來的風尤其淒冷，這樣的日子沒有**Power**，沒有驚歎號，只有虛軟、看不見盡頭的刪節號。整個河岸貧民窟都由中、南部家庭組成，黏膩的海口腔在風中不曾潰散，放眼

望去都是給太陽烤得焦黑的皮膚，讓少年父親經常有一種其實從未離開故鄉的錯覺。

然而，這種只是換個村落生活的幻想，一直到他開始上學之後便裂解了。

從淡水河岸出發，少年父親在夕陽中得踩上一個小時的腳踏車，越過長長的台北橋，往右拐進承德路，才能趕在夜間部開課前奔進教室裡。成淵中學是都市感逐漸具體的起點，從少年父親蚵仔門牙邊擦出的鹽漬國語，同樣沉甸甸，揪緊尾音一路向下，與同學們習於說國語的嘴巴都不一樣。這股「我怎麼不一樣」的感受，原先只是懵懵懂懂的輪廓，終於在升初三的暑假爆發成一記無可忽視的警醒。

這一記警醒還伴隨著對階級差異的初體驗。

不拉三輪車的少年父親阿爸，向同鄉習得了烤わがし（和菓子）的技術，揉進更多麵粉，將精巧的日本點心改造成台灣勞動階層喜歡的飽實感。有很長一段時間，少年父親阿爸就這樣賣力地在廚房扮演「哇嘎西」阿爸，生出一顆又一顆胖呼呼的和菓子，躺在熾熱的烤盤裡，替這一家人在城市裡爭取生存機會。少年父親白天也跟著阿母到工地當挖土工，暑假則到牛皮工廠熬牛皮膠囊，憨憨的腦殼頂在黑黑瘦瘦的身軀上，隱沒在一群工人中，就像一顆彗星的大頭釘。也就是在那條生產線上，他一抬眼就撞見隨著廠長老爸來巡廠房的同學，對方立刻端出小老闆的態勢問：「怎麼？原來白天你就在這裡工作啊？」此刻，那一口燙得平整的國語，不慌不忙輾過他的胸坎，少年父親掩住蚵仔門牙，垂下眼，怎麼樣也不願開口回答。

從今往後，少年父親就決心換一付新嘴巴。

不上工的時候，他捧著字典，按著注音符號大聲朗誦，一字一字沖洗他的國語。每洗過一次，藍天白雲青灰海浪之間，一喇又一喇的蚵田風景就退得更遠，一直到再也沒有人能在他開口之後，指認出那片鹽漬過的鄉。

操著一口好國語，成為一個文明的都市人後，走出河岸泥灘地的中年父親在普世意義上，可說是完全地成功了。此後，他絕少再夢見那個躑躅著頭殼的漁村小男孩，趴在火車車窗上，腿上枕著一盒火車便當，想像著無可想像的台北。



## 〈結婚座〉

我的辦公桌，是一組長形的雙人座位，與其說書桌，卻更像火車、客運、地鐵的運作形態，凡是坐在隔壁的同事，短至三個月，長達兩年，都在中途紛紛拉起響鈴，靠站下車，離職或結婚去了。她們的打卡出勤表最終成為一張單向車票，毫不留戀地棄置在公司的紙類回收桶。

會計小姐叫這個位置「結婚座」，每有新人報到，便阿姑講史般敘述歷代順利出嫁的女員工，接著喊出自以為得意的口號：「下一站，幸福！」

蘋果是此刻坐在我隔壁的新人，說起來也約莫有半年左右的時間，細心的態度讓她相當順利地通過試用期和考核期；而她的臉頰，不知為何總是無時無刻散放粉紅色調的光采。

我和蘋果常共度午餐時間，公司附近有家餐館叫紅樓，裡面卻一個女性員工也沒有，清一色穿著背心汗衫的年輕男子們端送小菜和湯碗，挺著大肚臍的老闆從廚房走出來，光禿頭頂，虎熊之類的動物腰背，他揮舞菜刀，用粗糙低沉的嗓音叫我們自己找座位，蘋果抖著手推動木頭椅子，而我站在門邊踟躕不肯入座，暗自以為這家店是否遭到強盜搶劫。

幾次，我想起店名和員工的不協調感而噗哧發笑，蘋果問我笑的原因，我表示紅樓裡面至少該有林黛玉那樣一臉素淨的老闆娘吧，她聽了以後說我思想太落後，紅樓為什麼一定要配女員工呢？也有可能是小三薛寶釵捲款潛逃，老闆娘離家出走，導致賈寶玉頹喪發福、無聊度日，最終移情轉性，搖身一變成為專門招攬猛男的中年歐吉桑。

80 後出生的蘋果，短短五分鐘內改寫了我母親、母親的母親那一代視為經典的愛情故事。

我們還為小三究竟是寶釵還是黛玉爭論整個下午，她認為第三者的真正定義是在感情關係中不被愛的那一個，被排除在愛情的範圍之外，即是小三。她定格於空中的雙手，妖魅地指點戀愛迷津，而我隱約覺得和蘋果共事，似乎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小型公司的員工旅遊，從來沒有跨出台灣的地圖，遊覽車的四個輪子在島嶼上到處爬行，穿越幾個名稱陌生的收費站，夏季墾丁，冬季太魯閣，始終抵達不了姊妹們口中的理想聖地；有些城市的氣氛太過羅曼蒂克，並不適合和同事一齊前往，她們內心倒也十分明白。

旅行中的夜晚，總有一段奇異的時刻，坐在光亮熱烈的營火旁邊，平常打招呼問好都有些困難的同事，姿態也變得柔軟客氣起來，甚至為對方盛裝熱湯吃食，我很清楚這只不過是暫時的風景，即使眾人牽起手對海洋或山谷吶喊不見不散，隨著太陽升起、假期結束，這些聲響如同無法播放的黑膠唱片再也聽不見旋律，也像一齣散場的新浪潮電影，細節與結局的真相藏在難以被記起的回憶岩縫。

黑暗裡，敷著白色面膜的幾個女生向手機彼端的情人通話，我則專心清潔帳篷內部，為火堆補充木柴枯枝，事實上連蘋果都發現我的手機很少響起，她說我使用的是大嬸方案，在超市的折扣時段打開計算機，跟每日睡眠計時的鬧鐘功能。

我不置可否回應，在報表檔案以外，私生活仍脫離不了數字的運算，也是某種形態的始終如一。

固定的餐館、通勤路線、健身中心、休息時間，蘋果指著結婚多年的經理跟依偎在旁的妻子與家眷，示意我的作息和中年人毫無相異，再指向枕頭邊裝滿雙份黑輪和甜不辣碗公，叫我女子漢。

女子漢，一個融合陰性與陽性意識的詞彙，如飛翔穿梭於性別疆界的跳傘員，因測量失誤，最終迫降於尚未開發的荒原。

確實，我是公司內唯一扛起鋁梯去換燈泡的女性，和男性組長各自推著一台疊滿印刷品的貨推車也手腳麻利、毫不遲緩，至於電腦主機和抽屜縫隙偶爾竄出的蟑螂，拿出衛生紙單手一拍，跟其他人在網路購物商城拿出拍賣槌子下標項鍊洋裝般輕鬆且毫無負擔。

我只是不想活得那麼狡猾。

充滿雨水的季節裡，密集的報表檔案就像發霉的牆壁令人感到鬱悶喪氣，困意像屢屢靠岸的海浪，規律拍打著疲憊的神經，在下一次呵欠來襲前，我伸出困惑又顫抖的食指，指向蘋果的社群頁面，詢問那些畫面為何總是跳出許多全新的演藝資訊、舞台劇節目，連歌手尚未發行的單曲也能順利收聽。她走到我的電腦前，「卡通漫畫俱樂部、美食團購、台北文昌宮點燈電子系統……」以俏皮的語調刻意字正腔圓地念出我常瀏覽的幾個粉絲團。

窗外突現的閃電與雷擊使蘋果反射性將身體靠近座位內側，空氣中充滿著一種水果般新鮮甜膩的香氣，我意識到這是自她臉頰或耳朵部位所飄散出的氣息。

在香氣瀰漫的幾秒鐘裡，我隱約感到自己似乎並不介意被洩漏私人嗜好，而她提醒我不要小看虛擬的網路世界，在雲端光纖以外，系統其實不停地記錄使用者的習慣。

就像蒐集暗戀對象的個人檔案，她說。

那刻我恍然大悟，這是一個種瓜得瓜的程式系統，它已自動過濾個人毫無興趣的菜單，提供自己喜愛的佳肴；蘋果回到隔壁座位整理起她的長髮，不禁慶幸她沒再將滑鼠游標向下滑移，虛線以下的四個大字「月老銀行」，差點就從縫隙中流竄出來。

我並不是那種需要倚靠神明指示人生去向的類型，對於月老銀行也始終把它當做凡爾賽玫瑰之類的動畫，誰教他們總是以漫畫般的夢幻造型做為訪客首頁呢。雖然這個組織在街頭發放宣傳單，上面印有實體公司地址，媒體也不乏討論介紹，理應未與斂財詐騙勾結，但我始終以為在月老的笑臉後頭，肯定隱藏著謎樣的社交陷阱，那只是張虛假的面具，掛著月老、邱比特、維納斯……等等的暱稱，在虛擬的姻緣銀行裡，他們化身理財專員為曠男怨女服務，如同販售投資基金，將手邊的案件標的暗暗推向一知半解的顧客面前，而女神跟俊男尚未降臨，顧客的帳戶已被提領一空，留下無法兌現的愛情合約。

學生時期的交往對象，婚前在社群上傳的貓狗、美食、戀人的照片像被清潔隊或搬家公司一掃而空，換成懷抱嬰兒和對方家長切蛋糕的全家福，影像一旁則標明簡短的文字描述：「可喜可賀」，網頁下方有將近百人給予關注和讚的鼓勵，我則回應：「看來你們適合跟公婆一起住。」自此，我們就鮮少聯繫了。

業務組鑽研起女人最理想的結婚年齡，究竟該落在哪個歲數區間，她們搬出美國調查、英國研究、澳洲分析……最終還是回到台灣輿論的原點，而我一邊按著遙控器看午間新聞，聽她們幾句不離買房、婆媳、懷胎三大話題，預備拿出抱枕，從這群近似雞鴨的鳴叫裡逃開，午休顯然是結束辦公室話題最好的方法，電燈熄滅，雙眼閉上，她們也安分地回到各自的小方格內老老實實待著，即便在關燈之後的寧靜裡，偶爾會傳來一陣密集的悶笑聲，我倒也不那麼在意。我總是將臉深深埋在印有卡通圖案的柔軟抱枕裡，那些聒噪的言語聽來便顯得模糊又遙遠，有時就像小丸子的心事一樣，幼稚與不可取。

公司的地下室，光線非常幽暗，無人使用的蒸飯箱是被遺棄的寵物，孤單地蜷縮在樓梯轉角，從日到夜默默感受香菸的煙霧氣息與伴隨菸事散開的八卦流言，有回我從櫥櫃搜索著拖把和水桶，準備替打翻咖啡的蘋果清潔善後。幾個男同事聳起雙

肩，圍繞成群地發出笑聲，我聽見幾個年輕女員工的名字，他們似乎以通訊錄名單玩起「瘋狂二選一」的遊戲。

一陣渴意自乾燥的喉嚨深處傳開，我拿起拖把，逃難似地搭乘電梯往上層移動。地下室是充滿祕密的洞穴，在布滿灰塵的牆面，能挖掘出人的心思和心眼，平常隱蔽的悲哀或快樂，以及個人取向，也在嬉鬧中過分輕易地流瀉出來。

跨年夜裡我獨自搭乘捷運去看煙火，列車上的隔壁座位持續到終點站都空蕩蕩的，情侶們寧可拉著手或搭肩靠攏，也不選擇坐在陌生人的旁邊。

廣場前擠滿販售消夜的攤販和席地而坐的市民，幾組家庭的嬉鬧聲跟食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那些夾雜挨罵與歡笑的聲音，使我想起童年時期母親強迫自己吃下苦瓜、青椒等號稱健康的蔬菜；她從不給予心理建設的時間，命令表情痛苦的我趕緊將食物吞下，我只好想像它們滑過食道時轉換成別的味道與形狀，此後，也一直努力嘗試，去切斷名稱和恐懼感之間所有的可能連結。

關於切斷的故事，聽說在危急狀況下，蜥蜴或蚯蚓可憑藉切斷尾端來延續生命，牠們割捨身體某一部分的重要特徵，以生物的演化邏輯來說，似乎十分合情合理。是夜的夢境裡，母親化身斷尾蜥蜴從家屋逃出，我在黑夜裡撿拾起被遺棄原地的尾端，而那尾巴卻違反生長秩序和生物原理，遂自變長變大，映現出一張父親愁苦的臉。我掀開棉被自汗水裡甦醒，卻從鏡子內窺見自己哀戚的表情。事實上，母親留下的並非可怖的獸類尾巴，而是衣櫃內許多款式淑女的裙裝，那些我從不曾穿上身的裝扮，源自對她日日年年的思念。

再度光顧紅樓餐館，是和會計小姐、資訊人員一起，店內已不見飯麵滷味等中式菜點，強盜般外形的老闆隨店家招牌消失去向，同店址重新裝潢成便便體驗館，並非販售人類或貓狗等實體糞便，而是將焗烤、燴飯、義大利麵等餐食裝載在馬桶造形的容器內。我們坐在吧檯旁的位置，隨意點了份海鮮焗飯，上餐時才發現服務生穿著純白色的蓬裙，是個看上去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少女，她的雙頰也是粉紅色的，但那抹暈紅顯然是腮紅下手過重的結果，和蘋果截然不同。

離開吃大便餐館，不，便便體驗館時，會計小姐不停在我面前描述資訊人員的戀愛經驗，讚美他的單純與老實可靠，並以勸告夾帶些許威脅的口氣叫我不會活得那麼神祕，逞強的性格無法獲得任何好處，偶爾和大家打成一片不是也挺好的嗎。其實我對他並不是那麼反感，如果他能不把從鼻孔抽出來的手指直接塞入耳朵縫隙的話，至少可以介紹給我的表妹或者新來的另一位女同事。他們還可以一邊體驗大便餐點一邊約會。

這些話終究沒說出口，被逆流的胃酸吞噬，再度下滑回到體內的某個角落。

不久的以後，蘋果也離職了。

過年後，我前往烘爐地拜拜，向神明求發財金，在抽籤詩的籤筒旁發現她，問我租屋處的詳細地址，要寄婚禮邀請卡來。

雙人座位即使相交相連，也無法網綁彼此的命運，終究是不交心的緣分。彷彿小學時期被隔壁同學以鉛筆畫下分隔線，你一邊，我一邊。

桌前的報表檔案仍如山丘般連綿不絕，在業務人員的喧譁聲裡，我打開月老銀行的社群網站，試圖搜尋像蘋果一樣散發粉紅色光芒的物件。她的打卡出勤表、員工餐廳剩餘的兌換卷、相約去過的咖啡店名片，都安靜地躺在我的抽屜裡層，如墳墓之中永不甦醒的睡眠，一個深深的黯淡的夢。

出差回國的經理帶來日本蛋糕卷，大家一窩蜂湧向門口迎接熱騰騰的手信，而我還留在座位，坐著搖晃的椅子，進行著不知終點與去向的旅程。

\*

### 〈冷熱體事〉

立夏一過，氣溫驟升，緊接是止不住的漏水問題。

實驗室的冷氣年久，積勞成疾，老早失了調溫功用，噪音挾著漏水淅淅瀝瀝淋淋漓漓，漬水滲在牆上透在心底，浸著潤著彷彿積習，無奈並且難耐，伙同眾人拆開內機，只見時光積塵，一徑向源侵蝕的陳跡填溢，笑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心緒也好似泥濘的下游時淤時漫。

旱澇並行的日子，大伙揣摩出一疏通法是仰飲那水：使著嘴巴的力氣，將排水管連同冷氣機內淤塞的髒汙吹出來——或吸或吐，嘗得滋味的人總不願多提，日子一久，疏濬的念頭便比老排水管還弛。後來是因實驗機台過熱頻頻故障不得已才找指導教授商量，指導教授同意汰舊，只是換新還待經費著落。而期待無疑使人耐旱，等待汰換的念頭等過了炎夏，等過秋冬，等到眾人淡忘，等到氣溫喚著記憶回升，等到水患又挾著情緒暴漲。

冷氣報廢那天從系館至回收場的路上滿是汙痕，沿途的拖磨、傾軋，時間的腐味，浮浮然如臨溝淘洗的雞腸子，童年的殺雞印象，幼時我詫異那小小肚腹的藏汙納垢，問長輩氣味何來，他們只道溝裡的魚嗜吃糞便。

當時我疑惑溝裡何以有魚，現在的我毫不懷疑冷氣機內的藏汙納垢皆是平常呼息。



新冷氣裝修那天適逢學校畢業典禮，上午 8 點來校，整條大學路攤販滿溢，夾道慶祝的旗幟與鮮花也像氾濫，而我已對氾濫疲軟。大學畢業典禮辦理的時程總是早過真正的畢業考，這排場對研究生並無實質意義，只稱對熱鬧有說不上來的倦怠。

抵達實驗室發現數架鋁梯已搭在門前，冷氣行老闆站在梯上，頭沒在天花板裡。明明是約 9 點的，我懷著複雜情緒上前開門，聽聞我呼聲，老闆忙從鋁梯下來，「同學你來啦不好意思星期六還要你來學校……」

我赧笑著，沒多搭話。我與冷氣老闆算老交情了，這要歸因系館初建冷氣承包商行事草率，六年來系館冷氣不知修過幾回，問題如出一轍，想老闆修得慣常，幾次問他是否願意擔任系館冷氣維修特約，他總擺了擺手轉身蹲回他的工作，迴避姿態如此生硬，某方面我跟老闆可能是同類人：謹慎卻也容易心焦，熱心工作，對人則有點兒彆扭。

冷氣裝修是勞力事，維修內機事小，幾樣零件檢查即知端倪，具危險性是外機，跨梁做工是常有的事。老闆工作總是親為，身旁跟著幾名外勞，像協助也像見習，一種純粹勞力的需求：聽話、實幹、身手矯健——常看他們抽了一根麻繩束在腰上，便手腳利索地爬出窗外。

攬著天光與地氣，我常想那乾黑枯瘦的身形想必是曬出來的，或者，是陽光把他們熨成了同一種人，這認知十分粗糙，一如他們被賦予的工具性，一如我只通稱他們外勞，沒能認識各人的性格與國籍。

而這些年來外勞面目屢見更迭，不知是這工作危險性太高抑或老闆使喚的音量太難忍受，烈日挾著酸雨，羞辱斥責有之。老闆求好的性格使他標準極高且吝於下放，行且多勞，也造就了他的多疑敏感，旁觀老闆的行事作風我只感到分工之累，不完全交付的信任總像監督，總也生著氣焰。

然而熱浪一退，老闆態度又是那麼和氣平緩。

難耐的溫差，僱傭與要求，專業與金錢的梯度關係。

而這看季節臉色的工作是那麼理所當然地隨溫度興旺，冷縮熱脹的工作量與經營處境。想他們鎮日與冷氣機為伍，冷氣帶來的靜涼感對他們而言是那麼稀罕，甚至只代表完工的意義。

看他們焊管牽線忙進忙出，我只旱渴地杵在一旁掛念未完的論文，一個字兩個字地泌著汗，體膚的薄沁感，老闆工作只著一條棉衫，反覆搓洗乃至破損、沉濁，透汗的絲質可見。這歲月洗曬的白薄棉衫，爸也穿著的，高中前我同樣穿這內裡，是大學住宿後自覺獨異才替換，淘汰的舊衫充當抹布，意外地實用。此等體膚衣物是小處，只是這小處總也平實標誌了什麼，教人隱隱歸類其異同。

想起上回修完冷氣，館舍技工發現儲藏室的榔頭與螺絲起子缺了幾隻，埋怨大概是冷氣老闆順手錯拿回去，冷嘲熱諷一陣，嘴上說罷了，表情卻是鄙夷。

那席話也沁著我，畢竟是我介紹冷氣老闆給技工認識。

感溫生活，孰高孰低，物理說法是各人受熱後的膨脹係數不同，如何緊密的生活隨溫度消長，時間一久，相逢處總也生了隙罅，緊接是止不住的漏水問題。

後來我在隔壁實驗桌上發現零散的工具，向技工解釋是同學們疏忽忘記歸位，技工聞言，似又不以為意。

一道壁癌滋殖的牆。此後我與技工相處也生了隔閡，即使別人眼中的他是那麼安分負責，一如冷氣老闆做事認真，對待員工的態度卻是那麼嚴苛。

不同以往陣仗，老闆此次帶的人手極少：兩個新面孔外勞以及一名少年。少年十來歲年紀，膚色白皙，簡單恤衫黑框眼鏡，不做粗工打扮也不似學徒氣質，但看他使工具的模樣知他底子厚，惟舉措尚存一分恣意，也許正是如此，老闆將他拴得緊，岸濤般催來喚去，少年聞浪只是靜，心緒彷彿退到了海天遼遠的邊上，情態如風，細波如鱗。

我懷著親近的心情想同他說上幾句，但少年察覺我靠近，瞟我一眼，即漂走了。這溫差也像隔閡。但想抵達實驗室後我的一舉一動他皆盡觀，或我才是被觀察的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只站在原地，勉強擠了笑問要不要幫忙，少年才終於正眼看我。

「你是博士生吧？」他漫不經心地問。

我點了點頭，突來地喉頭乾澀。關於這問句背後的可能看待我已太過清楚，可能還是有些失望。

似是察覺了什麼，他背過身。

「你們為什麼在實驗室養魚？」

一晌無話，我看向實驗室迎門處那缸從我入學就在的懨懨的魚，千頭萬緒浮沉無依，只囁嚅答了：「門面吧。美觀，招財。」語畢才覺表淺茫然無以澄清，我才好像有點理解那些魚，理解觀賞養殖一如那些庸常問句：讀博士喔幾年級幾時畢業以後怎麼打算……虛懸，實在，難遣的漏水問題，想起去年暑假回家衣服還沒換下即被爸喚去幫忙油漆頂樓。

那時爸也問什麼時候能畢業呢？想想又過了一年。

無分晴雨室內室外的漏水問題似成了常態。家屋老舊，逢雨就漏，頂樓漆漆補補地一塊白一塊綠，怎麼也遮不住底層的水泥灰。去年新上的防水漆是希臘白，確實是一提及希臘就能聯想的那種白，可惜背景不是蔚藍的海，洗塵即花去我們整個上午，而後復上底漆，反覆堆疊至漆從透明漸生潤澤，油漆工作持續了數天，曬傷的皮膚則像防水漆一層層褪到了換季。

為了管線牽連方便，新冷氣內機就安裝在實驗室進門處、魚缸的上方。少年提醒我：冷氣這般直吹魚缸魚會死的。我愣了愣，只漠然想魚缸有保溫棒，那些魚能在自我的空間活得很好——牠們向來是吃自己糞便長大的——完全地自足，我忽然有點羨慕。

牠們能否嗅覺自己呢。觀賞養殖及其將被取代的位置。

新駐的冷氣機。

甫報廢的冷氣外機原本安裝於系館頂樓，只是連年陽光曝曬，裸露的管線已成隱憂。獲悉新冷氣外機又將放在同樣位置，遂起意與老闆討論移裝他處的可能性。然而口頭的調度總是容易，考量水電牽連與日照方位，空間利用的剩餘價值，只感疏漏之隙猝不及防，安身之隙周折難覓。

難辨是空間或心理上的，談論位置總也伴隨了自知與索求。關於新的進駐，我不禁暗忖這門面內外的適溫與安排有多少私心。討論許久，末了我們決定將冷氣外機以支架固定在四、五樓交界的磚牆，那是方圓十尺內唯一實心並且背陽的牆面——實



心並且背陽，乍聽真像某種堅定意志，即使明白實際上只是夾縫與妥協。而如何將冷氣外機垂放至那交界處尤其棘手：四、五樓交界處並無立足之地，當冷氣外機從頂樓垂降下來時，需要一個人吊在五樓外牆接應。

五人左右環視，靜默。許久，少年率先出聲。

老闆聽了，二話不說解了腰上麻繩拋向少年。

我詫異少年的自發，更詫異老闆的平靜，詫異事必親為的老闆怎會把工作拋了出去，我以為他腰上的繩索從不會卸下。

沉默在少年腰上打了一個又一個繁複的結，難抑的懸心感，當少年從五樓窗臺跨出去，我的後悔縛得更緊了。將冷氣移位是我的提議。心似針炙的沙灘，明明不懸吊在外我仍感立足艱難，只一併抽了麻繩跟在外勞身後，以同樣繁複的綑綁方式吊起待置的冷氣外機。如果外施之力終要反饋己身，如果與人齊力能夠平抑我的忐忑。

頂著烈日，冷氣機在老闆指令聲中從頂樓緩緩垂降，想像那重量繫於腰際，懸於高處的拉扯感，我看見少年張開了雙臂，準備擔負的姿態是那麼坦然包容。彷彿佇足海天遼遠的邊上，他晃著、蕩著，屏息如浮舟，起落在繫放間，麻繩勒得我掌心辣疼，也想出一分力的念頭，當我真正緊握，只顯得稚拙而薄弱。

那承擔並非出於表現，亦不同我總想填償什麼的心理。

縛以同樣的方式起手，一口氣緊緊揪著，溺水般地沉重，意志的沙攢在手裡、心底，積聚而細瑣。在老闆的指令聲中，少年穩穩接住冷氣機了，載物的舟倏沉，繼湧而上的熱難辨是淚或汗，深深的窒息感，正當力拔的情勢，我才發覺炙掌的疼痛已使我力竭，恐懼與無助緩緩從我麻痺的手指漫了上來……霎時間老闆構著窗整個人前傾了出去，奮力伸長了雙手，緊緊抱住少年的腰。

夏日的風那麼懾人。

似是察覺我的心思，也那麼像是解釋，後來老闆抹著大汗說：「想說星期六不用去學校，就叫他來幫忙啦。」眼神流露難得的溫煦。



中午問他們四個便當好嗎，老闆只客氣道老闆娘會送來，已經在路上。

午後他們將拆封的紙箱攤平，隨意在走廊席地，靠著牆平靜閉目。請他們進研究室稍息，他們只稱自己渾身汗垢，怕髒了室內桌椅，執意不肯進來。

完工已然近晚，遍地清掃過的痕跡，老闆將遙控器與保證書交給我便匆匆離去。再進入實驗室，索然的涼意，索然的魚依然安於牠們的恆溫，彷彿變動不曾來過。我刻意調低了溫度。隨著扇葉擺動，新機獨有的塑膠味混著空間殘餘的汗酸，長久積鬱全隨新設的排水管線緩緩嘔了出來——旱渴時也曾想過將排水管直接引入魚缸——排水與源流，時間的腐味，身畔的魚依然無知優游，理解其奢侈，想起那個少年，不知道今年夏天頂樓的漆還要不要補強，我起意打了通電話回家。

★

### 〈天籟調〉

剛結束采收奇異果與柑橘的工作，雖然日間只感覺時值深秋，但入夜後的低溫和凌晨的結霜卻決然地寒冷，似乎在北半球那些即使不熟溜但也了然於心的二十四節氣，得在紐西蘭用另一種方式重新體會。乘坐渡輪由北島往南島的航行中，遠遠看見皚皚的雪白山色，六月初的芒種反轉正好對應十二月的大雪，看來還是挺有一回事。終於想抽一口菸了，不知道是熱咖啡太濃讓我心悸，還是海風冷得我手指發抖，撕不開包裝。先前在渡輪餐廳櫃檯結帳的男人出來幫忙，好像特地為我服務似的，還和善地用他的大手替我擋風打火。不過他當然也是出來抽菸的。

他說做這份工作已經十二年，每日五個船班，每班船上總會有像我這樣獨自旅行獨自抽菸的人，不論男女，來自世界各處。他的英文口音對我來說仍是陌生而屈奇，總得在腦中重理一遍才聽懂。

「你看起來不像抽菸的人。」他質疑。這種事情彷彿寫在臉上。

我猶豫回答，腦袋閃現中英文裡回答否定句的文法相異，瞬間天人交戰。「我不抽菸，但我可以享受這件事。尤其冷的時候。」或許是還想維護這色身，又不甘於太過乾淨不食人間煙火的困頓。我想告訴他這個想法，但佛家語不知如何用英文說出來。他抽完，告訴我天氣將會愈來愈冷，工作難找，祝我好運。

我實在不怎麼喜歡旅行。

討厭所謂一定要去的地方、該從事的玩樂或非吃不可的美食這些不成文的控制狂條列式規定。但卻對於在異地搬遷住下，到處散步，找地方游泳以及上市場買菜下

廚，與人不拖泥帶水地短暫交會感到著迷。下了港口走出航站，好幾家背包客棧開來小箱型車在招攬旅人，無從比較或許也無須比較，就把命運交給機遇。上車後看到腳邊有一張旅遊景點的文宣，Queen Charlotte Track（夏洛特女王步道），隨口問了開車的毛菰（德國女子名，發音大致如此），她說最近常下雨太冷，走的人不多，步道在峽灣裡蜿蜒，全程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也可選擇一日行程，讓水上計程車接送。

也許可行。當下我這樣想，毛菰則熱情提供建議，例如三天的里程與路況，全程步道的投宿地點，食物的準備等等。向來差強人意的天氣預報系統則宣稱接下來的天氣晴好，我也決定不疑有他信之如筮龜，當晚就到超市採購食物，隔天早上整裝出發。並無衝動，但覺得一切恰如其分。

步道的起點在峽灣中的一個堤岸口，搭乘水上計程車的人不少，原本以為期待中走在無人之境的想望就要幻滅。但船艇在錯綜的水域繞行，有些是要去水邊酒店度假，有人則是一身釣魚行頭要一展身手，也有人像是回家，有狗來水邊歡迎。最後真正來到步道的剩下我和一對美國老夫婦，他們說只散步一日，下午便乘船回去，也是一句祝我好運，我就千山我獨行那樣大步離去。

孤獨之好，在於還有其他的辭彙可以為你心裡自傷的格調緩頰。因為不至於孤單，孤單太過落寞，彷彿窮困潦倒六親不認。也不至於孤絕，孤絕簡直自毀般封鎖在禁錮的牆裡不得超生。而孤獨正好是體會這些單字組合能衍生出多少情境的妙方。我留心腳程的速度要略快才行，第一天有二十七公里遠，且連絡今晚借宿的老奶奶家時，她再三叮嚀冬天 5 點鐘天就黑了，步道又多樹叢林蔭可別來得太遲。

雖然空氣乾冷足以凍麻手掌，但陽光和煦，我走得渾身發汗。而且真的空山不見人，且不聞人語響，一切寧靜，只有山林鳥獸的窸窣，而那甚至也是寧靜的一部分。我無來由地想起一段旋律，調勻氣息，放聲唱了出來。

「到處隨緣延歲月，一生安分度時光。」

旋律與節奏都抓得零零落落，甚至連閩南語的發音都不怎麼確定，我就一直在心裡，也在嘴邊反覆琢磨。這是父親生前常唱的。歌詞是憨山大師〈醒世歌〉，但不知道為什麼父親把「終生」唱做「一生」。他時常在清晨起床開始要擠牛奶與餵牛時，氣運丹田地把歌聲發自肺腑，牛群就紛紛自動啟步開始今日行程，說不定那曲調還真的能催乳。還好鄉下地方厝邊隔壁皆親友，大概也都習慣了父親的鐵嗓，因為聽奶奶說父親小時候就用這招叫姑姑們起床入海牽魚栽。我也猶記得童年時某些禮拜天（當時尚無週休二日），會是全家出遊的大日子，去爬山讓小孩累得涕淚縱橫，或是到某個名之為度假村的遊樂園烤肉，父親也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引吭的機

會。在山頭放歌不必說，連遊樂園的卡拉 OK 大賽他也要參一腳，且不必音樂伴唱帶，麥克風唱了兩句不斷音爆只好放下，一旁我們聽得尷尬渾身發熱，對於父親的率真與任性既覺得有趣又羞赧。尤其年輕觀眾多半不知所云，但中老年鄉親則不吝於掌聲與歡呼，奇異的世代分裂場景。

長大後離家讀書，少有機會再聽。而父親久病，在我大學一年級那年往生。我知道喪父的悲痛一直存在內心某處，卻無能為力，喪禮結束後就把它渾然迷惘地埋藏在生活裡不去碰觸，因為總覺得身不在其境而日子也無異。直到大學三年級有詞曲必修課，歌聲好的教授興致來時在台前教我們唱許多歌調，隨口哼來幾句的「天籟調」，讓我倒抽了一口氣。故作鎮定而顫抖。我想更了解天籟調，找到了天籟吟社出版的書與專輯，聆聽揣摩父親的唱法，但現在仍哼不成調。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一樣的旋律，可以唱許多七言的詩句。杜牧的〈清明〉是父親在雨來時愛唱的詩詞。夏洛特女王峽灣，萬年前的冰河開鑿切碎大地，形成山海彼此錯落的複雜地形，讓人只在乎身在其中而不管此為何處。想起種田山頭火的俳句「暢直道上行寂寥」，這步道雖蜿蜒但確實無歧路，走久了步伐呼吸都成自然，就專心起來研究天籟調的旋律。那第四個「家」字，是全曲調的最高音，並且連綿拖沓搖曳而下，以我對父親歌聲的記憶與樂理的基礎認識可以抓到八個音的迴轉，如今這樣唱歌大概會被當成節奏藍調吧。在山峽中繼續鑽行，不時可以瞥見海灣，偶爾看到跨島時搭乘的渡輪，因為距離遙遠彷彿無聲航行，在湛藍的水面畫出兩行愈離愈遠也愈淡的茫茫白浪。不知道那位和善的服務員是否又出來與不過問名姓的乘客抽根菸了。

接著道路引我來到海岸邊，有屋有碼頭，一個中年婦人驚訝有人走來那樣笑著對我招手。她問我今晚是不是住諾琳家，那是老奶奶的名字沒錯。並且拜託我幫她送信給老奶奶。她沒有遙指杏花村，但提醒我只要跟隨粉紅色的三角形路標走就會抵達。我彷彿桃樂絲接下女巫的任務走上黃磚路那樣，當了短暫的信差。天色已昏闇，氣溫驟降，沒有稻草人錫人獅子來陪伴，粉紅三角形不知有何暗示，我遠遠看見諾琳在堤岸上守著船艇運來的行李。「我就知道你沒帶手電筒。」她說，但用的是 torch 這個字，在我認知裡是「火把」的意思。她在薄暮中打燈把我領回家。我覺得火把聽起來更迷人。

晚餐時候她與我分享司康餅，聊著自己去過了五十多個國家，如今太老沒有旅行團願意承擔責任，只好都獨自出遊，也算背包客一枚。而下一站是中國，要我教她幾句普通話。電視上則播報著敘利亞的內戰，喧囂的槍砲與吶喊，傷兵的臉龐與四處斷垣殘壁，記者的冷靜播報聲是我跟不上的語言，但一切怵目驚心。在這僻遠的山

海圍繞中，世界無處不停下腳步，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彷彿了悟的本意就是讓殘酷的真實在心上留下應有的擦傷。

因為真的累，房間也舒適而一夜好眠。早晨由鳥聲開始，8點才來的晨曦融開階前草地凍著的薄霜，有野兔奔躍、狐疑然後躲藏。臨走之前諾琳告訴我一條好走的捷徑回到夏洛特女王步道，然後給我一個奶奶的大擁抱。

而我依然是一個人上路。步道來到私人土地，牧場上的牛羊群彷彿全數用著一模一樣的思維低頭嚼草，又好奇地望著我走過。途中一座看似老舊的屋門前架設了木櫃，擺著幾個蘋果，幾罐飲料，幾包營養補給用的餅乾，旁邊的人頭模型上戴了手工針織的保暖毛帽，一旁也掛著圍巾與手套。每樣東西上都有標示價錢，讓行路的過客自取，現金鈔票請投入木箱中。無人監看，自由心證。

天籟調也繼續哼唱。比起父親渾厚如洪鐘的歌聲，我的嗓音顯得太過細柔，唱不出那種昂揚淒楚。而且無法為唱出來的音律定譜，又不至於荒腔走板，似乎是在有限的範疇中隨心所欲。但想何為天籟？父親從哪裡學來這些吟唱歌詩的曲，又如何懂得在不變的歌調裡，隨字詞的情感即興流轉每個音符呢？

第二天有一個短短的支線可以登高瞭望，此地叫做 Eatwell，吃得好。我稍做休息，啃蘋果喝調味乳，脫下衣服曬太陽，一隻秧雞在我的周圍探頭探腦。遠處島嶼像一片片濃墨暈染在映照正午日光而透白的海面，空氣雖涼，但太陽的溫度在肌膚上像敷著流動的暖光。此時手機響起，我疑惑了好久才相信，沒有接到。山裡收訊時有時無，只好趕快回電，是朋友要應徵下一份工作，問我要不要一起去。仔細交代一些細節掛斷電話後，我竟然打開行動上網開始收發 email，擺脫不了的紅塵俗事。信件傳遞來反核的資訊，現代科技的進步對於電力的需求，拉扯著可能的天災與技術上不精良之下興建核電廠的不可行。而未來總有立場責備今日的決定，只是因果論並不合適於眼前這個淺而易懂的難題。我想要無核家園。我在這個無核的異鄉某座島嶼的山頭裸身曬著太陽，如此自語，彷彿說給誰聽。

「潮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記憶裡父親又擅自改「谿」為「潮」。我還不到如此豁達的時候，因為那些清淨身與廣長舌，佛的意思總讓我愛恨不明白了。無是無非，超然若誠如漠然，我輩俗人仍不知如何割捨。只是當預想不幸來到眼前是何等殘酷，只好狠下心來站在善惡立判的某端，與人對抗。

第二夜留宿的地方是個度假中心，整棟宿舍依然我一人獨占，沉靜得聽得見壁爐裡的柴火成灰。第三天的路程短，過了正午就來到終點的碼頭邊，一位抱著小孩，相貌端正老實的男人說他在等我。還以為我一路的孤獨走進了另個時空，有夢中的愛人與孩子前來迎接。原來是峽灣裡有烏雲飄移，恐有風雨，船艇停駛，由他開車送

我回背包客棧。海面黯淡下來，島嶼濕黑，似乎真的藏了點惡意。凝視那些漂盪的船，我還曾想用這些淺薄的覺悟，渡自己荒涼的肉身嗎？男人開車指著滿山豔麗黃花，我說很美，他告訴我那實為難纏的惡草，充滿危險荊棘且危害農作，正一點一點侵蝕著這國土，麻煩極大。後座嬰兒座椅上的男孩則凝視轉頭探望的我，笑得無瑕。我想，關於身而為人的幸福與苦難，我知道的還不多。而天籟不可探問，所以人們才慷慨放歌，聊以自慰吧。

\*

〈神的遊戲〉

### 貓道

你從貓道跌落的時候，我還沒出生。

像幽靈一樣，你穿梭於許多劇場工作者的身邊。每當提到離去的人，我們都彷彿失去語言的能力，只留下破碎的字句，諸如：疲倦、安全、年輕、二十五歲……對，你離去的那一年恰好是二十五歲，就是我這個年紀——一個安全、年輕，輕易就覺得世界讓自己疲倦的年紀。

我第一次看到貓道的時候，立刻就想到你。「貓道」位於舞台上，距離地面的基本高度，多為兩層樓以上，一條狹長型的走道。道如其名，除非走起路來能如一隻貓咪那麼嬌小輕盈、不偏不倚、不畏高處，否則在初踏上去的前一刻，都會有幾秒鐘的遲疑。因為貓道四周並無扶手，它的存在是為了調度燈光，讓燈打出來的方向，能夠扎扎實實地照亮故事發生的地方。調燈者彷彿懸吊在一根空盪盪的鷹架上，兩手還不能張開確保自己的平衡，必須想像自己是一名走索人，踏出的每一步都戒慎恐懼，並且——全心全意於光的方向，讓光線，如傾倒杯中清水一樣，一滴不漏地落下去。

周凱。

他們告訴我，這是你的名字。但對我來說，這不比黃昏的光線具體多少。你們都是懸浮在空中的某種顏色，所有的顏色都是不完全的白光，經過了眼睛與大腦所得到的「可見光」。好像這不是個人名，而是一種顏色的稱呼。而我時常在想，全台灣到底有幾個燈光師，能如你一般被其他人叫出名字？

那是 1986 年，12 月。其實現在只要打上你的名字 Google 一下，到處都找得到：寫著你因為三天沒睡過度疲倦在貓道調燈時不慎摔下。距離當時已經二十多年，如

果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明白燈光的工作不只是要把光打亮，還要看顧好自己；如果工作前曾有人握著你的手，叮囑你小心安全——也許吧，我是說也許，你還能談場舒服的戀愛，有個平庸但美滿的婚姻，會和當時與你一起待在劇場的年輕小伙子一樣成熟年老。到現在我們得稱呼為「老師」了。

然而事實上，當時在做的夢現在仍然只像場夢。時間好像不能夠改變什麼。但過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卻生出了我這個門外漢，幾近偷窺的方式，觀察著劇場中不同的燈。

## 把燈關上

我不是做燈的料，別說爬上貓道，光是雙手攙扶著 A 梯就讓我戰戰兢兢。總抬高著頭，看一群燈光師把燈架起。舞台上的燈架大多能升降，按鈕藏在大幕後面。我喜歡聽燈光師按下之前，大聲地喊道：「降燈喔！」那股氣勢澎湃的口氣，好像提醒遠方有大浪來襲一樣。燈架緩緩下降，眼神刻不容離，任何一個燈的鬆脫都有可能瞬間壓死一個成人。在這個時候，舞台是屬於燈光師的。

燈具以螺絲旋開或固定於燈架上，上升前得再三確認是否牢固。每一具燈都有自己的名字，同時也賦予他們情感與戲劇責任。燈光師說：「我們只給觀眾看我們想給他們看的東西。」就像神的手指一樣，使舞台或明或滅，成為主宰故事的關鍵之手，沉默地俯視人間，看這一場遊戲或者夢。

走入劇場之前，導演操控一切表現；一到正式開演，燈光就握住了生殺大權。得將演員的臉分毫不差地打亮，如同母親生給孩子健全的手腳那樣。只是，比起燈亮的那一刻，我更期待燈暗時所發生的事情。

劇場裡和電影電視劇最大的不同之一，就在於「過場」。一幕接著一幕之間的空隙，演員趁此換裝補妝、舞台 crew 將場上景物挪移，時空的變化全在幾秒鐘之內迅速完成。在燈暗的那一刻，人眼霎時只接收得到黑暗，並在習慣漆黑的過程當中，舞台上的輪廓一點點地浮現：比如演員下台的方式、哪裡有人上場了、哪裡有道具被搬走了……觀眾分明清楚知道這一切都在發生，卻同時又當做沒這回事，不看不聽不聞，等著光再次出現。這時候我總是睜大著眼睛努力地看：有人不小心跌倒了、道具掉在地上忘了撿、是誰走出來了？嘿、為什麼地板上有根木刺？黑暗在此時保護著大家不受侵擾，將所有的意外隱蔽其中，好像在告訴觀眾們：「先睡一會兒，等等好戲上場，我再叫醒你！」

而在燈亮的那一剎那，我們真的能夠看見塵埃漫舞於燈光之下，錯以為自己看見了日與月與繁星點點同時存在舞台之中，演員專注明亮的眼神閃爍，凝視前方。

在這少數我念得出名字的燈具之中，最情有獨鍾的就是 **Fresnel 燈**。

屬於聚光燈的一種，又不同於初期的聚光燈，光線過於集中刺人，**Fresnel** 能打出一圈柔美的光暈，將光線散射至更廣的區域，卻又同時不至於太過離散。就好像電視、電影圈的人常說的「蘋果燈」，能將人臉打出漂亮的光線來，不會過於死白平面，而能深淺印出不同的臉部表情。

不過對於台上的人來說，就沒有這麼浪漫了。

「燈光」對演員們可是一大考驗。我們從觀眾席看每一個角落，都是被照得一清二楚，但若自舞台區看過來，則是模糊一片。你若問過新手演員：「上場看到這麼多人不會緊張嗎？」他們也許會回答你：「哪來的人？我只看到光！」

的確如此，為了讓舞台區的景物清楚呈現，舞台前緣必定要架起一排燈，直直地照亮演員面部。對場上演員來說，那感覺就像白天時盯著太陽猛瞧，除了眼前花白一片，什麼都看不清楚。除此之外，一場戲常是數十顆燈同時照上，即便場內的空調已讓觀眾夾緊外套，演員們還是熱得香汗淋漓，妝髮全毀。張愛玲說：「愛是熱，被愛是光。」台上的人們在這一刻，被燈打得又熱又光亮，彷彿身陷一種愛與被愛的情境氛圍之中，搞得面紅耳赤、頭昏腦脹。

即便這樣，還是沒有演員不喜歡燈的。那就像是他們身上的第二套服裝，整個劇場的另一位「演員」，操控著全場的氣氛與情緒。

## 光的記憶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所謂的「劇場」絕不限於舞台之中，而燈光也來自四面八方。資深劇場大師聶光炎先生，曾如是言：「太陽是全世界最棒的燈光！」

在所有劇場的技術當中，燈光是最需要向大自然學習的一門藝術，同時又需要反芻最久才能發揮、創作的藝術。單是分辨黃昏與黎明的光影，就夠讓人傷透腦筋。假如一個燈光師未曾切身感受八百次的日落與日出，讓城市的熱度隨著晴天或者雨天的不同，烙印在自己身上，他真的能夠營造出動人的光線嗎？

他們得想辦法模仿並且重現：辦公室枯燥乏味的日光燈、相機此起彼落的閃光燈、鬼影幢幢的廊上燈火、汽車駛過鄉間的頭前遠燈。不只是光線的強度，甚至連遠近、角度、快慢、顏色，都得模仿得維妙維肖。即便是一盞路燈的光線，都必須在瞬間召喚起那永恆的、等待的意象。



對我來說，一座路燈能夠喚起的情感實在太多了。可能是源自於年幼的時候，母親老要我在路燈下等她。彼時母親時常加班，父親又分身乏術，等到整個小學的孩子都被接走，連帶路隊的老師都脫下制服回學校了，我還在等母親。雖然母親一次也沒讓我落空過，但不知怎麼地，我就是無法不害怕。那是個 B.B. Call 還風行的年代，我常常衝向最近的公共電話快速留言，再衝回路燈底下。燈比月光先亮，在太陽還沒完全離開以前，就照出一圈溫黃的光芒在路面。

我會在路燈底下玩螞蟻或者踩落葉，下雨的時候積水處有蝌蚪，我撐傘看蝌蚪游來滑去。一切都在燈底下發生，那像是個小型的守護圈圈；小時候的卡通裡面不都會有主角念出好長的咒語、然後畫出一個「魔法陣」嗎？不論多長，我一定都會把咒語背起來，等這時候偷偷地念。魔法陣發出溫暖的顏色，在這色澤之中不必擔心有人看不見我。

對於許多人來說，燈的光線與色調所代表的意義，早已潛移默化至記憶的底層，只是並未察覺。一盞燈能召喚的回憶，有些時候比一句話所帶來的能量要更強。

好比我年長以後，一個人在夜色中踽踽獨行，走入一圈突如其來的光線之中，抬頭一看，發現路燈矮了，燈也淡了，從前就是站在這裡等待著。我想，等待不必然都是些憂傷的回憶，這些光比記憶可靠。

## 把我帶走

除了記憶的留存，也是在很早以前，光就掌控了日常生息。

現在我們都將時間的責任，推給鐘錶上的數字。但以前不是這麼回事，時間也許不是像直線似的東西。只是大伙兒儘管絞盡腦汁地想，似乎仍只能用些俗濫的字句，好比流水如斯、光陰似箭、歲月如梭……我們如何能將時間具體形容成「某樣東西」呢？一根旋轉的秒針、不斷撕去的日曆、日夜流逝的巨大沙漏？

這些都不及一場黃昏的光來得令我印象深刻。

我棲身的租屋處，是個狹長型的十坪小套房，擁有一張大床、兩架書櫃、寬敞的書桌、與一面向西的落地窗。

約莫是下午 4、5 點鐘，落日會離開城市，而餘光從我房間的窗子打進。此一時，房間內所有的物品都生出了影子：床上的玩偶、櫃中高低不齊的書本與書桌上的各式文物。他們被乾淨地反射在牆面上，從左至右緩緩移動，彷彿注入了靈魂，就要開口講話。在這時候，我什麼也做不了，腦中浮出法國小說家史岱凡·奧德紀所寫下的文字：

每天傍晚 5 點一到，所有的孩子心裡都難過了起來——

想起了我仍只是個孩子的年紀，想起故鄉的街景，與曾經陪同我迎接落日的人們；想起每到這個時候，必定會在屋外巷弄裡頭，四處呼喊我回去晚餐的母親。

——因為在這時候他們漸漸意會到，什麼是光陰。

眼睛眨巴眨巴地望著這面牆，望著影子由一邊投射到另一邊，那像是某種人生的跑馬燈，無法拿相機捕捉。只能這樣安安靜靜地看著黃昏走過，牽著我的手，把一點點的我也取走。

在這極短暫的一刻，我相信了世界上是有神的。無論是在現實，或者是劇場裡的魔幻時刻。

走入了劇場，時間這回事，便與門外的世界完全阻隔，以不同於外在世界的方式爬過。外面被定義好的時間觀念，在此都不通用。這裡的光擁有自己的解釋，交織交錯成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場域，投射進各式人的眼裡，撩起來各自的情緒。對這些觀看者來說，每盞燈的打落都是多麼地相似，又多麼不同啊！

嘿，周凱。

我永遠也無法從離去的人身後，得到一個答案。只能暗自懷想，你跌落下去的那刻，燈光在你眼前飛逝，畫面也許勝過任一處讓人屏息的景色。假如真的有來生，來生你是否依舊願意成為上帝的食指、替劇場發光呢？

在這個神奇、迷離的世界之中，我們的生命仍然只需要一個失足，就會永遠離去。對我來說，你已經成了這些技術人員上工前握緊他們的那雙手，叮囑著小心安全，讓這片奇異的光景能有完滿的落幕。

我坐在觀眾席裡頭，正等待著大幕升起，屏息聆聽戲開演前的聲響——紛至雜沓的腳步聲，有人翻閱節目手冊，有人懷著第一次走進劇場的忐忑，搧風、閒聊、關閉手機電源。燈就要暗下，如同一張黑色緞綢輕柔罩上，蓋去場內擾攘，四周闐靜幽暗。

不必導演下指令。我們只需要安靜地等待。

\*

## 〈鬆綁〉

我們同是生命，卻彼此不相熟，除了觀賞和豢養兩種關係，在牠們面前我們甚至不知如何自處。

### 一

那時我和先生小飽、室友廷住在壽豐鄉下一間平房裡，村子不大，多是老人與孩子。牠在一天下午來到家門前，徘徊不去。毛躁的性格看起來像是幼犬，兩顆黑眼珠骨碌骨碌轉，兩個直挺挺的耳朵又高又尖，一身烏黑，卻非常親人。我笑說這小黑仔不知是哪家的狗，這麼黏人。牠總在家門口自顧自地玩耍，待的時間愈來愈長，我們沒有養狗的準備，達成不餵食的共識，沒有心軟。但小黑還是三不五時就來報到，我們作勢嚇阻牠，牠會跑得遠遠，又偷偷繞回來。有一次，小飽狠下心拿石頭往地上砸去，小黑飛也似一溜煙就不見，三天後，我下班騎車回家，牠在家門前對我搖尾巴。

我有點無力，好氣又好笑，想著就讓牠在前廊道混吧，只要不理牠，牠總會自討沒趣離開。好幾天過去了，小黑賴著不走，牠趴在門前籐編的搖椅上，愈來愈自在，似乎是選定我們一樣。一天早上，小飽擔心牠餓到，餵了牠一點生地瓜。

我開始有些苦惱，為著我們並不想養狗。儘管我們不太搭理牠，小黑卻有自己的辦法，牠自以為是我們家的狗，每天等我們下班騎車歸來。有陌生人經過牠開始吠叫。牠還小，不太會控制自己，有時叫上癮了，會連吠不止。

### 二

一天早上，小飽已經出門。我和廷準備上班，快遲到了我們兩個有點忙亂，甫出門就看見小黑走來腳邊，這次我們可沒閒工夫理會牠。但牠和平常不太一樣，身體有些歪斜，眼神巴巴地望著你。我讀到求救的訊息，覺得不妙。接著小黑就在眼前癱倒，全身發顫，嘴巴吐出白沫。「牠……牠會不會中毒了？」我瞪大眼睛看向廷，他眼底和我有一樣的慌亂。我們的生命經驗，沒有太多與動物相處的機會，曾耳聞鄉間有狗中毒，卻不曾親身面對過。怎麼辦？快 8 點了，上班已經遲到了！我和廷慌得一塌糊塗，送獸醫院？從這裡到市區開車要半小時……我還不太會開車，廷也不行。騎機車並不適合小黑現在的狀況，而且我也不敢……多種可能性掠過腦袋，每個選擇都很艱難，我打電話給家中養狗的朋友求救，朋友建議立刻開車送醫，並推舉另一不太相熟的朋友來幫忙。我坐在那裡發愣，想著該如何跟另一個朋友開口，請她從市區開車來這裡救一隻不認識的狗？最後承認我不知所措，已經聽見心

底最真切的聲音：我可以逃避嗎？假裝什麼都沒發生過，沒看見瀕死的苦難和恐懼。

廷建議我們去上班，因為牠不是我們的狗。是福是禍終有命。

我深呼吸一口氣，愣愣地盯著他。

這是最容易的選擇，也是最簡便的一條路。

小黑在前院中央瘋狂打轉中，屋頂的阿哥（鴿子）飛了下來，駐足在一旁觀看。我不可思議地看著阿哥，前幾天收割，這鴿子常來院落吃穀子。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前來探問嗎？

小黑不是我們的狗，卻在我們眼前痛苦。良知驅策我，和軟弱規避的心理交戰，我在道德責任間徘徊，六神無主。

「救起來以後呢？是不是要養牠？」廷說。

我怔怔地看著廷，緩慢地消化他的問題。除了進獸醫院需要花一筆錢，如果救活了還得養牠，那麼……可以不救嗎？

你設想諸多救狗的辦法，為自己的善良鋪路，卻發現意志力薄弱、能力有限和資源不足，最終也沒再嘗試撥電話請救兵到來。小黑一跛一跛困難地走入對面養雞人家的花叢間，你們抓穩這一刻，跨上機車脫離現場，趕去上班。

那一刻，我恨自己，也恨廷。

### 三

上班場所在就近的一間有機菜舖子，我們在蔬果間重複秤重與包裝，但我無法專心，腦袋裡滿滿都是小黑機靈的樣子，牠玩耍的、自作多情的、孤單的和痛苦的。我不只一次問同事該怎麼辦，多數人聽了默然，鄉間狗中毒事件早已見怪不怪，我沒有飼主的責任，也還有上班的本分。總不能為了一隻狗臨時請假，讓其他人遞補我的位置而更為忙碌。「如果牠是一隻鳥，妳也會想送獸醫院嗎？」廷問我。有人聳聳肩，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人說對啊，救了就要養牠；有人說中毒喔？那很快就會死掉喔！我發現我一再確認，只是在尋找一分篤實，一分堅定，指示我回去救牠。可是什麼回應也沒有，如石沉大海，每個人如往常般認分工作，把一個個蜜蘋果從箱子裡掏出、揀選、秤重後包裝，與根莖和葉菜類為伍，我強烈地覺察自

己心不在焉，卻無法把自己拉回來。工作到後來，我好想哭，有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正在逝去，我還在這邊計較一個豐水梨的重量？

那是一種深刻的孤單，像沒入深水潭裡即將溺斃，你舉手高喊救命卻無人搭理。如同早上小黑在眼前中毒無人伸出援手的痛苦。沒有人告訴我該怎麼辦、沒有人跟我站在一起，我遍尋不到想要的答案，就讓一個活蹦亂跳的生命隨風而去。我從來，沒有這麼無助過。

根本不想吃飯，與管理者通報想用中餐時間回去看狗，在她同意但不明所以的眼神下紅著眼眶離開。驅車回家的一路上心裡非常恐懼，無法想像看到牠的死亡。但家前廊空蕩蕩的，哪裡有小黑的影子呢？在農場工作的小飽習慣中午回來休息，問我怎麼了？如同抓到海中央的扶木，我說著小黑中毒，聲音都快哭出來了。我們一起尋找小黑，在養雞人家的花叢間來回搜尋，然後發現牠在隔壁鄰居的前廊下，走來走去，精神不錯，看來沒什麼大礙。小飽狐疑地看著我，我已經搞不清楚這是迴光返照、還是早上只是一場夢？至少鬆了一口氣，我請小飽幫忙留意小黑，就返身回去上班了。

下午是菜舖子蔬果配送和裝箱的關鍵時刻，我站好我的位置，終於比較專心地喊單和取貨。流程進行到一半小飽打電話來，說小黑狀況不妙，他的口吻裡有倉皇，我彷彿遇見早上的自己。「載牠去獸醫院。」我告訴他，不知哪裡來的篤定。小飽沉默了幾秒鐘，我感受到手機彼端的恐懼與不安，「能不能陪我去？」

小飽訥訥地問。蔬果輸送的標準作業正在進行，我很清楚此刻如果抽身只是帶給大家麻煩，突然不再手足無措，鼓勵小飽開車載小黑就醫，小飽沉默了，我幾乎看見他局促不安的樣子，發現我們的生命經驗裡，沒有人教導我們如何面對生死交關一刻。「你可以的，沒問題，加油！小黑會謝謝你。」他和我一樣，多麼需要陪伴與協助。電話掛斷，我隨即進入到繁複的標準作業程序裡，心裡微微歉疚，這事最後落到了小飽頭上。

小飽鼓起勇氣，把小黑挪移到車上。小黑就在車開往市區的路上，斷氣了。

醫生問小飽要帶回家裡埋下，或在醫院火化？小飽選擇了後者。

#### 四

廷畫了一張小黑的素描，我貼在家裡的牆上，印象中活蹦亂跳的小黑就從紙裡跑出來了。也許廷沒有當初表現得那樣冷漠，他只是想辦法讓自己好過一點。但我耿耿於懷於當時自己的選擇，一併無法原諒廷的冷眼旁觀。

我沒有看到死去的小黑，卻有好長一段時間，腦中揮之不去對死亡動物的恐懼。奇怪的是我愈害怕，就愈容易在路上遇到。凶手幾乎都是不長眼的快車，撞死也不需要負責。每次看到，內心都有聲音督促別讓牠繼續躺在車來車往的大馬路上，但對碰觸死亡的恐懼卻籠罩著自己，不敢也不想停車，心虛和無助感愈來愈大，我嘗試把矛盾和痛苦壓下去，卻看不到天光。

直到我察覺自己騎車時，眼睛會慣性地搜索馬路上莫名的物體，想除掉這個習慣，可是除非跨越這一關，不然沒有任何辦法。我於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經過裡，試圖壯大自己。我對這種奇怪的恐懼抽絲剝繭，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平心看待這些悲慘離開的生命。

有一天，我就停車了。不敢直接碰觸吐血的麻雀，隔著一個塑膠袋我捧起牠，溫軟的身軀還有一點溫度，我將牠從馬路上挪移到草叢裡，對牠說了一些話。謝謝牠，化做春泥更護花；祝福牠，來世再自由飛翔。蓋上落葉，安撫到的卻是自己。恐懼逐漸遠去，跨過那一條生死之線，我就穿越了黑夜。

直到現在，我還是常想起小黑，想著這隻與我無關的黑狗，當時出現在家門前，到底是帶著什麼訊息而來。這是一份功課，不是飼養與否這麼簡單的關係而已，牠用牠的生命教導我，所有的軟弱都該被理解、所有的慈悲都該被珍惜。不管活著或死去，每個生命都渴望被祝福、被安頓。如今我耿耿於懷的已不是當下的選擇，而是冀求能自己決定面對生命的態度。大哭一場不是為了小黑的死，而是發現社會和我的疲軟無力。它不是無解，只需要多一點點的愛與勇敢。

這天，我在木瓜溪橋上看到咖啡色不明物體，停下車，深呼吸一口氣後調頭返回，逆向行駛之間，距離一點一點縮短，我想著車裡有塑膠袋或抹布嗎？不知道牠躺在這裡多久了，身體僵硬了沒？愈來愈近、愈來愈近，陽光刺眼，看不清是什麼動物。我把車停在橋邊，這裡車子開得快，把牠移到橋邊就好吧。做好心理準備，拍拍自己的胸口，深呼吸，走上前——才發現那是一只骯髒的工作手套，被遺落在馬路上。我站在橋邊，一時間沒反應過來，一愣一愣，才發現是自己小題大作。忍不住失笑，沒有死亡、沒有無情車輛，只有埋頭衝破封鎖線的自己。謝謝小黑，生命有時確實不是那麼容易解釋，形體已滅，歲月的堅韌仍存，持續開展綿長的思考和影響力。跨上機車，朝山邊而去，微風吹來時，我莫名就感到一陣輕鬆舒暢。

## 〈寂寞不死〉

醫學報導表示老人習慣埋怨自己失眠，是因為忘了計算癱坐安樂椅打瞌睡的時光。那些頂著專業頭銜的瘋狂數字迷並未看見老人的靈魂四處遊蕩，欲言又止卻無計可施，於是先一步跨進棺材，等候復活時機。

夜半 2 點倘若醒著，黑暗會強迫老年人思忖自己的一生是否值得。兒孫白天的頂撞在夜晚擴散開來，變成遺棄的前奏；媳婦洗碗的背影似乎敲打心有未甘的節拍，她會說服丈夫改天再度參觀安養院？將老人背上山任其自生自滅的悲劇當然只是故事，情節卻真實到必須有熱心網民公告周知來自《栖山節考》這部電影。現實社會恐怕沒比荒山野嶺容易應付，為數眾多的老人縮在養老院一角哭泣討饒，向子女保證回家後願乖乖吃藥、不再任意嫌棄外籍看護，然而為時已晚，他們通常只換來一句「改天再來看你」的承諾。這些晚輩是潛在的作家，他們早晚能獲得機會投稿到各大報讖悔：敘述父母親無助的眼神，自責殘忍但不忘強調當時別無選擇。命運屬中等資質的老人，例如我阿嬤，肉體被我們封存在家，靈魂往往從凌晨 1 點起才受到地下電台的召喚緩緩甦醒。

電台主持人明白孤單之苦，在闇夜接管寂寞老人的心事，充當老人的臨時保母。在成功推銷出不明藥品前，他們是世上最懂得聆聽的張老師。「我那個無路用的兒子根本是妻奴！叫伊跳海伊就跳啦……」怒不可遏的阿婆苦候多時終於接上線，使勁傾倒情緒垃圾。主持人哼哼哈哈回應，五分鐘後口水攻勢毫無減緩跡象，主持人開始深呼吸，巧妙地把話題導引至阿婆糖尿病宿疾：「阿嬤，你上次買的藥吃了按怎？」阿婆頓時語塞，主持人乘勝追擊：「你這樣病怎麼會好！搭配新的排毒丸更有效嘿，今天特價再多送兩小罐！」解決阿婆後，其他老人紛紛來電；他們深怕惹惱主持人招來一頓罵，先是幫忙責備不按時服藥的阿婆，又昭告天下自己吃完藥百病全消。主持人龍心大悅，忍受某些五音不全的顧客清唱日本演歌，賣出更多藥，長達兩小時的老人社群網站才告一段落。

天亮阿嬤入睡前告訴我：「阿靈年輕美麗，又非常孝順。伊父母真好命……」摧毀別人的信仰是莫大罪惡，而我極力說服阿嬤，阿靈既不年輕又不孝順：「伊說賣藥已經二十五冬，是能多年輕？伊對人客這麼惡！」阿嬤不同意：「伊是為了咱老人好。」我懶得多說，只得旁敲側擊，確保她沒能記下電台主持人連珠炮複誦的訂購專線。騙老人的錢與探囊取物沒兩樣，我搖搖頭，不過一段時日後我愈來愈心虛：阿嬤的修養突飛猛進，嘴裡的人生大道理不脫陳腔濫調，但抱怨少了，全家開懷享用久違的和諧。當然這全是阿靈教育有方。可惜幾個月後，阿嬤心中貌美孝順的阿靈入獄服刑。我指指報上的歐巴桑給阿嬤看：「你甲意的阿靈坐枷啦。詐欺、偽造文書、妨害自由……」「你莫騙我！」阿嬤揮揮手。隔天早上阿嬤要我幫她換一架新的收音機：「這台壞去了，害我找無阿靈。」

找無阿靈的老年人精神萎靡，缺乏強精固腎的藥，他們的身體頓失重心。凶惡的孤單襲來，漫天神佛來不及解圍，所幸老人們在阿郎的節目重聚。阿郎魔高一丈，八字姓名紫微斗數娓娓道來，療癒肉體也療癒心靈；老人們的隱私節節敗退，革命情感則更形堅固。他們繼續揮霍豐沛的金錢和時間，買藥唱歌同時充分掌握別人家的恩怨糾葛及瑣事脈動，並獲得幾則改善運勢的指點。多數聽眾的兒女事業有成日理萬機，在晚餐桌上暢談國中生毒癮問題，慨歎黑道滲入校園，可渾然不知家中設有要命毒窟：他們寂寞過頭的老父老母為取悅主持人，把子女奉上的孝親專款換來成箱感冒糖漿、各式祕製黑藥丸。他們當中的一群汲汲營營吃藥強身，打算減輕後代負擔；放下自尊，從頭學習為人處世之道，慶幸重建和晚輩的關係。接著他們的肝腎不堪負荷，步向衰亡。深夜他們不再撥打熱線給伙伴報平安，聽眾不明所以地祝賀他們擺脫病痛。他們開始每星期上三次醫院洗腎，兒孫不解家中長輩為何砸重金悉心照料仍罹患尿毒症。礙於人情不得不買藥搪塞同儕的老人意志薄弱，總會忘記服藥，他們暫且逃過一劫；藏在床頭櫃眾多來路不明的古怪藥品被兒女發現，老人承受半個鐘頭關懷的碎念後，凌晨時分偷偷在空中與阿郎相會。

失眠的夜無窮無盡，而性格決定命運；某些老人趕往另一個世界，有些老人被世間留下，譬如我阿嬤。然而跟了阿嬤九十二年的雙耳再也聽不見阿郎。長夜漫漫，唯有寂寞不死。阿嬤的精神生活缺了一角。「我可能剩沒幾年了……」阿嬤經常啜泣。「安啦，你要呷到百二歲咧。」我急忙塞住她的嘴。老人不准預言不祥的未來，理性交代後事被視為胡思亂想，不被允許得知罹癌；醫生幾乎只對著推輪椅的家屬解說病情，讓許多狀況外的晚輩選擇父母即將接受的酷刑。老人在輪椅中不斷萎縮，縮小成孩童。我們說老人像小孩，否定他們的自主能力；小孩起碼「有耳無嘴」，老人失去聽力後，儘管說話音量提高，也僅僅是一陣耳邊風。神經科學家換上較體面的說詞：老人家因前額葉退化，無法控制言行舉止，要我們把老人當幼童哄騙，嚴格管理他們的飲食質量，逼迫他們外出跳土風舞健身，其實他們只想自在當阿宅，藉由地下電台維繫人際網路，順勢表明政治立場。阿嬤的慢性病為她保留了部分發言權，她不厭其煩向心臟科醫師抱怨：「我口乾口臭，大小便真歹聞。」醫生笑問：「阿婆啊，有誰的大小便是香的你跟我講？」

腎臟未曾遭受成藥戕害的阿嬤莫名成了腎臟科病友，我們讓她冒著百分之七十的生命危險洗腎；她憑藉實力證明自己是生命的奇蹟，但從此她的靈魂蝸居在身體之外的某處。阿嬤漸次將我們剔出海馬迴，她的身體命令她索討更多食物維生，而出走的靈魂看來是孑然一身了。阿嬤的寂寞萬壽無疆，分送給家中每一分子，我們突然想學著理解她。於是比手畫腳遊戲天天上演。回憶止步，阿嬤是新鮮人，手舞足蹈指認世界：大拇指是我，其他四根指頭代表未婚的四姑，拍手是和看護小姐打招呼，戳肚子表示極度飢餓。老天，我竟然是阿嬤心目中排行的榜首！她甚至會嘟嘴與我們接吻。冬季氣溫較友善的幾天，我們推阿嬤外出散步，迎面而來一位年輕太



太豎起拇指：「髮型不賴！這是阿公嗎？」我指著自己幫阿嬤修剪的貝克漢頭：「不，她是超酷的阿嬤。」我誇獎少婦嬰兒車內的寶寶，卻說錯他的性別。老人跟嬰兒一樣沒有性別。

寂寞衰退了半年，直到阿嬤最重要的器官搞砸。神經內科醫師兩手一攤：「栓塞當然用促進循環的藥，同理，出血就用止血藥物，可是阿嬤兩種情況一起發生……」兩個出嫁的姑姑喪失耐性，請來師父誦經，奉勸阿嬤早死早超生。我和四姑咬牙切齒，成天播放歐爾頌彈奏的《郭德堡變奏曲》同死神搶人（阿嬤你要醒過來，還要變聰明！）。阿嬤數度進出加護病房，放棄急救同意書我簽了又簽，護士尷尬詢問我偏好阿嬤死在醫院或是死在家裡。病房內的寂寞迅速茁壯，質問我把弄丟靈魂的人放到安養院有何不可。安養？灰敗的建築物宣告了機構內人手不足，眾看護隨時心力交瘁，偶爾偷餵安眠藥塞住老人嗷嗷待哺的嘴。不少老人尿道感染，進住數個月即病逝；家屬前來收屍，痛哭一場辦妥儀式，自此心無罣礙。幼稚園五彩繽紛的外觀搖旗吶喊：「美好人生正要開始！」為什麼養老院最誘人的廣告文案始終是「政府立案，安檢合格」？癱瘓的老人有沒有權利一個禮拜聽人朗誦至少一首辛波絲卡的詩？我們的療養院能不能供草間彌生這樣的敏感藝術家創作不輟，用對藝術的愛阻擋自殺欲望？

「生命會自尋出路」常被拿來說嘴，但少有人探討誤入歧途的生命。阿嬤悠悠醒轉，醫生嘖嘖稱奇，九十八歲的老人再度展示肉體自行運作的決心。一切回歸原點，阿嬤不是老人，也不是孩童，她只是她自己。腦傷並未讓她喪失文明尺度，阿嬤成為純淨無瑕的老貓；你絕不可能數落一隻老貓：「你知不知道你小時候抓壞幾張沙發？」沒有機會再對她發脾氣了。每次回診都是向醫師、護理人員擔保奇蹟尚未消逝；他們被成就感淹沒，歡天喜地像逗弄嬰兒一般招呼阿嬤。

半年後結局找上門。被宣告死刑長達十數年的心臟仍舊頑強地搏動，倒是肺臟無聲無息幾乎用罄。我學會傾聽及閱讀阿嬤時，她只透過各種儀器上的數字回應我。我必須常常離開病房，逕到婦幼科喘息；那裡有哭聲也有笑聲，存在較多生命的成分。老人活到幾歲時應該被瀟灑放棄？基於對地球生態的責任，我未曾祈求任何神祇，但內心清楚自己又開了世紀大賭盤，只是沒人願意陪我玩下去。醫生不耐地打比方：「阿嬤就像壞掉的車。車輪破損，引擎泡湯，變速箱故障。你要我從何修起？」阿嬤雙眼緊閉，我猛烈按壓她腳底穴道，直通心臟的那處，恨鐵不成鋼。阿嬤的腳皮裂開，流出組織液。

阿嬤走了，寂寞還沒，四姑繼承了大規模失眠。阿嬤的收音機停留在阿郎頻道，但阿郎坐牢去，節目暫由一個賣西藏天珠的老師主持。天珠比黑藥丸貴得多，老聽眾瞬間清醒過來。來電的族群換血成心急如焚的家長。一位母親埋怨兒子整天掛網，不務正業參加什麼人權靜坐活動。老師勸她多念《心經》，迴向給家人。為人母和

為師的從未想過，尋常人權是這些「不務正業」的傢伙掙來的。「幸虧這老師還算老實，不會強硬推銷天珠。」四姑接著說：「老師說你是大器晚成。」她極力向我解釋熬夜收聽只是想了解這類主持人究竟有多大的撈錢本事。身為懷疑論者，我耐住性子問她：「他知道我是啃老族？」「老師說買一串天珠戴當然最好，但那要八千塊。你必須靠自己覺醒！」

生命怎會是一個圓呢？起點和終點不曾相交，即使它們可以用無知串連起來。我們硬是只能用笑聲歡迎生命到來，用哭聲抗議生命逝去。寂寞永生，讓我想起阿嬤時錯亂不已，又哭又笑。